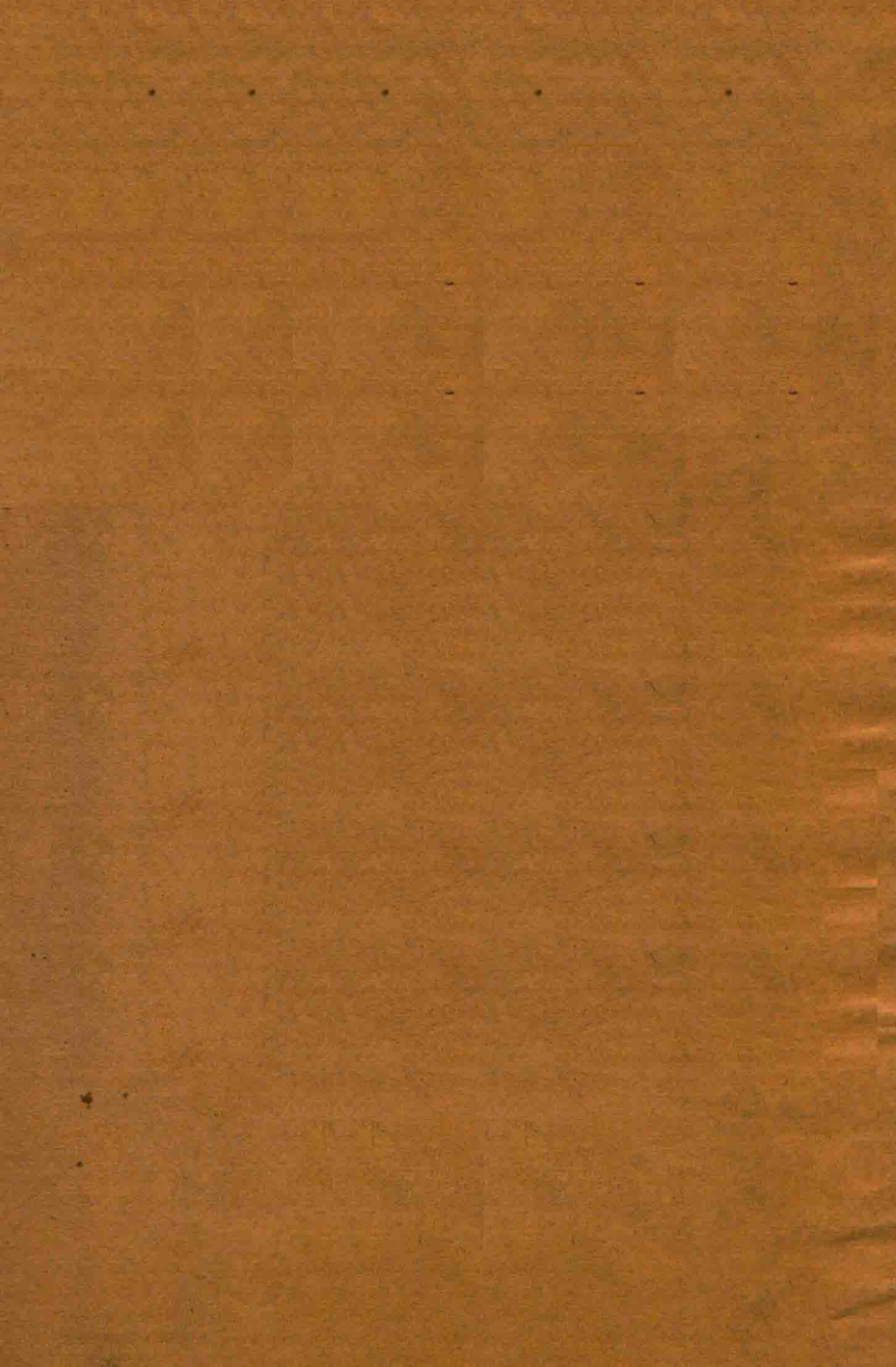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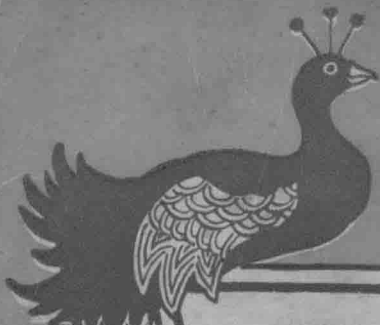


前
汉
演
義







永泰黃士恆著
閩侯郭文華

前漢演義

下編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合浦珠傳奇

一册 一角二分

叙述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匿匪人。流為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即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為曲折。

天妃廟傳奇

一册 一角

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談諧處能令人解頤。

蜀鵲啼傳奇

一册 一角六分

是書係林畏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為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Popular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Volume III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初版

前漢演義 編下 六册

(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永泰黃士恒

校訂者 無錫孫毓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成都重慶瀘縣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漢演義下編目錄

- | | | |
|---------|---------|---------|
| 第一百二十五回 | 職供養蓋主入宮 | 謀篡奪燕王遇赦 |
| 第一百二十六回 | 奉賢母不疑著名 | 冒太子方遂伏法 |
| 第一百二十七回 | 李陵置酒勸蘇武 | 常惠設策動單于 |
| 第一百二十八回 | 全漢節蘇武歸國 | 謝故人李陵報書 |
| 第一百二十九回 | 丁外人私侍公主 | 上官桀謀害霍光 |
| 第一百三十回 | 上官桀謀逆伏誅 | 燕王且懼罪自殺 |
| 第一百三十一回 | 討烏桓明友報捷 | 斬樓蘭介子立功 |
| 第一百三十二回 | 孝昭帝駕崩無嗣 | 昌邑王奉召入京 |
| 第一百三十三回 | 劉賀卽位肆昏淫 | 霍光憂國謀廢立 |
| 第一百三十四回 | 延年按劍劫羣臣 | 太后宣詔廢劉賀 |
| 第一百三十五回 | 逢君惡從官伏誅 | 起民間宣帝繼統 |

- | | | |
|---------|---------|---------|
| 第三百三十六回 | 延年上書劾霍光 | 宣帝下詔求故劍 |
| 第三百三十七回 | 田司農貪贓自殺 | 常校尉征胡立功 |
| 第三百三十八回 | 行毒計許后被醜 | 遂陰謀霍女正位 |
| 第三百三十九回 | 魏相因許伯進言 | 宣帝防霍氏生變 |
| 第三百四十回 | 罷諸霍貴戚怨望 | 獲王媪外家受封 |
| 第三百四十一回 | 發逆謀功臣絕後 | 報舊恩宮婢陳言 |
| 第三百四十二回 | 封劉賀廢王善終 | 褒王成循吏接跡 |
| 第三百四十三回 | 龔遂單車治渤海 | 朱邑遺命葬桐鄉 |
| 第三百四十四回 | 驚遠夷廣漢揚名 | 得民心京兆大治 |
| 第三百四十五回 | 白奇冤于公積德 | 逞陰謀廣漢遭刑 |
| 第三百四十六回 | 治潁川黃霸著績 | 尹京兆張敞顯名 |
| 第三百四十七回 | 翁歸威行右扶風 | 延壽德化左馮翊 |

- | | | |
|---------|---------|---------|
| 第四百四十八回 | 誣大臣延壽被誅 | 輕丞相望之失寵 |
| 第四百四十九回 | 屠伯酷法治河南 | 嚴嫗賢名表東海 |
| 第四百五十回 | 問牛喘解調陰陽 | 觀鵠來誤認祥瑞 |
| 第四百五十一回 | 定車師鄭吉立功 | 襲罕开武賢獻計 |
| 第四百五十二回 | 趙充國屯田立功 | 辛武賢挾私報怨 |
| 第四百五十三回 | 呼韓邪稽顙來朝 | 麒麟閣表功畫像 |
| 第四百五十四回 | 王劉空詡黃白方 | 蓋楊首蒙文字獄 |
| 第四百五十五回 | 疏仲翁叔姪辭官 | 韋玄成兄弟讓國 |
| 第四百五十六回 | 馮夫人錦車持節 | 烏孫主晚歲歸朝 |
| 第四百五十七回 | 宣帝崩御立嗣君 | 史高爭權結宦豎 |
| 第四百五十八回 | 許史爭權進宵小 | 恭顯定計陷忠良 |
| 第四百五十九回 | 結貢禹石顯邀名 | 逐周堪元帝被惑 |

- | | | |
|---------|---------|---------|
| 第一百六十回 | 忤奸人賈楊坐罪 | 重宦豎周張無權 |
| 第一百六十一回 | 朱雲講經折奸黨 | 陳咸陷獄遇救星 |
| 第一百六十二回 | 明易數京房亡身 | 發屯兵陳湯矯詔 |
| 第一百六十三回 | 陳湯決策斬郅支 | 石顯進言阻奉世 |
| 第一百六十四回 | 昭君遺恨嫁匈奴 | 史丹盡忠護太子 |
| 第一百六十五回 | 成帝卽位黜宦豎 | 王尊捨命護金隄 |
| 第一百六十六回 | 關訛言王商拜相 | 寵外戚五侯受封 |
| 第一百六十七回 | 遭誣巖丞相免官 | 洩忠謀京兆下獄 |
| 第一百六十八回 | 遭譴責弟兄僭上 | 承恩寵姊妹入宮 |
| 第一百六十九回 | 廢許后僖仔見機 | 立趙氏合德專寵 |
| 第一百七十回 | 飛燕姊妹亂宮闈 | 王氏弟兄專朝政 |
| 第一百七十一回 | 張禹設辭媚外戚 | 朱雲請劍斬佞臣 |

- | | | |
|-------|---------|---------|
| 第七十二回 | 王莽計害淳于長 | 成帝逼死翟方進 |
| 第七十三回 | 肆淫虐嬖寵擅權 | 懷忠憤闢人聚議 |
| 第七十四回 | 承正統劉欣入繼 | 耽淫樂成帝暴崩 |
| 第七十五回 | 承大統哀帝卽位 | 避外家王莽辭職 |
| 第七十六回 | 易大臣何武罷官 | 忤外戚師丹免職 |
| 第七十七回 | 任權術武吏顯名 | 驗鼓妖大臣遭戮 |
| 第七十八回 | 中山興獄抱奇冤 | 東平立石遭橫禍 |
| 第七十九回 | 董聖卿斷袖蒙恩 | 息夫躬進讒受報 |
| 第八十回 | 王嘉進諫下詔獄 | 孔光復官巡園陵 |
| 第八十一回 | 辱丞相鮑宣獲罪 | 救司隸王咸舉幡 |
| 第八十二回 | 迎倖臣孔光獻媚 | 慕華胄董恭求婚 |
| 第八十三回 | 聞戲言王閔進諫 | 懼伏誅董賢自戕 |

- | | | |
|---------|---------|---------|
| 第一百八十四回 | 沒家財董氏遠徙 | 貶四后王莽弄權 |
| 第一百八十五回 | 恣攻擊賊臣樹黨 | 頌功德羣僚獻諛 |
| 第一百八十六回 | 賑災民王莽市恩 | 降匈奴二王伏法 |
| 第一百八十七回 | 受甘言單于遣女 | 託大義王莽殺兒 |
| 第一百八十八回 | 云敞仗義收遺骸 | 王莽修怨興大獄 |
| 第一百八十九回 | 固權柄聯姻天子 | 行大婚頒賞羣臣 |
| 第一百九十回 | 濫封典加號宰衡 | 施媚術求悅太后 |
| 第一百九十一回 | 權奸受賞加九錫 | 公卿助惡掘后陵 |
| 第一百九十二回 | 懷母仇平帝被弑 | 踐大位王莽立君 |
| 第一百九十三回 | 安衆侯興兵倡義 | 翟太守爲國傾家 |
| 第一百九十四回 | 託符命王莽卽眞 | 索玉璽太后發怒 |
| 第一百九十五回 | 按金匱拜封黨羽 | 因符命誅戮公卿 |

- | | | |
|---------|---------|---------|
| 第一百九十六回 | 畏坐罪揚雄投閣 | 恥屈節龔勝輕生 |
| 第一百九十七回 | 行苛政羣盜紛起 | 薦奇士連帥被誅 |
| 第一百九十八回 | 私侍女王臨謀逆 | 討赤眉廉丹敗亡 |
| 第一百九十九回 | 劉縯興兵復帝室 | 王常率衆助漢兵 |
| 第一百一百回 | 破涪陽劉玄稱帝 | 圍漸臺王莽伏誅 |

前漢演義(下編)

第一百二十五回 職供養蓋主人宮 謀篡奪燕王遇赦

話說武帝駕崩之後。大將軍霍光等受遺詔。奉太子弗陵卽皇帝位。是爲昭帝。昭帝時年八歲。未能親理朝政。一切事務。皆由顧命大臣主持。論起顧命大臣。本有五人。在武帝之意。卻專注重霍光。故遺詔令霍光秉政。領尙書事。掌批閱奏章擬以金日磾發詔命等事擬爲之輔佐。至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不過守職奉行而已。霍光旣受武帝重託。深恐自己作事或有過失。每當朝會之日。常對丞相田千秋道。光與君侯同受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尙望有以教之。使光得無負天下。田千秋聽說答道。將軍第留意。天下自蒙將軍之賜。霍光屢次請問。田千秋竟無一言。桑弘羊見丞相尙不干涉。自更不敢多口。至金日磾及上官桀。又皆與霍光連姻。

彼此又甚相得。且遺詔令其輔助霍光。遇事不敢自出主見。所以用人行政之權。皆歸霍光掌握。

當日霍光初次當國。一舉一動。朝野之人。無不十分注目。霍光生得容貌潔白。眉目疏朗。鬚髯甚多。身材不過中人。並不高大。素性沈靜細密。自從武帝崩後。日夜在宮辦事。殿中郎僕射官名郎官之長見

光出入宮門。上下殿廷。所行之路。所立之處。似有一定地方。心中覺得奇異。於是就其行立之處。暗地做個記號。等候霍光到時。留心察看。居然不差一尺一寸。心想霍光爲人如此端重。真是大臣氣度。十分拜服。讀者須知此時武帝新崩。昭帝年幼。又兼巫蠱初息。人心未安。霍光身負重大責任。處此危疑地位。何等艱險。好在他謹厚鎮定。所以得保無事。雖然如此。尙不免小受虛驚。一夜霍光住宿宮中。已是解衣就寢。忽有數人踉蹌走入。報說殿中出現

怪異。霍光急起披衣。走到殿中。但見宿衛郎官。分頭亂竄。人聲喧嚷。鬧成一片。也問不出是何原因。霍光見此情形。恐是發生變故。心中雖然喫驚。卻也安詳不亂。因想起玉璽關係重要。立即遣人召到管理符璽郎官。意欲收取玉璽。以防不測。郎官聞召到來。霍光命其將璽交出。郎官聞言驚訝道。符璽乃臣職掌之物。非奉詔命。何得私相授受。霍光見郎官不肯交出。倉皇之際。無暇與之細說。便欲上前奪取。郎官不知霍光用意。見他用強來奪。連忙退開數步。一手緊執玉璽。一手按住劍柄。厲聲說道。臣頭可得。玉璽不可得也。霍光見此郎官願以性命守護玉璽。不惟不怒。心中反加敬重。遂告知己意。令其加意保管。此時衆人鬧了一回。也就漸漸安靜。霍光細問情由。原來衆人因武帝停靈未久。俱覺心虛。又兼夜間黑暗之中。疑神疑鬼。自相擾亂。其實並無甚事。霍光到了次

日。遂下詔將管理符璽郎官增加俸祿二等。人民聞知此事。皆說霍光秉心公正。由此人心悅服。

霍光自從此次喫驚之後。心想主上幼小。飲食起居。需人照顧。如今趙婕妤既死。所有先帝妃嬪。大抵出居茂陵園。宮中更無可靠之人。自己日理政務。又無餘暇兼顧。萬一變生意外。防範不及。主上偶有差池。我將何以對先帝。因想起武帝之女鄂邑公主。嫁與蓋侯王受爲妻。現在王受已死。其子王文信嗣爵。公主寡居無事。何不請他常住宮中。照料一切。霍光想定主意。遂加封鄂邑公主食邑。稱爲蓋長公主。令其入宮供養昭帝。又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就其葬地起陵。號曰雲陵。過了一年。改元爲元始元年。霍光見昭帝親兄爲王者。惟有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又帝姊亦只蓋長公主一人。因體貼昭帝之意。下詔加封燕王廣陵王蓋長公主各

一萬三千戶。並加賜燕王錢三千萬。廣陵王及蓋長公主受封。並無異說。獨有燕王因加封賜。轉又生出事來。

先是燕王劉旦自以年長應嗣帝位。所謀不遂。心中鬱鬱不樂。便存篡奪之意。及武帝駕崩。昭帝卽位。賜與諸侯王璽書告知喪事。璽書到了燕國。燕王劉旦得知武帝凶信。並不悲痛。羣臣勸令舉哀。劉旦卻不肯哭。一心謀奪帝位。故意藉詞說道。璽書封函甚小。京師疑有變故。遂遣心腹近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前往長安。藉問喪禮爲名。祕密探聽消息。諸人奉命到了長安。王孺素識執金吾郭廣意。因向之私問道。帝因何病而崩。現在立者何人之子。年有幾歲。郭廣意答道。吾當時待詔於五柞宮。忽聞宮中喧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先帝葬時亦未出送。此外別無所知。王孺見廣意說得不明不白。遂與諸人商議。意欲尋見蓋

長公主問明詳情。誰知蓋長公主已奉召入宮。住在宮中。不得見面。此外無從探聽。遂將郭廣意言語歸報劉旦。劉旦聽說。正中其意。因說道。主上臨崩。未聞有何言語。蓋長公主又不得見。此事甚屬可怪。乃又命中大夫至京上書。請於各郡國設立武帝宗廟。欲以試探朝廷之意。霍光見書。不允其請。劉旦愈加不悅。此次朝廷賜錢三千萬。加封萬三千戶。劉旦不特不喜。反發怒道。我當爲帝。更受何人之賜。但他口中雖然如此言語。仍將封賜收受。暗地卻與中山哀王之子劉長齊。孝王之孫劉澤等。密謀造反。先欲收攬國權。乃詐言曾受武帝之詔。許其親理政事。修飭武備。以防變故。劉長又爲劉旦擬一命令。曉諭羣臣。羣臣不知。信以爲實。於是劉旦遂掌握一國之權。時有郎中成軫。知得劉旦意思。乘間進言道。大王失職。謂帝不得位但當起而索取。不可安坐而得。大王

若肯起事。國中之人。下至女子。皆攘臂願爲大王效力。劉旦見說。決意舉兵。因對衆宣言道。前此高后假立子弘爲皇帝。諸侯拱手事之八年。及高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始知少帝非孝惠之子。今我乃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見聽。況我安得別有弟。在今大臣所立者。乃大將軍之子。天下當共伐之。一面使劉澤做成文書。遣人散布各郡國。欲以搖動人心。劉澤又欲自歸臨淄。招集黨羽。約期與燕國一同起兵。商議既定。遂卽起程回齊。

劉旦自劉澤去後。招集各地亡命。充當士卒。又收聚民間銅鐵。製造兵器。不時親自出外閱操。每出入僭用天子儀仗。左右近臣皆稱侍中。時有郎中韓義等見劉旦反謀已露。屢行苦諫。劉旦大怒。遂將韓義殺死。一時因諫被殺者竟有十五人。此後也就無人敢

諫。劉旦一心預備爲帝。興高采烈。一日召集大隊兵馬。帶同官吏。前往文安縣。文安直隸縣大獵。一則練習兵卒。二則待至預定期日到來。以便舉事。豈料期尙未到。卻被朝廷發覺。

原來劉澤回到臨淄。謀殺青州刺史雋不疑。起兵與劉旦響應。事

尙未行。卻被劉成。淄川靖王之子封緝侯聞知。急告雋不疑。不疑乘其無備。

分遣吏役。將劉澤及其黨羽捕拏下獄。奏聞朝廷。朝廷遣人前往

查辦。究出同謀諸人。燕王劉旦自然在內。有司請捕劉旦治罪。霍

光心想劉旦乃先帝長子。不得嗣位。不免心懷怨望。照理雖應辦

罪。但我輔政未久。便興大獄。殺戮親支。恐諸侯王及宗室心抱不

安。反疑我有異志。不如遣使宣布受詔託孤始末。以釋其疑。再責

其無故起兵之罪。使之悔過自新。諒不敢復謀篡奪。霍光想定。遂

遣使責問劉旦。劉旦恐懼伏罪。對使者叩頭謝過。使者回報霍光。

霍光乃下詔有司道。燕王至親。勿得究治。但將劉澤等正法。擢雋不疑爲京兆尹。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六回 奉賢母不疑著名 冒太子方遂伏法

話說雋不疑字曼倩。乃渤海

郡名今直隸河南至山東之海豐皆北

人。自少學習春秋。一舉一動必合禮節。以此人皆敬重。名聞州

郡。武帝天漢二年。山東盜賊大起。暴勝之奉命爲直指使者。身服繡衣。手持斧鉞。督察郡國。逐捕盜賊。官吏稍不如意。便遭誅戮。一路所過。被殺之人甚多。威振一時。官吏莫不恐懼。暴勝之用法雖甚嚴猛。卻知敬重賢人。素聞雋不疑之名。及到渤海。卽遣吏往請不疑。欲與相見。吏人奉命到了不疑家中。傳達暴勝之之意。不疑因見暴勝之殺戮太甚。也想趁此進言勸諫。於是慨然應諾。命吏人先行回報。自己入內換過衣服。頭戴進賢冠。腰懸櫛具劍。櫛音古

上時又長刻劍木劍爲山如玉蓮花井初生之鱗形狀

身佩玉環寬衣大帶裝束異常

齊整。行到勝之門口。遞上名帖求見。門下吏人見不疑。身旁帶劍。以爲此是凶器。欲使解下方許入內。不疑說道。劍乃君子武備衛身之器。不可解下。若不許入見。便請退去。吏人無法。只得入內通報。勝之命開閣門。延請入內。

雋不疑見請。昂然走進。暴勝之坐在堂上。遠遠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高大。不覺肅然起敬。立即起身下堂。曳履迎接。彼此初見。各致謙讓。於是登堂脫履。就席坐定。不疑以手據地。古人席地而坐。據地所以

敬示說道。伏居海濱。聞暴公子。勝公之子。乃暴威名久矣。今始得望見顏

色。親奉話言。實爲生平之幸。竊有一言奉告。大凡爲官吏者。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加之以恩。始能立功揚名。永享祿位。勝之聞言。心知不疑非同常人。敬納其戒。優加禮待。問以當時應行之事。

不疑對答如流。深合勝之意。暢談至夜。方始辭去。當日暴勝之門下從事。皆向各州郡選取能吏充當。今聞不疑來見。遂立在屏後。側耳聽其言語。誰知不疑一見勝之。便即用言規諫。聞者無不吐舌。只因暴勝之奉命出使。掌握生殺之權。何等威嚴。衆人見了。先存恐懼之心。安敢直言觸忤其意。獨有不疑侃侃而談。全無懼色。居然能得勝之聽從。殊出衆人意料之外。所以異常驚駭。勝之既賞識不疑。遂上表向武帝保薦。武帝召入京師。不久即拜不疑爲青州刺史。至是因捕獲劉澤有功。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

雋不疑自爲京兆尹。令行禁止。京師吏民服其威信。部下肅然。安靜無事。不疑家有老母。迎到官署奉養。每遇不疑出巡屬縣。訊問囚徒。回至官署。其母便問不疑。此行審問人犯。從中必多冤屈。有

無替他申理。救活幾人。不疑若對說某案辦得太重。現已從輕發落。某人身受枉屈。已爲釋放。其母聞言。心中甚喜。飲食笑語。比平日加倍高興。若使不疑回來。問知所審之案。並未開脫一人。其母立即發怒。不肯進食。不疑素性孝順。又不敢妄言欺騙。只得曲從母意。所辦之案。往往從寬。讀者須知國家設立刑法。原爲除暴安良。固不可誣陷無辜。亦不宜縱容有罪。故刑官審案。務以公平爲要。今不疑之母。一意欲使其子寬赦罪犯。似乎太偏。其實不然。原來不疑爲人嫉惡如仇。雖然不至如暴勝之之苛酷。仍難免失之過嚴。其母深知不疑素性。故用此種手段。爲之補救。所以不疑在官。雖甚嚴厲。卻不流於殘刻。皆出賢母之力。

光陰迅速。不疑身爲京兆尹。已有五年。一日忽有一人。乘坐牛車。上立黃旗。身穿黃衣。頭戴黃帽。直到未央宮北闕之下。自稱爲衛



太子。

子即太

公車令見了。連忙報知霍光。霍光聞說。喫了一驚。入告

昭帝。商議處置之法。先下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官吏同來辨

認真假。此消息闐動一時。長安城中吏民前來聚觀者。不下數萬

人。霍光恐有變故。命右將軍王莽

此王莽另是一人非

領兵守住

闕下。以備非常。其時滿朝文武。自丞相御史大夫以至中二千石

官吏。奉詔陸續到了闕下。望見其人。不知是真是假。彼此相視。莫

敢發言。但聽得兩旁觀看之人。交頭接耳。紛紛議論。一衆文武呆

立觀望。正想不出主意。忽見人民紛紛讓路。衆人定睛觀看。卻是

京兆尹雋不疑到來。只因雋不疑聞詔稍遲。所以後到。當下不疑

分開衆人。行到近前。略略看了一眼。卽喝令吏役將其拏下。大衆

聞言。盡覺錯愕。中有一人上前阻道。是非尙未可知。何妨稍緩。不

疑對衆說道。便是衛太子。諸君亦何用疑慮。昔日衛靈公太子蒯

賁得罪出奔。後靈公既死。蒯賁之子輒嗣位。蒯賁欲入衛國。輒拒而不納。春秋不以爲非。今衛太子得罪先帝。逃走在外。未就誅戮。忽自來歸。此乃罪人。法應拏捕。說罷。便命將其人送往詔獄。大衆聞言。皆服不疑。甚有見識。於是一闕而散。

霍光與昭帝坐在宮中。等候羣臣回報。心中也就十分憂慮。因想其人如係假冒。不妨捕拏治罪。此事尙屬易辦。萬一衛太子未死。今果來歸。將用何法處置。正在計議未決。近臣報說。京兆尹雋不疑命將其人擒拏下獄。並將不疑言語備述一遍。昭帝與霍光聞言。大加稱贊。說道。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之人。幸有不疑。方免誤事。乃下詔將其人交與廷尉審辦。廷尉奉命提到其人。究問數次。果然審出姦詐。讀者試想衛太子早在湖州泉鳩里自縊身死。何處更覓其人。不消說得。自是別人假冒。但何人竟敢大

膽假稱衛太子。說起也就可笑。原來此人本係夏陽。故城在韓城縣今陝西人。姓名方遂。住居湖州。向以賣卜爲業。一日忽有人前來問卜。一見成方遂。不禁喫驚。頻頻注目。成方遂覺得可疑。便問其故。其人說道。吾從前曾爲衛太子舍人。日在太子左右。今觀汝狀貌儼是衛太子。天下竟有如此相似之人。若非衛太子已死。幾乎誤認。成方遂聽了心中暗喜。待得其人去後。因想到自己家貧。終日賣卜。尙難度活。既有人說我甚似衛太子。衛太子死得不明不白。也無人證實其事。我何不詐稱衛太子。入京一行。事隔多年。料想無人識破。縱然不得封王。也可博取富貴。成方遂計算已定。瞞了衆人。閉了卜肆。一徑入京。詣闕自認。誰知偏遇雋不疑。不問青紅皂白。立即拏捕下獄。弄得成方遂無法可施。只得一口咬定是實。廷尉因衛太子葬在湖州。遂遣人前往查訪來人。到了湖州。聞得道

路傳說。卜人成方遂忽然不見。於是留心訪問成方遂爲人始末。便猜到是他假冒太子。急行回報廷尉。廷尉又傳集當地鄉里張宗祿等素來認識成方遂之人。到案對質。成方遂無可抵賴。一直供。廷尉判定成方遂誣罔不道。腰斬東市。可笑成方遂未曾圖得富貴。反白白送了性命。真可謂至愚之人。但他若不遇雋不疑。或竟得了好處亦未可知。雋不疑所引經義。雖未確當。然當機立斷。也算是才識過人了。

自此案發生後。雋不疑名重朝廷。一班公卿皆自以爲不及。霍光尤加歎賞。便欲以女嫁之。雋不疑心慮霍氏權勢太重。將來難保無禍。於是極力固辭。霍光見其執定不肯。只得作罷。過了一時。雋不疑因病免官歸家。不久身死。京師人民懷其政績。稱爲一代名官。

當日霍光爲政。務在安靜。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又令郡國各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間疾苦。一班賢良文學。皆請罷鹽鐵權酤稅酒均輸官。勿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桑弘羊極力反對。霍光遂召集賢良文學六十餘人。與公卿等會議其事。彼此互相駁難。桑弘羊主張鹽鐵均輸。乃是國家大事業。所以安邊足用。萬不可廢。於是但罷權酤官。後汝南人桓寬將當日鹽鐵之議。編輯成書。名爲鹽鐵論。計數萬言。至今猶行於世。

霍光見國內安寧。便議與匈奴和親。乃遣使前往匈奴。探其意思。先是始元二年。匈奴狐鹿姑單于身死。當狐鹿姑將死之際。囑諸貴人道。我子年少。不能治國。當立弟右谷蠡王爲單于。及狐鹿姑死後。衛律卻與闕氏音專渠密謀。祕不發喪。假傳單于命令。召諸貴人宴飲結盟。共立狐鹿姑子左谷蠡王號爲壺衍鞬單于。壺衍

鞮單于既立。右谷蠡與單于子左賢王。皆以不得嗣立。心懷怨望。向例匈奴每歲五月。大會諸王於龍城。祭享天地鬼神。至是左賢王右谷蠡王不肯來會。匈奴之勢始衰。恰值漢使到來。單于使人示意。欲求和親。使者道。匈奴既有意和親。須先放蘇武等回國。單于使人回答。說是蘇武已死。未知蘇武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七回

李陵置酒勸蘇武

常惠設策動單于

話說蘇武被匈奴移到北海牧羊。但以野鼠草根爲糧。艱難度日。後來幸得單于弟於軒王周濟。賜以牲畜器用。於軒王死後。其衆移去。附近有丁靈人見蘇武牲畜頗多。欺他孤弱無助。便將牲畜偷去。蘇武又遭窮困。但他心中尙希望有日得回中國。所以不肯便死。只是終日手持漢節。帶著一羣羝羊。在那冰天雪窖之中居住。衣食不周。度日如年。又不時想起家中老母兄弟妻子。久斷音

信。生死未卜。縱使鐵石心腸。也應落淚。此種苦趣。非筆墨所能形容。在單于不過愛其忠節。欲使之受苦不過。自然來降。如今爲日已久。心想蘇武當或已迴心轉意。聞李陵素與蘇武交好。便命其前往勸說。

原來蘇武自入匈奴。不過一年。李陵便已降胡。二人平日至好。誰知同在匈奴十餘年。卻並未曾見面。只因李陵身作降人。自覺慚愧。不敢往訪蘇武。直到武帝末年。奉了單于之命。方始前往北海。此時李陵已受單于封爲右校王。又娶單于之女爲妻。便率領許多從人。攜帶無數食物。到了海上。來見蘇武。

蘇武久聞李陵降胡。也諒他一時失足。違反本心。且事過已久。遂亦不復提及。彼此相見。但敘交情。李陵遂命置酒作樂。邀同蘇武入席飲酒。二人久別重逢。說不盡別來景況。飲到酒酣。李陵便對

蘇武道。單于聞陵與子卿素來相得。故遣陵來勸足下。單于一片虛心。仰慕足下。意欲同享富貴。足下終不得回國。居此無人之地。徒受困苦。雖有忠義。何從表見。且足下離國日久。未知故鄉消息。前者長君兄謂蘇嘉武之爲奉車都尉。從主上行至雍州。棧陽宮。因扶御輦行。下除道。偶一不慎。誤觸旁柱。折斷輦轅。有司劾奏大不敬。長君懼罪。伏劍自刎。主上賜錢二百萬以爲葬費。孺卿蘇武弟蘇賢之字爲騎都尉。從主上祭河東。后土。偏遇宦者與黃門駙馬名宦爭船。竟將駙馬推墮河中溺死。宦者見鬧。出禍來。自知不免。連忙逃走。主上命孺卿追捕。孺卿徧尋不獲。無以覆命。心中惶恐。服毒而死。陵初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棄世。陵曾送葬至陽陵。尊夫人年少。聞已改嫁。家中獨有令妹二人。兩女一男。今屈指又過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有如朝露。何徒自苦如此。陵當初降之際。終日忽忽。幾

如發狂。自痛有負國家。加以老母囚繫保宮。憂心如焚。子卿家已無人。無所顧慮。不願投降之心。更無以過陵。且主上春秋已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被誅滅者。不下數十家。縱得歸國。安危尙不可知。子卿更爲誰盡節。望聽陵之計。勿再拘執。

蘇武聽李陵說他母親既已去世。兄弟又皆自殺。髮妻亦已出嫁。弄得家敗人亡。心中何等酸楚。但他立志不降。無論如何。始終不肯改變。因對李陵道。武父子毫無功德。皆出主上成全。位爲將軍。爵列通侯。兄弟並蒙親近。隨侍左右。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以報。雖斧鉞湯鑊。亦所甘心。願勿再言。李陵見蘇武不聽其言。只得按下不談。另說他事。當日酒散。李陵便在上海上住宿。次日又與蘇武飲酒。談論中間。李陵屢次用言打動蘇武。蘇武只作不聞。一連飲了數日。李陵見蘇武只是不動。忍不住直說道。子卿何妨一聽。

陵言。蘇武答道。武自以爲必死久矣。王故李陵武爲右校王如定欲武降。請盡今日之歡。效死於前。李陵聞言。心知蘇武語出至誠。不禁長歎道。子卿真是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說罷。淚下霑襟。遂向蘇武告辭而去。

李陵見蘇武生計困難。待欲贈以財產。卻嫌自己不忠。對之未免有愧。遂與其妻商議。用其妻名義。賜與蘇武牛羊數十頭。又想起蘇武妻已改嫁。子女不知在否。況兼年紀將老。歸國無期。不如勸他納一胡女。免得孤身無伴。將來生下一男半女。也可接續血脈。因遣人將此意告知蘇武。蘇武也就應允。李陵乃就自己部下選一女子嫁之。從此蘇武有了家室。不至如前寂寞。又得許多牲畜。衣食不至缺乏。丁靈人知是李陵好友。也不敢前來侵盜。及武帝駕崩。李陵聞知信息。又到北海來見蘇武。說道。近日邊界

守兵。捕得雲中人口。據言自太守以至吏民。皆穿素服。說是主上已崩。蘇武聞言。變色驚訝。急問道。此事確否。李陵答道。甚確。蘇武聽了。便卽向南號哭。哭到痛極。不覺嘔血。李陵見了。心中自悔。不應前來告知。遂極力勸慰一番。自行歸去。蘇武從此每日早晚哭泣兩次。直到數月方罷。當日霍光遣使到了匈奴。問起蘇武。匈奴詐言已死。使者不知真假。只得依言回報。過了年餘。又有漢使到來。以爲蘇武果死。不復再問。一夜忽有一人求見。使者問其姓名。說是常惠。乃係蘇武屬吏。使者聞信驚喜。卽令入見。說起常惠自被匈奴另行安置一處。遣人看守。不得自由行動。雖知蘇武身在北海。但苦無從一見。心中日夜思歸。卻又並無方法。只得耐心等候。好在常惠所住之地。距離單于王庭不遠。又兼居住已久。通其言語。漸與看守胡人彼此熟悉。交情也就親密。每有

漢使到來。常惠聞信。便留心探聽消息。往往知得大概。及聞漢使求覓蘇武。匈奴不肯實告。常惠暗想匈奴有意不將我輩放歸。似此看來。不免老死胡中。如何是好。除非有人向漢使通一消息。說明所在地。使匈奴無從推託。此事方有希望。常惠想定主意。只放在心裏。並不曾告知他人。此次一聞漢使到了。便對看守胡人假說道。新來漢使。乃我親戚。我在此十餘年。不得家中消息。意欲見他訪問明白。免得心懸念。汝若恐我逃走。不妨同往。但事須秘密。不可使人得知。我意欲趁今夜悄悄前往。談論數語。便即回來。決不至連累於汝。望汝行此方便。看守之人聽了。慨然應允。因此常惠方得到來。

使者見了常惠。問起情形。常惠備細告知。使者方知蘇武尚在。常惠又行近使者身邊。附耳說了數語。使者點頭應允。常惠不敢久

延。便同看守之人告辭回去。到了次日。使者入見單于。照著常惠囑付之語說道。我此來特奉天子命令索回蘇武。只因天子一日在上林中射獵。忽見天邊一雁飛過。天子親自拈弓搭箭。向他射去。那雁中箭墜地。左右上前拾取。忽見雁足上繫有一物。解開一看。卻是一塊帛書。書中寫道。臣蘇武現在荒澤之中。細看書詞。確是蘇武筆跡。前日漢使問起蘇武。單于如何說他已死。欺騙鄰國。如今天憐蘇武孤忠。使他帛書得達。又是天子親手射得。單于更有何說。單于聞言。與左右面面相覷。心中大驚。本來胡人生性率直。加以迷信甚深。今聞使者之言。以爲射雁得書。果有其事。又因自己說謊被人揭破。一時無從迴護。便向使者謝過道。蘇武實是尙在。使者暗想常惠之計果然不錯。心中甚喜。卽要求單于放之歸國。單于與諸貴人商議。只得允從使者之請。

讀者試想匈奴久留蘇武。不肯放還。何以一旦慨然應允。只因此時單于年少。其母闕氏所行不正。國人離心。諸貴人常恐漢兵來攻。衛律曾爲單于設策。意欲穿井築城。建樓藏穀。以資防守。正在興工之際。有人說道。胡人不能守城。必被漢兵攻取。反使敵人得了利益。因此遂命罷工。衛律又時勸單于與漢和親。可得利益。諸貴人猶豫未決。今見漢使屢次求索蘇武。蘇武又在此日久。並無投降之意。留之無益於事。又想到馬宏亦久留不降。不如一併放歸。說起馬宏。乃於武帝時與光祿大夫王忠同奉使命。前往西域。道經樓蘭。樓蘭王私告匈奴。發兵遮阻。王忠力戰而死。馬宏被擒入胡。匈奴迫其投降。馬宏不從。亦被拘留。如今竟得與蘇武一同返國。真是幸事。

李陵知得此信。便置酒來與蘇武作賀。因說道。今足下得歸中國。

名揚匈奴。功顯漢室。雖古史所載。丹青所畫。不能勝過足下。但恨陵不能追隨左右。陵雖不才。假使朝廷稍寬其罪。保全老母。陵亦當效春秋時曹沫刼盟之事。事見左傳。以洗大辱。此乃陵所念念不忘者。今家族被誅。爲世人所恥笑。陵又何所希望。陵爲此言。不過使子卿知得吾心而已。彼此異國。從此一別。更無相見之日了。李陵說到此處。心中悲憤交集。遂起舞作歌道。

經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李陵歌罷。不禁傷心。流下數行眼淚。遂與蘇武珍重而別。匈奴召集蘇武從人。除已降及死亡外。僅有九人。連馬宏一同送歸中國。未知蘇武歸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蘇武娶胡婦已有數年。此次匈奴放之歸國。適值胡婦懷孕。蘇武因其是異國人。不便攜帶。遂託李陵爲之照顧。自己隨帶從人九人。與馬宏一同起程。始元六年春到了長安。長安吏民聞知。爭來觀看。蘇武當出使時。年方四十。留在匈奴一十九年。及歸鬚髮盡白。手中尚持漢節。見者無不感歎。昭帝以蘇武奉使全節。命有司預備太牢。使蘇武往祭武帝陵廟。卽日下詔拜蘇武爲典屬國。官名掌歸賜錢二百萬。第宅一區。隨來六人。內有常惠徐聖趙終根三人。年尙未老。皆拜爲郎中。每人賜帛二百匹。其餘六人年老不能任職。每人賜錢十萬。使之歸家。免其終身力役。獨有馬宏盡忠守節。不減蘇武。偏是歸國之後。不聞朝廷有何封賞。又不爲世人所稱道。以致後世之人。但知蘇武。不知馬宏。可見人世功名原也有幸有不幸。清人謝啟昆有詩詠蘇武道。

辱命何甘引佩刀。廿年海上鬢蕭騷。咽旃不見羝生乳。臥雪惟聞節落旄。南嚮心傷龍馭失。北風盼斷雁行高。人生奄忽如朝露。五字河梁惜別勞。

蘇武回到家。中其子蘇元尚在。同姪輩出來迎接。蘇武見子姪等都已長成。迴想當日臨行之際。老母兄弟妻室團聚一堂。如今一個個死別生離。不能相見。獨自一人歸家。幾如隔世。心中何等傷感。過了一時。匈奴使者到來。帶有李陵寄來之書。蘇武拆開一看。書中說是胡婦生下一男。母子均尚安好。蘇武得書也覺稍慰。於是寫成回書。先謝李陵照顧之情。並得其子取名通國。只因路途遙遠。不便接回。仍託李陵代爲保護。書尾勸說李陵回漢。丁寧再三。寫畢封固。仍交匈奴使者帶回。

讀者試想李陵降胡已久。家族被誅。更有何面目復回中國。且此

次與蘇武訣別。曾將自己心事說出。觀其語氣。已是無意回來。蘇武豈不知得。何以又作書相勸。只因霍光及上官桀素與李陵交好。今見蘇武已回。便想再招李陵。知得李陵有書寄與蘇武。特囑蘇武回書力勸李陵回國。蘇武依言作書去後。霍光上官桀尙恐不能得力。又選得李陵故友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命其前往匈奴。借著奉使爲名。暗地示意李陵。請其歸來。

任立政等三人到了匈奴。照例入見單于。單于置酒宴請漢使。李陵衛律皆侍坐兩旁。立政等雖得與李陵相見。卻因當著大廷廣衆。不便私語。只得頻頻以目注視李陵。又不時自以一手摩其刀環。一手暗握李陵之足。立政此種舉動。以爲環者還也。是說李陵可以還歸中國之意。李陵此時已得蘇武回書。也知立政意思。難以回答。只好故作不知。立政等也就無法。過了數日。李陵與衛律

自攜牛酒來到漢使營中。邀請任立政等三人宴飲。任立政等見李陵親來。心中甚喜。欲趁此時轉達霍光上官桀之言。請其歸國。偏又遇著衛律同來。衛律本是胡種。久降匈奴。一意與漢爲敵。若聞此事。必然極力破壞。所以任立政欲言又止。不敢輕於啟口。

當日李陵衛律與任立政等一面飲酒。一面賭博。任立政留心觀看。李陵衛律皆身穿胡服。頭上挽個椎髻。五人賭了一回。酒已半酣。任立政忍耐不住。便裝著醉意。兩眼注定李陵。高聲說道。漢廷現已大赦。國內安樂。主上年少。霍子孟上官少叔桀上官用事。立政說到此處。卻又停住。李陵會意。默然不答。目視立政良久。舉手自理其髮。口中說道。吾今已著胡服矣。立政聞言。知其不願歸國。待欲直言進勸。又礙著衛律在座。心中正在著急。恰好衛律起身出外更衣。立政見是說話機會。急說道。少卿。李陵汝甚勞苦。霍子孟

上官少叔有言。命吾奉告。李陵聞說問道。霍與上官想都安好。立政道。二人囑吾來請少卿。即歸故鄉。勿憂不得富貴。強似在此稱王。李陵呼立政之字道。少公歸國固是易事。但恐再受恥



辱將如之何。李陵話未說完。忽見衛律走進。立即住口。誰知末後數語。已被衛律聽得。便對李陵道。李少卿。古之賢人。不皆終身居住一國。昔日范蠡徧遊天下。由余棄戎投秦。並能揚名千古。今君等說話。何以如此親切。說罷。遂催促李陵一同回去。

原來衛律爲人極其奸巧。先前見任立政言語神氣。便猜到他專爲李陵而來。因想得一計。假作更衣。讓他說個暢快。卻乘二人深談之際。突然走進。使他無從隱瞞。便好將言攔阻。且使立政等自知事機漏洩。不敢再下說辭。立政與李陵說話正在入港。竟被衛律截斷話頭。心中甚覺不快。及至二人起身告別。立政心想此事既已說穿。索性向李陵問個定著。以便回去覆命。於是立政隨著李陵走出營外。低聲問道。適間所言之事。君亦有意否。李陵心中何曾不思回國。但因家破人亡。身敗名裂。歸去亦復無聊。況朝廷

執政隨時易人。現有霍光上官桀當權。固可無虞。將來別易他人。難保不生變故。李陵想定。遂辭絕任。立政道。大丈夫不能再辱。任立政知事不成。過了數日。遂辭別李陵歸國。李陵袖出一書。託任立政帶交蘇武。立政回到長安。入見霍光上官桀。備述李陵言語。二人見李陵不肯歸國。只得由他。立政又將李陵託帶之書交與蘇武。蘇東坡說李陵此書。漢書上不曾載出。是齊梁人僞撰的。此言未免太偏。今且不論。當下蘇武拆開一看。但見書上寫道。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

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遇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剝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

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漠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皆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

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蘇武閱書。爲之歎息。後李陵在匈奴二十餘年。竟死於胡中。李陵書中極言蘇武回國。朝廷封賞過薄。此事本出霍光主意。霍光對於爵賞。甚爲慎重。惟恐過濫。其意尙是敬重蘇武。有此特別待遇。旁有上官桀素與蘇武交好。又因種種事故。與霍光不睦。遂代蘇武不平。卻藉燕王劉旦上書訴說。因此鬧出一場大禍。幾乎連累到蘇武身上。未知上官桀何故與霍光不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回 丁外人私侍公主 上官桀謀害霍光

話說武帝當日遺詔使霍光輔佐。以金日磾上官桀爲之幫助。又念他三人擒捕馬河羅馬通有功。未行封賞。遂另作遺詔封金日磾爲秬侯。霍光爲博陸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及武帝旣崩。霍光

與羣臣開讀遺詔。金日磾見了，便對霍光說道：「現在主上年幼，我三人職掌大權，若遽受封爵，不免惹人議論。且將此事擱起。」霍光聽了點頭稱是。上官桀也就無言。到了昭帝始元元年九月，金日磾忽得一病，日見沉重。霍光恐其不起，因想到金日磾一生忠誠謹厚，當日馬河羅蓄謀行刺，若非日磾留心保護，先帝幾致不免。如今臨死未受封賞，何以顯朝廷崇德報功之意？遂入與昭帝言明，下詔封之。日磾病在牀上，奄奄一息，不能起立，臥受印綬。一日便死。時始元元年秋九月也。昭帝甚加痛惜，賜以墓地，從葬茂陵。諡曰敬侯。日磾長子爲武帝弄兒，因淫亂爲日磾所殺，尙有次子金賞、三子金建，皆爲昭帝侍中。與昭帝年歲不相上下，每日一同臥起，甚是親愛。金賞爲奉車都尉，金建爲駙馬都尉。至是日磾身死，金賞嗣爵爲侯，身佩兩綬。金建僅佩一綬。昭帝時年九歲，見他

二人所佩印綬。兄多弟少。心欲二人一律。便對霍光道。金氏兄弟兩人。何不使他同佩兩綬。霍光對道。金賞乃因嗣父爲侯。故得兩綬。昭帝笑道。封侯豈不在我與將軍乎。霍光對道。先帝有約在先。有功始得封侯。昭帝聽了。也就無語。

先是武帝遺詔。本係三人同封。如今既封金日磾。霍光與上官桀。也就一同受封。時衛尉王莽之子王忽。身爲侍中。在外揚言道。先帝崩時。忽常在左右。豈有遺詔封三人事。此乃羣兒自相貴耳。霍光聞言大怒。切責王莽。王莽遂將王忽毒死。旁有賓客見霍光權震一時。遂進言道。將軍不見昔日呂氏擅權。排斥宗室。不與共事。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滅亡。今將軍當國。帝又年幼。宜進用宗室。遇事多與大臣商議。方可免患。霍光依言。乃選宗室中可用者。得劉辟疆。劉長樂二人。皆以爲光祿大夫。又命辟疆兼守長樂衛尉。

金日磾既死。只餘上官桀一人幫助霍光。霍光每遇休沐出外。上官桀便代霍光入內判決政事。霍光因他是兒女親家。素來交好。且又同受顧命。所以相信不疑。但重要事件。仍須由霍光定奪施行。其初二人相安無事。及至爲時既久。彼此遇事各執意見。上官桀遂與霍光爭權。究竟爭他不過。因此積下許多嫌隙。先是霍光使蓋長公主入宮供養昭帝。原爲他年老寡居。家中無甚牽累。不妨長在宮中。偏遇蓋長公主平日閨門不謹。竟與其子賓客河間人丁外人私通。如今被召入宮。宮禁森嚴。丁外人不得擅行出入。蓋長公主心念丁外人。不免時常出外。便有人將此事報告霍光。霍光要想體貼長公主之意。遂轉告昭帝。下詔令丁外人得侍長公主。讀者試想。蓋長公主身爲貴主。恣行淫亂。已是不顧廉恥。丁外人以一個平民私通公主。論起當時法律。本應伏誅。霍光對於

此事不能按律懲辦。只置之不聞不問可矣。豈料他不學無術。又見昔日武帝對於館陶公主及董偃甚加優待。便以爲此事無關緊要。不如下詔成全其事。使公主得以一心一意照顧主上。只因此舉。遂惹起無數事來。

蓋長公主當日見此詔書。心中自然歡喜。從此丁外人便得出入宮省。毫無顧忌。光陰荏苒。到了始元四年。昭帝年已十二歲。蓋長公主在宮既久。後宮之事。歸其掌管。因見昭帝年紀漸長。便欲納周陽氏之女。使之匹配昭帝。說起周陽氏。本係淮南厲王之舅。趙兼得封周陽侯。後因事失爵。遂改姓周陽氏。長公主與之素識。以故欲納其女。事尙未行。卻被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得知。上官安卽霍光女婿。生有一女。現年六歲。聞知此事。忽然生心。欲將己女配與昭帝。又想起自己女兒。卽是霍光外孫女。此事霍光必然贊成。

若得他允許。長公主也無如之何。事成之後。我身爲國丈。穩取封侯之貴。何等快意。上官安想得心花怒開。急來尋見霍光。告以己意。霍光因見外孫女尙幼。不肯聽從。上官安一場掃興。回到家中。埋怨丈人太覺拘執。心想失此機會。未免可惜。不肯就此罷手。沈思良久。忽得一計。遂又往見丁外人。他與外人素甚相得。因向之說道。聞得長公主選擇後宮。安有一女。容貌端正。若仰賴長公主之力。得入宮中。立爲皇后。使安父子同在朝廷。又有椒房之戚。外謂

戚也。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故云。

不勝榮幸。此事成否。全在足下。足下若肯向

長公主前盡力成全。安自當感激圖報。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匹配公主。足下奉有明詔。得侍公主。何愁不得封侯。丁外人聞言。心中甚喜。立即應允。乃入見長公主。備述上官安之語。長公主許諾。於是告知昭帝。立召上官安之女入宮。封爲婕妤。拜上官安爲騎都

尉過了月餘。長公主一心盼望丁外人早得封侯。於是力勸昭帝立上官氏爲皇后。並擢上官安爲車騎將軍。時始元四年春三月也。

當日上官氏得立爲皇后。霍光以爲是昭帝及長公主之意。並不知上官安與丁外人通謀之事。且因是自己外孫女。不免有點私意。所以不加阻止。過了一年。長公主又使昭帝加封后父上官安爲桑樂侯。食邑一千五百戶。上官安便恃勢驕淫。無惡不作。一日昭帝召入宮中賜宴。上官安宴罷回家。對賓客大言道。今日與我壻飲酒大樂。見他服飾何等華麗。使人回到家中。幾欲自將物件一火燒卻。衆人聞言。無不暗笑。

上官安旣已得志。心感長公主。便欲爲丁外人營謀封侯。但是封拜之權。全在霍光。必須得他允許。於是不時守住霍光。要求封丁

外人爲侯。霍光任女婿糾纏多次。只是執定不肯。上官安無法。自料身爲女婿。終難拗過丈人。不如請其父出面。遂告知上官桀。上官桀依言。又向霍光提及此事。霍光仍然不聽。上官桀見封侯無望。便想拜丁外人爲光祿大夫。並使得入見昭帝。霍光見丁外人並無材德。如何妄與官職。因此又不許諾。上官桀自覺沒趣。歸與上官安言之。父子二人見此事不成。自覺無顏。以對丁外人。因又別思一法。知得燕王劉旦。乃是帝兄。不得嗣立。心中久懷怨望。遂遣人私與劉旦交結。令其上書請封丁外人爲侯。劉旦自從前次謀反不成。數年以來。正在鬱鬱不能得志。今見上官桀父子肯與交結。心中大喜。便想藉此聯絡朝臣。爲其黨羽。乘機謀取帝位。於是依言遣人上書昭帝。書中說道。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受爵號。昭帝見書。以問霍光。霍光力

持不可。昭帝遂將書批駁不准。長公主得知此事始末。遂與霍光有隙。

上官桀父子費盡心力。爲丁外人求封。均被霍光把持。不得如願。心中異常慚愧。便歸怨到霍光身上。上官桀自想我當先帝在日。位列九卿。本居霍光之上。如今父子並爲將軍。又是國戚。皇后係我孫女。霍光不過是外祖。反得專制政事。令人不平。由是遂起爭權之心。正當此時。偏又發生一事。有太醫監名充國者。乃是上官桀妻父所愛之人。倚藉外戚之勢。無故闖入殿中。左右報知霍光。霍光命拏捕下獄。交與刑官訊明覆奏。應處死罪。上官桀又向霍光討情。霍光不允。到了冬月將盡。行刑期近。眼看得充國一命不保。卻被長公主聞知。便替充國獻馬二十四匹。求贖其罪。方得減刑免死。上官桀因此深怨霍光。愈加感激長公主。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丁外人雖不得官爵。卻將長公主做他靠山。在長安中武斷橫行。衆人側目。又與前京兆尹樊福積有仇怨。今見樊福免官家居。因使刺客將樊福射死。事後遂將刺客藏匿長公主第宅。長公主第宅在渭城縣。吏役探知蹤跡。不敢往捕。便來報與渭城縣令得知。渭城縣令姓胡名建。字子孟。河東人。乃是一個有名幹吏。在武帝時曾爲北軍軍正丞。軍正軍中執法之官丞乃軍正屬官家中甚貧。出入並無車馬。常與士卒一同臥起。待遇士卒極其有恩。以此衆心感激。願爲效力。時有監軍御史違背軍法。私將軍中營壘鑿爲小室。陳列貨物。販賣求利。軍正見了。並不舉發。胡建心中大怒。便欲設計誅之。乃對士卒道。我欲與汝等共誅一人。但看我喝拏便拏。喝斬便斬。衆人同聲應諾。恰好一日大閱兵馬。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尉一排坐在演武臺上。胡建帶同士卒走至臺

下拜謁。乘著衆人不意。邁步走上臺來。士卒隨後一同上臺。胡建指定監軍御史。喝令士卒拏下。士卒應聲一擁而前。立將監軍御史推到臺下。胡建又喝道斬首。士卒便將御史一刀兩段。此時護軍諸校尉。不知何故。大加驚駭。胡建一面將己意告知衆人。一面向懷中取出一書。此書乃是胡建預先寫就者。即時遣人持去奏聞武帝。書中備述監軍御史罪狀。又說是按照軍法所定。軍正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軍正得以奏聞。至軍吏二千石以下。如校尉之尉如有犯罪。即時行法。臣乃軍正屬官。能否行法。不無可疑。但見有犯罪。便當依法辦理。不敢推委。臣今已將御史斬首。謹昧死奏聞。武帝見奏。深喜胡建執法不阿。立即批准。胡建由此名聞一時。後調爲渭城縣令。

胡建自爲渭城令。聲名甚好。人心悅服。今聞刺客逃入長公主第。

宅。遂率領游徼。縣令屬官帶同兵役前往。將長公主第宅圍住。入
 內搜索。竟將刺客捕獲。長公主家人見了。連忙遣人報知長公主。
 長公主聞信。急與丁外人上官安帶了許多賓客奴僕。各執兵器。
 火速回到家中。見胡建已將刺客捕去。問知初行不遠。命衆往追。
 衆人望見官吏在前。一齊放箭。胡建命吏卒四散而走。大衆追趕
 不及。回報長公主。長公主自以爲我是皇帝之姊。縣令竟敢圍住
 我家。拏人。太覺藐視我了。若不將他懲辦。如何甘心。但又想到自
 己窩藏犯人。也有不是。遂不敢直告胡建。只借游徼出氣。乃使僕
 射。公主宮人捏辭告道。渭城令游徼。砍傷公主家奴。胡建聞知也。
 上書辯白。說是游徼奉公拏捕罪犯。並未傷人。長公主聽說大怒。
 又遣人上書誣告胡建侮辱公主。箭射宅門。又明知屬吏砍傷家
 奴。替他迴護。不肯認真究辦。霍光見書。知是長公主有意誣陷胡

建置之不理。長公主更加氣憤。後來忽值霍光抱病在家。不能親理政務。上官桀便代霍光辦事。於是重翻舊案。檢出長公主所上之書。發交有司訊辦。有司奉命捕拏胡建。胡建聞報自殺。及至霍光病愈。聞知此事。挽救無及。渭城吏民。皆爲胡建稱冤立祠祀之。上官桀父子既因種種事故。與霍光爭權。積下許多仇怨。便想設計將霍光除去。自己獨攬政權。方得快意。於是內連蓋長公主。外結燕王劉旦。又有御史大夫桑弘羊。自以爲創設鹽鐵均輸。爲國興利。立有大功。欲替子弟求官。霍光不許其請。因此懷恨。也與上官桀聯爲一氣。上官桀遂密記霍光過失。寄與劉旦。使上書告發。劉旦許諾。尙未照辦。適值霍光前往廣明。名亭校閱羽林郎官回京。上官桀遂與諸人密議。欲害霍光。未知上官桀如何設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十回 上官桀謀逆伏誅 燕王旦懼罪自殺

話說上官桀父子欲害霍光。密與桑弘羊商議。欲趁此時遣人通知劉旦。上書告發霍光過失。又恐往返需時。遂決議自替劉旦擬成一書。專待霍光出外休沐之日。遣人奏聞。料想昭帝年幼無知。見書不辨真假。上官桀既替霍光判決政務。便好將書發交有司查辦。桑弘羊自任聯絡朝中公卿。共將霍光捕執。衆人議定之後。上官桀將書寫好。等候機會。過了幾日。恰值霍光歸家休息。上官桀便遣親信心腹之人。持書詣闕告發。書中說道。臣聞大將軍霍光校閱羽林郎官。沿途自稱警蹕。並令太官先往置備飲食。又說是中郎將蘇武奉使匈奴。被留二十年。及歸但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楊敞並無功勞。反得爲搜粟都尉。又擅調幕府校尉。似此專權任意。疑有異心。臣旦願歸還符璽。入宮宿衛。密察奸臣舉動。

以防發生變故。昭帝見書。反覆看了數遍。覺得情節可疑。便擱置一旁。上官桀欲請將書發下。昭帝知是誣陷。愈加不肯。到了次日早晨。霍光入宮。方知其事。心中恐懼。遂坐在殿前西閣畫室。不敢入內。此室中畫有古帝王像。故名畫室。昭帝坐在殿上。久候霍光。不見到來。只有左將軍上官桀在旁侍立。昭帝問上官桀道。大將軍現在何處。上官桀對道。大將軍因燕王告發其罪。所以不敢擅入。昭帝乃下詔召大將軍霍光。霍光聞詔入內。對著昭帝。免冠叩首謝罪。昭帝神色如常。便對霍光道。將軍可卽戴冠。朕知此書是假。將軍無罪。霍光見說。心中始安。因問道。陛下何以知其假。昭帝道。將軍自往廣明校閱羽林郎官。並調校尉。至今未及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卽欲謀反。無須校尉。霍光聽了。也就恍然大悟。左右近侍及尙書等見昭帝年雖幼小。辦事精明。俱覺

驚異。左將軍上官桀被昭帝說出破綻。嚇得汗流滿背。只得強自支持。此時元始六年。昭帝年方十四歲也。

昭帝既料燕王所上之書是假。便命捕拏上書之人。上書人果然逃走。有司尋覓不得。回奏昭帝。昭帝愈覺其假。因此大怒。通飭各地官吏嚴密查緝。務獲究辦。上官桀見了十分憂慮。惟恐上書人一旦被獲。究出是他主謀。其罪不小。遂乘間向昭帝說道。此等小事。不必窮究。昭帝不聽。上官桀只得將上書人藏匿一處。囑其切勿出面。以此未被官吏破獲。上官桀因此計害不倒霍光。便又想得一離間方法。使自己親信之人。時在昭帝前訴說霍光之短。誰知昭帝聞言。便發怒道。大將軍乃是忠臣。先帝所託。使之輔佐朕躬。敢有妄加毀謗者。卽行辦罪。由此上官桀等不敢再言。

原來昭帝自見假書之後。覺得上官桀不足倚任。遂親信霍光。疏

遠上官桀。上官桀自思所謀屢次不成。反弄得霍光地位日固。自己恩寵日衰。心中愈覺不甘。遂與其子上官安密議。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舉行篡奪之事。先殺霍光。廢昭帝。再誘燕王入京。誅之。然後自立爲帝。上官桀父子計議既定。又料蓋長公主桑弘羊未必許他篡位。於是瞞住二人。但說是廢去昭帝。迎立燕王。蓋長公主及桑弘羊不知上官桀心事。遂皆依允。旁有親信之人。聞知此事。私對上官安說道。似此舉動。將置皇后於何地。上官安答道。古語有云。逐鹿者不顧兔。言不能因小失大也。况倚賴皇后。始得尊貴。一旦人主改變心腸。雖欲求爲平民。亦不可得。此乃百世一時之事。不可錯過。其人無言而退。上官桀乃與衆人打算下手方法。末後議得一策。使長公主置酒邀請霍光。俟其到來。伏兵殺之。又遣人通知燕王劉旦。令其早作預備。等候此間起事。得有信息。速卽

起身來京。燕王劉旦一向欲謀爲帝。自與上官桀私相交結。屢次派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等十餘人。齎持金銀珍寶以及好馬。分贈長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原想買得諸人之心。作爲內應。以便乘機篡奪帝位。如今接到上官桀來書。說是迎他爲帝。不禁大喜。遂寫成回書。許立上官桀爲王。一面連結郡國豪傑千餘人。爲其聲援。又恐消息遲緩。乃命設置驛馬。以便往來通信。

燕王劉旦一心安排爲帝。遂將此事備細告知燕相平。問其意見。平對道。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尙未成。便被發覺。皆由劉澤素性自大。喜輕慢人。以致失敗。平聞左將軍爲人輕佻。車騎將軍年少驕傲。臣恐其復爲劉澤。不能成事。更恐其事成之後。反叛大王。未可輕信。劉旦聽了。大不謂然。且言我乃先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慮他人反叛。相平遂不敢再言。過了一時。劉旦又對羣臣說道。近得

蓋長公主來信。中言欲舉大事。所慮者獨有二人。卽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已死。丞相又病。看來此事必成。不久便有使者前來召我。遂分付羣臣各自收拾行裝。準備起程。

劉旦正在高興。誰知宮中一連發生許多災異。一日天降大雨。衆人皆見有一道長虹下垂宮中。吸飲井水。頃刻之間。井水都盡。後宮永巷之中。羣豬忽然發狂。闖出豬圈。突入廚房。直奔竈上。將竈破壞。竈上有鍋六七個。都被羣豬銜出。放在殿前。又見一羣烏鵲在宮中池上爭鬪。羣烏鬪敗。紛紛墜入池中而死。更有一鼠立在王宮端門之中。旋轉跳舞。近侍報知劉旦。劉旦親自來看。那鼠見了多人。並不懼怕。猶自跳舞不休。劉旦心疑鬼神爲祟。便命官吏排下酒肴祭奠。並無效驗。那鼠一直跳舞至一日一夜。方始力盡倒地而死。又一日殿門忽自關閉。數人盡力推之不開。城上無故

發火。衆官
聞信齊集。
指揮兵役。
奮勇撲滅。
已將城門
燒盡。又有
大風一陣。
捲地而來。
吹得天地
昏暗。耳邊
但聞呼呼
作響。勢如



千軍萬馬。所過之處。樹木皆折。或竟連根拔出。宮城上城樓全座。皆被吹倒。天上又墜下一個流星。聲震遠近。種種怪異。層見疊出。宮中自后姬以下。人人震恐。劉旦因此受驚得病。於是遣人四出祈禱鬼神。時有賓客呂廣等善觀天文。入見劉旦。說道。本年九月間。當有兵馬圍城。又漢廷當有大臣被戮而死。劉旦聽了。愈加憂懼。對呂廣道。謀事不成。妖異屢現。兵氣將至。如何是好。劉旦此時頗有悔心。但已勢成騎虎。只得聽之而已。

果然不久。長安忽有急報到來。說是密謀敗露。同謀諸人皆死。劉旦聞信。大驚失色。急向來人查問詳情。來人備細說知。原來蓋長公主謀請霍光飲酒。乘間殺之。事尚未行。卻有前充稻田使者燕倉之子。現爲公主舍人。聞知此事。私告其父燕倉。燕倉見事關重大。不能隱瞞。因想起大司農楊敞。是霍光心腹之人。便來告知楊

敞說起楊敞。乃華陰人。本在大將軍幕府當差。霍光愛其謹厚。用爲軍司馬。漸升大將軍長史。未幾擢爲搜粟都尉。至是官至大司農。楊敞爲人無甚才能。又兼庸懦畏事。偏是霍光看得中意。將他提拔。上官桀旁觀不服。所以前替燕王上書。曾將楊敞與蘇武比較。說他無功取得高位。當日楊敞聞得燕倉之語。驚恐異常。自己不敢出頭告發。託病告假回家。請到諫大夫杜延年告知此事。杜延年卽杜周之子。聞言立卽報與霍光。霍光密告昭帝。不動聲色。遣人分頭捕拏丞相徵事。丞相屬吏任宮親斬上官桀。丞相少史王壽引誘上官安入到府門殺之。桑弘羊亦被擒伏誅。蓋長公主聞信自殺。劉旦所遣心腹使者孫縱之等。聞風逃走。朝廷飭下各地官吏嚴密拏捕。此事發覺。正在昭帝元鳳元年秋九月。呂廣之言居然應驗。

劉旦見事已至此。急召相平說道。吾謀已敗。不如卽行起兵。相平答道。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此事。今若起兵。人心不服。反招禍亂。劉旦聞說。十分憂悶。遂命設宴萬載宮。大會賓客羣臣。及後宮姬妾。列坐飲酒。劉旦飲到中間。自作一歌。其詞道。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劉旦歌罷。旁有華容夫人離席起舞。口中歌道。

髮紛紛兮填渠。骨籍籍兮亡居。毋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

華容夫人歌聲悽惻。座中聞者。莫不泣下。忽報朝廷有赦令到來。劉旦心中稍慰。尙冀免死。及至左右將赦令傳進。劉旦看了一過。頓然失望。歎息說道。原來但赦吏民。並不赦我。遂罷酒入內。會集后姬諸人於明光殿。分付數語。便欲拔劍自殺。左右連忙勸道。朝

廷素來寬大。或者但削土地。不至於死。何妨稍爲忍耐。一班后姬見劉旦尋死。大衆啼啼哭哭。上前攔阻。劉旦方纔止住。過了數日。昭帝遣使到燕。賜與燕王璽書。書中說道。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墜災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耐見高祖之廟乎。

劉旦讀罷璽書。自知不免。遂將符璽交付近侍收管。用綬帶自縊。

而死。後宮后姬隨劉旦自殺者二十餘人。昭帝賜劉旦諡爲刺王。赦燕王太子建及蓋長公主子文信並爲庶人。上官皇后因年幼不曾預聞此事。且係霍光外孫女。故得不廢。又下詔封杜延年燕倉任宮王壽皆爲列侯。楊敞身爲九卿。聞知逆謀。不卽告發。以此不得受封。當日蘇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交好。燕王曾上書爭其封賞太薄。此次上官桀謀逆。蘇武之子蘇元也曾預謀。事發之後。有司窮究黨與。蘇元因此被誅。廷尉王平遂奏請逮捕蘇武。霍光念蘇武盡忠全節。且並未知其子同謀。乃置之不問。但將蘇武免官。霍光見朝中並無舊人。遂告知昭帝。拜張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幫同自己處理政事。又以杜延年爲太僕。王訢爲御史大夫。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一回 討烏桓明友報捷 斬樓蘭介子立功

話說霍光既誅上官桀等。朝政一清。但因自己一人獨掌國事。需人助理。同朝一班舊臣。又皆死亡畧盡。看來看去。只有光祿勳張安世爲人謹厚。遂請昭帝拜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幫理政務。又拜杜延年爲太僕。張安世字子孺。卽張湯之子。先是張湯旣死。武帝甚爲悼惜。乃用安世爲郎。武帝嘗出巡河東。隨帶書籍。於路失去三篋。武帝下詔尋求。一面徧問從臣。失去之書。所載何事。衆人皆茫然不知。便記得一二其餘也就遺忘。惟有安世平日遇事留心。而且記性甚好。竟將書中所記之事。一概默寫出來。武帝甚喜。後經官吏懸出賞格。尋獲所失之書。武帝將安世所記與原書校對一過。並無遺落。由此武帝大加賞識。杜延年字幼公。乃杜周之子。歷官諫大夫。嘗勸霍光修文帝之政。力行恭儉。霍光聽從其言。霍光自見上官桀同受顧命。尙且謀反。何況他人。因此心中常

加儆戒。主持刑罰。一切從嚴。延年常從中設法補救。濟之以寬。於是衆人皆稱其賢。讀者試想張湯杜周。並是酷吏。偏生出安世。延年二人。能蓋其父之愆也。算難得。

到了元鳳四年春正月。昭帝年十八歲。舉行冠禮。論理昭帝年已長成。本可親理政事。卻仍委任霍光辦理。此時丞相田千秋病死。賜諡定侯。先是千秋年老。昭帝特加優待。每遇朝見。許其乘坐小車。出入宮殿。時人因號爲車丞相。千秋既死。昭帝拜王訢爲丞相。封宜春侯。又以楊敞爲御史大夫。王訢濟南歷今山東城縣人。由縣吏出身。積官至御史大夫。今爲丞相。並無權力也。如田千秋。奉行故事而已。

當日海內承平。萬民樂業。只有匈奴時來侵犯邊塞。霍光飭邊郡官吏嚴密防備。胡兵每來。無所劫掠。反被漢兵擊敗。以此也就少

來侵犯。元鳳三年冬。邊吏報稱。近有匈奴人前來投降。告言烏桓人發掘先單于之墓。匈奴聞知。心中怨恨。現正發出馬兵二萬。往擊烏桓。說起烏桓。本是東胡人種。昔日匈奴冒頓單于既滅東胡。東胡遺民散走入烏桓。山名。在今蒙古。古山。遂分爲烏桓鮮卑二族。世世服屬匈奴。至武帝略爾沁右翼。將烏桓人移居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四郡塞外。令偵察匈奴動靜。又置烏桓校尉。監領其衆。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烏桓部衆漸漸強盛。不服校尉管束。時時反叛。霍光方欲討之。今聞匈奴往攻烏桓。霍光又想起匈奴遠來。正好趁勢迎擊。遂將此事與護軍都尉趙充國商議。趙充國答道。烏桓近年屢次犯塞。匈奴擊之。於我不無利益。况匈奴少來侵犯。邊境幸得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若興兵干涉。未免招寇生事。甚爲非計。霍光

見說。心中遲疑。又問中郎將范明友。范明友對言可擊。霍光意決。遂告知昭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領兵往擊匈奴。范明友領了二萬人馬。行到遼東。匈奴探聞漢兵到來。早已引去。明友記起臨行之際。霍光曾囑道。兵不空出。如果追趕匈奴不及。可卽進擊烏桓。現在烏桓新遭匈奴之兵。乘其疲敝。攻之。必可取勝。范明友想定。卽率衆進攻。烏桓人衆望風逃避。漢兵追斬六千餘人。大獲全勝而回。昭帝下詔封爲平陵侯。此時適傅介子奉使前往樓蘭。歸國復命。說起樓蘭本係匈奴屬國。自武帝遣趙破奴領兵攻破其國。樓蘭畏懼漢兵之威。方始降服貢獻。匈奴聞知。又興兵責其不應降漢。樓蘭一個小國。居於兩大國之間。左右爲難。只得兩邊服屬。於是樓蘭王遣一子爲質匈奴。又遣一子爲質於漢。武帝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其國人請放還質子。立之爲王。誰

知樓蘭質子犯法。受了宮刑。不便遣之歸國。武帝遂遣人託辭。說是天子甚愛質子。欲留左右。可別選當立之人爲王。樓蘭國人遂另立新王。武帝又責令新王送一子爲質。新王乃遣其子尉屠耆來漢。又遣一子安歸前往匈奴。過了數年。新王又死。匈奴早聞消息。急遣安歸回國。安歸遂得嗣立爲王。武帝遣使下詔令樓蘭王入朝。說是天子將加厚賜。樓蘭王之妻。本其繼母。聞知此事。便對安歸道。先王遣兩子爲質於漢。皆不復歸。如何竟欲往朝。安歸依言。遂向使者辭道。寡人新立。國事未定。願待數年。再行入見。天子使者只得將言回報武帝。

原來樓蘭在西域各國中。最近中國。其地適當白龍堆。

今名庫穆塔格在新疆

南疆天山

但見一片沙磧。綿長千餘里。並無水草。漢使往來西域。多

由此地經過。樓蘭旣服中國。每遇漢使經過其地。除遣人引導通

譯之外。又須擔水運糧。辦理供給。加以隨從吏卒。百端需索。樓蘭國小。漢使往來又多。不能禁此勞費。國人甚以爲苦。其王安歸。又曾爲質匈奴。素與匈奴親密。見得與漢交通。無益有害。於是決意叛漢。暗中交結匈奴。爲其耳目。每遇漢使經過。先期使人通知匈奴。發兵截殺漢使。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王忠。期門郎遂成等。前後三次經過樓蘭。皆爲胡兵所殺。又安息及大宛。遣使前來貢獻。路經樓蘭。也被樓蘭人殺死。並奪取貢物。武帝尙未知安歸與匈奴通謀之事。安歸之弟尉屠耆。久在中國。不得歸國爲王。因探得安歸密謀。告知武帝。此時龜茲亦殺輪臺校尉。武帝未及征討而崩。昭帝初立。年幼。霍光爲政。專務安靜。直至元鳳三年。方議遣使前往大宛。適有駿馬監傅介子。乃北地人。自少好學。年方十四。一日正在學書。心中偶有感觸。忽然棄觚。竹簡之類。古人用以書文字。歎道。大丈夫

夫當立功絕域。安能學那無用書生。遂往軍營投效。積功得官。聞知朝廷遣使。自願奉命前往。霍光因命其順路至樓蘭龜茲二國。責其殺使之罪。

介子到了樓蘭。入見樓蘭王安歸。責備道。王何以私教匈奴攔殺漢使。漢起大兵。不日將至。安歸聽說心中恐懼。力辯並無此事。介子道。王既不教匈奴。卻任匈奴使者往來經過。並不告知。亦屬不合。安歸連忙謝過。並說道。匈奴使者近日初由敝國過去。路經龜茲。前赴烏孫。介子聞言。遂辭別樓蘭王。前至龜茲。宣詔責備龜茲王。龜茲王也就服罪。介子既到大宛。傳達使命已畢。歸路又至龜茲。龜茲人告說。匈奴使者新從烏孫回來。現在此處。介子聽說大喜。急傳令隨行吏卒。全裝披掛。各執兵器。介子匹馬當先。帶領衆人。直到匈奴使者館舍。乘其不備。一擁而入。竟將匈奴使者殺死。

回國覆命。昭帝下詔拜介子爲中郎，調爲平樂廐監。傳介子既殺匈奴使者，心中尙不足意。因又想得一計來，向大將軍霍光說道：樓蘭、龜茲二國，時時反覆，朝廷空言責備，若不加誅，無以懲戒將來。介子行過龜茲，龜茲王接見之時，甚是親近，並無疑忌。介子願往刺之，可以示威諸國。霍光心想龜茲國相去遙遠，倘使介子行刺不成，反爲所殺，我若興師遠征，未必便能取勝。若置之不討，轉損國威。况龜茲不過殺一校尉，此次又任聽介子襲殺匈奴使者，也可敷衍了事。惟有樓蘭王安歸勾引匈奴，三次殺害使者，兩相比較，情節尤重。且樓蘭近在玉門關外，介子此去設有疏虞，討伐亦易。主意已定，遂對介子道：汝既有此膽略，爲國立功，朝廷自必准如所請。但龜茲路遠，不如樓蘭較近，何妨先往一試。介子應諾。霍光遂入告昭帝，下詔遣之。

傅介子奉命。隨帶一班勇士。齎持金銀幣帛。一路揚言。係奉詔令。頒賜各國。行到樓蘭國都。樓蘭王安歸。聞說傅介子又來。只得延入相見。介子留心觀看。樓蘭王左右。陳列衛士甚多。身邊各帶兵器。又見自己所坐之處。與王距離頗遠。介子自知難以下手。遂與樓蘭王閒談數語。退歸營中。心中暗想。我本獻計。欲刺龜茲王。大將軍卻命我來刺樓蘭王。偏遇樓蘭王不比龜茲王容易親近。似此不能成事。歸去將何覆命。介子沈思半晌。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遂收拾行裝。遣人辭別樓蘭王。樓蘭王派通譯人護送介子起程。介子一路行到樓蘭國西界。紮下營盤暫住。命從人將所帶黃金錦繡取出。與通譯人觀看。因對之說道。我此來奉天子命。攜此珍貴之物。徧賜各國。今到汝國。汝王並不另眼看待。我本欲一逕過去。又轉念替汝王可惜。汝可回去。告知汝王。若不速來受取。我卽

前往他國矣。譯人見了許多物件。心中相信。便如言回報樓蘭王。樓蘭王素來貪得中國之物。聞言大喜。果然親自來見介子。介子聞報。樓蘭王將到。囑付從人數語。親自出營迎接。樓蘭王隨帶國中貴人。並左右近侍數百人到來。望見介子。笑容滿面。介子請入營中坐定。排下筵宴。一同入席飲酒。介子又命從人將黃金錦繡。陳列筵前。樓蘭王見了。不覺眉飛色舞。遂與介子開懷暢飲。飲到酒酣。介子見樓蘭王與其貴人近侍等皆有醉意。便對樓蘭王說道。天子使我到來。尚有祕密言語。報與王知。樓蘭王信以爲實。便從席上起立。介子在前引路。入到帳中。樓蘭王立定。方欲問介子有何言語。突有壯士二人。從帳後閃出。手中各執利刀。齊向樓蘭王背後刺入。刀尖直透前心。樓蘭王大叫一聲。立時倒地而死。外邊席上樓蘭貴人近侍。聞得喊聲。知是禍事。一時四散而走。介子

連忙出外。對著樓蘭人衆說道。樓蘭王安歸私通匈奴。刼殺使者。罪在不赦。天子遣我前來誅王。今王安歸既已伏誅。其餘一切不問。現有王弟尉屠耆在漢。汝等當立之爲王。漢兵不日將到。汝等勿得妄動。自取滅亡之禍。一衆聞言。只得連聲應諾。傳



介子便斬樓蘭王安歸之首。隨帶從人起行回國。入得玉門關。一路乘坐驛車。趕到長安。奏知昭帝。昭帝命將樓蘭王首級懸掛北闕之下示衆。下詔封傅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遂立尉屠耆爲樓蘭王。改其國名曰鄯善。時元鳳四年夏四月也。

到了元鳳六年。丞相王訢身死。昭帝拜楊敞爲丞相。封安平侯。以蔡義爲御史大夫。蔡義河內人。曾教昭帝讀經。故得升擢。昭帝又封張安世爲富平侯。光陰迅速。過了一年。改元爲元平元年。此時朝廷無事。財用充足。昭帝乃下詔議減人民口錢。先是人民年十五以上。每年納稅百二十錢。謂之爲算。至武帝征伐四夷。加增賦稅。凡人民生子。年自三歲至十四歲。每人每年出錢二十三。名曰口錢。昭帝因憐人民納稅過重。故特議減。有司覆奏。每人減去十

三。昭帝批准。到了夏四月。昭帝抱病。駕崩於未央宮。未知以後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孝昭帝駕崩無嗣

昌邑王奉召入京

話說昭帝元平元年春二月。忽有流星。其大如月。向西飛去。其速如箭。衆星皆隨之西行。時在早晨。衆目共見。莫不詫異。是時昭帝身體時覺不安。霍光見昭帝多病。心中憂慮。意欲皇后得寵生子。侍醫及左右近臣。皆順霍光之意。說是帝病。須節慾靜養。禁止後宮之人。不得進幸。到了夏四月。昭帝病重。駕崩於未央宮。綜計在位十三年。改元三次。始元六年元平一年風年僅二十一歲。昭帝自幼聰慧。爲武帝所愛。雖卽位以來。未嘗親理政事。並無表見。然能深信霍光。始終委任。又能辨別燕王所上之書是假。知上官桀之奸詐。不與親近。不愧稱爲明主。况年尙幼小。尤爲難得。後人論到此事。因言昔日周武王駕崩。成王年幼。周公爲相。管叔蔡叔宣布流言。誣

謗周公謀反。成王聞知。其初不免生疑。後來方始覺悟。由此觀之。霍光雖然不能比得周公。昭帝轉勝過成王。只是享年不久。未免可惜。

昭帝既崩。上官皇后年纔十五。並未生有子女。霍光費盡苦心。保護幼主。幸得成立。卻又半途夭折。自然十分悲痛。便與諸大臣會議。應立之人。諸大臣因見武帝之子廣陵王劉胥現在。遂請立劉胥爲皇帝。霍光心想。劉胥平日所爲不法。所以先帝不立爲嗣。今竟奉爲天子。不特有違先帝之意。且恐卽位之後。愈加放縱。漢家社稷。將致不保。後人必然歸罪於我。但衆人皆注意於劉胥。我若執定不肯。又恐大衆疑我別有私意。霍光再四尋思。心中終覺不安。因此遲疑不決。旁有郎官知得霍光意思。遂上書道。昔日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棄伯邑考立武王。大抵立嗣要在得宜。雖

廢長立少。亦無不可。廣陵王素爲無道。萬不可立。霍光見書。正中其意。於是將書徧交丞相楊敞等觀看。卽日擢此郎官爲九江太守。

霍光決意不立劉胥。遂想到應立之人。惟有昌邑王劉賀。劉賀乃昌邑哀王劉髆之子。劉髆係李夫人所生。武帝寵愛李夫人。李夫人死時。葬以皇后之禮。哀王早死。所以不得立爲太子。及武帝崩後。宗廟例有皇后配食。而武帝陳皇后與衛皇后皆因罪被廢。霍光體貼武帝之意。遂以李夫人配食。李夫人既可配食武帝。劉賀便算是武帝嫡孫。立之爲帝。可謂名正言順。况昭帝在位十餘年。也算一代之君。不可無後。今迎立劉賀。又可承繼昭帝。最爲確當。至劉賀爲人如何。雖不可知。但他嗣立爲昌邑王。已有十餘年。未聞相二千石舉奏過惡。諒不至又學劉胥。霍光想定。遂將己意徧

告諸大臣。問其意見。諸大臣不敢多言。一律承諾。霍光遂奏明上官皇后。作成璽書。遣行大鴻臚事少府史樂成。宗正劉德。光祿大夫丙吉。中郎將利漢。往召昌邑王劉賀入京主喪。讀者須知。凡人心中之理想。與世上之事實。往往相反。霍光不欲迎立劉胥。原爲其舉動每多過失。誰知別人不選。卻單選中劉賀。更比劉胥不如。劉胥雖然無道。將來還望有悔過自新之日。劉賀卻生來便是癡呆。如何可作天子。若論霍光爲人。素稱謹慎。此次迎立嗣君。關係何等重大。豈敢輕舉妄動。但他卻萬想不到劉賀爲人如此。就連朝中諸大臣也都不知。况昭帝新崩。國家不可一日無主。事關緊急。須是當機立斷。所以霍光也無暇細查。便即定議舉行。說起劉賀年方五歲。嗣立爲王。在國已有十三年。只因精神不全。所以舉動無節。平日最好遊獵。馳驅國中。不知休息。嘗往方輿地。

方未及半日。行路二百里。連累百姓。荒廢正業。替他修理道路。旁有王吉。字子陽。琅琊皋虞故城在今山東人。官爲昌邑中尉。見此情形。上書極諫。劉賀尙知敬重王吉。下令褒美。並賜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也。乾肉。五束。過了一時。劉賀照舊放縱。王吉常常勸諫。無如劉賀聞言。偶然明白。過後又復糊塗。一味任性妄爲。終不改變。又有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乃山陽郡南平陽今山東鄒縣治人。爲人剛直敢言。每見劉賀作事不合。便當面說其過失。劉賀聽了自己也覺羞慚無地。不待龔遂說完。連忙以手掩耳。急走入內。對著近侍道。郎中令專會恥辱人。龔遂出外。又對劉賀之師王式及其相安樂大加責備。說他二人不能救正。二人無言服罪。由此國中之人。皆畏龔遂。

劉賀生性又專喜與御卒廚夫相聚一處。長日游戲飲食。賞賜無

度。龔遂聞知。入見劉賀。跪在地上。膝行直至劉賀面前。放聲大哭。左右近侍見龔遂哭得傷心。無不感動流涕。劉賀正與衆人游戲。十分高興。突被龔遂一哭。心中大驚。一班御卒廚夫。望見龔遂。縮著頭四散而走。劉賀急向龔遂問道。郎中令何故大哭。龔遂揮淚對道。臣痛社稷將危。所以哭泣。願大王屏退左右。使臣得盡言上聞。劉賀遂命左右退去。龔遂方纔住哭。說道。大王知否。膠西王劉所爲無道。以至亡國。劉賀答道。不知也。龔遂道。臣聞膠西王有幸臣侯得。專事阿諛。膠西王平日行事。幾與桀紂相同。侯得卻贊他是堯舜。因此買得膠西王喜歡。言無不聽。竟至亡國。今大王親近一羣小人。沾染惡習。將來難免不學膠西。臣請選擇郎官端正有學問之人。與王一同起居。或說詩書。或習禮節。必然有益。劉賀聞言。點頭應允。龔遂見劉賀肯聽其言。心中大喜。於是選得郎中張

安等十人。引見劉賀。命其隨侍左右。龔遂滿心希望。劉賀日與正人相處。漸漸改過遷善。誰知不過數日。劉賀受不過禮法拘束。便將張安等十人一概逐去。龔遂見了。連連嘆息。也就無如之何。過了一時。昌邑宮中。一連發生妖怪數起。說也奇怪。一日劉賀坐在宮中。猛然舉首。忽見一白犬。高約三尺。無尾。自項以下。有似人形。頭戴方山冠。旋又見一熊。遍問左右。左右皆道未曾看見。劉賀心中驚疑。便召龔遂到來。告以所見。先是劉賀命工人製造側注冠。名冠以賜大臣。龔遂亦得受賜。後劉賀又將此冠使奴戴之。龔遂見了。立即脫冠繳還。劉賀今值劉賀召問。因言道。此乃天戒。言在側之人。皆戴冠之狗。大王若仍信而用之。必致亡國。劉賀不聽。未幾又有鷺鳥飛集宮中殿下。劉賀心中也知厭惡。使人射殺之。又問龔遂。龔遂道。此不祥之兆。野鳥入居宮室。將空。於是劉賀仰天

歎道。不祥何故屢現。龔遂叩頭道。臣不敢隱瞞大王。時進逆耳之言。大王不喜。若論國家存亡。臣之一言。所補有幾。尙望大王自己隨在省察。大王曾讀詩經。詩經三百五篇。中言人事王道。無不具備。大王平日行事。合於詩經何篇。大王位爲諸侯王。品行不及庶人。似此欲存甚難。欲亡甚易。不可不戒。劉賀聽了。默然無語。又一日。劉賀所坐席上。忽有血跡染汗。再召龔遂問之。龔遂失聲號哭道。妖異時來。不久宮室空虛。大王急宜謹慎。劉賀聽了。雖然心驚。但他事過便忘。終不改變。

當日史樂成等奉命往召昌邑王。一路趨行。趕到昌邑。正值深夜。諸人叫開城門入內。直到昌邑王宮前。已是五更時候。昌邑羣臣聞信齊集。頃刻間點起燈燭。喚醒劉賀。開讀璽書。知是召入嗣位。一時宮中上下人等。各自歡喜。心想吾王旣爲天子。自然擡舉大

衆都得好處。於是一班郎官謁者。連著厨夫走卒。爭向劉賀要求。隨帶入京。劉賀也不管人數多少。一概應允。於是衆人揚揚得意。各自回家收拾行李。獨有龔遂王吉二人。心中愈加憂慮。王吉回到家中。連忙寫成一書。勸戒劉賀。其書略道。

大王以喪事徵。

徵召也。

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慎毋有所發。

發謂舉動也。

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

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

謂崩也。

屬以天下寄幼

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

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

也。援引。

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

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

劉賀一心準備爲帝。十分高興。見了王吉之書。便放在一邊。全然

不以爲意。到了是日正午。劉賀帶同昌邑羣臣以及吏卒。約計不下三百餘人。隨同使者起身。未知劉賀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劉賀卽位肆昏淫 霍光憂國謀廢立

話說昌邑王劉賀奉召入京。帶領多人。隨同使者起程。劉賀與使者及相二千石等。乘坐七輛驛車。其餘從人騎馬相隨。此次昭帝新崩。立等劉賀到來主喪。所以行程異常緊急。每到一站。卽換馬前進。無如劉賀從人過多。站中不能預備許多馬匹。與他換坐。從人只得仍騎原來馬匹前進。行經許久。馬力已乏。漸漸落後。衆人望見劉賀車輛去得已遠。惟恐追趕不上。只管儘力加鞭。那馬被打不過。拚命飛跑。跑到力竭。倒地而死。是日正午起行。傍晚到了定陶。計行一百三十五里。從人馬匹沿途倒斃者不計其數。失馬之人。倚著劉賀之勢。或向地方官吏吵擾。要他立備馬匹。或強

奪民馬乘坐。一路紛紛擾擾。鬧得不堪。直至夜間。方纔陸續趕到。郎中令龔遂見第一日出門。便釀事故。因力勸劉賀。勿帶多人。劉賀方將平日不甚親近之郎官謁者。挑出五十餘人。令其仍回昌邑。諸人奔走半日。空費辛苦。聞此命令。垂頭喪氣。仍尋原路歸家。皆罵龔遂多事。

劉賀在定陶宿了一夜。次日一早進發。隨從尙有二百餘人。劉賀

一路上興高采烈。全然不記王吉勸戒之語。滿心但想游樂戲玩。

一日行到濟陽。關今在河南劉賀聞說其地出產長鳴雞。便遣人出

外購買。原來長鳴雞鳴聲甚長。每一鳴。約有一頓飯時間。聲音不

絕。加以長距。雞足也善鬪。所以劉賀要想搜尋帶入京中。又一日劉

賀於路見有賣積竹杖者。積竹杖乃以木爲骨。外用竹絲纏繞。劉

賀見了。便命停車購買。龔遂在旁諫道。積竹杖乃是驕傲少年所

執。大王買此何用。劉賀不聽。竟買取二柄方行。見御覽七百劉賀

此行本係奔喪。不能攜帶姬妾。他平日驕淫已慣。又兼生性昏憤。

何曾知得居喪禮節。如今數日不近婦女。心上非常難過。行過弘

農。郡名今河南洛陽以西至陝縣又舊南陽府西境及陝西商縣皆其地地方。便使從官留心選擇美貌

女子。誘取到來。又令大奴善官奴之名暗用衣車車之有帷者裝載。到了

館舍之中。祕密取樂。誰知外面早有風聲。傳入使者耳中。使者史

樂成等見劉賀一路買雞買杖。已是失禮。因係小事。所以忍住不

言。如今聞說私近婦女。大背法紀。不禁憤慨。行到湖州。使者便向

昌邑相安樂責備一番。說他不能諫阻。安樂被責。轉告龔遂。龔遂

入見劉賀。問其有無此事。劉賀力辯無有。龔遂道。既無此事。大王

何惜一奴。致損盛德。請收付官吏辦罪。替大王洗此惡名。劉賀無

語。龔遂便一手捉住奴善頭髮。直拖下去。交與衛士長守衛之官立時

正法。並搜出女子。放還其家。劉賀自知理屈。也就不敢出言。

劉賀在路。行經多日。到了灞上。早有大鴻臚預備法駕出郊迎接。

劉賀乘坐法駕。使僕壽成御車。郎中令龔遂驂乘。一路行近廣明

東都門。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龔遂便對劉賀道。依禮奔喪

望見國都便哭。此乃長安東郭門也。大王須放聲大哭。劉賀那有

悲痛之心。便推辭道。我患喉痛不能哭泣。及行到城門。龔遂又說

須哭。劉賀道。城門與郭門同是一樣。先前未哭。現在也可不哭。龔

遂只得由他。車駕入得城中。將至未央宮東闕。龔遂心恐劉賀不

知禮節。鬧出笑話。有失觀瞻。便向劉賀詳細指點道。昌邑帳棚在

此闕外馳道之北。帳棚附近有南北通行一條大道。但看馬足前

行。未到其處數步。大王便當下車向闕。西面俯伏。哭泣盡哀方止。

劉賀到了此時。也知大眾觀瞻所在。不敢貪懶。一一領諾。於是照

著龔遂之言。伏哭如禮。禮畢。上官皇后傳詔召入謁見。卽日立爲皇太子。入宮居喪。霍光見昭帝駕崩。已有月餘日。因議嗣立之人。久延時日。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如今劉賀旣到。便當早正大位。乃擇定六月丙寅日。霍光率領羣臣奉上天子璽綬。劉賀遂卽帝位。尊上官皇后爲皇太后。過了數日。始葬昭帝於平陵。北在長安西七十里劉賀自從卽位之後。也不管喪服在身。終日帶同昌邑羣臣。出外遊玩。或在宮飲酒作樂。一味淫戲無度。龔遂王吉屢諫不聽。一日劉賀忽得一夢。夢見殿下西階之東。積物一堆。約有五六石之多。上用屋瓦遮蓋。劉賀夢中覺得可疑。親自下殿揭開一看。乃是蠅糞。劉賀驚醒。卽告知龔遂。問是何故。龔遂乘機進諫道。陛下所讀詩經。不曾說道。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今陛下左右讒人甚多。有如蠅糞。願陛下選用先帝大臣子孫。使在左右。盡

逐昌邑羣臣。並請將臣先逐。如此方可轉禍爲福。若不肯捨棄昌邑故人。聽信讒諛之言。必有凶咎。劉賀聽了。搖頭不答。龔遂自知費盡苦心。難望劉賀改過。心中異常憂煩。走出宮門。卻遇前昌邑相安樂。安樂此時已拜爲長樂衛尉。龔遂執安樂之手。行到無人之處。對之流涕說道。王自立爲天子。日益驕恣。吾屢次進諫。更不想他聽從。古代法制尙寬。大臣許其隱居告退。今吾輩求去不得。待欲假作顛狂。又恐被人知覺。一旦禍發。不免身死名裂。如何是好。君乃陛下故相。理應極力諫諍。安樂聽了。甚爲感動。但他心想龔遂已屢諫不聽。自己進言。明知無益。何必多此一舉。因此並不入諫。

霍光既立劉賀。不過一二日。便覺他舉動悖亂。其初尙想設法匡救。與公卿等進諫數次。劉賀當面應諾。誰知過後又復如故。全不

改變。霍光心想我萬不料昌邑王爲人如此。直到今日。方纔明白。已是悔之無及。但他在國已十餘年。何以並未聞有失德之事。真不可解。莫非卽了帝位。霎時改變性質。或是路上感受疾病。所以與前不同。霍光輾轉沈思。忽又想起。此次遣往迎接昌邑王諸人。一路同來。必然知他底裏。遂召到史樂成。劉德。丙吉等詳細詢問。諸人便將昌邑王途中舉動。一一告知。霍光暗想諸人既有所聞。一到長安。便該告我。我若早知其事。固然不肯起意迎立。便作他已到長安。我方得知。也不肯輕將天子璽綬奉他卽位。如今木已成舟。如何是好。想來想去。都是我作事過於鹵莽。以致如此。也怪不得諸人。於是沈吟半晌。遂命諸人退出。

劉賀卽位已有十餘日。但圖娛樂。不問政事。他雖不知治國。卻何曾不想攬權。但因喪服未除。照例不能親政。一切政權。仍由霍光

掌握。所以行事雖甚悖謬。尙未害及國家。偏是昌邑一班羣臣。只有龔遂王吉等數人爲人忠直。其餘大抵市井無賴之徒。但知引誘劉賀爲非作惡。今見霍光總攬大權。遇事不得暢意。又知劉賀種種舉動。皆爲霍光所不喜。君臣之間。勢難兩立。便想先除霍光。再逐各大臣。改用昌邑羣臣。但是欲除霍光。當用何法。於是有提議等候劉賀除服。收回政權。便將霍光免職者。又有提議不待除服。卽設法將霍光殺死者。彼此爭論。議尙未定。早有人探知大概。急來報與霍光。霍光因爲劉賀無道。正在憂悶。又聞此種報告。竟弄得寢食俱廢。坐立不安。深悔迎立非人。致生後患。不但己身不保。眼看漢家社稷。都斷送在此人身上。我雖拚得一死。也難塞責。急須趁此設法挽回。但要想挽回。惟有將他廢去。別立新君。無如他已卽位。君臣名分已定。一旦舉行廢立。知我者諒我是出於不

得已。不知我者。反道我謀爲叛逆。難保不由此發生變故。引起禍亂。此事關係非常重大。須得心腹有見識之人。與他從長計議。霍光徧觀朝臣之中。惟有大司農田延年。字子賓。乃齊國之後。曾在
大將軍幕府。算是霍光屬吏。爲人甚有材略。霍光素加親重。至是
遂遣人單請田延年到來商議。

田延年聞命到來。霍光延入密室。屏退從人。問以方法。田延年度
將軍爲國柱石。旣知此人不可爲君。何不建議奏聞太后。另選賢
人立之。霍光道。吾意亦欲如是。但以臣廢君。不知古代曾有此事
否。延年道。昔日伊尹爲商朝宰相。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皆稱其
忠。將軍若能行此事。亦是漢之伊尹也。霍光聽了。意思方決。原來
霍光未曾讀書。不知伊尹之事。所以史官說其不學無術。如今旣
聞田延年之言。便引入爲給事中。一面又與車騎將軍張安世祕

密計議此事。除他三人之外。別無一人得知。劉賀更是終日昏昏。毫無知覺。時當六月。正是大熱時候。偏值連日天氣陰沈不雨。卻合劉賀之意。便日日出外遊玩。一日劉賀乘坐御車。方出宮門。忽有一人攔住車前。諫道。天久陰不雨。臣下當有謀其主上者。陛下出外。意欲何往。未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四回 延年按劍刼羣臣 太后宣詔廢劉賀

話說劉賀乘車出宮。忽有一人攔住車前。諫阻。劉賀舉目觀看。乃是光祿大夫夏侯勝。劉賀聽夏侯勝說是臣下謀上。不覺大怒道。現在清平無事。何人敢起逆謀。汝安得造作妖言。搖動人心。說罷。便喝令左右將夏侯勝細縛。交與有司究辦。有司告知大將軍霍光。霍光聞夏侯勝之言。突然大驚。暗想此語。明指廢立而言。但廢立之事。尙未定計。惟有田子賓、張子孺得知。田子賓首先倡議。必

能祕密。想是張子孺言語漏洩。致被夏侯勝得知。出頭告發。幸得昌邑王生性糊塗。未加細察。不然大事去矣。於是霍光背著衆人。責備張安世。說他言語不慎。其實張安世爲人素來慎密。自從預謀。並未向旁人道及一字。今被霍光埋怨。自然力言並無此事。霍光不信。遂命左右將夏侯勝召來詢問。

夏侯勝字長公。魯國人。少從族叔夏侯始昌學習書經及洪範五行傳。始昌明於陰陽。曾向武帝預言柏梁臺當於某日遇火。到了其日。果然被焚。武帝甚重始昌。遂拜爲昌邑王劉髆太傅。夏侯勝旣得始昌傳授。又歷事名師。學問精熟。至是因諫劉賀被縛。發交有司。有司向霍光請示發落。霍光命解其縛。召之人內問道。汝進諫之語。何自而來。夏侯勝對道。此語出在洪範傳。洪範傳說是人君無道。上天降罰。白晝常陰。於時則有下人謀代上位者。漢書伐書依代

洪範五行傳鄭

臣不便明言。故但說臣下有謀。霍光與張安世聞

言。俱各大驚。由此愈加敬重儒生。於是霍光也不由劉賀主意。卽命將夏侯勝釋放。

霍光心想廢立之事。須是祕密迅速。不宜再延。遂一面與張安世著手預備。一面遣田延年密報丞相楊敞。楊敞本是霍光故吏。霍光料他必然同意。但因他現爲丞相。位居百僚之首。故須預先告明。待到會議之時。免得驚慌失措。田延年奉命到了楊敞家中。備細說知。楊敞聽了。嚇得汗流滿背。不知如何答話。田延年問其意見。楊敞只是諾諾連聲。田延年未得楊敞確實答應。不肯回報。兩人相對坐了片刻。田延年起身出外更衣。楊敞獨自在室中。呆呆坐定。楊敞之妻聞得二人在密室商議。知是要事。便藏在東廂竊聽。因見楊敞良久答應不出。心中替他著急。恰好延年走出。便急

由東廂入內。對楊敞道。此乃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決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從速答應。便要先遭誅戮矣。楊敞聽說。愈加驚恐。此時田延年更衣已畢。走入室中。楊敞之妻心知其夫無用。若不替他作主。大禍便在眼前。此時且顧不得迴避。遂與延年相見。三人共坐對語。楊敞之妻不待楊敞開口。便對延年慨然應允。說是願奉大將軍教令。田延年依言回報霍光。霍光又念起蘇武著名忠節。現在免官家居。遂邀其同預謀議。一則自己可以取信於國人。二則蘇武也可藉此恢復官位。

霍光不動聲色。暗中布置十餘日。諸事都已完備。於是下令徧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齊集未央宮會議。百官聞命陸續到來。就中惟有少數預謀之人。知得此次會議非同小可。心中各自擔驚。此外大都不知所議何事。還以爲無甚關係。神

氣揚揚如常。獨有霍光當此廢立大故。安危禍福。決定在於頃刻之間。縱使平日如何鎮定。到此也不免張皇。只得把定心神。強自支持。不消片刻。衆人到齊。入席坐定。大衆眼光都注定霍光一人。忽聽霍光說道。昌邑王行爲昏亂。恐危社稷。如何是好。衆人聞言。出其不意。俱各大驚失色。目瞪口呆。彼此面面相覷。竟無一人敢發一言。口中但應道。是是。霍光見衆人不置可否。正在著急。忽見大司農田延年奮然離坐。行至大衆之前。手按佩劍。對著霍光說道。先帝託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因見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若使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遲疑。羣臣若有後應者。臣請以劍斬之。延年言時。聲色俱厲。衆人聞言。嚇得呆了。霍光心頭有如小鹿亂撞。對著延年謝道。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受責。衆



人見此情形。心知廢立事在必行。若不依從。必遭殺害。遂齊向霍光叩頭說道。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所命。敢不遵從。霍光見大衆並無異辭。方始心安。便取出奏章。令羣臣依次署名。此奏章乃霍光預先做就者。羣臣署名既畢。隨同霍光前往長樂宮。入見皇太后。備述昌邑王淫亂情形。不可以嗣大位。請太后下詔廢之。太后准奏。霍光即請太后備齊車駕。前往未央宮。預備升坐承明殿。宣詔自率羣臣隨後也到。又請太后下詔。徧飭各禁門守衛之人。勿使昌邑羣臣擅入。

霍光見廢立之事已將成功。料得劉賀更無能爲。便抽空來看他作何舉動。到底知與不知。原來劉賀常居未央宮北温室殿中。霍光到了温室。恰值劉賀入朝。太后初回。乘輦將歸温室。守門宦者早已奉到太后詔書。望見劉賀到來。一齊排立禁門兩旁。手中各

持門扇。待得劉賀入內。宦者一擁上前。將門閉上。昌邑羣臣隨後走到。不得入內。此時劉賀仍如在夢中。外間舉動。一毫不知。見衆人無故關門閉戶。覺得詫異。便問何爲。霍光在旁跪下答道。皇太后有詔。不許昌邑羣臣入內。劉賀道。既是皇太后有詔。不妨從容辦理。何至如此驚人。言罷入內。霍光也不與他多言。便走出外邊。指揮衛士人等。盡將昌邑羣臣驅逐到金馬門外。早有車騎將軍張安世。帶領羽林騎兵。圍守宮外。等候昌邑羣臣被驅到此。便將其擒拏。正如探囊取物。毫不費力。不消片刻。二百餘人。一一束手受縛。不曾走脫一個。連龔遂王吉等也都在內。一齊送往廷尉。下在獄中。霍光傳到昭帝舊日一班侍中中常侍。命其守衛劉賀。並囑道。汝等須留心守衛。勿致稍有差池。萬一羞憤自盡。使我負有殺主之名。何以對天下。諸人領命入內。劉賀也聞昌邑羣臣皆已

被縛。尙未知自己當廢。又見左右近侍。皆係新來之人。便問道。我舊日從官。因何得罪。大將軍竟將他悉數囚繫。左右答道。不知少頃。忽見使者持節到來。說是皇太后有詔來召。劉賀聞召。方知恐懼。因對使者說道。我有何罪。太后卻來召我。使者也答不知。劉賀無法。只得乘車隨同使者前往。

當日上官太后身服珠襦。

爲穿珠也。

駕坐未央宮承明殿武帳之中。

侍御數百人。排列兩旁。手中皆持兵器。期門武士執戟陳列殿下。羣臣各依班次上殿。太后遣使往召劉賀。不久使者領了劉賀到來。太后命劉賀俯伏殿前聽詔。旁有尙書令手持羣臣奏章。高聲朗讀道。

丞相臣敞

敞楊敞

大司馬大將軍臣光

光霍光

車騎將軍臣安世

安世張安世

度

遼將軍臣明友

明友范明友

前將軍臣增

增韓增

後將軍臣充國

充國趙充國

御史

大夫臣義義蔡宜春侯臣譚譚王當塗侯臣聖聖魏隨桃侯臣昌樂昌趙

樂樂杜侯臣屠耆堂胡太僕臣延年杜延太常臣昌昌蘇大司農臣

延年年田延宗正臣德德劉少府臣樂成成史樂廷尉臣光光李執金吾

臣延壽壽李延大鴻臚臣賢賢韋左馮翊臣廣明明田廣右扶風臣德

周周長信少府臣嘉姓不知故典屬國臣武武蘇京輔都尉臣廣漢廣趙

漢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姓不知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遷王臣畸畸宋

臣吉吉丙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並不知姓臣夏侯勝同官同名

別為太中大夫臣德姓不知臣卬卬趙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

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義賞罰為

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無嗣。臣敞等議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

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召昌邑王主喪。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

素食。使從官略也取女子載衣車。納所居館舍。始至謁見立為皇

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璽於大行前天子既崩稱大行此謂昭帝也

退歸住處發璽不封使從官持節引納昌邑從官騶夫馬宰夫辦官

奴二百餘人常與居宮中遊戲自往符璽署中取節十六每遇

朝暮哭臨令從官更互持節隨從又作書曰皇帝劉賀自稱問侍中

君卿昌邑侍中名君卿使中御府令官名屬少府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

娶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納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

俳倡演戲也送葬還宮便上前殿擊鐘磬召宗廟樂人鼓吹歌舞

悉奏衆樂發長安廚備三太牢祭閣室中祭畢與從官飲食乘

法駕皮軒鸞旗二種皆法駕所陳之物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野豬也鬪虎召

皇太后所乘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掌管宮中之人之中與

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洩言腰斬

尚書令讀到此處太后大怒便命且住向劉賀厲聲責道爲人臣

子。應該悖亂如是耶。劉賀被羣臣將他罪惡一一指出。如數家珍。當著大廷廣衆萬目觀瞻之地。讀與他聽。他雖愚騃也。覺得無地自容。將身縮做一團。正在又羞又懼。忽被太后高聲責罵。嚇得倒退數步。離席俯伏。尙書又接讀道。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以上百石黃綬以上百石以與昌

邑郎官免奴爲奴隸免放者佩之。變換節上黃旄。改用赤色。起衛兵武

黃帝旄於今改之加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之人。

與從官官奴夜飲。荒迷於酒。詔太官御膳辦進御膳如故。食監管理

之御膳奏未除服。未可照舊進膳。復詔太官速備。勿由食監。太官

不敢備。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容納以爲常。獨夜一夜設

九賓之禮於温室。引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尙未祭。爲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祭昌邑哀王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

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言一使者一橫多爲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件。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屢諫其過失。使人簿責勝。記於文簿而責問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義。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漢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所行淫僻不法。宗廟重於君。謂宗廟比君爲重陛下未見高廟受命。不可以承天序。奉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義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祭告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尙書令讀罷奏章。皇太后宣詔曰。可。批奏准劉賀聽說自己被廢。驚倒在地。霍光便令劉賀起拜受詔。劉賀此時還想留戀帝位。卻被霍光催促。急得說出話來。衆人聞了無不竊笑。未知劉賀說何言。

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五回 逢君惡從官伏誅 起民間宣帝繼統

話說上官太后宣詔廢去劉賀。霍光催促劉賀起拜受詔。劉賀急得說道。聞得孝經有言。天子有諍也直諫。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衆人見劉賀到了此時。尙要引經據典。說那夢話。俱覺好笑。霍光覺得他可氣。又復可憐。便說道。皇太后有詔廢王。王安得尙稱天子。遂走上前來。持起劉賀之手。就他身上解下璽組。奉上太后。命左右扶劉賀下殿。直出金馬門。羣臣隨後送出。到了闕外。劉賀自知無望。西向望闕下拜。口中說道。愚戇不任不勝漢事。拜畢起立。侍臣指引上車。劉賀舉目觀看。所坐乃是副車。並無旌旗儀仗。只有更卒數十人。前後隨從。休說法。駕不知去向。尙不及在昌邑。爲王時出門那種榮耀。劉賀垂頭喪氣。坐在車中。所過之處。但見兩

旁人衆擁擠不開。原來廢立之事。已傳徧長安城中。人民聞信。扶老攜幼。爭來觀看。萬頭攢動。都說道。此是被廢天子。人人心中替他難以爲情。一路行來。早到昌邑邸第。

霍光送劉賀出了宮門。看他上車。忽想起劉賀此去難保不羞憤自殺。或是他人要想向我討好。將他逼死。我又難免天下人議論。因此放心不下。便坐車親自送來。既到昌邑邸前。劉賀下車入內。霍光隨入。分付邸中人等小心伺候。遂向劉賀辭道。王所行自絕於天。臣等也劣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從此不得再見於左右。霍光說罷。不覺傷心。涕泣而去。此時劉賀既廢。朝中無主。霍光便請上官太后暫住未央宮。臨朝聽政。霍光又念太后既然親理政事。必須通曉經術。乃請令夏侯勝教授太后書經。移夏侯勝爲長信少府。長信少府主供奉太后所居長信賜

爵關內侯。其實太后年紀尙小。不知處斷政務。又是霍光外孫。也不敢自出主意。凡事皆由霍光擬定辦法。奏聞太后。太后無不照准。霍光本意也不過暫時借此鎮壓人心而已。

霍光見廢立之事。雖已成功。尙有劉賀與昌邑羣臣。須分別處置。但處置劉賀。頗覺爲難。待欲使之仍歸昌邑爲王。又恐其曾經稱帝。心中不甘。居然起兵背叛。或有奸人假他名義。號召地方。因此生事。也未可知。遂請太后下詔羣臣會議辦法。羣臣回奏道。古代放廢之人。例應驅逐遠方。不使預聞政事。請將故昌邑王賀移到漢中房陵縣安置。霍光見奏。心想此種辦法。未免過重。劉賀雖然無道。此次我若不起意迎立。他仍得在國爲王。安穩無事。如今不特帝位被廢。連王位都不能保。又要流到荒僻地方。成了罪人。豈非我反害了他。心中終覺不忍。於是想得一法。奏請太后。仍將劉

賀送歸昌邑。削去王號。給以食邑二千戶。至昌邑羣臣被拏下獄。經廷尉逐人提出審訊。錄取供詞覆奏。霍光命將二百餘人一律處斬。惟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屢次進諫。得免死刑。髡爲城旦。又有劉賀之師王式。經刑官訊問。責其何以並無諫書。王式答道。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教王。每遇忠臣孝子之詩。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每遇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爲王流涕痛陳之也。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所以無諫書。刑官將言告知霍光。王式也得免死。霍光既將昌邑羣臣定了死罪。昌邑相安樂也在其內。此時追悔不聽龔遂之言。已是無及。到了行刑之日。皆由獄中提出。綁赴市曹。但聞得一片呼號之聲。也有埋怨衆人。當日不聽其言。早將霍光設計殺死。致有今日。因說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消片刻。二百餘人都做刀下之鬼。讀者試想昌邑羣臣所坐罪名。不過是不

能輔導。陷王於惡。依律原不至於死。况二百餘人中也有馬卒廚夫官奴等人。更不能責以大義。應將情節較重者誅殺數人。其餘一概流到遠方。方算正當辦法。如今霍光竟不問輕重。全數處斬者。其中別有兩種原因。一則霍光深恨諸人平日不將劉賀罪惡舉奏。以致自己並不覺知。倡議迎立。幾乎釀出大禍。二則更恨諸人設計害他。所以必欲置之死地。連王吉龔遂等忠直之人。也不過得免一死。尙要罰作苦工。只有當日半路折回之郎官謁者五十餘人最得便宜。此一班五十餘人回家之後。尙在抱怨龔遂。及聞此消息。各喫一驚。心想僥幸未曾隨往長安。不然也是一死。因此轉感激龔遂不置。

閒言少敘。卻說霍光既廢劉賀。便又與羣臣會議應立之人。除廣陵王劉胥。前次已經議決。不可爲嗣。又燕刺王劉旦。因謀反自殺。

其子廢爲庶人。不在提議之列。此外武帝子孫更無別人可立。大衆會議數次。未能決定。於是光祿大夫丙吉。遂向霍光上書提議。道將軍與公卿會議。擇立嗣君。此舉關係甚大。竊聽外間言論。諸侯宗室在位者。並無知名之人。惟奉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者。現年十八歲。學習詩書。材質甚美。願將軍採訪衆議。參以卜筮。若宜承嗣。先使入侍太后。使天下人明白知曉。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霍光得書。徧問羣臣。太僕杜延年力勸立之。霍光也知皇曾孫平日爲人品行尙好。遂依從丙吉之議。與丞相楊敞等奏請皇太后立爲昭帝之嗣。皇太后准奏。霍光卽遣宗正劉德。前至皇曾孫所居尙冠里宅中。令其沐浴。賜以御府衣服。太僕以軫音獵車獵奉迎皇曾孫入宗正府齋戒。七月庚申日。皇太后召見於未央宮。此時皇曾孫尙是庶人。並無官爵。霍光之意。不欲便立庶

人爲天子。因請太后先封爲陽武侯。霍光擇定吉日。率領羣臣奉
上璽綬。皇曾孫遂謁見高廟。卽皇帝位。是爲宣帝。

說起宣帝乃武帝長子太子據之孫。太子據納史良娣。太子後宮有妃有良

凡婦三等孺子

生子名進。號史皇孫。史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皇曾

孫。皇曾孫初生數月。巫蠱事起。太子據兵敗逃去。史良娣史皇孫

王夫人皆遇害。皇曾孫雖是幼小。亦因此連累。下在郡邸獄中。郡邸

名獄

此時武帝正在深怒太子造反。便連自己嫡親曾孫也看同叛

逆家屬。聽其生死存亡。並不過問。皇曾孫孤身在獄。並無乳母照

顧。一班獄吏。更不替他尋覓乳母。每日遣人喂以稀粥。有一頓無

一頓。任其屎尿淋漓。也無人替他更換。讀者試想平常人家數月

小孩。若無人乳養保護。已難望活。何況他是龍生鳳養。平日異常

嬌貴。更難受此磨折。所以不過月餘。便弄得黃瘦不堪。奄奄一息。

獄中犯人見了。都道他不久於人世。誰知他命中合有帝王之分。且是一代中興令主。雖遭患難。不該夭死。正當危急之際。卻遇丙吉到來。做了救星。

丙吉字少卿。乃魯國人。生性慈善。幼習律令。由魯國獄史積功升為廷尉右監。廷尉屬官因事失官歸里。不久卻值巫蠱事起。犯人

甚多。京師各獄皆滿。刑官辦理不下。武帝遂召丙吉到京。命其專審郡邸獄中巫蠱人犯。丙吉到了郡邸獄。傳集吏卒。命將獄中人犯逐一喚來點驗。正在點驗之際。忽見獄卒抱到一個小兒。丙吉問知乃是皇曾孫。心中大驚。暗想他是帝王子孫。無辜受罪。已覺可憐。又見他憔悴到不成人樣。愈加惻然動念。遂命將皇曾孫移到高燥寬敞地方居住。又就獄中輕罪作工女犯。選擇謹慎忠厚。現有乳汁者二人。一為淮陽人趙徵卿。一為渭城人胡組。丙吉命

二人日夜輪流。乳養保抱。又恐二人偷懶疏忽。每日早晚必親來看視兩次。偶遇自己患病。不能親來。便遣心腹小吏名尊。代爲看視。所有飲食饑飽衣服寒煖居處燥溼。逐件驗明。並不時留心察看。胡組趙徵卿。勿使二人私自他去遊玩。皇曾孫自得丙吉十分照顧。方免饑寒安樂過日。

此時巫蠱案件。連年不決。皇曾孫在獄中漸漸長大。丙吉便替他斷乳。仍令胡趙二人撫養。所有衣食用度。皆由丙吉私自供給。又時買甘美之物與食。偏是皇曾孫體氣素弱。出世便多疾病。所以取名病己。己愈也。病己乃祝他病愈之意。又加獄中受過磨折。到了三四歲。便三番兩次病得沈重。幾乎死去。幸虧丙吉嚴督二人格外小心侍候。並延醫服藥。極力救治。方得保全。又過一時。胡組作工期滿。例應出獄回家。皇曾孫啼哭不捨。丙吉見了。便出錢將

胡組僱在獄中。仍舊與趙徵卿一同作伴。光陰荏苒。皇曾孫在獄五年。年已五歲。時爲後元二年二月。武帝身體多病。常往來長楊五柞二宮。旁有望氣者上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便命使者前往長安。將各詔獄所繫犯人。無論輕重。悉數殺之。內謁者令少官名屬奉命夜到郡邸獄。丙吉早有所聞。此時一心欲救皇曾孫。也顧不得許多。便命左右閉起大門。拒住郭穰。不使得入。又遣人傳語道。皇曾孫在此獄中。他人無辜。猶不可妄殺。何況是嫡親曾孫。郭穰守到天明。不得入內。只得回報武帝。並劾奏丙吉違抗詔命。武帝聽說。心中頓悟。暗想望氣所言天子氣。莫非就應在曾孫身上。因說道。此乃天意。非丙吉之罪。遂下詔大赦天下。皇曾孫經此大難。又得丙吉救免。連郡邸獄中許多囚犯。都賴丙吉得生。人人無不感德。



丙吉奉到赦書。心喜。皇曾孫得出監獄。卻又憐他無家可歸。便命獄官作書。送與京兆尹。京兆尹駁還不肯收受。丙吉卻訪得皇曾孫祖母史良娣外家史氏。現在京師。便將皇曾孫送歸史氏。此時史良娣之母貞君及兄史恭尙存。貞君年已老邁。見了外曾孫。甚是憐憫。親加撫養。未幾武帝駕崩。遺詔收養曾孫於掖庭。並命宗正將名字登入簿籍。皇曾孫既到掖庭。又得掖庭令張賀盡心奉養。到了年長。從師讀書。甚是聰明好學。然性亦喜游俠。足跡行徧三輔。他又生有一種異相。徧身及足下皆有毛。所臥之處。時有光明。每到餅店賣餅。店中生意頓然發達。自己也覺奇怪。不解其故。到了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之南。一日忽聞有大聲。勢甚洶湧。似是數千人叫喚。遠近人民聞聲齊來看視。原來卻是一塊大石。自由地上豎立。此石高一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

尺。旁三小石環繞作足。石立之後。有白鳥數千飛集四圍。觀者無不驚異。又同時上林苑中一大柳樹。已枯死臥地。亦自起立復生。有蟲食樹葉成字道。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雖讀如眭弘字孟魯國人。曾從董仲舒學春秋。因上言當有從匹夫起爲天子者。霍光聞言惡之。坐以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眭弘竟被處斬。至是霍光與諸大臣會議立嗣未決。又值丙吉曾爲大將軍長史。甚得霍光親重。故向霍光提議。竟得依從。宣帝果從皇曾孫卽位。方信眭弘之言有驗。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 部 四 册

秦 漢 演 義

定 價 八 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萬餘言。分訂四册。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為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教育 部批

是書以演義體裁敘述秦漢事蹟用意正大措詞明顯俾一般不能讀史記漢書之人藉此亦可略得歷史之智識其有裨於通俗教育洵非淺鮮



前漢演義(下編)

第三百三十六回 延年上書劾霍光 宣帝下詔求故劍

話說昭帝元平元年秋七月。霍光廢去昌邑王劉賀。迎立宣帝。此時霍光大權獨攬。威震朝野。人人畏服。宣帝爲人雖然英明。初次卽位。也就暗存戒心。一切舉動。兢兢業業。每與霍光相見。尤加謹慎。當日宣帝受了皇帝璽綬。應行謁見高廟。宣帝乘坐御車。前往行禮。大將軍霍光驂乘。宣帝本來懼怕霍光。平日見面。已是望而生畏。如今同坐一車。逼近身旁。愈覺得局促不安。似乎背上生有芒刺一般。讀者試想。宣帝旣爲天子。何以如此畏懼霍光。只因霍光秉政旣久。威權太重。加以此次任意廢立。由不得不使人膽怯。更有一層。霍光見宣帝初立。恐其復學劉賀。也覺放心不下。未敢便使親政。仍請上官太后留居未央宮。臨朝決事。宣帝雖已卽位。

並無權力。因想起劉賀是一國之王。且有許多近臣爲之羽翼。尙被霍光要立便立。要廢便廢。毫不費力。何況自己乃由庶人出身。勢孤力弱。更難與他抵抗。設使言動不慎。被他看出過失。或觸忤其意。便要做第二之劉



賀到了其時。豈非追悔無及。宣帝懷了此意。所以對於霍光愈加畏懼。

正當此時。卻有侍御史嚴延年上書。劾奏大將軍霍光擅行廢立。主上無人臣之禮。罪該不道。此奏既上。滿朝公卿聞知。無不驚駭。也有人替延年擔憂。說他觸怒霍光。必遭誅罰。宣帝見奏。既不便得罪霍光。又不肯責罰延年。便將奏章擱起。延年劾奏。雖不能動得霍光。然朝廷百官因此也都肅然敬憚。說起嚴延年。乃下邳人。其父曾爲丞相屬吏。延年少學法律。由郡吏出身。被舉爲侍御史。爲人短小精悍。辦事敏捷。但是生性負氣。此次劾奏霍光。爲人所不敢爲。也算具有膽識。然平心而論。霍光錯處。在於最初不慎。迎立非人。及見劉賀種種無道。將他廢去。可謂善於補過。後人以爲延年此奏。能正君臣之義。因此稱其敢言。不過專制時代尊君卑

臣之思想耳。

宣帝卽位未久。丞相楊敞病死。霍光奏請太后拜蔡義爲丞相。封陽平侯。又以田廣明爲御史大夫。蔡義係河內溫縣人。由明經出身。曾在大將軍衛青幕府當差。家中甚貧。出入常是步行。卻有衛青門下一班好事之人。憐他窮苦。大衆鬪出錢文。買了一輛犢子牛也車。與他乘坐。後來蔡義時運到來。竟被武帝召見。講說詩經。甚合帝意。拜光祿大夫給事中。命其教授昭帝讀書。元鳳六年。擢御史大夫。至是代楊敞爲相。年已八十餘歲。身材短小。又無鬚眉。形狀甚似老婦。加以彎腰曲背。立起時。上半身傾向前面。因此脚根不穩。舉步艱難。每遇朝會出入。須有兩個吏人。左右扶持。方能行走。衆人見他老邁龍鍾。心中都覺看輕。便在背後私相議論道。大將軍任命宰相。不選賢才。但用此等年老無用之人。凡事可以由

他專制。有人聞得此言。急來報知霍光。霍光聽了詫異。便對侍中左右。並自己官屬道。吾因蔡義曾爲人主之師。當然可任宰相。不料外間妄加揣測。此等言語。何可使天下人聞知。衆人聽了。方纔不敢再言。

到了十一月。羣臣上議。請宣帝擇立皇后。先是宣帝未卽位以前。已娶許廣漢之女爲妻。許廣漢昌邑人。少年嘗爲昌邑王郎官。一日隨從武帝前往甘泉宮。廣漢因起程愆促。誤將同行郎官馬鞍。安在自己馬上。後被原主查出。告知有司。有司劾奏廣漢從駕偷盜。犯了死罪。武帝下詔處以宮刑。說起廣漢不過誤取他人一個馬鞍。並非出於有意。論理原無大過。誰知竟坐死刑。幾乎性命不保。可見漢時法律之嚴。廣漢旣遭宮刑。入宮爲宦者。丞少官名屬府適值上官桀謀反。預先備下繩索數千條。每條長數尺。裝一箱內。緘

封甚密。準備起事時縛人之用。藏在殿中廬舍。後來陰謀敗露。霍光分遣諸人搜尋證據。知得上官桀藏有繩索。便命許廣漢前往搜尋。廣漢徧搜不見。只得回報霍光。霍光不信。又遣他人往尋。其人奉命前往。竟將此索搜出。廣漢又因此坐罪。罰作鬼薪。伐取柴以供

宗廟謂之鬼薪

因他本是宦官。遂送入掖庭作工。後被任爲暴室。

音暴。後宮織染

之處。齋夫。宦名。宣帝時爲皇曾孫。收養掖庭之中。恰與許廣漢同在一處居住。彼此日常相見。異常親好。

當日掖庭令張賀。卽張安世之兄。曾爲衛太子家吏。太子兵敗。所有賓客皆定死刑。張賀也在其內。幸得張安世爲兄上書求恩。得免一死。受了宮刑。送入宮中充當宦官。漸升爲掖庭令。張賀見皇曾孫年幼受累。無人顧恤。情形甚屬可憐。又念起衛太子舊日待己之恩。因此十分關切。加意撫養。並使之從師讀書。代出學費。光

陰迅速。皇曾孫漸已成人。張賀見他生得儀容俊偉。舉止非凡。更兼足下有毛。臥處有光。種種神異。愈覺驚奇。暗想此人將來定然大貴。何不以女嫁之。遂時對其弟安世誇說。皇曾孫如何好處。並露許婚之意。此時正在元鳳四年。昭帝方行冠禮。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光同心輔政。每聽張賀贊美皇曾孫。安世便行阻止。其意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道曾孫。恐涉嫌疑。又聞張賀欲以己女嫁之。不覺大爲拂意。因說道。曾孫乃衛太子之後。身爲庶人。幸得公家供給衣食。已算滿足。將女嫁他。有何好處。以後請不必再提此事。張賀見安世不肯。只得作爲罷論。

又過一時。皇曾孫年已十六歲。張賀便想爲之娶妻。成立家室。也算報答衛太子一番知遇。但自己旣不便將女許配。只得就外間留心撮合。在張賀本意原想覓得富貴人家結親。將來皇曾孫也

可靠他得個出身。建功立業。誰知滿朝公卿列侯。雖然不少。卻無人肯招爲女婿。若論皇曾孫名目。豈不赫赫。要結好親。原非難事。無如人情大抵勢利。見皇曾孫正在失勢之時。身爲庶人。更不將他放在眼裏。張賀又是一個宦官。被人輕視。所以做媒也不得力。雖有其弟安世現掌政權。偏又極力反對此事。張賀因此也不敢選擇門第。但圖得成親事而已。

一日張賀無意之中。忽聞得許廣漢現有一女。尙在擇配。心想許廣漢與皇曾孫同居既久。甚是相得。今若向他求親。定可成就。張賀想罷。心中高興。便分付左右安排酒席。遣人往請許廣漢前來飲酒。不久廣漢到來。二人一同入席。飲到酒酣。張賀停杯說道。皇曾孫在皇室之中。親屬最近。縱使爲人庸劣。亦不失爲關內侯。何況他才能出衆。足下儘可以女許之。廣漢聞言。慨然許諾。張賀甚

是歡喜。

次日許廣漢回家。將此事告知其妻。其妻聽了大怒道。女兒是我辛苦養育。汝欲許配與人。應先與我商量。如何輕易答應。此事我萬不能承認。因此夫婦之間。大起爭論。原來廣漢之女。名爲平君。年方一十五歲。先已許字內者令宦宦複姓歐侯氏之子爲妻。擇定吉日。將要成親。歐侯氏之子忽然病死。廣漢之妻。只有一女。愛同掌珠。正在收拾嫁裝。聞說女婿身死。大爲掃興。心想莫非女兒生相不好。以致尙未過門。便尅丈夫。如今又須另行結婚。但婚姻大事。關係女兒終身。不可草率。且請相工看過女兒相貌。再行決定。於是親帶其女。到了一家相館看相。相工將許女端詳良久。拱手作賀道。此乃大貴之相。廣漢之妻。聞說暗自歡喜。謝別相工。帶了女兒回家。一路想道。歐侯氏子想是無福消受我女。所以早死。

以後說親。須要慎重。不料未過數日。廣漢竟當飲酒中間。一口許下親事。所招女婿。雖號爲皇曾孫。卻是平民。並無一官半職。所以發怒。執定不肯。立逼廣漢要他退親。廣漢自念未曾與妻相商。也有不是。但已面允張賀。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况張賀現爲掖庭令。是個長官。我爲暴室齋夫。乃他屬員。一經承諾之後。更難翻悔。乃向其妻用好言安慰。說是皇曾孫將來必能貴顯。萬不至誤了女兒。其妻聞言氣憤漸平。到底婦人終拗不過丈夫。竟將女許嫁皇曾孫。擇日成禮。張賀自出家財爲皇曾孫行聘迎娶。從此皇曾孫便依著許廣漢及外祖母史家過日。張賀得免責任。不久也就身死。

皇曾孫自娶許女。過了一年。生下一子名奭。又過數月。霍光迎立爲帝。宣帝既已卽位。拜許氏爲婕妤。此時羣臣請立皇后。大衆心

中擬議。都以為定是霍光小女。原來霍光正妻。複姓東閭氏。無子。僅生一女。嫁與上官安為妻。即上官太后之母。上官安謀反時。霍氏早死。追尊為敬夫人。霍光又納婢女名顯。生有一子數女。子名霍禹。及東閭氏死。霍光遂以顯為繼室。先是霍光有所愛家奴二人。一人姓馮名殷。字子都。一人姓王名子方。子都尤為得寵。霍光每有要事。常與計議。霍顯又與子都通姦。子都與子方藉著大將軍之勢。在外橫行無忌。滿朝文武百官。無不畏其氣燄。爭來奉承。此次霍顯見宣帝即位。未立皇后。因想起小女成君。尙未出嫁。便欲謀得后位。乃使二人示意百官。百官安敢不從。遂先奏請立后。以探宣帝之意。在衆人皆料宣帝畏懼霍光。必立其女。且霍光之女又係上官太后之姨。宣帝藉此婚姻。以聯絡太后與霍光二人。豈非得計。宣帝也知衆人意思。但念起舊日微賤之時。許女曾同。

甘苦。如今貴而棄妻。於心終覺不忍。惟是欲立許女爲后。又不便自言。須由羣臣指名上請。不露痕跡。方免得罪。霍光然而有何方法。能使羣臣知得此意。宣帝沈吟半晌。得了一計。卽下詔尋求昔日所佩故劍。羣臣見詔。便知宣帝念舊情深。一把故劍。尙要尋求。何況妻室。於是遂請立許倢伃爲皇后。後人因謂髮妻爲故劍。卽此故事。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七回

田司農貪賊自殺

常校尉征胡立功

話說宣帝卽位數月。霍光留心觀察。見其舉動並無過失。方始放心。到了十一月。宣帝下詔立許氏爲皇后。霍光便請上官太后仍歸長樂宮居住。霍顯聞知許后得立。甚是不悅。此時許后之父廣漢尙在。照例應得封侯。霍光說他是受過宮刑之人。不宜爲一國之君。以此許廣漢竟不得受封。直過年餘。始封爲昌成君。殘冬旣

過時值新春。改元爲本始元年。霍光請將政事歸還宣帝親理。宣帝謙讓不肯收受。一切政事皆先經霍光過目。然後奏聞。宣帝下詔追諡故太子據史良娣爲戾太子戾夫人。並追諡史皇孫及王夫人爲悼考悼后。又命有司議羣臣定策指定計也之功。下詔加封大將軍霍光一萬七千戶。車騎將軍張安世萬戶。此外列侯加封戶口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司農田延年最先發議有功。得封陽城侯。正在揚揚得意之際。誰知卻有茂陵人焦貢兩姓出頭告其贓罪。

說起焦貢兩姓。皆是茂陵富人。素以經商起家。兩姓先曾合股出錢數千萬。暗地收買炭葦等喪葬所用之物。存積圖利。適值昭帝驟得急病駕崩。大司農田延年不曾先期預備。臨時趕辦葬事。一切應用物件。不能應手。探知焦貢兩家收藏此物甚多。居爲奇貨。

欲趁此時擡價出賣。遂向上官皇后奏說。有一等商人。專收陵墓應用不祥器物。希冀官府急需。藉以牟利。非臣民應爲之事。請盡數沒收入官。此奏上後。竟得批准。田延年遂遣人到焦貢兩家將各物一概充公。焦貢兩家未得絲毫利益。反受許多損失。因此痛恨田延年。意欲尋事報復。於是私自出錢遣人搜尋田延年罪過。也是合當有事。當日田延年承辦陵工。曾向民間僱車三萬輛。往便橋下取沙。運至壙內。言明每輛租價一千文。本共三千萬。延年造具報銷時。每輛竟開報二千文。共計六千萬。自己侵吞一半。卻被焦貢兩家查知此事。不覺大喜。暗想我不過屯積葬物。希圖賺錢。汝便說我居心不良。將我貨物充公。幸而我兩家財產頗裕。雖受損失。尙無大礙。若在中人之家。豈不立時破產。汝存心也算狠毒。如今天眼昭昭。報應不爽。汝也有不法之事落在我手。且論起

情節比我更重。不但沒收財產而已。連性命都也難保。我輩不趁此時報仇。更待何時。於是焦貢兩家遣人詣闕上書告發。

當日朝廷得書。發交丞相府查辦。果有其事。丞相蔡義遂覆奏田

延年主守盜三千萬。管守財物自行偷盜罪該不道。霍光素重田延

年。見他貪贓犯法。便欲代爲遮蓋。遣人召到延年密問道。汝到底

有無此事。不妨實說。田延年生性好勝。不肯認錯。一力抵賴。並說

道。臣本出自將軍之門。延年曾爲大將軍長史幸蒙提拔。得有爵位。安敢作

此犯法之事。霍光聽說便道。既無此事。當飭有司澈底窮究。田延

年無言退出。時有御史大夫田廣明。見田延年事在危急。自己不

便說情。因見太僕杜延年素與霍光親密。乃私向杜延年說道。春

秋之義。許人以功抵過。當日議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一言。大事

不成。今何妨由公家出錢三千萬與之。望足下將愚言告知大將

軍。杜延年依言入告。霍光聞言。知田延年侵吞公款是實。心想我會問他實情。原欲爲之設法。他偏不肯承認。連我都要欺瞞。事已至此。是他自要喫虧。只好置之不管。遂對杜延年道。田大夫所言甚是。若說子賓爲人。真是勇士。回想會議之時。子賓首發大議。震動朝廷。說到此處。霍光舉手自撫其心道。使我至今尙患驚悸。若動也季心之病。汝可通知田大夫轉告大司農。照例赴獄。再由衆公卿公議此事。杜延年將霍光言語回報田廣明。田廣明無法。只得遣人告知田延年。

田延年到了此時。方悔自己不該欺騙霍光。已是無及。卻又不甘入獄受辱。因說道。但望朝廷將我寬赦而已。有何面目入到獄中。爲衆人所指笑。吏卒所輕賤。田延年說罷。心中決定一死。便關上閣門。獨在書房居住。解開衣服。袒露半身。右手持刀。終日由東邊

走到西邊。一人
 踱來踱去。如此
 數日。朝廷遣使
 來召田延年。前
 赴廷尉聽審。署
 中擊鼓迎接詔
 書。田延年在內
 聞得鼓聲。自知
 禍事到了。立即
 自刎而死。讀者
 須知田延年立
 決大議。明白勇



敢更勝於雋不疑。其才氣固自不凡。無如一念貪心。竟弄得末路身敗名裂。未免可惜。

當田延年贓罪發覺之時。侍御史嚴延年又劾奏田延年手持兵器。侵犯屬車。田延年自辯。不曾侵犯屬車。霍光將此事交與御史中丞查辦。御史中丞詰問嚴延年道。田延年犯罪。既已發覺。汝何以不通知宮門守衛禁止。卻使他仍得出入宮中。於是御史中丞反劾奏嚴延年縱容罪人。依法當死。諸位試想田延年雖被人告發。不過身處嫌疑。未經定案。不能即稱爲罪人。又未免他官職。嚴延年何得擅行禁止。即使嚴延年不加禁止。算是有罪。亦不過失於覺察而已。何至說他縱容。更何至辦成死罪。此明是御史中丞因見嚴延年曾劾奏霍光。料想霍光必然懷恨。便藉題陷之於死。欲以取悅霍光。霍光也不詳加考察。便即批准照辦。官吏奉命往

捕嚴延年。嚴延年早已聞風逃走。此案也就擱起。

此時蘇武以預議廢立得封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其隨從蘇武出使之常惠亦於本始二年立功封侯。先是武帝遣江都公主嫁與烏孫王昆莫。昆莫又使其孫岑陁娶公主。昆莫死。岑陁代立。未幾公主亦死。武帝又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憂爲公主。嫁與岑陁。岑陁死。其弟翁歸靡立。復娶解憂。烏孫旣與漢和親。大觸匈奴之忌。昭帝時匈奴遂發兵與車師共侵烏孫。公主屢次上書求救。並稱願發國中一半精兵。盡力與漢夾攻匈奴。宣帝得書。遂與霍光商議。決發馬兵十五萬。使五將軍率領。分道出兵。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領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領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領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領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田千秋爲虎牙將軍。領三

萬餘騎出五原。又使校尉常惠持節前往烏孫。監護烏孫之兵。會同漢兵前進。

此次漢兵大出。匈奴事前並未聞知。原來匈奴自從李廣利之後。十餘年來未見漢兵出塞。所以並未提防。及至五路大軍到了塞外。匈奴沿邊探騎。瞥見一路馬糞甚多。無意中忽發現馬糞中間。餘有穀粒。不覺大驚。若論塞外地方。專事牧畜。馬糞到處皆有。原不足異。但邊馬大都喫食草料。並不食穀。今見馬糞中有餘穀。必是中國軍隊之馬。因此喫驚。趕回報知匈奴。匈奴大眾聞此消息。各皆扶老攜幼。驅逐畜產。星夜向北逃避。東見御覽引諸將領兵到時。匈奴早已遠去。僅餘少數人畜。逃走不及。致被漢兵捕得。五將回京。有司議定賞罰。田廣明急於迴軍。不肯盡力追擊。田順不至原約地點。又浮報殺獲數目。均被究問。畏罪自殺。此外范明友韓

增趙充國三人亦皆不至約定地點便行班師。宣帝特從寬典。悉予免議。

獨有常惠持節行至烏孫。烏孫昆彌自爲將軍。率領翁侯烏孫號以下五萬餘人馬。由西方攻入右谷蠡王庭。捕獲單于伯叔及嫂。並屬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又得馬牛驢騾駝等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得了許多人畜。也不分與漢使。一概據爲己有。常惠僅帶吏卒十餘人。隨從昆彌回國。未至烏孫國。都卻被烏孫人偷入常惠營中。竊去使節印綬。常惠聞報大驚。追究不得。只好空手回國。自料失去印綬及節。算是奉使辱命。必遭誅戮。誰知宣帝見五將出師無功。惟常惠奉使克捷。遂封常惠爲長羅侯。仍命賚持金帛往賜烏孫有功之人。常惠遂向宣帝奏道。龜茲國曾殺校尉賴丹。尙未伏誅。請順路前往擊之。宣帝恐其生事。不肯應允。

常惠退出來見霍光。具述已意。霍光許其便宜行事。常惠到了烏孫。宣詔賞賜已畢。便傳命發烏孫及各國兵五萬人。往攻龜茲。先遣人責備龜茲王。龜茲王謝罪道。此乃我先王誤聽貴人姑翼之言。我實無罪。常惠道。既然如此。汝可將姑翼縛送前來。朝廷當赦王之罪。龜茲王依允。卽縛姑翼送至軍前。常惠將其斬首。罷兵回國。奏聞宣帝。宣帝見是霍光主意。且又立功。遂亦不問。光陰迅速。到了本始三年春正月。許皇后產後忽然身死。未知許后如何致死。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八回 行毒計許后被醜 遂陰謀霍女正位

話說宣帝與許后同由微賤出身。且是年少夫妻。自然恩愛異常。只有霍光夫人霍顯。心想皇后之位。明明應屬我女。如今卻被許女奪去。量他一個宦官女兒。偏得正位中宮。我女反不及他。真是

可恨。必須設法將他除去。我女便得安穩入宮。做了皇后。但是事關重大。必須籌一萬全之策。方可下手。霍顯想來想去。未得方法。只好暫時忍耐。

過了一時。許后又懷孕在身。臨當分娩。身體多病。宣帝加意愛護。徧覓醫人診治。有人保薦女醫淳于衍。宣帝見他是個婦人。照料生產。更屬便利。卽下詔召之入宮。淳于衍奉命收拾隨身衣物。預備起行。其夫淳于賞。現爲掖庭戶衛。

看門守掖庭者

見淳于衍行色忽

忽。忽然想起一事。便對淳于衍道。汝可先往大將軍府中。向霍夫人告辭。然後入宮。並託霍夫人替我轉求大將軍。委派我爲安池監。

官名。管理安池之事。

此缺甚好。若得到手。強如做此戶衛。淳于衍依言

前往霍光家中。原來淳于衍素爲霍氏所愛。可以任意出入。此次來見霍顯。告知入宮侍疾。並將其夫求派言語。述了一遍。霍顯聽

說他入宮調治許后之病。心中一動。又聞淳于衍求派其夫。差缺。猛然記起前事。覺得機會可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立即屏退左右。笑容滿面。呼淳于衍之字道。少夫。汝若爲我幹得一事。我更當從重報答。但未知少夫肯否。淳于衍不知霍顯用意。還道是尋常之事。又兼正在託他謀事。勢難推卻。遂直應道。夫人所言。有何不可。只須夫人分付。賤妾無不從命。

霍顯見淳于衍答應爽利。遂說道。將軍平日最愛小女成君。意欲使他到了極貴地步。如今便爲此事拜託少夫。淳于衍聽了。茫然不解。因問道。令愛終身。全仗將軍與夫人作主。賤妾何能爲力。敢問此語。是何緣故。霍顯見他尙不明白。便走近淳于衍身旁。附耳低說道。婦人生產。乃是大事。往往十死一生。今皇后正當臨盆。可趁此時。進以毒藥。結果他性命。成君便得立爲皇后。如蒙從中出

力事成之後。當與少夫同享富貴。淳于衍聞言大驚。暗想此事非同小可。如何幹得。若被發覺。便有滅族之禍。因推辭道。凡藥皆由衆醫一同配製。且進服之際。有人先嘗。安能置毒。霍顯又說道。此事全在少夫。少夫肯爲。豈患無法。現在將軍管領天下。誰敢多言。設有緩急。自當設法救護。萬不至使少夫被累。但恐少夫無意耳。淳于衍沈吟良久。方答道。情願盡力。霍顯又丁寧數語。淳于衍告辭回去。也不告知其夫。密取附子。搗成細末。帶入長定宮中。本始三年春正月。許后分娩之後。身體頗好。無甚大病。太醫擬方製爲丸藥進服。淳于衍便趁著無人之際。將所帶附子末糝入藥內。做成丸藥。更無一人得知。此乃淳于衍答應霍顯之時。早已算定。只因別項毒藥。多有一種特別氣味。容易使人覺察。縱使事前幸免發覺。其人既死。身上亦必現出受毒痕迹。自己難脫干係。惟

有附子性本有毒。又加大熱。然無甚氣味。且在平人服之。亦不遽至於死。獨產後體虛之人。最爲忌服。當日左右進上丸藥。淳于衍在旁眼看許后將藥服下。心中也就捏著一把汗。外面卻裝作如常。不過少頃。藥力發作。許后便覺身體不安。因問淳于衍道。我頭覺得岑岑。也沈重藥中莫非有毒。淳于衍被他說破底裏。嚇得心頭有如小鹿亂撞。只得咬定牙根答道。無有。話猶未完。許后心中愈加煩懣。召到諸醫看視。大衆束手無策。許后竟中毒而崩。宣帝聞報到來。大哭一場。只道是產後體弱。以致驟脫。遂依禮殯殮。葬於杜南。諡爲恭哀皇后。

淳于衍毒死許后。出得宮門。便到霍顯家中。霍顯早已得信。心中大喜。今見淳于衍到來。十分禮待。背著人殷殷致謝。霍顯一心感激。淳于衍意欲從重酬勞。但因許后新崩。未敢多給財物。恐致惹

人疑心。誰知不久果有人上書宣帝。告說諸醫侍病無狀。以致皇后暴崩。應請嚴加究治。宣帝見書。也想起許后死得不明不白。難保其中不無他故。遂下詔將當日侍病醫人。一律收繫詔獄。淳于衍也在其內。刑官審訊幾次。淳于衍不肯供招。刑官也就無法。只得劾奏諸醫診治不慎。罪該不道。應行辦罪。霍顯見淳于衍被拏下獄。日夜提心弔膽。惟恐淳于衍一口供出。連累到自己身上。後來又聞刑官要將淳于衍辦罪。心中愈加惶急。暗想我曾允許他有急便當救護。今若置之不理。倘刑官將他辦成死罪。淳于衍必定怪我不救。他便拚卻一命。說出是我主謀下毒。要我與他同死。如何是好。霍顯想到此處。不禁渾身冷汗。心知事在危急。須速救出淳于衍。但除卻霍光也無別人能救。於是遣人請到霍光。屏退左右。將自己主謀毒死許后之事。備細告知。末後又說道。我失計

做了此事。今已追悔無及。但求示意刑官。勿迫淳于衍供招。便不
至於發覺。霍光一向如在夢中。今聞此言。有如半天打個霹靂。驚
得口呆目瞪。半晌不能出聲。心怨其妻不應瞞著自己。做此大逆。
此時抱怨。也就無益。待欲自行舉發。又不忍置其妻於死地。霍光
沈思良久。左右爲難。一任霍顯說話。只是默然不應。後來刑官奏
上諸醫罪名。霍光竟批令將淳于衍開釋。不論其罪。讀者須知霍
光既聞霍顯之言。便當立時奏聞宣帝。明正其罪。方可謂公正無
私。且罪止霍顯一人。既可保全家族。又可表明自己心跡。誰知一
念之私。溺愛其妻。反爲遮掩。只此一事。大爲生平之玷。又兼留下
禍根。貽害後代。都由他不學無術。以至於此。
聞言少敘。當日淳于衍得霍光之力。出獄回家。霍顯聞信。心中始
安。又見案已歸結。可保無事。不妨重謝淳于衍以酬其勞。於是檢

出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走珠一琲。珠十串綠綾百

端。錢百萬。金百斤。說起金珠錦繡。原是富貴人家常有之物。不算

稀罕。內中獨有散花綾一種。乃是最新花樣。出自鉅鹿人陳寶光

家。寶光之妻得傳其法。霍顯聞知。遣人召到家中。使之織造。每機

用一百二十鐻。須經六十日。始能織成一匹。每匹價值萬錢。此一

副厚禮。也就可觀。霍顯恐淳于衍尙未滿意。又爲他起造居屋。賜

與奴僕。不可勝數。偏是淳于衍貪心不足。背地私自怨道。吾爲汝

擔下彌天罪過。成就何等功勞。誰知汝報答我。不過如此。見西京雜記

列位試想霍顯爲一女兒害死許后。擔盡許多驚恐。破費無數錢

財。反被淳于衍埋怨。可見小人枉做小人。結果有何好處。

霍顯自從許后死後。便爲其女成君安排陪嫁衣裝器具。力勸霍

光納入後宮。霍光只得依允。宣帝自失許后。心中悲悼。今見成君

乃是霍光親女。格外優待。與衆不同。到了本始四年三月。宣帝遂下詔立霍氏爲皇后。先是許后出身微賤。在位不過三年。車馬衣服。甚是儉樸。從官儀仗。概從節省。每五日一至長樂宮。朝見皇太后。親奉杯盤。進上飲食。修行婦道。真是一位賢后。可惜遭人暗算。短命而死。如今霍后生長富貴。素性奢華。出門之時。車駕煊赫。侍從如雲。又兼素性闊綽。所頒賞賜。不下千萬。比起許后。一奢一儉。相去甚遠。惟侍奉皇太后。仍照許后故事。但是上官太后卻是霍后長姊之女。應呼霍后爲姨母。今見霍后照例進食。上官太后覺得心有不安。往往起立致敬。宣帝亦寵愛霍后。常在正宮住宿。霍顯旣得遂願。自然歡喜。此時天下清平。朝廷無事。時光荏苒。霍氏爲后。已有三年。時值地節二年春三月。霍光忽得一病。漸漸沈重。未知霍光病體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九回 魏相因許伯進言 宣帝防霍氏生變

話說宣帝卽位以來已有六年。所有朝政仍委任霍光辦理。霍光每入朝見奏事。宣帝見了。立即起座斂容。十分恭敬。所有言語。虛心聽受。不肯自出主意。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到了地節二年。春年老得病。漸漸沉重。宣帝聞知。駕臨霍光家中。親到榻前問病。知得病勢已危。醫藥難以挽救。不禁爲之涕泣。及宣帝回宮。霍光上書謝恩。並請分自己封邑三千戶封姪孫霍山爲列侯。以奉兄去病之祀。宣帝見書。發交丞相御史議奏。卽日拜霍光之子霍禹爲右將軍。不過數日。霍光病死。宣帝及上官太后親來祭奠。使太中大夫任宣及侍御史五人持節護理喪事。中二千石以下官吏監修墳墓。賜以御用衣衾棺槨。到了葬日。靈柩裝入輜輶車中。前導儀仗。逐隊排列。首尾長有數里。滿朝文武百官皆來送葬。喪車裝

飾異常華麗。並用黃屋左纛。一如帝制。又自長安直至茂陵。一路皆有軍隊陳列。此一段風光。不亞於天子出喪。闕動長安士民。扶老攜幼。齊來觀看。宣帝下詔賜諡宣成侯。遣官爲起墳墓祠堂。置園邑三百家。設官看守。依時祭奠。清人謝啟昆有詩詠霍光道。

風采人瞻博陸侯。端居畫室贊皇猷。放桐伊尹阿衡重。負展周公側席求。驂乘禍萌芒刺背。徙薪計失客焦頭。家奴盡倚將軍勢。悔不封章發逆謀。

宣帝自霍光死後。始行親理政務。此時丞相蔡義已死。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韋賢字長孺。魯國人。爲人質樸少慾。勤於學問。博通經書。時人稱爲鄒魯大儒。曾教昭帝讀詩。官至大鴻臚。本始三年代蔡義爲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魏相字弱翁。定陶人。少學易。被舉賢良。爲茂陵令。擢河南太守。禁暴除奸。豪強畏服。是

時適值丞相田千秋病死。其次子爲雒陽武庫令。平日見魏相治郡甚嚴。如今又失了父親。心恐在官日久。不免因過失得罪。遂卽辭職而去。魏相聞知。急遣屬吏前往追之。意欲將他喚回。田千秋次子竟執意不肯。屬吏無法。只得回報魏相。魏相頓足道。大將軍聞知此人去官。必以爲我見丞相已死。不肯善待其子。使他因此見怪。吾勢危矣。因此魏相心中悶悶不樂。後來田千秋次子到了長安。大將軍霍光聞知。果然責備魏相道。今幼主新立。大局未安。函谷乃京師要地。武庫爲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思國家大計。一見丞相不在。便卽斥逐其子。用意何其淺薄。魏相受此責備。真是冤枉。此時便要辯白。霍光也不肯信。過了一時。有人告發魏相殺死無辜之人。霍光便發交有司拘提魏相訊辦。一時在京河南戍卒二三千人。聞知此事。



一齊攔住霍光車前說道。情願再留京師作工一年。以贖太守之罪。又有河南百姓老弱萬餘人。守住函谷關。意欲入關上書懇求釋放魏相。關吏不敢放他入關。只得報聞朝廷。霍光卻爲前事心恨魏相。不聽衆人要求。竟將魏相交與廷尉下獄。

魏相在獄經年。恰遇大赦得出。此時霍光怒氣已平。又見魏相深得民心。遂使試署茂陵縣令。後又擢爲揚州刺史。魏相考察各郡國守相不稱職者。盡行劾奏。多被貶逐。時光祿大夫丙吉。素與魏相交好。見其鋒稜太露。恐又因此得罪。遂作書勸道。朝廷已深知弱翁才幹。望稍謹慎自重。魏相得書。深以爲然。於是一切從寬。後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召入爲大司農。本始三年。擢御史大夫。至是霍光旣死。其子霍禹已爲右將軍。嗣爵博陸侯。魏相心恐霍禹擅權。遂上書請拜張安世爲大將軍。以代霍光之位。宣帝亦有

此意。詔書未下。安世已有所聞。心中甚懼。乃入見宣帝。說道。老臣妄有所聞。言之算是冒昧。不言則下情不達。老臣實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之後。願陛下哀憐。曲全老臣之命。宣帝聞言。笑道。君言太謙。君尚不可。更誰可者。安世叩首固辭。宣帝不許。遂拜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宣帝又思念霍光功德。並記起霍光臨死曾請封兄孫霍山。遂下詔封霍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到了次年。宣帝始封許后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霍雲爲冠陽侯。霍氏一門三侯。霍顯此時居然爲了太夫人。與馮子都同居。儼如夫婦。霍光在時自作墳墓。霍顯嫌其狹小。重行改作。規模甚是闊大。三面起闕。建築神道。北臨昭靈館。南出承恩館。並修飾祠堂。起閣道。通連永巷。盡幽霍光妾婢以守之。又大治第宅。自作乘輦。上

畫五彩。塗以黃金。錦繡爲茵。以熟皮及絲綿包裹車輪。使侍婢用五彩絲繩挽車遊行宅中。霍禹、霍山亦皆修建住屋。極其華麗。又不時出外遊行。馳逐平樂觀一帶。霍雲更是放蕩。每當朝見之日。往往假稱疾病。私自出外。帶領許多賓客。架鷹牽犬。到了黃山苑中。張圍大獵。卻使蒼頭奴持了名帖。上朝掛號。有司畏其勢力。不敢責備。霍顯又與諸女任意出入長信宮。在長樂宮內。日夜無度。魏相本與霍氏意存芥蒂。今又見此情形。不成事體。便請許廣漢帶領入見宣帝。面奏此事。

魏相既見宣帝。便說道。自後元以來。政歸大臣。今霍光已死。其子霍禹復爲右將軍。兄孫霍山現居政府。兄弟諸婿皆據高位。職掌兵權。霍光夫人顯及諸女。在長信宮皆有名籍。或夤夜稱詔開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漸不制。宜設法減奪其權。破其陰謀。以固萬世。

之基。並可保全功臣之後。宣帝自在民間。久聞霍氏貴盛。其家人倚勢橫行。種種不法。心中已是不喜。因看霍光面上。不便究問。今聞魏相之言。甚合其意。點頭稱善。又過數日。魏相復由許廣漢面請宣帝。除去副封。以免壅蔽。原來舊例。人民上書。須備正副二封。先由領尙書者開拆副封觀看。若是所言不善。便將原書擱起不奏。今宣帝依從魏相之言。除去副封。人民所上之書。不須由霍山過目。霍山雖領尙書事。但已毫無權力。宣帝既親信魏相。遂命爲給事中。與之計議。又准令羣臣單獨進見言事。霍顯雖然日事淫樂。卻也留心朝政。見此情形。知是不妙。因喚集霍禹及霍山霍雲等說道。汝輩不思奉承大將軍遺業。保全自己地位。今御史大夫得爲給事中。汝輩須當留意。若使他人進言離間。將來何以自救。霍禹等聞言尙不在意。誰知不久恰又鬧出事來。

說起霍氏一班家奴。當霍光在日。倚藉主勢。氣燄凌人。誰敢向他得罪。如今霍光雖死。他一向驕橫已慣。更不肯稍稍斂跡。一日霍氏家奴與御史大夫家奴。同在路上行走。偏是冤家路窄。兩下相遇。各欲他人讓路。彼此爭執良久。霍氏家奴大怒。率領一衆闖入御史府中。府中人等見了。連忙關上大門。霍氏家奴便欲動起手脚。踏破大門。御史聞知。連忙對衆叩頭謝罪。方始息事。在御史也只得忍辱吞聲。不與計較。旁人見了。卻甚不平。一時議論紛紛。都說霍氏家奴目無法紀。欺人太甚。霍顯等聞之。方知憂懼。此時丞相韋賢年老多病。便向宣帝辭職。宣帝賜以黃金安車駟馬歸第。漢時丞相致仕。算韋賢爲第一人。於是宣帝遂拜魏相爲丞相。以丙吉爲御史大夫。二人同心輔政。宣帝甚加倚任。魏相不時入見宣帝。商議政事。宣帝又寵信平恩侯許廣漢及侍中金安上。許其

任意出入宮中。安上字子侯。乃金日磾之姪。地節元年。曾舉發楚王劉延壽反謀。賜爵關內侯。安上爲人謹厚。有智略。深得宣帝愛重。霍顯及霍禹等見諸人得勢。心中妒忌。因此甚加嫌惡。霍顯更是擔憂。卻又不便告知他人。只是長日悶悶不樂。

讀者試想霍顯何事擔憂。只因前次毒死許后。犯了彌天大罪。惟恐被人得知。偏是俗語有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當日許后死得不明不白。外間已自有人議論。又見淳于衍得釋出獄。忽然發了一筆大財。大眾早猜到其中必有原因。及霍氏得立爲后。衆人遂皆恍然。但礙著霍光尙在。不敢多言。恐致惹禍。如今霍光已死。便又有人將此語到處傳播。卻被宣帝聞知。心中也覺可疑。暗想此言如果屬實。必須嚴行究辦。爲許后報復冤仇。惟是衆口喧傳。未得確實證據。尙難發作。且霍氏子弟親屬布滿朝廷。大抵手

握兵權。勢力甚大。要想懲治。亦難下手。如今既有此等風聞。霍氏萬難親信。須趁此時。逐漸削其權力。免貽後患。宣帝於是召到魏相等密議處置之法。

原來霍光自上官桀謀反發覺之後。心恐被人暗算。於是任用女婿度遼將軍范明友爲未央衛尉。次女壻中郎將任勝爲羽林監。又以長女女壻鄧廣漢爲長樂衛尉。中女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帶領戍兵。姊壻張朔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孫壻王漢爲中郎將。今霍禹又爲右將軍。朝中兵權皆屬霍氏。在霍光原是一心爲國。但爲防患起見。免遭他人毒手。誰知威權太重。反致惹人疑忌。當日宣帝與魏相商議已定。先將范明友移爲光祿勳。出任勝爲安定太守。過了數月。又出張朔爲蜀郡太守。王漢爲武威太守。不久復移鄧廣漢爲少府。以霍禹爲大司馬。尊以空名。使與

霍光同官。其實並無印綬官屬。遂盡收諸人兵權。另用許史二家子弟爲將。拜張安世爲衛將軍。所有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屯兵皆歸統屬。霍禹明知宣帝奪其兵權。心中憤鬱。遂稱病不肯入朝。一日坐在家中。忽見外間傳報有人前來拜訪。霍禹看了名帖。乃是熟人。便命請入。其人走進。一見霍禹。啓口問病。霍禹聽了。不禁長歎一聲。便將心事說出。未知來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回

罷諸霍貴戚怨望

獲王媪外家受封

話說當日來訪霍禹之人。乃是任宣。任宣官爲太中大夫。前曾奉命持節護理霍光喪事。霍禹爲右將軍時。任宣又曾爲其長史。今聞霍禹有病。故來看視。霍禹請入相見。任宣見霍禹並無病容。知他心懷怨望。假託稱病。便故意用言挑道。未知君侯身患何病。霍禹聽了長歎道。我有何病。縣官帝指也若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此。今

將軍墳墓未乾。便將我家親屬人等一概疏遠。反任用許史奪我印綬。使人不自知有何罪過。任宣聞言。心知霍禹怨恨甚深。遂反覆勸解道。時勢不同。今非昔比。當大將軍在日。獨掌國權。殺生在手。有如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因忤將軍之意。皆下獄而死。又如史樂成本是小家子。得寵將軍。官至九卿封侯。其時滿朝文武。但知奉承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直同無物。大凡盛衰各有其時。今許史乃天子骨肉。自然當貴。大司馬竟因此怨恨。愚意竊以爲不可。霍禹被任宣說了一篇。默然無語。過了數日。病假已滿。霍禹只得照舊入朝。

宣帝深痛許后被毒而死。至是遂下詔立長子爽爲皇太子。時年八歲。霍顯聞立太子。憤怒異常。不肯進食。對家中人說道。此乃帝在民間時所生之子。豈可立爲太子。將來皇后有子。反要爲王。向

他稱臣朝拜。實在使人不甘。霍顯輾轉尋思。忽得一計。便入宮來見霍后。屏退從人。教以如此如此。霍后應諾。於是召到太子。賜以飲食。意欲加入毒藥。將他毒死。誰知宣帝早已留心。密囑保母。加意防護。每遇霍后賜食。必經保母先嘗。霍后三番五次無從下手。當日霍山霍雲等自見勢力日孤。遂時與霍顯霍禹商議。往往相對啼泣。自相埋怨。霍山因說道。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竟將大將軍所定法令。盡行變易。揭發大將軍過失。又一班儒生。多係貧人。客居長安。飢寒交迫。喜爲妄言。不避忌諱。素爲大將軍所深惡。今主上偏喜與儒生談論。人人皆得上書請見。多言我家之事。日前曾有人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兄弟親戚。日益驕恣。恐危宗廟。邇來災異數見。卽爲此故。其言最爲動聽。我將其書壓擱不奏。誰知後來上書之人。更加狡詐。每奏上

之書。徑由中書令出外取上。不由尙書。可見主上更不信任我輩。霍顯聽到此處。便接口道。丞相時說我家不好。他自己豈遂毫無罪過。我輩也可將他作個把柄。霍山道。丞相爲人廉正。那得有罪。我家兄弟諸壻多不謹慎。以致惹人議論。更有一事。關係重大。據現在民間揚言。都說是霍氏毒殺許后。究竟有無此事。霍顯被問。心知隱瞞不住。只得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霍禹及霍山霍雲聽了。大驚失色。一齊說道。既有此事。何不早告我等。如今縣官斥逐諸壻。奪其兵權。正爲此故。此乃大事。一旦認真究辦。誅罰不小。如何是好。霍顯被衆人抱怨。默然無語。霍禹等遂急商議自救之策。只因所犯案情過於重大。更無方法可以解免。末後想來想去。惟有設法廢去宣帝。方保無事。但是如何下手。尙在計議未定。

霍山及霍雲當日回到家中。便將霍顯言語祕密告知家人。一衆

聞說無不驚恐。正在舉家慌張之際。忽又有人前來報告不吉之兆。原來霍光外孫壻趙平有一門客石夏。通曉天文。一日向趙平說道。吾夜觀星象。見熒惑名星守住御星。御星者卽太僕奉車都尉也。若非罷斥。便當橫死。趙平聞言。心想霍山現爲奉車都尉。據此言來。甚爲可慮。便將此語告知霍禹等。於是霍禹等更加愁急。各家人心亦皆惶惶不安。霍雲之舅李竟有一至友張赦。素與霍雲來往甚熟。此次又到雲家。見其家人十分恩迫。而且神色張皇。似有緊急之事。便料到霍氏欲謀爲變。他卻爲霍氏想得一計。密向李竟道。今丞相與平恩侯得寵專權。可請太夫人向太后上言。先誅此兩人。至於移易天子。惟在太后而已。李竟便將此語告知霍雲。霍雲轉告霍禹。霍山大衆聚議。皆以此計爲然。正在預備實行。突被張章出頭告發此事。

張章本潁川人。曾在長安充當亭長。因事失官。流落四方。貧困無聊。決計詣闕上書。意欲謀得一官半職。因此來到長安。卻苦無處棲身。記與霍氏馬夫舊曾相識。遂往尋見馬夫。具言來意。馬夫便留張章在馬櫪。房音歷也馬旁下榻。到了晚間。張章睡在牀上。想起身世飄零。生涯落拓。茫茫前路。來日大難。一時心事如潮。輾轉不能成寐。時已夜深。忽聽得一陣人語之聲。張章側耳細聽。原來是一衆馬夫相聚談論。張章留心聽了半晌。暗自歡喜道。我如今機會到了。原來霍氏諸人謀事不密。連馬夫也都知得。他們本是一班粗人。忘卻張章在此。便將石夏及張赦言語。一一說出。被張章聽得。謹記在心。到了次日。張章照著馬夫言語。寫成一書。直向北闕呈遞。宣帝見書。卽交廷尉查究。於是執金吾遣人往捕張赦石夏等。宣帝下詔止之。霍山等愈覺恐懼。相與密議道。縣官因此案牽

連到太后身上。不便窮究。所以暫行攔起。然吾等事機已露。又有毒死許后之事。陛下雖然寬仁。但恐左右之人。不肯罷手。過後又必發作。到得再發。必至族誅。不如先發制人。遂使諸女各自歸家。報告其夫。勸其同謀舉事。並說道將來禍發。君等也無處躲避。霍氏諸壻見勢已到此。只得依允。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霍雲之舅李竟。復因交通諸侯王。被有司發覺。捕拏治罪。案辭引到霍山霍雲。有司奏知宣帝。宣帝下詔將霍雲霍山免官就第。霍禹雖與此案無甚關係。卻又因霍光諸女。平日對於太后。自恃身爲姨母。每多倨傲失禮。霍氏家奴馮子都。又屢次犯法。宣帝召到霍禹。將此二事面加責備。弄得霍顯霍禹。霍山霍雲等。日夜提心弔膽。寢食俱廢。於是反謀益急。霍顯夜來神思不寧。夢魂顛倒。忽夢宅內井水上溢。流至庭下。廚中之竈

忽移到樹上。又夢見霍光對他說道。汝知兒被拏否。可急下去捕之。霍顯喫驚醒來。卻是一夢。霍禹也夢見外面車騎人衆喧譁之聲。自遠而近。說是來拏自己。不覺大驚而醒。告訴衆人。舉家皆以爲不是吉兆。加以宅中鼠類一時衆多。白晝公然出行。與人相觸。又常以尾畫地。夜夜常有鴉鳥鳴於堂前樹上。一日宅門無故自壞。霍雲家在尙冠里中門亦壞。巷頭人民遠遠共見有人在霍雲屋上徹取屋瓦投下。衆人心疑。一齊行近看時。卻又無有。俱覺詫異。

霍禹諸人商議舉事方法。只因未得機會。所以遲疑。直至地節四年秋。方始決計行事。先是宣帝卽位之初。便遣人尋覓外家。但是事隔久遠。無從問訊。偶然尋得一二人。細行考問。卻又非是。直至地節三年。使者方尋獲王媪。云是宣帝外祖母。王媪遂帶兩男隨

同使者來京。衆人因其坐黃牛車。便稱爲黃牛嫗。宣帝恐其是假。不敢便行承認。乃先命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大夫屬官一同考驗。任宣等召問王媪及其里人。所述情節。均能相符。知王媪確係悼后之母。因卽據實覆奏。宣帝見奏。立卽召見王媪母子。賞賜無數。地節四年春。下詔賜外祖母王媪號爲博平君。封舅王無故爲平昌侯。王武爲樂昌侯。王迺始先死。追諡曰思成侯。

霍山霍雲趁此機會。與霍禹議定一計。欲使太后置酒。延請博平君。召到丞相魏相。平恩侯許廣漢等。使范明友鄧廣漢以太后詔牽出斬之。遂廢去宣帝。立霍禹爲天子。彼此約定。尙未舉事。宣帝忽拜霍雲爲玄菟太守。任宣爲代郡太守。霍山又因擅寫祕書。應行坐罪。霍顯爲之上書求情。願獻自己城西第宅全座。並馬千匹以贖罪。宣帝不許。霍顯正在惶急。誰知又被張章告發。張章自前

次上書告發。見宣帝隱忍不究。料想霍氏不肯罷手。於是留心訪查。居然探出陰謀。此番卻另用一種手段。並不依照前次上書告發。未知張章如何告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發逆謀功臣絕後 報舊恩宮婢陳言

話說張章知得霍氏密謀。便告知素識之期門名宦董忠。董忠又轉

告左曹名宦楊惲。楊惲字子幼。乃楊敞次子。其母爲司馬遷之女。楊

惲自幼讀其外祖司馬遷史記。兼習春秋。爲人頗有材能。性喜結

交英俊。以此名稱朝廷。今聞董忠言語。急報知侍中金安上。金安

上奏聞宣帝。宣帝卽召楊惲入見。問以詳細情形。楊惲逐一對答。

張章見此事已得上聞。又恐宣帝因口語無憑。未卽究辦。遂又補

上一書。說得異常確鑿。侍中史高金安上建議。禁止霍氏諸人出

入宮禁。又有侍中金賞。乃金日磾之子霍光女婿。今聞此事。卽上

書自請去妻。宣帝知反謀是實。遂分遣有司將霍氏家族及同謀親友。盡數拏下。霍山、霍雲及范明友先期聞信。自知無可逃避。各尋自盡。霍顯、霍禹、鄧廣漢等。尙不聞知。臨時措手不及。遂皆被拏下獄。經廷尉訊出真情。立即行刑。霍禹被處腰斬。霍顯及霍氏諸壻皆處斬。惟金賞先期去妻。獨得免罪。此外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時地節四年秋七月也。宣帝下詔有司廢去霍后。移居昭臺宮。屈計霍后得立。僅有五年。並未生育子女。又過十二年。宣帝將其再移雲林館。方始憂憤自殺。葬於昆吾亭。在陝西藍田縣東。先是茂陵人徐福見霍氏驕奢異常。因嘆道：霍氏必亡。乃上書宣帝。言霍氏過盛。陛下旣寵愛之。宜常加限制。勿使至於滅亡。徐福連上三書。宣帝均不採用。及霍氏誅滅之後。張章、董忠、楊惲、金安上、史高皆得封侯。惟徐福並無賞賜。遂有人爲徐福上書道。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突門也。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被火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嚮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嚮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宣帝得書。乃賜徐福帛千匹。讀者試想霍光身輔幼主。獨攬政權。二十餘年。毫無異心。可謂盡忠漢室。誰知身死未久。竟弄得人亡族滅。雖說是霍禹等甘心謀反。自取其禍。而其中關鍵。全在霍顯。

謀毒許后一事。其始則霍光溺愛霍顯。不肯自行檢舉。致貽後患。其後則宣帝痛惜許后。有意釀成變故。藉報私仇。又有魏相從中播弄。以至迫成反謀。興起大獄。徐福之說。自是有理。但與帝私意不合。賜帛千匹。不過藉此敷衍外議而已。

宣帝既誅霍氏。過了一月。適值舉行飲酎之禮。先期齋戒。徧祭各

宗廟。一日宣帝將往祭昭帝之廟。車駕行至半途。先驅旄頭旄頭置

驅解亦避羽林爲之先騎士身上所佩之劍。忽然自行拔出。墜落地

上。劍柄插入泥中。劍鋒直向御駕。駕車之馬。見了皆驚。宣帝也覺詫異。立召梁丘賀令其問卦。梁丘賀字長翁。瑯琊人。精於易經。現爲郎官。當日奉命筮了一卦。便對宣帝道。據此卦看來。必有凶謀。此行甚是不吉。宣帝聞言。便命回車還宮。使有司代祭。是日廟中果然發見刺客。原來霍氏謀反伏誅之時。代郡太守任宣亦坐霍

氏黨與被誅。任宣之子任章爲公車丞。聞變逃到渭城界。中心痛其父枉死。立意復仇。探知祭廟之期。宣帝必然親來。且照例當於夜間入廟。任章於是身穿祭服。裝成郎官模樣。雜在大衆之內。手執畫戟。立在廟門。欲待宣帝到來。上前行刺。趁著黑夜人多。看不清楚。又乘出其不意。真是絕好機會。誰知宣帝命不該死。偏有墜劍示兆。又得梁丘賀善於卜筮。十分靈驗。宣帝因此中道折回。卻使有司代祭。有司到了廟內。留心點驗人數。任章無從隱匿。遂被查出。處以死刑。梁丘賀因此得寵。宣帝得升官職。位終少府。宣帝從此每遇祭祀。待至天明。方入廟行禮。以後遂成爲故事。

宣帝既廢霍后。欲就後宮擇立一人爲皇后。是時後宮妃嬪得寵者三人。一爲華婕妤。生有一女。後封館陶公主。一爲張婕妤。生一子名欽。後封淮陽王。一爲衛婕妤。生一子名躡。音後封楚王。此三

人中張健仔尤爲愛幸。宣帝意欲立之。又想起太子爽幼年失母。幾爲霍后所害。今若立后不慎。太子又遭毒手。况此三人自己各生有子女。欲其撫愛太子。恐是難事。不如擇其平日爲人謹慎。未曾生子者立之。方免後患。宣帝主意既定。遂下詔立王健仔爲皇后。使之撫養太子。王健仔乃長陵人。其先代本居沛縣。隨高祖入關。有功。賜爵關內侯。傳至健仔之父王奉光。少時性喜鬪雞。宣帝在民間。常與奉光聚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已經許字他姓。臨當出嫁。其夫忽死。如此一連數次。以故年長尙未適人。及宣帝卽位。召入後宮。漸升爲健仔。至是竟得立爲皇后。封其父奉光爲邛成侯。王后雖然得立。宣帝少與相見。並無寵愛。太子遂依王后過日。宣帝又使疏廣疏受爲傅。太子因此得保無事。

當日張安世有孫女名敬。嫁於霍氏親屬。適值霍氏謀反。孫女也

應坐罪。安世一向小心。今見霍氏謀反族誅。已自恐懼。更兼孫女牽連在內。算是自己與霍氏有親。難免株累。因此心中愁苦。見於顏色。他年紀已老。禁不起憂慮。不過數日。容貌便瘦了許多。宣帝不知安世心事。見他如此情形。十分詫異。又覺得他甚是可憐。因向左右問是何故。左右知安世是爲此事。便將詳情訴說一番。宣帝乃命赦了安世孫女。以慰其意。安世見宣帝如此優待。愈加惶恐。因想起霍氏敗亡。都因權勢太盛。現在主上英明。自己領尙書事。是個重要職務。一舉一動。須與霍氏相反。方可保全。安世從此辦理政務。格外謹慎周密。每遇重大政事。入見宣帝。祕密議定辦法。便託詞回家養病。及聞朝廷詔令發布此事。安世假作驚異。立遣屬吏前往丞相府中詢問。因此朝廷大臣。皆不知安世曾經預議。

安世曾向宣帝薦舉一人。卻被其人聞知。來見安世。面謝提拔之恩。安世聽了。大以爲恨。說道。舉薦賢能。乃是應爲之事。豈有私心。何必來謝。乃分付閹人。將其辭絕。不與相見。又有郎官。功勞甚高。不得升擢。自向安世申說。安世答道。足下功高。明主自能知悉。此皆人臣當盡之職。何得自誇。郎官聽了。只得無言退去。安世雖拒絕郎官之請。入見宣帝。卻陳述郎官之功。不久郎官果得升擢。一日安世慕府長史遷調他處。來見安世。告辭赴任。安世因問道。吾平日有何過失。君可直言。長史見問。遂答道。將軍身爲明主股肱。並未引進人士。以此爲衆所譏。安世道。明主在上。賢不肖分別甚清。臣下但當自修其職而已。何從知有人士而推薦之乎。讀者須知安世眼看霍氏是個榜樣。有意力避權勢。雖不免矯枉過正。但因此卻博得宣帝親重。

宣帝又想起安世之兄掖庭令張賀。從前待己有恩。卽位以來。尙未報答。適值安世入朝。宣帝忽憶前事。因對安世道。掖庭令平日常誇稱我將軍阻之是也。先是張賀本有一子早死。遺有一孫。年紀甚幼。遂以安世小男彭祖爲嗣。宣帝自幼又與彭祖同窗讀書。至是欲封彭祖爲侯。乃先賜爵關內侯。安世上表固辭。宣帝道。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聽了。不敢再言。宣帝又爲張賀置守塚三十家。親自指定地方。令其居住。此三十家皆在張賀墳墓之西。鬪雞舍南。係宣帝少時所常遊之處。

此時宣帝但知感念已死之張賀。全然忘卻生存之丙吉。原來宣帝被赦出獄之時。年纔五歲。以前之事。年紀過小。不曾記得。丙吉現爲御史大夫。日在帝前。絕口不提一字。宣帝更無從知。偏是機緣湊合。恰有掖庭宮婢名則。前曾保抱宣帝。今見宣帝卽位。遂令

其夫上書自陳。宣帝見書。發交掖庭令查問。則供稱丙吉知情。掖庭令遂領則往御史府告知丙吉。丙吉望見則。尙能認識。並記起前事。因對則道。汝曾因看視皇曾孫。疏忽不謹。被我責打。汝安得有功。惟渭城胡組。淮陽趙徵卿。算是有恩。於是丙吉奏上。胡組等供養勞苦情形。宣帝命丙吉訪尋胡組趙徵卿。查得二人已死。現有子孫。宣帝厚加賞賜。又下詔將則放免出宮。賜錢十萬。親自召見。問以舊日情形。則逐一備述。宣帝方知幼年得力丙吉。幸免死亡。他卻從未向我說起此事。由此宣帝大加敬重丙吉。

元康三年春。宣帝乃下詔封張賀嗣子張彭祖爲陽都侯。丙吉爲博陽侯。史恭子史曾爲將陵侯。史玄爲平臺侯。許廣漢弟許舜爲博望侯。許延壽爲樂成侯。又張賀之孫張霸。現年七歲。亦賜爵關內侯。此外少時故舊及郡邸獄作工之人。各就昔日恩情深淺。分

別輕重。給與官祿田宅財物。丙吉正將受封。忽患疾病。頓覺沈重。宣帝聞知。恐其一病不起。甚爲憂慮。意欲趁其生存之日。就臥榻上。加印綬以封之。太子太傅夏侯勝道。此人未合便死。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尙未受報。此病雖重。必不至死。宣帝聞言。半疑半信。不過數日。丙吉病體果愈。聞知封侯之事。上書固辭。宣帝不許。丙吉方纔受封。此時宣帝又想到前昌邑王劉賀被廢已久。遂下詔封爲海昏侯。未知劉賀如何受封。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二回

封劉賀廢王善終

褒王成循吏接跡

話說前昌邑王劉賀。自從被廢之後。連王號一概削除。昌邑歸漢爲山陽郡。上官太后仍許劉賀歸到昌邑故宮居住。賜以食邑二千戶。劉賀回到昌邑。終日幽囚宮中。如同犯人。若是他人。早已憂

鬱不堪。偏他卻也不知憤恨。依然安閒過日。但不比從前那種快意。到了地節三年。霍光已死。宣帝親理政事。念起劉賀也曾爲帝。今雖被廢。住在昌邑。難保不謀恢復帝位。萬一有人蓄意作亂。託名推戴故君。煽惑人心。聚衆起事。豈非養虎貽患。因想到山陽太守一缺。須任用能吏。隨時防範。方可放心。於是就羣臣中選得張敞。遂命之爲山陽太守。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昭帝時官爲太僕丞。杜延年甚奇其人。適值劉賀被徵卽位。種種舉動不遵法度。張敞上書切諫。劉賀不聽。未幾遂爲霍光所廢。張敞由此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宣帝卽位。召拜太中大夫。與于定國同判尙書事。張敞遇事守正不阿。因此忤了霍光之意。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久知張敞才具過人。故特用爲山陽太守。張敞在任年餘。聞知霍山霍雲因事免官歸第。遂上書

奏道。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固不小。今欲保全功臣之後。應由朝臣倡議。請罷霍氏三侯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一併賜以几杖。許之歸老。陛下見奏。下詔不許。羣臣固爭。然後許之。如此則天下皆以爲陛下不忘功德。朝臣能知禮節。霍氏子孫亦可長享富貴。不憂後患。今朝廷不聞直言。反使陛下親詔罷免。兩侯既出。臣料大司馬及其支屬必然畏懼。似此近臣自危。甚非得策。臣願就朝廷發議此事。因守遠郡。無由自達。惟陛下留意。宣帝得書。甚以爲然。但因山陽要地。一時無人可代張敞。故亦不召其來京。及霍氏既滅。宣帝對於劉賀。終覺放心不下。元康二年。乃遣使賜張敞璽書。令其謹備盜賊。查察往來過客。並勿將此書宣布。張敞得書。便料到宣帝意中猜忌劉賀。不便明言。故有此詔。於是張敞修下表章。備陳劉賀近狀。以安帝意。原來張敞於地節三年五月。

亦不必究辦。原欲令其速死。太守何故欲使罷遣歸家。有人將劉賀言語報與張敞。張敞聽了。心想此人天性專好做那亂亡之事。始終不知仁義。與他更無話說。只得付之一笑。後來張敞奉到朝廷批准。竟將張修等十人一律遣發。如今接到宣帝璽書。張敞便將以上各事詳細陳明。並將劉賀妻子奴婢財物等造成清冊。交與使者帶回京師。宣帝見了張敞回奏。方悟到劉賀爲人不足畏忌。元康三年春。乃下詔封劉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劉賀得封侯爵。便由昌邑移居海昏。時侍中金安上上書宣帝道。劉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乃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宣帝見書批准。於是劉賀雖然封侯。對於朝廷典禮。不得參預。不過得食租稅。掛個空名而已。又過數年。揚州刺史上奏道。劉賀與前太守卒史孫萬世交好。萬世嘗問劉賀道。前此

被廢之時。何不堅守。勿出宮門。立斬大將軍。竟聽他人奪取璽綬。劉賀聽說急應道。是也。我當日失於留意。萬世又說劉賀不久當為豫章王。劉賀也信以為實。便應道。亦將如此。以上兩次言語。皆非劉賀所應言。應請究治。宣帝將奏發交有司。有司查明是實。請將劉賀逮捕。宣帝命削奪三千戶。劉賀方知為衆人所唾棄。往往尋事與他作對。心中漸覺鬱悶。他所居海昏。本豫章郡屬縣。有贛水繞城。東出大江。劉賀閒中乘舟。順流東望。往往憤慨而還。後人

因名其地為慨口。

在今江西新建縣西北

後至神爵三年。劉賀身死。豫章太守奏道。昔舜封弟象於有鼻。

地名

即有鼻。南道縣在今

及象死不為立後。因係暴亂之人。不宜為一國始祖。

今海昏侯賀死。有司奏其子充國當嗣爵。充國竟死。有司復奏其弟奉親。奉親又死。是天絕之也。陛下仁聖。待賀甚厚。雖舜之待象。

無以復加。宜廢其後。以順天意。宣帝命有司會議。皆以爲不宜立嗣。於是國除爲縣。及元帝卽位。又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到東漢。國尙未絕。此是後話。

宣帝自霍光死後。始親理政事。勵精圖治。每五日臨朝一次。自丞相以下。各按職守。上前奏事。一切辦事。皆定有章程。整齊周密。上下奉行。旣久。習以爲常。毫無苟且之意。宣帝本來生長民間。深知民生疾苦。政事利弊。故卽位以來。尤注意於地方吏治。每遇新拜刺史守相。必親自召見。問以如何治理。及其人到官之後。又留心察其行事。是否與言相應。若有名實不符。宣帝亦必知其究竟。常自言曰。庶民所以能安居田里。毫無歎息愁恨之心者。皆由政平訟理之故。與我共同致此者。惟有良二千石而已。宣帝又以爲太守乃一方表率。若屢行更換。則下民不安。必使太守久於其任。熟

悉地方情形。吏民知其不可欺騙。方始服從其教化。宣帝既存此意。對於各地守相治理地方著有成效者。往往用璽書勉勵。增秩也加俸。賜金。或賜爵關內侯。遇有公卿缺出。依次選補。於是良能之吏。一時稱盛。

當日各地守相。最先受宣帝爵賞者。是爲膠東相王成。王成治理膠東。甚有名聲。四方流民來歸者八萬餘口。宣帝於地節三年。下詔褒揚。賜王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宣帝正擬召用。適值王成病死。宣帝甚加悼惜。後有人言王成浮報戶口。邀取爵賞。因此俗吏多務虛名。讀者須知世上除非聖賢。方不務名。至於中人以下。更無有不好名者。旣欲博取名譽。自須建立事業。宣帝褒獎王成。原借以鼓舞百官。使之留心民事。無論王成政績有無虛僞。經此一番提倡。自然有人聞風興起。所以王成受賞。便引出許多循吏。

來。閒言少敘。卻說膠東王國。本與渤海郡鄰近。境界相接。自從王成死後。膠東渤海連年飢荒。人民無食。流爲盜賊。到處劫掠。官吏不能擒治。宣帝下詔丞相御史。推舉良能之人。前往治理。於是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公同舉薦一人。奏聞宣帝。未知所薦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龔遂單車治渤海

朱邑遺命葬桐鄉

話說宣帝因渤海膠東荒亂。命丞相御史選擇守相。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公同舉薦龔遂。宣帝久聞其名。卽拜龔遂爲渤海太守。說起龔遂。自從劉賀被廢。與昌邑羣臣一同下獄。尙幸平日直言敢諫。得免死刑。罰爲城旦。後來宣帝卽位。被赦出獄。當日朝中公卿皆知龔遂之賢。但因霍光當國。最惡昌邑舊人。所以無人敢

爲薦引。龔遂也。就隱居不仕。直
 到此時。年已七
 十餘歲。方得拜
 官。宣帝既拜龔遂
 爲渤海太守。便
 命召之入見。龔
 遂聞召到來。宣
 帝一眼望見。頓
 覺失望。原來宣
 帝一向雖聞龔



遂之名。卻並未曾見面。如今見他年紀已老。又兼形貌短小。似與平日所聞不能相稱。以此心中不免看輕。但因詔書已下。未便收回成命。只得開言問道。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將用何法息其盜賊。以副朕意。龔遂對道。海邊僻遠之地。不霑聖化。其民爲飢寒所困。而官吏不知撫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小兒水曰潢。言盜賊弄如

今使臣前往。將欲用威勝之。還是以德安之。

宣帝見說。方知龔遂果然名不虛傳。不覺大悅。便答道。舉用賢良之人。原欲安之而已。龔遂接說道。臣聞治亂民。譬如治亂繩。勢不宜急。惟有緩之。然後可治。臣請丞相御史暫時勿用文法拘束。使臣得一切便宜從事。宣帝許之。並加賜黃金。使其乘驛前往。當日龔遂乘坐驛車。到了渤海郡界。郡中官吏聞說新太守到任。恐被盜劫。急發兵來迎。龔遂見了。傳令全數撤回不用。一面通飭。

各屬縣。停止捕拏盜賊。凡人民手持耕田器具者。皆是良民。官吏毋得過問。惟手持兵器者。方是盜賊。此令一下。說也奇怪。不消數日。渤海界內許多盜賊。一旦忽然不見。龔遂也不帶領多人保護。獨自單車到府。郡中安然無事。讀者試想渤海當日何等大亂。盜賊成羣結隊。徧地皆是。甚至圍攻官署。劫取監犯。搜索市肆。迫脅列侯。該地官吏四出拏捕。日夜不得休息。誰知拏捕愈嚴。盜賊愈多。正在無法可治。適遇龔遂到來。卻將盜賊看同無物。從容下一命令。便收拾得無影無踪。他又不曾具有何等神通。何以竟能如此。須知盜賊與良民同是人類。本非生來便分兩種。大抵衣食充足。盜賊便轉爲良民。飢寒交迫。良民皆化爲盜賊。渤海地本貧窮。加以連年飢荒。人民無食。不得已聚衆劫奪。但想苟全性命而已。及至案情發覺。官吏追捕緊急。人民愈加恐懼。待欲仍理故業。又

慮官府擒拏治罪。以此聚衆相持。今見新太守命令。不問前事。大衆自皆歡喜。立即棄卻兵器弓矢。手中各持耰鋤鎌刀。從事耕作。所以境內悉皆平靜。

龔遂於是大開倉廩。借與貧民。選用良吏。安撫百姓。又見渤海風俗奢侈。人民多從事手工技藝。不重耕作。龔遂乃提倡節儉。勸民勤力農桑。下令每人須種榆一株。薤一百根。蔥五十根。韭菜一畦。又每家須養母豬二頭。雞五尾。民有身帶刀劍者。龔遂見了。喚至車前問道。汝何故帶著牛佩著犢子牛走路。其人被問。愕然不解。龔遂道。汝破費錢文。買此刀劍。帶在身上。有何用處。何不將劍賣去。買得一牛。將刀賣去。買得一犢。可以耕田駕車。生出許多財利。其人聞言。方始恍然。便依著龔遂言語做去。渤海人民。既受龔遂教化。風氣爲之一變。每年春夏時節。便齊往田中耕種。到了秋冬。家

家俱有收成。遇有山場。並可摘取果子。湖蕩又可收取菱芡。龔遂循行督率。人民皆有蓄積。地方因此富裕。訟案也就稀少。龔遂在任數年。宣帝見其治功卓著。地節四年。遣使召之入京。龔遂卸了郡事。束裝起程。有議曹屬太守王生。自請隨從入京。功曹屬太守進言道。王生嗜酒無度。不可使之從行。龔遂不忍逆了王生好意。遂不聽功曹之言。帶同王生。到了京師。住在館舍。王生終日只顧飲酒。全不過問龔遂。龔遂也就由他。

一日宣帝召見龔遂。龔遂冠帶出外登車。王生在內飲酒已醉。聞說龔遂入朝。忽然記起一事。連忙飛步趕出。望見龔遂將欲上車。便從後大叫道。明府少待。余有一言奉陳。龔遂聞言。只得回步入。便問王生有何言語。王生向龔遂說了數句。龔遂點頭應允。王生說罷。仍自入內飲酒。龔遂入見宣帝。宣帝慰勞一番。因問道。君

用何法以治渤海。竟能如此奏效。龔遂記起適纔王生分付言語。便照答道。此皆聖主之德。非是小臣之力。宣帝見龔遂言語謙恭。心中甚喜。因笑道。君何從得此長者之言。龔遂對道。臣本不知言此。乃臣議曹王生所教。宣帝聽了。覺得龔遂爲人誠實。愈加歡悅。因見龔遂年老。不便使作公卿。惟有水衡都尉一職。掌管上林禁苑鋪陳。並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故拜龔遂爲水衡都尉。又用議曹王生爲水衡丞。龔遂在官五年。宣帝甚加敬重。年至八十餘始卒。

當日與龔遂同時奉召入京者。又有北海太守朱邑。朱邑字仲卿。

乃廬江舒縣

卽今安徽桐城縣

人。少時爲舒縣桐鄉嗇夫。

鄉官名掌聽訟收賦稅

爲

人清廉。處事公平。不苛。常以愛人利物爲心。未嘗笞辱一人。待遇耆老孤寡。尤有恩。因此部下吏民無不愛敬。後舉賢良爲大司農。

丞遷北海太守。此次以治行第一奉召入京。宣帝拜爲大司農。朱邑旣爲九卿。自奉甚儉。所得俸祿賞賜。分與親族鄉里。家中並無餘財。對於故舊。情義尤爲周摯。然秉性公正。人皆不敢託以私情。又不肯爲人薦引。朱邑素與張敞交好。張敞作書寄與朱邑。勸其引進賢才。朱邑得書感動。方始舉薦多人。後朱邑病卒。宣帝下詔褒惜。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先是朱邑病重將死。囑付其子道。我從前曾爲桐鄉吏。桐鄉之民甚是愛我。我死之後。必葬於桐鄉。我知後世子孫祭我。尙不及桐鄉之民也。及朱邑旣死。其子遵從遺命。葬於桐鄉西郭外。桐鄉人民聞知。果然不約而同。富者出錢。貧者出力。大衆七手八脚。修起墳墓。建立祠堂。年節祭祀。香火不絕。

卻說當日膠東亂事。也就不減渤海。膠東相一缺。極關緊要。宣帝

正在選員充任。忽得張敞上書。自請調往其地。張敞在山陽數年。山陽本是閒郡。宣帝因關心劉賀。所以特命張敞在彼留意監察。其舉動。張敞自見劉賀毫無能爲。並不在意。偏遇山陽全郡人口。只有五十萬。盜賊未破獲者不過數十人。地方安靜。張敞乃有才之人。生性好動。終日坐在衙署。無事可作。轉覺煩悶。如今聞說渤海膠東大亂。心中躍躍欲試。便學那毛遂自薦。宣帝已知劉賀不足畏。又料張敞是個能吏。必能治盜。遂下詔召之來京。拜爲膠東相。並賜以黃金三十斤。張敞收拾行裝赴任。臨行入見宣帝。因自請道。治理繁難之地。賞罰不重。不足以勸善懲惡。應請以後吏人捕賊有功者。優予重賞。宣帝許之。張敞辭了宣帝。即日起程。龔遂治理渤海。純用寬縱。大著成效。張敞治法。卻與龔遂不同。一面選用能吏。追捕盜賊。一面懸出賞格。購緝盜首。又曉諭羣盜。能

自相捕斬者。免除其罪。屬吏捕盜有功。張敞便將名字開送朝廷。補授縣令。因此吏人願爲盡力。不過數月。盜首多已就擒。黨羽逐漸解散。國中也就安靜。此時膠東王太后性好射獵。時時出外。張敞上書諫阻。太后遂從此不出。張敞在膠東數年。一日忽有詔以敞爲京兆尹。京兆爲京師三輔之一。地方號稱難治。歷任京兆尹除趙廣漢外。俱不甚得力。故特命敞設法整頓。未知歷來京兆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驚遠夷廣漢揚名 得民心京兆大治

話說漢代長安地方。自從高祖建都以來。設置左右內史主爵中尉治理其地。至武帝太初元年。重定官制。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中尉爲右扶風。京兆尹治長安之中。左馮翊右扶風分治其左右。統稱之爲三輔。說起三輔地方。人煙稠密。風

俗奢華。雖是輦轂之下。首善之區。無如五方雜處。治理甚難。一班皇親國戚。勢家巨族。倚著自己富貴。一味放縱橫行。目無法紀。又有五陵年少。裘馬翩翩。飽食無事。流爲游俠。專喜在外見事生風。招災惹禍。更有乞丐流氓。小偷巨騙。或白晝殺人。或通衢攫物。每日之中。發生無數案件。地方官吏。既苦應接不暇。又覺辦理爲難。要想秉公執法。不免得罪貴人。見嫉羣小。若是敷衍了事。朝廷又責其疲軟不職。可見三輔地方。真是衝繁疲難。爲官吏者。往往難於出色。所以武帝以前。並無知名官吏。

直至昭帝末年。京兆尹方算得人。一時皆稱爲能吏。其人姓趙。名

廣漢。字子都。乃涿郡蠡吾

在今直隸博野縣西南

人。少爲州郡吏。舉茂材爲

陽翟縣令。以治行尤異。擢京輔都尉。署京兆尹。適值昭帝駕崩。有新豐人杜建爲京兆屬吏。趙廣漢使往平陵監護作工。杜建素性

豪俠。交通賓客。從中舞弊謀利。廣漢聞知。先使人告戒杜建。杜建仍然不改。廣漢大怒。便將杜建收捕下獄。訊明辦罪。杜建方知廣漢爲人利害。便託一班有勢力之人。前向廣漢說情。廣漢一任衆人百端懇求。執意不從。於是杜建宗族賓客。暗地聚議。擬俟杜建行刑之時。各持兵器。出其不意。前往奪取。計議已定。卻被廣漢查知。同謀之人姓名居處。卽遣屬吏往告道。汝打算如此行事。我已一一知得。若敢動手。我並將滅其家族。杜建宗族賓客聞言。自知事機敗露。只得作罷。廣漢料他不敢劫奪。便令屬吏數人。將杜建牽往市曹斬之。當行刑之際。並無兵隊圍守。旁人竟莫敢近前。京師人民皆稱之。

是時昌邑王劉賀卽位。恣行淫亂。霍光廢之。迎立宣帝。廣漢因預議定策功。賜爵關內侯。遷爲潁川太守。潁川有原褚二姓。族大人

多橫行鄉里。其賓客人等公然爲盜賊。前任太守不能擒治。廣漢到任數月。即將原褚二姓首惡之人擒獲正法。一郡之人盡皆恐懼。廣漢又見潁川習俗。凡富家大姓。往往互相結婚。一班郡吏又皆聯爲一氣。蒙蔽官府。凌虐小民。大爲地方之患。因欲設計除之。乃先就郡吏中擇取其可用者。面加告戒一番。令其出外查辦事件。郡吏素畏廣漢威嚴。加以新受告戒。如今奉命查出犯罪情形。回報廣漢。只得據實說出。廣漢便捕到犯罪之人。依律處斷。一面故意將郡吏言語洩漏出外。使犯罪之人知是某人告發。自相怨恨。又命屬吏製造銛箛。同音項那銛箛乃是瓦器。形似竹箛。上有小口。可以投入。不可取出。如今街上之郵政受信箱。廣漢既製此器。卽命懸掛署前。通告人民。見有不平之事。許其寫成文書投入銛箛。廣漢親自閱看。每遇有告發富家大族與郡吏犯罪之案。廣漢

便將投書人姓名除去。假說是富豪子弟所言。被告之人。信以爲實。心生怨恨。於是強宗大姓。一向彼此十分親熱。到了此時。竟中廣漢反間之計。家家結下冤仇。人心渙散。黨羽稀少。習俗爲之一變。吏民互相告訐。廣漢反得藉爲耳目。偵探外間動靜。郡中盜賊。見地方官消息靈通。不敢發作。偶有發作。皆被廣漢偵知踪跡。立卽破獲。以此郡中大治。威名四播。連投降胡人都說匈奴中也知有趙廣漢其人。可見廣漢當日名譽傳播之遠。

到了本始二年。趙廣漢以太守領兵。隨蒲類將軍趙充國出征匈奴回國。受詔復署京兆尹。在任一年。得補實缺。廣漢爲人精明強幹。勤於職守。治理民事。或至通宵。未嘗合眼。其應接士人。和顏悅色。待遇屬吏。備極殷勤。遇事歸功於下。嘗道此事。乃某掾所爲。我所不及。一班屬吏。見廣漢至誠待人。無不感激。每當進見之時。盡

將心腹言語一概吐露。且皆願實心實力。替他辦事。雖受困苦。亦不肯避。廣漢又能徧知各人才具大小。及其作事盡力與否。若屬吏偶有辦事不力。或違背命令者。廣漢先加儆戒。若再不改。卽行拏捕治罪。縱使其人聞風避匿。廣漢亦能設法捕獲。因此令行禁止。恩威並濟。吏民皆畏而愛之。廣漢更有一種本領。善用言語刺探事情。遇有不知之事。並不直向他人詢問。但用別話試探。他人不知不覺。竟被探出真情。此種法術。惟有廣漢最爲擅長。別人做效。終不能及。加以在任愈久。情形愈熟。凡郡中盜賊。鄉里游俠。盡知其巢穴所在。屬吏受人賄賂。勒索百姓。無論一絲一毫。皆不能瞞過廣漢。曾有無賴少年數人。約定到一僻巷空屋之中。共議劫取某人財物。廣漢早知其事。卽命吏役往捕。一衆無賴坐在空屋。言語未完。吏役已破門直入。全數執縛到案。一訊便服。又有郎官

蘇回家中富有財產。被無賴二人同謀。將他擄到一個地方。令其家人備款前來贖回。誰知蘇回擄去未久。便被趙廣漢知得去處。自率吏役前往其家。敲門直入。無賴二人見了。手足無措。連忙閉上房門。廣漢行到庭前。見房門緊閉。便使長安丞龔奢。以手扣門。向內說道。京兆尹趙君寄語兩卿。蘇回乃天子宿衛之臣。不可殺害。若能將其釋放。束手歸罪。自當好生看待。幸遇赦詔。或可解免。無賴二人聽說。出其不意。驚愕異常。更兼素聞廣漢之名。自料無地逃走。只得依言帶了蘇回。開門走下堂來。對著廣漢叩頭謝罪。廣漢見他二人竟肯從命。將蘇回好好送出。心中甚喜。亦向二人跪謝道。保全蘇君。甚感厚意。說罷。遂命吏役將二人送入獄中。囑付獄吏。格外優待。每日供給酒肉。廣漢原想救他二人。無奈所犯案情甚重。只得依律擬成死罪。但尙希望赦免。偏遇朝廷並無赦

詔到了冬日臨當行刑之際。廣漢便替二人備辦衣衾棺槨。一切俱全。遣人通知二人。備言自己無法赦免之意。二人一向在獄。深得廣漢優待。心中甚是感激。又念自己犯罪應死。原怪不得趙君。遂對來人齊聲應道。吾等雖死。並無所恨。讀者試思。擄人勒贖。必然窩藏甚密。廣漢竟能立刻破案。又能使犯罪之人甘心就死。口無怨言。真算難得。

一日廣漢用公文傳喚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聞命前來。長安一路西行。到了界上。遇見界上亭長。問知是奉召到來。界上亭長因向湖都亭長戲語道。君至府中。千萬爲我問候趙君。湖都亭長知是戲言。付之一笑。及至京兆府中。廣漢召入相見。問以公事。言語既畢。廣漢又說道。汝來時界上亭長曾寄聲向我問候。汝何以不替他傳語。湖都亭長聽說大驚。心想此種戲言。我早忘了。他卻如何。

知得。於是叩頭自認。實有此事。廣漢因囑付道。汝回時爲我告知界上亭長。盡心職務。勉圖效力。京兆不忘卿之厚意。湖都亭長領命走出府來。遇著人留心觀看。只疑廣漢到處隨他。回到界上。見了界上亭長。傳達廣漢言語。界上亭長聞言。嚇得一身冷汗。暗念道。他莫非地裏鬼。具有神術。不然我二人背地言語。何人傳與他聽。幸我言語未曾冒犯。此後須要謹慎。想到此處。只得諾諾連聲。更不敢再說一字。此事傳到民間。人人盡知。大衆敬重廣漢。如同神明。不敢欺慢。廣漢又見小吏俸薄。容易犯法。遂奏請朝廷。增加長安游徼獄吏秩。皆百石。因此百石小吏。皆稍知自重。不敢枉法。任意妄行拘人。京兆弊政。爲之一清。吏民稱贊廣漢。衆口同聲。都以為說他好處。一言難盡。自從漢代開基以來。治京兆者。更無一人能及。

當日左馮翊右扶風與京兆尹同城治理。二處犯法人民。往往逃匿京兆界中。廣漢因歎道。亂吾治者。常是二輔。若使廣漢得兼治其地。較見容易。讀者須知廣漢吏才也。算是古今少有。但他作事全用手段。居心並不忠厚。先是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奉事霍光。甚是謹慎。及霍光死後。廣漢揣知宣帝之意。疏遠霍氏。便想藉事與霍氏爲難。且向宣帝討好。探知霍禹第中私自釀酒。未曾報稅。有犯禁例。廣漢便帶領吏卒。到了霍禹門前。不由分說。直衝入內。指揮吏卒。到處搜索。搜得許多酒甕。一概打破。又用斧斬其門關。也門而去。說起霍氏門庭。何等尊貴。今被廣漢任意侮辱。心中不甘。只因他現是地方官。又兼人役衆多。不敢出頭抵抗。事後急遣人入宮告知霍后。霍后卽來見宣帝。涕泣告訴。宣帝聽了。略略安慰霍后數語。心中卻甚喜廣漢所爲。便命將廣漢召來。問其原因。

廣漢說是違法私釀。應行搜捕。宣帝無言。退入宮中。述與霍后。說是廣漢秉公辦事。不能加罪。霍后只得含忍。廣漢因此揚揚得意。專喜侵犯一班貴戚大臣。見得他辦事風烈。所用屬吏。又皆少年新進。任氣好事。辦理案件。往往雷厲風行。無所顧慮。遂致惹出禍來。未知廣漢結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五回

白奇冤于公積德

逞陰謀廣漢遭刑

話說趙廣漢有一門客。倚著廣漢勢力。在長安市上。私自賣酒。卻被丞相魏相屬吏查覺。將其驅逐。門客疑是騎士蘇賢通風報信。以致被逐。因此心中不甘。遂來告知廣漢。廣漢正在趾高氣揚之際。聞言暗想蘇賢竟敢欺凌我客。便是目中無我。遂命長安丞搜尋蘇賢罪過。時有尉史禹逢迎廣漢之意。捏造蘇賢罪名。說他身為騎士。應往灞上屯守。如今私離戍所。違犯軍法。便將蘇賢捕拏。

下獄治罪。蘇賢之父聞信，急詣闕上書爲子訴冤，並告趙廣漢挾仇誣陷。宣帝見書發交有司覆訊。有司究出實情，尉史禹罪應腰斬。於是覆奏宣帝，請將廣漢拘案審辦。宣帝心惜廣漢吏才，不欲輕易解職，便命有司就問其事。趙廣漢見事已敗露，無可遮掩，只得直言供認。有司擬定罪名上奏，也是廣漢時運尙好，恰值下詔大赦。宣帝但將趙廣漢貶秩一等，仍使爲京兆尹。

趙廣漢幸遇宣帝從輕發落，尙不悔過。老羞成怒，無處發作，因疑是蘇賢同邑人榮畜教他上書告發。遂又遷怒到榮畜身上，藉著他事將榮畜處了死刑，以洩其憤。有人見榮畜死得冤枉，心中不服，寫成一書詣闕訴冤。宣帝將書發交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查辦。丞相魏相奉命，便提取案卷調集人證到來訊問。廣漢見魏相認真查辦，絲毫不肯放鬆，暗想事不瞞真。此案若被查出實情。

我又得罪。到了其時。主上未必再肯赦免。如何是好。必須早籌自救之策。無如丞相魏相鐵面無私。略不通情。我若託人求他。他必不允。惟有尋他短處。作個把柄。使他不敢窮究我事。廣漢想定。遂密使心腹人投入丞相府中充當門卒。囑其留心探聽。丞相府中如有不法之事。隨時報聞。

一日趙廣漢閒坐署中。正在籌思此事。忽得心腹人報告。說是丞相婢女有過。自縊而死。廣漢聽說。心想必是丞相夫人妒忌。將他殺死。我正可藉此抵制他了。此時適值丞相預祭宗廟。不在家中。廣漢便使中郎趙奉壽示意魏相。欲將此事恐嚇魏相。使之不究榮畜之事。誰知魏相不聽其言。偏要認真查辦。廣漢見魏相不受脅制。便欲出頭告發。但因此舉關係重大。不敢冒昧。乃先向精通天文之太史問其近來星象有無變動。太史對道。就天文而論。今

年當有大臣被誅者。廣漢聽說自念大臣無過丞相。據此看來一定應在魏相身上無疑了。於是上書宣帝告發魏相殺婢之罪。宣帝批交京兆尹查辦。廣漢奉詔自知與魏相勢不兩立。必須先發制人。遂趁著魏相祭廟



未回。急率領吏役多人。不問情由。衝入丞相府中。聲勢洶洶。相府衆人正欲上前攔阻。廣漢喝道。吾奉詔前來查辦事件。敢抗拒者。卽行拏下。衆人見來勢甚大。只得讓其進內。廣漢帶同吏役。直入內庭。魏相家中上下人等。出其不意。嚇得戰戰兢兢。面無人色。廣漢身坐堂上。命左右傳喚丞相夫人出來聽審。魏相之妻聞喚。只得走出。廣漢勒令跪在庭下。問他何故擅殺婢女。魏相之妻不肯承認。彼此辯駁一番。廣漢又傳到相府一班奴婢。逐人訊問。皆言並無其事。廣漢問不出實據。遂將奴婢十餘人帶回京兆府。意欲迫其供認。廣漢去後不久。恰好魏相回府。聞知此事。心中大怒。立卽修成奏章。剖明已妻實無殺婢之事。並說趙廣漢屢次犯法。不肯伏罪。反敢用詐巧手段脅臣。意欲臣代爲遮掩。應請陛下派員澈究。以分曲直。宣帝得奏。便發交廷尉查辦。

當日廷尉姓于名定國。字曼倩。乃郟縣郟城縣在今山東人。其父于公爲東海郡決曹。判決案件之吏平日判決案件極其公平。犯人經于公定罪受刑者皆無怨恨之意。郡中人感其德爲之建立生祠。號曰于公祠。先是東海有一孝婦姓周名青。早寡無子。家甚貧苦。孝婦朝夕紡織奉養其姑。其姑憐憫周青青年守節。勸令再嫁。周青立誓不肯。其姑因對鄰人說道。媳婦奉事老身甚是勤苦。他年正少。又無子女。因我尙在。不肯再嫁。我年已老。偏又不死。累他擔閣青春。如何是好。鄰人聽說也並不以爲意。誰知其姑說此語時。早已懷下死心。不久竟乘著周青不備。自縊而死。其姑生有一女。算是周青小姑。今聞其母死得不明不白。便疑到周青身上。遂向縣中告說。周青勒死其母。縣令遣人拏到周青。問其何故。將姑勒死。周青自辯並無此事。縣令便欲動刑逼供。周青自念。我雖不曾殺姑。

但姑終是爲我而死。我仍活在世上。甚覺對他不住。不如認個死罪。既可藉此相從地下。也免得生受刑法。周青想罷。便轉過口來。胡亂供認。縣令見他肯供。真是求之不得。更不問是真是假。便將周青定案。擬了死刑。報到郡署。于公早聞周青守節養姑十餘年。平日鄉里皆稱其孝。斷無殺姑之理。便欲將案批駁。偏遇東海太守不肯依從。于公向太守力爭。太守始終執意不聽。于公無法。只得抱著案卷。向府署痛哭一場。託病辭職而去。

讀者試想周青之姑。明是自縊而死。縣令何以不問皂白。竟要用刑逼供。以致周青不得已自行誣服。更有太守明覺此案可疑。竟不聽于公之言。一爲伸理。此是何故。原來漢時自武帝信任張湯等。改定律令。專尙嚴酷。凡刑官審案。故意構成人罪者。其罰尙輕。若有心脫免人罪者。其罰甚重。於是一班官吏。希圖免責。多以苛

刻爲能。但保自己祿位。不顧小民冤枉。儘有許多案件。屈打成招者。何況周青不待動刑。便明認殺姑。是他情甘一死。何苦代爲辯白。自取不是。列位須知天下沒心肝之官吏儘多。似此東海之太守縣令。更何足異。至若于公之重視人命。實心辦事者。能有幾人。所以小民沈寃負屈。如周青之類。不知多少。此在專制時代。卻也視爲常事。

閒言少敘。當日于公旣去。太守竟將周青核准定罪。到了冬日。便將周青由獄中提出處斬。一時遠近人民。聞知皆來觀看。儘有許多入替周青大抱不平者。周青早已安排一死。但想起守節事姑。十餘年費盡辛苦。到頭遭此枉死。還要落個惡名。真是不值。須趁臨死之際。想個方法。表白一番。免得受人唾罵。於是先期預備一條竹竿。長有十丈。做成五面布幡。掛在竹竿之上。及至臨刑。周青

將幡載在車上。一路乘車。到了法場下車。便將竹竿插在身旁。此時周青一股怨氣。直衝霄漢。開眼向四下觀望。一徧嘆口氣。厲聲對衆說道。我周青死得不明不白。今當大衆立誓。借著此物。表明我之心跡。我若罪該斬首。血濺竹幡。便當順流而下。若是冤枉。血當逆流而上。說罷。閉目不語。此時圍觀之人。擁擠異常。聞言盡皆感動。人人定睛觀看。不消片刻。劊子手奉命行刑。但見刀光過處。血雨橫飛。說也奇怪。那血正濺在竹竿上。變作青黃顏色。果然逐節逆流而上。一直到了竿頂。方又緣著布幡流下。神見搜衆目共覩。無不駭然。也有爲之流涕者。是日天地慘淡。風霾四起。沙石皆飛。後人有詩歎道。

能使慈姑爲捨生。周青節孝動神明。臨刑碧血緣竿上。始信人間有至誠。

自從孝婦周青冤死之後。東海郡一連枯旱三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太守因事罷官。後任太守到來。見地方如此久旱。心中不解其故。正欲命卜人問卦。忽報于公求見。太守命之入見。于公便將周青事迹了一遍。因說道。此是孝婦。本不應死。前任太守強爲斷定其罪。諒因此事。觸怒神明。降此殃咎。太守聞言。也就相信。便命預備一席豐盛祭品。親到周青墓前致祭。並替他建立牌坊。祭畢回署。霎時間陰雲四布。大雨如注。是年東海郡年歲大熟。由此一郡之人。皆甚敬重于公。

于定國自少從其父學習法律。及于公死後。定國亦繼其父爲東海郡決曹。入爲廷尉史。積官至御史中丞。時昌邑王卽位。所行無道。于定國切諫。及昌邑王廢後。霍光列奏進諫。昌邑王之人。皆得升擢。于定國得升光祿大夫。地節元年。宣帝命爲廷尉。定國自少

但習法律。未讀經書。今爲廷尉。方延名師學習春秋。爲人生性謙恭。無論如何卑賤之人。皆以賓主之禮接見。對於儒士尤爲敬重。以此爲人所稱。至審判罪案。謹慎和平。遇有可疑之案。一律從輕發落。尤善飲酒。能飲至數石。心神不亂。每到冬月大審之時。酒後斷案。愈加精明。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定國審判之公平。於此可見。

如今奉命查辦趙廣漢告發魏相殺婢之案。自然格外慎重。詳細推究。結果查得魏相之婢。有過被責。後來此婢出至外面。始行自縊。趙廣漢所言並非實事。遂據情覆奏宣帝。於是丞相司直蕭望之。劾奏趙廣漢誣辱大臣。意存挾制。罪該不道。宣帝得奏。即將趙廣漢下在廷尉獄中治罪。于定國審訊中間。又發見廣漢妄殺無辜。辦案不實等數罪。罪應腰斬。覆奏既上。宣帝批准。此時長安吏

民聞知趙京兆問了死刑。盡皆驚恐。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守住闕下號哭。要求赦出。也有說道。臣生在世上。無益國家。情願身代趙京兆一死。使他得以教養小民。宣帝不聽。廣漢竟被腰斬。論起趙廣漢平日爲政廉明。抑強扶弱。原是好官。只可惜末路不終。但長安吏民都甚感戴。死後尙多追思之者。

趙廣漢旣因罪下獄。宣帝選得彭城太守遣使署京兆尹。不過數月。卽以不能稱職免官。宣帝又想得一人。現爲潁川太守。乃是著名循吏。遂下詔召之入京。命署京兆尹。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治潁川黃霸著績 尹京兆張敞顯名

話說當日潁川太守姓黃名霸字次公。乃陽夏人也。少學法律。性喜爲吏。曾爲陽夏游徼。武帝末入錢補官。以清廉升爲河南郡丞。

黃霸爲人溫良謙讓。明察多智。心思敏捷。善於御衆。旣爲郡丞。每有建議。合於法律。人心皆服。太守甚加倚任。吏民亦皆敬重。其時霍光旣誅上官桀等。恐羣臣復生異心。遂倣照武帝制度。待下極其嚴厲。一班俗吏。承望旨意。爭尙苛酷。黃霸獨主寬和。以此得名。宣帝在民間。久知百姓厭苦官吏之嚴急。獨聞黃霸持法公平。本始元年。遂召拜爲廷尉正。屢斷疑案。廷中之人。皆稱其判決甚當。宣帝復命黃霸署丞相長史。

宣帝初次卽位。意欲褒崇先帝。遂下詔羣臣。說是武帝功德茂盛。應行議定廟樂。羣臣奉命會議。大衆皆道當依詔書辦理。獨有長信少府夏侯勝不肯贊成。對衆爭道。武帝雖有開疆拓土之功。然多喪士卒。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以致天下虛耗。至今尙未復原。無德於民。不應爲之創立廟樂。一班公卿見說。同聲駁道。此乃詔書。

君知之否。夏侯勝道。詔書不可行。爲人臣者須直言正論。不應阿諛苟合。吾今言已出口。雖死不悔。衆人聞言大譁。惟黃霸不置可否。於是丞相蔡義御史大夫田廣明劾奏夏侯勝反對詔書毀謗先帝罪該不道。黃霸身爲丞相長史。縱容夏侯勝不肯舉劾。應與同罪。宣帝命將夏侯勝黃霸下獄。羣臣乃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凡武帝生前所至郡國共四十九處。皆爲立廟。別立廟樂。名爲盛德文始五行之舞。與高祖太宗之廟。一同世世祭享。

夏侯勝與黃霸二人。自從被囚獄中。一連數月。不見刑官提審。卻喜同在一處。長日無事。彼此攀談。黃霸素仰夏侯勝是個大儒。心想自己未讀經書。一向身爲官吏。無暇及此。今正好趁此閒暇之時。請其教授。黃霸想定。便將意思告知夏侯勝。夏侯勝道。吾與君所犯皆係死罪。讀經有何益處。黃霸道。孔子有言。朝聞道夕死可

矣。夏侯勝聞言。大爲感動。遂卽依允。於是每日教授黃霸讀經。黃霸盡心聽講。二人日夜講學。津津有味。不知不覺。過了兩冬。宣帝素知二人之賢。不忍殺之。所以久繫未決。直至本始四年夏四月。關東一帶四十九郡。忽然同日地震。甚至山崩水溢。敗壞城郭。民居死者六千餘人。算是一個大災。宣帝聞報。素服避正殿。遣使者撫恤災區人民。又下詔大赦天下。二人始得出獄。

夏侯勝旣出。宣帝拜爲諫大夫給事中。說起夏侯勝爲人。質樸守正。舉動脫略。每入朝見。或誤稱宣帝爲君。有時在宣帝前呼他人之字。宣帝知其誠實。甚加親信。一日罷朝出外。向人稱述宣帝之言。事爲宣帝所聞。卽召夏侯勝入內責備道。君何以漏洩禁中言語。夏侯勝答道。陛下之言善。臣故揚之於外。昔日唐堯之言布滿天下。至今猶爲人所稱誦。臣以爲陛下此語可傳。故特傳之耳。宣

帝聽了也就無語。當日朝廷每有大議。宣帝知夏侯勝素來正直。便先囑付道。先生只管盡言。勿以前事爲戒。後夏侯勝復爲長信少府。擢太子太傅。年九十卒於官。賜葬平陵。上官太后追念師傅之恩。賜錢二百萬。並爲之素服五日。一班儒生皆以爲榮。

黃霸出獄之後。與夏侯勝同爲給事中。夏侯勝令左馮翊宋畸舉薦黃霸賢良。自己又在宣帝前親口保薦。宣帝遂拜黃霸爲揚州刺史。黃霸在任三年。察吏安民。官聲甚好。宣帝下詔擢爲潁川太守。特賜車蓋高一丈。以示褒獎。黃霸到了潁川。比前更加出色。所有周恤貧窮。勸課農桑等善政。一一舉行。不消細說。原來黃霸爲人外寬內明。辦事精細。記性尤強。更有與別個循吏不同之處。他曾將小民日常生活之事。定爲章程。頒行民間。令各鄉里各舉首長。按照章程督率行事。初看似似乎煩瑣。黃霸卻能實力推行。並無

阻礙。一日黃霸因欲考查一事。選一年長清廉屬吏。囑其出外密查。勿被旁人窺破行徑。屬吏奉命前往。行至半途。腹中饑餓。卻不敢向館驛內歇息。遂向飯店買了飯菜。就路旁草草一餐。誰知樹上一個烏鴉。瞥見有人正在吃飯。碗中堆著多肉。他便一翅飛下。銜了一塊肉。重歸樹上。屬吏正在吃飯。並不提防。但聽得撲嗤一聲。有一團黑影由面前掠過。頓吃一驚。定睛細看。方知烏鴉與人爭食。不覺失笑。過了數日。屬吏查畢。回到郡署。來見黃霸。黃霸一見。便迎前慰勞道。汝此去甚覺辛苦。吃飯路旁。又被老鴉偷肉。屬吏見說大驚。暗想太守如何得知。由此看來。須是瞞他不得。於是將所查情形。據實報告。不敢絲毫欺隱。讀者試想黃霸又不曾隨著屬吏同行。如何知得此種瑣事。原來黃霸平日對於吏民求見者。無不接見。以此多知外事。是日適值有人欲往郡署言事。路經

其地。見此情形。及至郡署。入見黃霸。順便告知此事。黃霸便藉此來嚇屬吏。使他無從捫索。只得吐出實情。可見爲官吏者不可不多知外事。

黃霸嘗斷一疑案。至今傳爲美談。先是潁川有一富室。兄弟二人。各皆娶妻。一向同居。並未分爨。妯娌之間。亦尙相得。後二人同時懷孕。長婦小產。次婦生下一男。長婦起意謀奪家產。硬認次婦之子是其親生。次婦不服。彼此爭持。訴到官府。屢經審訊。歷時三年。案尙未決。及黃霸到任。看了案卷。忽得一法。卽日傳集二人。到堂審問。黃霸略問二人數語。便命人抱其兒立於庭中。對二人說道。此子是誰親生。只汝二人瞭然。旁人如何知得。汝二人旣皆執爲己子。就中誰直誰曲。除非神明不能辨別。我今惟有憑天處斷。此子現在庭中。汝二人各上前抱取。何人先行抱得。便是何人之子。

二人奉命一齊奔向庭中。惟恐落後。長婦步快先到。心慮次婦趕來爭奪。也不顧手勢輕重。狠命捉住兒臂。雙手將兒提起。次婦隨後趕到。見了心中不忍。便急呼道。勿傷兒手。黃霸留心觀看二人神情。心中明白。此時長婦十分高興。抱兒走上堂來。次婦垂頭喪氣。也就回身立在一邊。長婦遂上前說道。兒已被我抱得。求太守斷歸於我。黃霸見說。喝道。汝明明貪得家財。強占他人兒子。所以信手亂捉。並不愛惜。那管小兒有無受傷。若確係親生。豈肯如此。遂將兒斷歸次婦。

引見棠陰比事

時人皆服其明決。

黃霸又命各處郵亭及鄉官皆畜雞豚。以所獲利益周濟貧窮無靠之人。遇有貧人身死。無以棺斂。屬吏報告上來。黃霸便替他安排。說道某處有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屬吏奉命前往。果如所言。並無錯誤。一郡吏民見黃霸辦事精詳。又不知其用何

術。於是衆口同聲。稱爲神明。一班地霸訟棍。恐被拏獲。辦罪不敢。仍在潁川居住。便都逃往他郡。因此郡中盜賊日少。詞訟漸稀。黃霸一味勤行教化。非到不得已之時。不用刑罰。對於所屬官吏。若無大過。不輕更易。當日許縣有一縣丞。年老耳聾。督郵名太守屬官告知黃霸。欲免其職。黃霸道。許丞乃是廉吏。年紀雖老。尙能拜起送迎。雖然有些重聽。不至害事。須是好生看待。勿使賢者失意。督郵無言退出。旁人聽了。心中不解。便問道。此是何故。黃霸道。令丞皆一縣長官。長官若屢換人。送故迎新。不免一番費用。又有奸吏。趁著交代之際。藏匿簿書。盜取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究皆出於人民。至所換新官。又未必賢。或且不如舊官。豈非徒添擾亂。大凡爲治之道。不過去其太甚而已。其人聞言。方知黃霸具有深意。黃霸既深得民心。地方富足。人民安樂。遠近歸仰。戶口年年增加。

有司考察治績。算是天下第一。宣帝正欲擇人爲京兆尹。遂下詔召黃霸入京。命署京兆尹。誰知黃霸到任不過數月。卻因兩件小事。連被有司劾奏。一件是發人民修理馳道。未曾先行奏聞。一件是發馬兵前往北軍。馬少人多。不敷乘坐。照例皆應貶秩。卽降級宣帝因黃霸在潁川官聲甚好。不忍將他降官。仍使爲潁川太守。但是京兆尹一職。自從趙廣漢死後。竟無稱職之人。地方漸又多事。緝捕廢弛。長安市上偷盜尤多。至是宣帝想起膠東相張敞。召之入見。遂命其試署京兆尹。

當日宣帝因張敞自稱能禁偷盜。故用爲京兆尹。張敞到任之初。便將此事放在心上。暗想偷盜必有首領。訪得首領。便易著手。遂向民間明查暗訪。竟被他查出首領數人。說起此數人。家中卻甚富足。每出門皆有家僮騎馬相隨。舉動也算闊綽。而且鄉里中大

都稱其忠厚長者。卻並未知他是盜首。張敞不動聲色。遣人將諸盜首召來。諸盜首聞說太守見召。萬不料是爲此事。便換了衣服。隨同來人進見。張敞一見諸盜首。當面逐一責問。諸盜首出其不意。大驚失色。只得叩頭服罪。張敞道：汝等若自知悔改。可速將本地偷兒盡數拏來。以贖己罪。我便饒汝。諸盜首一齊答道：情願效力。但是一時召集多人。令其到府。恐諸偷兒不免驚疑逃走。請將臣等暫時補授吏職。方好行事。張敞便委任諸盜首皆爲屬吏。諸盜首想得一計。告知張敞。張敞依言。命其各自回家預備行事。諸盜首回到家中。擇日備下酒席。遣人通知一班偷兒前來飲酒。諸偷兒聞信。不知是計。各自高興。陸續來見盜首。向之賀喜。盜首便擺下酒席。邀衆同飲。飲酒中間。盜首不談別事。只顧勸酒。諸偷兒酒落寬腸。又卻不過盜首美意。便一齊吃得大醉。盜首早令人

備了赭石。乘著諸偷兒醉中不備。便將赭石染在各人衣上。以爲記號。一衆全然不覺。到得酒闌席散。辭別盜首。各自回家。誰知行至門外。便被吏役擒獲。原來張敞早遣吏役坐在巷口等候。但看出來之人。身上染有赭色。便上前收捕。諸偷兒一個個束手受縛。正如囊中捉鼈一般。綜計一日之中。所捉不下數百人。張敞逐一提問。各按所犯之案多少。分別治罪。於是盜賊絕跡。市中清靜。宣帝大悅。便將張敞補授京兆尹實缺。

張敞在任。雖然用法甚嚴。卻也時時屈法超生。當日長安有一游徼受人賄賂。發覺之後。提驗贓物。乃是布匹。計算價值。應辦死罪。張敞按律定了罪名。眼看不能望活。游徼卻有老母。其母年少喪夫。勵志守節。現在年已八十。只有此子。且係遺腹所生。今見其子犯法當死。愁急萬分。尋思無法。只得親身來到京兆府署。求見張

敞面陳苦情。哀求免其一死。張敞見說。心想其母苦節一生。甚是
可敬。若論游徼坐法而死。原無足惜。但其母暮年無人奉養。情景
委屬可憐。說不得我須極力設法。超脫其子死罪。且見得節婦終
有善報。可使世間婦女勉勵節操。也算是維持風化之一道。張敞
想罷。遂卽慨然應允。其母叩謝而退。張敞又將案卷反覆看了數
徧。覺得賊證確鑿。情真罪當。已是無可解免。沉思半晌。忽得一策。
便就贓物上算計。原來漢律係按贓物價值之多寡。定罪之輕重。
今欲免其死罪。惟有減輕贓物之價值。於是下令取到游徼所受
之布。重行量過。張敞故意挑剔。說是某處邊幅窄狹。某處尺寸短
少。某處布地稀疏。須加折扣。末後重行計算。比前減去二尺。計值
錢五百文。除去此數。游徼遂不至於死。乃將前案翻過。辦成活罪。
張敞爲政。嚴中有寬。以此衆心翕服。

張敞身任京兆尹多年。官聲甚好。卻偏不得升擢。只因他雖有才幹。無如生性風流。舉止脫略。不免惹人議論。以此不得大位。原來漢時長安地方。大官儘多。平日出門。雖也有許多人前呼後擁。開道而行。但尙不如京兆尹執金吾司隸校尉之威武。只因此三種官職。皆是地方本管官吏。每遇出行。除通常護從人等外。更有四人。手持弓箭。在前導引傳呼。使行者止步。坐者起立。又禁止人立。在高處窺看。若有違抗。卽用弓箭射之。所以除卻天子出行。便要算此三種官吏。最爲榮耀。偏遇張敞。生性好動。自覺坐在車中。前呼後擁。異常拘束。每當朝會。旣罷。便命御吏驅車而回。親自騎馬。手握便面。之卽摺扇策馬前進。一路行由章臺街經過。路人初見。覺得奇異。後來見慣。也就如常。旁人遂說張敞失了體統。張敞又常爲其妻畫眉。於是長安中人彼此傳說。張京兆眉懽。好音舞媚也有司

聞知。便將此事奏聞宣帝。宣帝召張敞到來。問其有無此事。張敞也不分辯。但答道。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比畫眉更甚者。宣帝聞說。心愛張敞才能。不忍責備。只因京兆尹一缺。歷來並無久於其任者。儘有精明強幹官吏。在他郡卓卓有名。一經調任京兆。長久者不過二三年。最短者僅有一年半載。往往喪失名譽。或因罪過罷免。連循良第一之黃霸。也都不能勝任。前此惟有趙廣漢一人。最爲出色。其次便算張敞。宣帝因京兆得人。也就不輕行調動。至於左馮翊右扶風二處。當時卻也出有能吏。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翁歸威行右扶風 延壽德化左馮翊

話說當日京兆地方得張敞治理。成績卓著。此外右扶風有尹翁歸。左馮翊有韓延壽。二人皆是能吏。政績與張敞不相上下。三輔

皆算得人。地方自然安靜。說起尹翁歸字子况。平陽人。移居杜陵。翁歸自少喪父。與其叔父同居。得任爲獄中小吏。通習法律。又精劍術。人不能當。其時正當霍光秉政。霍氏宗族。多在平陽。所有賓客家奴。倚藉霍光勢力。在外橫行。往往手持兇器。闖入市中。尋釁生事。官吏不能禁阻。及翁歸爲平陽市吏。竟將市政整頓。得十分嚴肅。更無一人敢犯其法。後翁歸因事辭職歸里。適值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出巡屬縣。到了平陽地方。延年忽然高興。欲由故吏中搜羅人材。遂下令通告本地人士。凡曾爲郡縣吏者。悉數前來報名。聽候考驗錄用。一時報名投到者。約有五六百人。尹翁歸也在其內。到了是日。田延年衣冠升座。將報名故吏。按名傳到相見。又告諭大衆。凡有文才者。立在東邊。有武藝者。立在西邊。衆人俱各依言分班立定。及至傳到尹翁歸。翁歸進前謁見。伏在地上。不肯

起立。延年問是
何故。翁歸對道。
翁歸文武兼備。
任憑施用。延年
聽罷。未及開言。
旁有功曹上前
說道。此人口出
大言。倨傲不遜。
應加斥責。延年
搖手道。此又何
妨。遂將翁歸召
到近前。當面考



問一番。翁歸對答如流。延年大奇其才。用爲卒史。延年又試使翁歸辦案。見其精細敏捷。自覺才能不如。甚加親重。擢爲督郵。督郵係主管舉劾各屬縣官吏。其時河東所屬共有二十八縣。延年使翁歸與閔孺二人各管其半。閔孺領汾水以北各縣。翁歸領汾水以南各縣。翁歸依法舉劾。所有犯罪官吏。雖然免職遭刑。並無一人怨恨。由此聞名。漸擢丞尉。未幾奉召入京。拜爲東海太守。尹翁歸將往東海赴任。臨行照例辭別朝中各公卿。時于定國正爲廷尉。他本東海郡人。聞知翁歸到來。延入相見。定國有同鄉二人入京謀事。住在定國家中。定國便想趁此時薦與翁歸。乃囑二人整肅衣冠。坐在後堂預備。入見。誰知定國與翁歸會談半日。並未提起二人。二人在後堂等候許久。毫無動靜。暗想莫非于定國偶然忘卻。正在遲疑之際。恰好翁歸起身告辭。于定國

送出大門。回頭入內。見了二人。便對他說道。此人乃是賢將。郡當守日

之管郡兵將故謂

不可託以私情。汝二人又不能辦事。故吾不敢令汝入

見。二人方悟定國用意。

尹翁歸既到東海郡。留心訪察地方吏民。某人賢。某人不肖。以及
土豪訟棍等姓名。無不盡知。每縣設置一簿。逐名記入。每逐縣捕
拏惡吏奸民。訊問其罪。罪重者處以死刑。但他平時無事。並不拘
人。大約拘人必當秋冬課吏大會之中。或巡行各縣之時。被拘者
必是著名豪猾。意在懲一警百。吏民果皆恐懼畏服。改過行善。先
是東海郟縣有一大土豪。姓許名仲孫。平日武斷鄉曲。違抗官府。
一郡之人。皆以爲苦。前任太守意欲將其捕拏。仲孫用種種方法
解免。竟能安然無事。翁歸到任未久。便將仲孫拏獲。辦成死罪。由
此東海大治。

到了元康元年。宣帝召拜翁歸爲右扶風。翁歸到任之後。選用公平廉正之吏。以禮接待。推誠相與。若有違背。亦必加罰。至治理地方。仍如東海時成法。各縣姦惡人。皆立有名簿。每遇盜賊發作。翁歸便召其縣長吏。告以盜賊主名。教以訪拿方法。果然皆如翁歸所言。不久便能擒獲破案。故右扶風治盜。爲三輔中第一。翁歸用意。尤在抑強扶弱。凡豪強被罪者。多送往掌畜官吏。使其割草。限以課程。不得倩人替代。若作工未滿課程。便加笞責。也有犯罪之人。不堪作工辛苦。竟用割草之刀。自刎而死者。可見翁歸用刑之嚴。惟是翁歸爲政。雖嚴。至於爲人。卻能溫良謙退。清潔自守。立朝甚得名譽。後於元康四年病終於任。家無餘財。宣帝甚加悼惜。下詔稱揚。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翁歸死後。韓延壽始爲左馮翊。延壽字長公。燕國人。其父韓義爲

燕王劉旦郎中劉旦謀反韓義力諫被殺國人憐之後魏相被舉文學對策請獎韓義之子以明爲人臣之義霍光從其言時韓延壽爲郡文學霍光遂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甚有治績本始三年宣帝召拜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乃調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地方號稱難治每遇太守缺出朝廷常選名望素著之人前往充任自從趙廣漢到任因慮吏民結黨遂設計離間使之自相告訐由此富家大族往往結仇韓延壽接任之後欲將此種風氣改革又恐人民積怨已深不肯聽從乃訪得本地紳士耆老爲鄉里所信服者約有數十人一律請到郡署飲酒席間逐人問以地方風俗利弊衆人自然說出彼此不和之事延壽遂趁勢勸導衆人令其設法調停消滅嫌隙重修和好衆人皆以爲是延壽又與之議定嫁娶喪祭儀節物品約略依照古禮不得過度於是

人民皆遵其教。延壽在任數年。宣帝又調爲東郡太守。卻值黃霸前來接任。照著延壽成法行去。潁川於是教化大行。論起延壽創始之功。也就不可埋沒。

延壽本由文學出身。性重禮義。喜用教化。所至禮聘賢士。廣納忠諫。旌表孝弟。修治學校。吏民無不敬服。其接待屬吏。恩禮尤至。且與明白約誓。不得相負。一日有某縣尉。違背延壽教令。在外營私舞弊。事爲延壽所知。不責縣尉。卻責自己道。莫非我有甚事對他不住。以致如此。縣尉聞言。不覺良心發現。深自愧悔。便引刀自刺而死。又有門下一個掾史。也因此事拔劍自刎。卻被旁人趕救。咽喉未斷。幸得不死。但因此竟變成啞子。不能言語。延壽得報。親往看視。對著掾史流涕。遣醫調治。厚待其家。因此屬吏俱各感激。不敢犯法。又一日延壽有事出行。隨從人等。早已備齊車馬等候。及

延壽走到外邊。瞥見面前少了一個騎吏。原來漢時制度。自公卿至二千石。出行時。皆有騎吏四名。騎著馬。前後擁護。此次延壽出門。騎吏理應先到伺候。誰知直至延壽臨欲上車。騎吏聞信。始行趕來。延壽遂命功曹將此騎吏議罰。騎吏自知有過。不敢申辯。及延壽事畢。回到府門。忽有一個門卒。守門卒行到車前。對著延壽。口稱有言上陳。延壽便命停車。問道何事。門卒說道。今日明府出門。從人車馬。一切齊備。久候未出。適值騎吏之父。來看其子。行至府門。見此情形。不敢入內。吏騎聞說其父到來。連忙走出相見。卻遇明府出外登車。見其不在。便命議罰。騎吏因敬父而被罰。未免有傷風化。延壽聽罷。卽由車中拱手謝道。若非汝言。太守不自知其過。立命功曹免議。延壽回署。卽召門卒入見。讀者欲知門卒是何等人。原來他本儒生。聞說延壽甚賢。卻恨無人介紹。因想得一法。

替人充當門卒。借著騎卒之事。顯他才能。延壽相見之後。竟拔用爲屬吏。

延壽在東郡三年。令行禁止。詞訟稀少。天下稱最。宣帝召拜左馮翊。延壽到了馮翊之任。年餘未曾出巡屬縣。遂有郡丞掾史等時時進勸道。明府宜巡行郡中。觀覽民俗。考察吏治。延壽道現在各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善惡分明。不須考察。出行恐無益處。反多煩擾。郡丞等又說道。時方春月。似宜一出勸課農桑。延壽因衆人力請。不得已命駕出外。一路巡行。到了高陵縣。正在行走之際。對面來有二人。手中各執呈詞。怒氣衝衝。到了延壽車前。一齊跪下。左右接了呈詞。遞上延壽。延壽將二人呈詞看了一遍。方知二人乃是兄弟。只因爭執田產。起此訴訟。延壽大爲感傷。口中說道。吾幸得爲二千石。乃一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以致人民骨肉之間。竟

起爭訟。既傷風化。又連累賢縣令。嗇夫三老孝弟等。一同受其恥辱。是皆馮翊之罪。應先告退。遂即日稱病。不理公務。入到館舍中歇息。閉上閣門。自思已過。此事一時傳徧高陵。高陵縣令縣丞嗇夫三老等。皆自行繫獄待罪。誰知延壽小小舉動。居然驚天動地。弄得一縣人民不知所爲。便有許多鄰里宗族。對著爭訟兄弟二人。痛加責備。說他不該如此。害得地方長官。不安其職。二人被衆口交責。自己覺悟。深自悔過。遂剃去頭髮。解衣肉袒。俯伏謝罪。並願將田產互相讓與。不再爭訟。左右報知延壽。延壽見說大喜。卽命開了閣門。傳二人入見。分付備下酒飯。親與對食。又用言語勸勉一番。打發他去了。延壽方始出外如常視事。並遣人辭謝縣令縣丞等。一律引入相見。徧加慰勞。一郡傳聞此事。人人心服。彼此互相教戒。不敢輕犯。於是延壽恩信竟周徧於二十四縣。更無人

前來訴訟。吏民見延壽至誠相待。也就不忍欺騙。讀者試想延壽有如此德化。也可算是一個循吏了。誰知末路卻遇蕭望之。與之作對。以致做了第二之趙廣漢。不得其死。未免可惜。未知望之之何故作對。且聽下回分解。

通志卷之四

通志卷之四

通志卷之四

通志卷之四

洋裝 六冊

北史演義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洋裝 四冊

南史演義

定價 八角

二書均爲清初玉山杜草亭所編

北史演義 分六十四卷起

自魏季迄於隋初一以北齊爲主

南史演義 分三十二卷起

自東晉之季以迄宋齊梁陳凡當

時事實爲正史所載者無不備錄

間採稗史事跡補綴其缺皆有根

據非隨意撰造者可比讀者慎勿

僅以小說目之



前漢演義(下編)

第四百八十八回

誣大臣延壽被誅

輕丞相望之失寵

話說蕭望之字長倩。本東海蘭陵人。遷居杜陵。世代種田爲生。到了望之。卻自少好學。被選送入太常受業。學問精博。儒生都甚拜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丙吉爲大將軍長史。素與望之相得。遂向霍光舉薦望之。及王仲翁等數人。並是儒生。霍光傳令一同入見。望之與仲翁等聞命俱到大將軍府中。早有吏人走上前來。便欲動手搜檢。原來霍光自因上官桀蓋長公主謀反發覺之後。心中常恐被人暗算。出入皆隨帶軍隊。嚴加防備。每遇吏民進見。先須除去刀劍。解脫衣服。一旁一個吏人。左右挾住。將渾身上下一律搜查。確無他物。方准入內相見。當日蕭望之同著王仲翁等數人。不知此種規矩。見吏人如此舉動。心中不解。問其原因。吏人一

一告知。王仲翁等既到此間。無可奈何。只得強忍羞恥。當著衆人。赤身露體。任他搜索。只有蕭望之聽說。不覺怒氣衝天。厲聲道。若要如此。我實不願入見。說罷。將袖一拂。便欲轉身走出。吏人見了。卻不肯讓他出外。隨後趕上一把拖住。蕭望之執意要去。吏人一定不放。彼此爭執起來。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卻好霍光在內。聞得外面喧嚷之聲。問知原由。便遣人傳語望之。免搜。令其隨同衆人入見。望之一見霍光。便說道。將軍積功累德。輔佐幼主。將欲宣布大化。致天下於太平。是以天下之士。無不仰慕。爭圖效力。今來見者。皆先挾持搜索。恐非周公吐哺握髮敬禮賢士之意。霍光聽了。默然不悅。及衆人退去。霍光盡補王仲翁等爲大將軍史。獨望之。一人不得任用。

過了三年。望之方以射策甲科得爲郎官。補小苑東門候。守門官此

時王仲翁得霍光提拔。官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比起望之。貴賤如
 同霄壤。一日王仲翁行至小苑東門下車。有許多蒼頭廬兒。皆官名
 簇擁著仲翁入得門來。但聽得前後傳呼之聲。甚是熱鬧。望之正
 在看守此門。見仲翁到了。也並不以為意。仲翁無心中偶然看見
 望之。便回顧一眼。說道。汝不肯碌碌隨衆。何故反來守門。望之答
 道。各從其志而已。後御史大夫魏相補望之為屬官。調大行治禮
 丞。其時霍光已死。霍禹復為大司馬。其兄子霍山領尙書事。親屬
 皆為宿衛內侍。適地節三年夏日。京師大雹。望之上疏。願得進見。
 口陳災異。宣帝在民間久聞望之名。至是見疏。因說道。此是東
 海蕭生耶。乃命少府宋畸面加詢問。望之對言。天降大雹。陰陽不
 和。乃是大臣專政之害。宣帝心忌霍氏。聞奏正合其意。卽拜望之
 為謁者。遷諫大夫。及霍氏謀反族誅。望之愈見信任。遂得署理少

府。宣帝見望之明於經術。生性持重。議論通達。可任宰相。意欲試以政事。遂拜爲左馮翊。左馮翊爲三輔之一。依當時官制。亦得與九卿並列。但論起官階。終在九卿之下。望之已爲少府。位列九卿。今忽出爲左馮翊。不啻降官。望之心疑自己不合帝意。於是稱病辭職。宣帝聞知。卽遣侍中金安上傳語望之。告以己意。望之聞命。卽出視事。望之爲左馮翊三年。頗得稱譽。宣帝召拜大鴻臚。到了神爵三年。丞相魏相身死。丙吉爲相。望之遂代丙吉爲御史大夫。正當此時。韓延壽由東郡太守移爲左馮翊。韓延壽爲左馮翊三年。深得民心。名譽大著。他平日與望之本無仇隙。只因二人先後同爲左馮翊。延壽在望之之後。名譽反駕其上。望之相形見絀。未免心生忌嫉。偏又有一常侍謁者來向望之告說。延壽前在東郡。糜費官錢千餘萬。望之見說甚喜。便想借此

有司奉了宣帝之命。將延壽劾奏望之案件。提訊明白。望之並無虧空官錢之事。有司遂據實奏聞宣帝。又值望之遣往東郡御史事畢回京。查明延壽前在東郡任內。校閱馬兵。僭用種種儀仗服飾。又私取官中錢帛。借與充當徭役吏民。並修造車馬甲仗。計款三百萬以上。望之得了此種憑據。遂劾奏延壽奢僭不道。並自稱前被延壽劾奏。今復舉發延壽之罪。天下臣民。必以臣爲懷有不正之心。冤屈延壽。請將此事交與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之。宣帝依奏令公卿會議。衆人皆言延壽前旣不法。後又誣奏掌法大臣。欲圖解免己罪。狡猾不道。罪應斬首。宣帝平日辦事認真。最惡欺詐。見奏大怒。立即批准。到了行刑之日。延壽身坐囚車。官吏等押送前往渭城。原來漢時向例殺戮大臣。多在渭城行刑。早有左馮翊所轄吏民數千人。聞知延壽被戮。都來相送。各人手中攜著酒

肴。簇擁而至。押送官吏。阻止不住。大眾奔到上前。圍住車邊兩旁。爭先獻上酒肴。勸延壽飲食。延壽卻不過衆人情面。便每人飲他一杯酒。合計起來。已飲了一石餘。遂使一班屬吏。向著衆人謝道。有勞諸君辛苦遠送。延壽雖死。亦無所恨。大眾聞說。皆爲流涕。延壽有三子。皆爲郎吏。延壽臨刑之際。喚到三子。近前說道。汝等當以我爲戒。勿爲官吏。三子果遵父命。竟辭去官職。終身不仕。

蕭望之見韓延壽已死。心中自然得意。此時丙吉爲相。宣帝甚加敬重。望之意中。卻輕看丙吉。照例朝會奏事。御史大夫立處。應比丞相稍後。又丞相有病。御史大夫當往問病。望之每當朝會。常與丙吉並立。遇有議事。意見不合。望之便當面譏諷。丙吉道。君侯年紀雖老。安能爲我之父。我實不能從命。丙吉一笑置之。衆人卻都爲丙吉不平。丙吉年老多病。病時望之又不肯前往看視。丙吉亦

不計較。旁有丞相司直鯨音婆延壽見了大怒。便想劾奏望之。又因望之得寵宣帝。未敢輕動。到了五鳳二年春正月。望之向宣帝奏稱。現在百姓尙多窮困。盜賊亦未止息。大抵三公不得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不能稱職。宣帝見奏。心知望之意指丙吉。乃命侍中金安上等詰問望之。望之免冠對答。宣帝由此不悅。於是丞相司直鯨延壽見望之有隙可乘。並查得望之私使屬官料理家事。又其妻出行。望之卻令少史御史吏頭戴法冠。在前引路。且遣屬吏買賣貨物。私得利益十萬餘錢。鯨延壽打聽明白。一并上書舉發。宣帝遂將望之降爲太子太傅。拜黃霸爲御史大夫。

黃霸自由京兆尹卸事。再任潁川。統計前後。已有八年。潁川一郡。愈加治理。其時天下無事。各郡國時有報告。說是鳳凰神爵。與雀同

來集。潁川地方發見祥瑞尤多。宣帝心想黃霸終是好官。神爵四年夏四月。下詔褒揚黃霸治績。賜爵關內侯。又過一年。宣帝改元爲五鳳元年。召黃霸入京。拜太子太傅。至是蕭望之被劾貶官。黃霸遂代爲御史大夫。

讀者試想黃霸兩任潁川。官聲都是極好。何以不能治理京兆。反讓張敞出色。張敞在京兆尹任內九年。宣帝不加升擢。轉將黃霸擢爲三公。後來班固著漢書黃霸得列循吏傳內。張敞竟然無分。此是何故。須知黃霸是個循吏。張敞卻不過是個能吏。能吏與循吏區別之處。在於居心不同。所以作用各別。爲循吏者。惟以愛民爲心。從根本上著眼。務在養民教民。移風易俗。能吏則但求地方安靜。諸事妥辦。專用法令刑罰。使民服從而已。所以遇著民風欺詐政事煩劇地方。欲求速效。能吏反較循吏易於見功。但此種治

標方法。不過一時有效。且多流於苛刻。小民不免有受其害者。故能吏若可比循吏。則一班酷吏多有材能。也可算是能吏了。閒言少叙。當日黃霸在潁川任內。得受宣帝褒揚。賜爵關內侯。信息傳到各處。卻驚動潁郡一位太守。此人是個酷吏。聞信之下。心中十分不服。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屠伯酷法治河南 嚴嫗賢名表東海

話說當日潁川潁郡卻有一個酷吏。卽河南太守嚴延年是也。嚴延年自從前次劾奏霍光專擅廢立。又劾田延年。卻被有司奉承。霍光意思。坐以容納犯人之罪。延年脫身逃走。藏匿他處。直至本始四年遇赦。始得出頭。時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久聞嚴延年之名。下書召之。兩處徵書。同日到來。延年因御史大夫書先到。遂往御史府爲屬吏。一日宣帝見其名字。記得延年前曾劾奏

霍光因此賞識在心。遂拜延年爲平陵令。延年到任不久。卽因妄殺無罪之人。被參免職。後又爲丞相屬吏。擢好畤令。從征西羌。以軍功擢涿郡太守。時涿郡連任太守皆不稱職。遂有土豪畢野白等擾亂地方。目無法紀。又有大姓高氏分居東西兩處。時人呼爲西高氏與東高氏。東西兩高恃著自己族大人衆。武斷鄉曲。違抗官府。郡吏以下皆畏避之。不敢觸忤。都說情願得罪太守。不敢得罪豪家。由是兩高氏愈加橫行。竟收養許多亡命無賴之人。縱其出爲盜賊。每遇盜案發生。官府指名捕拏。犯案之人。便一律逃入高氏。吏役不敢追問。由此盜賊日多一日。道路行人。皆須張弓拔刀。方敢行走。其亂象也可想見。

嚴延年到了涿郡。接任之後。卽遣屬吏蠡吾人趙繡查辦高氏。趙繡奉命查明高氏首惡諸人種種不法。應得死罪。照例當按其事。

實擬定罪名。趙繡因見嚴延年新來接任。不知他爲人如何。便擬定兩種辦法。一輕一重。先將輕者提出。試探延年意思。若是延年神色不對。便再提出第二辦法。趙繡想定主意。遂來回報延年。延年早料趙繡意思。要想借他示威。一見趙繡所擬辦法太輕。勃然大怒。喝令左右就他懷中搜索。果然搜出第二辦法。延年卽命將趙繡收拏下獄。次日一早。便綁赴市曹殺死。說他舞文弄法。任意輕重。屬吏見了。不覺股戰。延年更遣屬吏分頭考按兩高。所有奸謀。盡皆發露。延年按名捕拏。分別定罪。兩高氏被誅殺者數十人。於是一郡震恐。道不拾遺。延年在郡三年。宣帝遷爲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辦事敏捷。尤善爲判詞。自由涿郡移到河南。河南人久已聞其利害。豪家巨族。無不斂跡。野無盜賊。威震旁

郡延年爲治務在抑強扶弱。貧弱之人。雖然犯法。必設法將他脫罪。其豪傑侵害小民者。雖所犯輕微。亦必羅織成罪。又所辦之案。往往出人意外。大衆皆以爲此人當死者。延年忽然一旦將其放出。衆人所謂當生者。延年偏要致之死地。看他所下判詞。卻又精確老當。不能翻案。吏民無從揣測延年意思。俱各謹慎。不敢犯禁。延年對於盡心辦事之屬吏。待之有如骨肉。屬吏皆願爲之盡力。以此下情無不周知。但是生性疾惡太過。辦案大抵從嚴。所欲誅殺者。親自做成奏章。由驛發遞。縱使親信屬吏。亦不與聞。及得朝廷批准。卽日行刑。人皆驚其神速。每到冬月。盡將各屬縣死囚遞解到府。一齊正法。血流數里。河南人將嚴延年起個綽號。號爲屠伯。

當日張敞正爲京兆尹。素與延年交好。二人爲政。雖一律尙嚴。然

張敞尙不及延年之酷。如今聞說延年用刑過刻。遂作書勸其稍緩誅罰。延年自矜其能。不肯聽從。過了一時。適值左馮翊缺出。宣帝憶及嚴延年。欲用爲左馮翊。已發符往召。又想到延年雖有材幹。卻得嚴酷之名。遂卽收回成命。以韓延壽爲左馮翊。此事傳到延年耳中。他官興正在勃勃。一聞信息。十分懊喪。暗想此必有人從中破壞。又想起破壞者必是少府梁丘賀。因此心恨梁丘賀。一日延年閒坐郡署。鬱鬱不樂。忽報朝廷有詔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金二十斤。延年聽說心中不服。原來延年素來看輕黃霸。如今同爲太守。河南又與潁川爲隣郡。二人爲政。一寬一嚴。地方俱各安靜。在延年自以爲治績甚高。應得朝廷褒獎。誰知卻被黃霸占先。因此心懷怨望。恰值河南界內發見蝗蟲。府丞狐義出外巡視一番。回見延年。延年問道。潁川有無蝗蟲。狐義答道。無有。

延年心想潁川與我接境。何以獨無蝗蟲。想是隱匿不報。卻屢說鳳凰下降。博取爵賞。因此愈思愈覺不平。遂說道。此蝗豈被鳳凰食耶。狐義又說大司農耿壽昌議創設常年倉。以利百姓。延年滿腹牢騷。聞言便信口說道。丞相御史不知爲此。早應避位讓賢。壽昌豈得專擅此事。狐義聽說。莫名其妙。只得諾諾退去。

又一日延年與郡丞狐義並坐閒談。說起瑯琊太守因病請假。滿三個月。朝廷照例將他免官。此本尋常之事。誰知延年別有感觸。竟想到自己。被了嚴酷之名。朝廷必不能擢用。便對狐義道。此人尙能去官。我反不能去耶。狐義知他心中怨恨。不敢多言。

延年一腔怨氣。正在無處發洩。卻又遇著忤意之事。先是延年曾保薦一個獄史。說他辦事清廉。後其人竟犯贓罪。但所得之贓。並未入己。延年卻因此受累。說是選舉不實。因此貶秩。延年聞信。愈

加氣憤。不覺冷笑道。似此牽連受罰。後來更有何人敢出頭保薦人才。此時狐義在旁。又被他聽得此語。說起狐義本與嚴延年同爲丞相屬吏。如今卻爲延年屬官。延年念起舊日同事之情。甚加厚待。又不時贈他錢物。把他當作至交。所有言語。並無忌避。以爲他斷不至漏洩於外。誰知狐義年紀已老。心思昏亂。平日見延年誅罰甚嚴。心生畏懼。惟恐遭其毒手。延年待他愈厚。他心中愈恐。凡人憂慮到了極點。往往發狂。何況狐義本已老邁。精神恍惚。如今一急便急出精神病來。滿心只疑延年設計害己。一意欲爲抵制。卻又想不出方法。因取出著草親自恭敬筮了一卦。子細一看。那卦象甚是不好。依理斷來。不久當死。狐義見了大喫一驚。心想必是延年與他作對。如今如何是好。因此長日忽忽不樂。一日猛然記起嚴延年幾次與他所說言語。皆犯朝廷忌諱。我今何不先

發制人。同是一死。也可免得罪名。狐義想定主意。便告假起程。前往長安而去。

狐義到了長安。便悄悄寫成一書。將延年種種劣迹。列出罪名十種。做成奏章。詣闕奏聞。奏章既上。狐義便就館舍中服藥自盡。見得自己所言並無欺誑。宣帝得書。卽飭御史丞查驗。果然有此數次言語。有司乃擬定延年罪名。說他誹謗政治。怨望不道。罪該棄市。宣帝批准。於是延年竟被誅死。

讀者試想嚴延年與狐義所說言語。論理原無甚大罪。只因漢時自張湯定有腹誹之律。於是臣民之中。往往因言語不慎。便遭刑戮。而延年之死。出於狐義告發。尤爲冤枉。若使狐義不患精神病。也斷不至出頭告發。延年又何至於死。但是延年用刑過嚴。被他殺戮者。其中不無冤枉。一念慘刻。有傷天和。此便是他取死之道。

所以鬼使神差。弄出狐義來。陷之於死。先是延年本有老母。一向住在東海郡家中。延年未死之前。有一年適到冬天。其母憶起延年。許久不見。心中也覺思念。便想到河南郡署住過臘節。以便母子相聚一番。原來臘節卽係陰曆十二月初八日。臘本祭名。論起來不過是冬日祭神之名。但當日風俗。係於臘節次日。彼此慶賀。相聚飲食。稱爲小歲。民間看得臘節甚重。儼同新年一般。所以嚴延年之母欲趁臘節來看延年。一路行來。到了河南郡治雒陽縣。卻值延年趕著冬月聚集各屬縣犯人押赴法場處決。其母乘車正由此處經過。但見赭衣滿路。鐵索銀鐺。望去也不知多少。又見犯人家屬男男女女。東一起。西一起。前來活祭。痛哭之聲。震天動地。其母初見大驚。問知詳情。不覺大怒。將來時一團高興。化爲冰冷。不願與延年相見。本欲驅車回去。但因一路遠來。車馬勞頓。旣

到此間。只好暫行休息。遂亦不往郡署。只在都亭住下。早有人知得消息。報與延年。延年便親到都亭來見其母。其母聞說延年



年到來。怒氣勃勃。便命關上閣門。不准入內。延年走入都亭。見雙扉緊閉。心中驚訝。又聞內中傳出言語。說是其母不與相見。延年心想母親初來。何事發怒。也不知何人將他觸犯。以致連我都拒絕不見。一時摸不出頭腦。只得朝著閣門。雙膝跪下。免冠叩頭。停了良久。其母見延年陪盡小心。方命開門放入。延年行到其母面前。俯伏請罪。其母高聲責道。汝幸得爲郡守。專治千里。不聞施行教化。保全愚民。反逞刑罰。多行殺戮。欲以立威。豈是爲民父母之道。延年聽了。方知其母發怒之原因。只得連連叩頭服罪。並懇其母前往郡署。其母先尙不許。後因延年再三求請。方始應允。延年請母登車。親自執鞭御車。到了郡署。不過數日。已是臘節。當日祭神已畢。其母便收拾行裝。起程回去東海。延年留過小歲。其母執意不肯。臨行對延年道。天道神明。人命關天。豈能任汝妄殺。我不

意年紀已老。反看強壯之子受刑而死。如今別無他言。惟有離汝東歸。掃除墓地而已。延年聽其母言語。心中不信。暗想我好好在此爲官。並無犯事。何至被殺。母親未免過慮。其母回到東海。見了宗族人等。告知自己言語。衆人聽了。半疑半信。不過年餘。延年果受死刑。東海之人皆稱其母賢而有智。先是延年兄弟五人。一母所生。皆有材能。並至大官。延年居長。次弟嚴。彭祖官至太子太傅。東海人因嚴氏兄弟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其母爲萬石嚴嫗。當日延年旣死。黃霸遂擢爲御史大夫。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回 問牛喘解調陰陽 觀鵠來誤認祥瑞

話說宣帝五鳳二年。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黃霸擢爲御史大夫。過了一年。丞相丙吉病死。黃霸遂代丙吉爲丞相。說起

丙吉本與黃霸皆從小吏出身。黃霸既從夏侯霸學習書經。丙吉亦請儒生教授詩禮。通曉大義。自從繼魏相爲丞相。因見宣帝辦事認真。魏相用法甚嚴。遂一切務從寬大。以救其弊。每遇相府掾史有犯贓或不稱職者。事已發覺。丙吉卻置之不問。但對於犯事之吏。給予長假。算是無形之中。將其免職。有人見了。便對丙吉進諫道。君侯身爲漢相。任聽姦吏營私舞弊。並不查究。小人正好遂其心願。無所懲儆。殊非善策。丙吉答道。三公府中竟出有查辦屬吏之事。傳到外面。未免不雅。所以我不肯爲。其人無言而退。

丙吉生性又喜替人隱惡揚善。他有一個御車之吏。平日嗜酒懶惰。往往拋棄職務。私自出外游蕩。丙吉卻並不加責備。一日御吏飲得大醉。伏在丙吉車上嘔吐。連車中之茵車中墊也都被汗壞。該管西曹吏將情告知丙吉。請將御吏斥退。丙吉聽了。從容說道。因爲

醉飽之失。便加斥退。使此人何處容身。西曹姑且忍耐。論起來不過汗了丞相車茵。並無大事。西曹吏見丙吉如此寬洪大量。心中也覺佩服。那御史酒醒之後。自料必遭責罰。誰知丙吉竟不問起。似乎不知此事一般。御史也覺疑惑。後來查訪旁人。方聞得丙吉言語。心中十分感激。便欲圖報。他本是邊郡人。對於塞外情形甚熟。一日偶然出外。無意中遇見一人乘馬。如飛到來。仔細一看。乃是驛騎。又見他手中持有紅白色之囊。不覺猛省道。此定是邊郡告急文書到了。不管他。且隨同前往探個消息。

御史隨著驛騎。一直到了公車門。方纔止住。驛騎下馬走入。御史也就隨進。但見驛騎向囊中取出文書。交與公車令。口中說道。現在胡虜侵入雲中代郡。茲有告急文書。前來求救。御史在旁聽得清楚。心想此事丞相尙未之知。若使主上召問。未作準備。如何對

答。必須速行告知。於是拔起足逕奔相府而來。一路足不停步。不消片刻。到了相府。御史走得氣喘汗流。此時也顧不得。便逕到內邊來見丙吉。告知此事。又說道。此次胡虜所入之郡。其太守丞尉等。或恐有老病不任兵馬之人。似宜豫先查看。丙吉聞言稱善。遂急召東曹查明雲中代郡現任官吏姓名年歲履歷。正在查看尙未完畢。宣帝已遣使來召丞相及御史大夫入朝商議要政。丙吉聞命。料知必爲此事。急行查畢。命駕入朝。此時御史大夫蕭望之也就到了。二人一同入見宣帝。宣帝果問起雲中代郡二處官吏。丙吉早已預備。立將兩處官吏姓名履歷詳細說出。蕭望之未曾留意。一時被問。不覺茫然。勉強記得一二姓名。其餘對答不出。宣帝遂向丙吉著實嘉獎。說他留心邊事。勤於職守。蕭望之平日輕看丙吉。此時不能對答。竟遭宣帝責備。羞慚滿面。丙吉回到相府。

想起此事。全虧御吏之力。因對屬吏嘆息道。若我不先聞御吏之言。安能得主上褒美。可見凡人各有所長。皆當寬容待遇。一班屬吏聞言。愈服丙吉之賢。

一日丙吉因事出門。照例丞相出行。有人在前清道。丙吉行至半途。忽見前面有許多人七顛八倒。橫在路上。連清道之人。都無如之何。原來一衆人民。不知因何事故。在此鬪毆一場。各自散去。只餘傷亡之人。倒臥在地。聽候官府來驗。丙吉車過其地。見此情形。並不開言一問。一班隨從掾史。暗想輦轂之下。青天白日。出此械鬪案件。也算是重大事情。何以丞相遇見。卻並不過問。各人心。中均自疑惑不解。

丙吉又前行到了一處。卻遇見一人在前逐牛。那牛被逐行急。氣喘吁吁。不時吐舌。丙吉一眼看見。便命將車停住。立喚其人到來。

問道。汝驅逐此牛。已行幾多里路。其人對說行過若干里。丙吉無言。命其退去。掾史等見丙吉。先前對於殺人。一毫不管。如今卻平空問起無關緊要之事。愈覺奇怪。回到相府之後。大眾背



後擬議。都說丞相前後失問。便有人將此語來問丙吉。說他問事輕重倒置。丙吉答道。汝等有所不知。人民械鬪殺傷。自有長安令京兆尹管理。此是地方官專責。到了年終。丞相察看成績。分別優劣。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細事。不應在道路上動問。所以置之不理。現值春時。少陽當令。天氣不應大熱。吾見牛喘。恐其行路不多。因熱發喘。便是時氣不和。慮有傷害。三公職在調和陰陽。此正吾當管之事。是以問之。掾史聞言。方纔拜服。都道丙吉能知大體。到了五鳳三年春。丙吉得病。漸漸沈重。宣帝親臨視疾。見其病重。知必不起。便問道。君若有不諱。誰人可以自代。丙吉辭謝道。羣臣品行才能。皆主上所深悉。臣愚不知誰是。宣帝再三請問。丙吉方頓首說道。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通曉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法公平。天下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甚孝。爲人謹厚。此三人材

能皆在臣之上。唯主上察之。宣帝聞言。點首稱善。未幾丙吉死。朝廷賜諡定侯。後人以丙吉與魏相並稱爲魏丙。讀史者論漢之賢相。前有蕭曹。後有魏丙。魏相以嚴。丙吉以寬。宣帝號爲中興。實得二人之力。清謝啟昆有詩詠丙吉道。

文成病已立公孫。襁褓誰爲叩九闈。能護獄中天子氣。不言廷尉故時恩。行人牛喘傷宜問。丞相車茵污勿論。奪爵後來復關內。長安士伍至公存。

丙吉既死。宣帝遂拜黃霸爲丞相。又憶起丙吉臨終之言。下詔往召西河太守杜延年。欲命爲御史大夫。說起杜延年。前爲九卿已十餘年。宣帝因係霍光之黨。出爲外郡太守。如今年老。聞詔便乞致仕。宣帝許之。乃以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

黃霸既爲丞相。號令風采。不及魏相丙吉。原來黃霸材能長於治

郡。卻非宰相之器。所以爲相數年。功業名望。反不及往日之盛。中間且鬧出一段笑話來。當日各郡國派遣守丞丞即郡等齎持簿籍。前來上計。黃霸照例出坐庭上。問以百姓疾苦。正當此時。忽來一個異雀。飛集丞相府中。大衆盡見。黃霸便問衆人。此是何鳥。衆人皆言不知。黃霸便擬上書奏聞宣帝。書中說道。臣問各郡國上計守丞。令其將興利除害之事。逐條列舉。守丞以次上前對答。皇天報應。感下神雀等語。黃霸修成表章。方欲進上。誰知一場高興。忽又成空。原來此雀並非何等神鳥。乃是京兆尹張敞家所養之物。名爲鷓鴣雀。其形似雉。出於羌中。黃霸素來不識。驚以爲神。其實上計之邊吏。多識之者。只因黃霸不識。遂都假言不知。黃霸竟以爲神。且欲上奏。一班郡國官吏。心中都竊笑丞相爲人。雖然仁厚。有智略。但是頗信怪異。直至張敞家中發覺鷓鴣雀逃走。追蹤尋到相

府黃霸方知此是鷓鴣雀。且係由張敞家中來者。急將奏章作廢。但此事已傳到張敞耳中。張敞便將黃霸誤認神雀意欲上奏之事。一一奏聞宣帝。且說臣非敢毀謗丞相。但恐各郡國守丞逢迎丞相之意。妄言治績有名無實。此風一開。所關非細。宣帝見張敞之奏。甚是合意。遂召集上計官吏。命侍中依照張敞言語戒飭一番。黃霸聽了。心中甚是慚愧。

過了一時。黃霸又向宣帝舉薦侍中史高。可爲太尉。說起史高本宣帝祖母史良娣之兄史恭之子。算是外戚。又與宣帝有恩。封樂陵侯。甚見親重。宣帝得奏。明知黃霸所薦甚是。但他爲人也如武帝。必欲恩自己出。乃遣尙書召到黃霸。詰問道。太尉之官久罷。向例以丞相兼任。意在偃武修文。設使國家有變。邊境多事。左右之臣。皆是將帥。俟到其時。朕自任命。至侍中樂陵侯史高。帷幄近臣。

朕所深知。君何越職而舉之。可卽明白回奏。黃霸被責。只得免冠謝罪。從此不敢更向宣帝陳請他事。

黃霸爲相五年。於甘露三年身死。謚爲定侯。先是黃霸少時爲陽夏游徼。一日偶與一有名相士同車而出。於路遇見一個女子。相士將女子端詳良久。便對黃霸道。依理此女將來定當富貴。若我所說不驗。便是古來遺傳之一切相書。都應作廢了。黃霸聽相士說得千真萬確。也覺心動。便留心訪問此女姓氏家世。原來卻是同里一個巫家之女。說起巫家在當日看得甚賤。黃霸此際也不管門戶能否相對。深信相士之言。居然娶之爲妻。後來黃霸爲相。此女竟爲宰相夫人。相士之言。居然靈驗。見論衡相篇黃霸死後。子孫嗣爵直至王莽時始絕。此外子孫爲二千石者。尙有五六人。可見循吏自有善報。清謝啓昆有詩詠黃霸道。

所居民樂去民思。入穀爲郎。未可譏。吏食郵亭。烏欲攫。人言相府鷓初飛。逢迎未遣。病丞去。富貴無忘。巫女歸。治郡功名。後來損。循良漢代史中稀。

黃霸旣死。宣帝遂以于定國爲丞相。陳萬年爲御史大夫。此時卻值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宣帝對於匈奴。並未大用武力。誰知匈奴情形。與昔大異。竟有降服之舉。也算事出意外了。欲知匈奴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一回 定車師鄭吉立功 襲罕拜武賢獻計

話說匈奴自從本始二年被烏孫及漢兵夾攻之後。人畜死傷無數。由此心怨烏孫。到了本始三年冬。單于自領數萬騎攻擊烏孫。頗有斬獲。正欲班師。忽遇大雪。一日深至丈餘。人民牲畜凍死無數。及至回國。所存人馬之數。不及來時十分之一。一個個垂頭喪

氣回到國中。坐未安席。忽報東西北三面皆有敵兵來攻。原來匈奴屬國。北有丁零。東有烏桓。因見匈奴新敗。遂起兵反叛。更有烏孫趁著匈奴退兵。盡起大軍隨後追殺過來。匈奴出其不意。忽被三國夾攻。人民逃走不及。被殺者數萬人。擄去馬數萬匹。牛羊等不計其數。綜計兩次戰爭。匈奴大受損失。人民死者十分之三。牲畜去其一半。不久壺衍鞬單于身死。其弟代立。是爲虛閭權渠單于。此時匈奴國勢衰弱。不能犯邊。宣帝亦將塞外各城戍卒罷歸。使百姓得以休息。

宣帝見匈奴勢弱。便想取回車師之地。地節二年。乃遣侍郎鄭吉帶領免刑罪人。前往西域渠犂地方屯田。預備積貯米穀。趁便往攻車師。說起車師自從武帝征和三年被貳師將軍李廣利遣兵征服之後。一向稱臣。至昭帝時。車師又與匈奴交通。如今車師王

烏貴竟與匈奴結婚。引導匈奴。攔截漢使。故宣帝欲征之。鄭吉奉命到了渠犁。等到秋日收成。得了許多米穀。計算足敷軍食。遂發西域各國之兵萬餘人。並自己所領耕田兵卒一千五百人。共擊車師。連戰皆勝。車師王求救於匈奴。此時匈奴內亂。無暇來救。車師王降漢。又恐匈奴來討。乃輕騎投奔烏孫。鄭吉遂將車師王妻子送往長安。留吏卒三百人在車師耕田。鄭吉自回渠犁。匈奴聞說漢兵占領車師。於是虛闕權渠單于召集諸大臣會議。諸大臣皆言車師土地肥美。接近匈奴。若使漢人得之。墾田積穀。必與我國有害。不可不爭。於是議決遣兵來奪車師。鄭吉聞信。盡起渠犁屯田之兵一千五百人。前往救護。匈奴復遣左大將率領萬餘騎前來接應。鄭吉見胡兵甚盛。自己僅有千餘人。衆寡不敵。只得退入車師城中固守。胡兵將城圍住。攻打數日不能破。只得

退去。左大將臨去之時。就城下對鄭吉道。此地爲單于所必爭。萬不容漢兵在此耕種。鄭吉聞言。仍舊堅守不動。

匈奴攻打車師不下。遂常遣胡騎數千在車師左近往來梭巡。不許漢兵耕種。鄭吉上書宣帝。請添加田卒。宣帝得書。遂與後將軍趙充國商議。擬出兵征討匈奴右地。以絕後患。事下公卿會議。魏相上書諫阻。說是道遠費多。不如罷去。宣帝依言。乃命長羅侯常惠率領張掖酒泉二處馬隊。往迎鄭吉。常惠領兵直出張掖之北千餘里。一路揚威耀武。虛張聲勢。胡騎聞風退去。常惠方入車師。接取鄭吉回到渠犁。并將車師國人民盡數移往渠犁。立其太子軍宿爲王。遂將車師故地棄與匈奴。

匈奴既得車師故地。元康二年。虛閭權渠單于率領十餘萬騎近塞射獵。意欲入寇。適有胡人題除渠堂來降。具報消息。宣帝乃命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統率馬兵四萬。分屯緣邊九郡。防其來侵。充國奉命領兵到了邊地。指揮諸將。各領人馬。駐紮險要地方。布置甚是周密。單于聞說漢兵到來。卽時退去。充國見邊境無事。過了一時。也就班師回朝覆命。此時適值光祿大夫義渠安國奉使巡視諸羌。行過先零羌部落。先零羌酋長便向安國懇求。說是所部地方狹小。不敷游牧。乞朝廷准其不時渡過湟水以北。揀那人民未耕荒地。牧養牲畜。義渠安國見說。也不細察情形。便一口應允。替他奏聞。宣帝得奏。發交廷臣會議。趙充國一見奏章。便知道羌人不懷好意。遂上書劾奏安國奉使不敬。宣帝依言。遂不准羌人之請。原來羌人自從武帝元鼎六年。與匈奴連合圍攻令居。枹罕。武帝發兵征服。盡將羌人驅到湟水以南。置護羌校尉以管之。羌人遂與匈奴離隔。不得交通。至是匈奴又遣人繞道到了羌中。

引誘先零羌令其叛漢。先零酋長被其誘惑。故託詞欲渡湟水。以便與匈奴結合。雖經宣帝駁斥不准。羌人卻藉口安國允許。從此犯禁。常遣大隊渡過湟水。地方官不能阻止。

到了元康三年。先零酋長預備叛漢。遂與諸羌酋長二百餘人。解仇和好。同結盟約。宣帝聞知。便召趙充國問之。充國對道。從前西羌反時。亦先和好結約。當征和時。臣聞匈奴曾遣人通告諸羌道。羌人事漢。何等勞苦。若肯叛漢。我當相助。又張液酒泉二郡。本是我地。今被漢人占領。不如合兵夾擊。取還其地。可以居住。由此觀之。匈奴久欲與羌連合。若不早備。羌人爲變。恐不止此。宣帝正在躊躇。不過月餘。果又報說羌侯狼何遣使往匈奴借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與西域通使之道。宣帝又問充國。充國道。羌人到了秋高馬肥。必然爲變。今應先遣使者巡視邊兵。嚴行警戒。並曉諭

諸羌破其密謀。宣帝依言命丞相御史擇人前往。充國保舉酒泉太守辛武賢。丞相魏相卻仍用義渠安國。令其前往。察看諸羌分別善惡。安國奉命到得羌中。便召集先零酋長三十餘人。說他狡詐凶惡。一律推出斬首。又縱兵殺戮先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一衆羌人及歸義羌侯楊玉。見此情形。又驚又怒。心想漢官無故肆行殺戮。我等何所倚賴。於是迫脅他種羌人。一同起兵背叛。當日義渠安國奉命帶領人馬三千。防備羌人。一聞警報。便即引兵前進。行至浩亶。在今甘肅慶陽縣東。音門。曠伯。恰與羌兵相遇。羌兵見了安國。正遇仇人。大眾怒從心起。拚命向前廝殺。安國抵敵不住。撥轉馬回頭便走。衆兵見主將逃走。無心戀戰。一齊投戈棄甲。撇下輜重。各自逃生。羌人大勝一場。並得了許多車輛兵器衣糧。安國一路招集殘兵。退至令居。遣使入朝告急。時神爵元年春也。

宣帝聞報。意欲命將出師。徧顧朝中諸將。只有趙充國老謀深算。善於用兵。但充國此時年已七十餘歲。宣帝恐其老邁。不能親臨戰陣。乃遣御史大夫丙吉往問充國。何人可以爲將。出征羌戎。充國對道。再無有勝過老臣者矣。丙吉回報宣帝。宣帝又遣人問道。將軍預料虜勢如何。當用幾多兵馬。充國對道。兵事不能遙計。臣願馳至金城。繪其地圖。並籌定用兵方略。再行奏聞。但羌戎小醜。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此事交與老臣。勿以爲憂。宣帝聞言。含笑應允。充國尅日起行。直到金城。調集各路兵馬。約有萬人。安排渡河。早有探馬報說。隔河時見羌騎出沒。充國恐被敵人侵襲。待至黑夜。先遣三營人馬。人皆銜枚。馬皆摘鈴。捲旗息鼓。悄悄渡過河去。一到隔岸。便先立下營寨。排下陣勢。遙爲聲援。充國方率大軍繼進。直到天明。全數皆已渡河。遠遠望見羌人。數十騎爲

一隊就近旁往來。諸將請出兵擊之。充國道。吾兵士一夜渡河。未
免疲倦。此等皆是敵之驍騎。不易取勝。又恐或是誘敵之兵。大凡
攻敵。意在全數殄滅。若此等小利。切不可貪。遂下令堅守勿出。
充國既得渡河。便欲引兵再進。披閱地圖。見前面有一山峽。名爲
四望峽。在今甘肅西兩邊皆是峭壁。中夾一道江水。是個險要去處。
充國乃先遣精細探卒。前往該處探看。有無敵兵。探卒奉命到了
峽中。四處探視一周。並無一人。急來回報。充國大喜。等到夜
靜。傳令拔營盡起。向四望峽前進。一路安然無阻。直到落都。在縣
治地方。安營歇息。充國對諸將道。吾知羌虜不識行兵。使他發出
數千人馬。守住四望峽。吾軍豈能入此。於是充國又率隊西行。到
了西部都尉府。休軍養馬。每日宴饗將士。羌人聞知漢兵到來。出
隊挑戰。將士皆請迎敵。充國但命堅守勿出。一日部下捕得羌人

數名報請充國發落。充國分付將他召進。先用好言安慰一番。問以羌中情形。羌人供稱羌中各酋長聞知朝廷大出兵馬來討。心中畏懼。便自相埋怨道。我前曾勸汝勿反。如今天子遣趙將軍領兵來討。聞說趙將軍是個老將。年已八九十。善於用兵。我輩如何抵敵。眼看得只有束手受縛。便想一戰而死。也不可得了。充國聞言。心知羌人內部人心不一。但須設法離散其黨。不必全用武力。便可平定。因此定下一計。只是按兵不動。原來羌戎之中。種類雖多。算是先零罕开二種最強。歷來彼此自相攻伐。如同仇敵。此次先零爲匈奴所誘。意欲叛漢。便先與罕开和好。罕开酋長靡當兒。知先零之謀。便遣其弟雕庫來告西部都尉道。先零將反。都尉先尙未信。過了數日。果得先零反信。但又聞說罕开種人也有在先零中一同造反者。都尉便將雕庫留住。作

爲抵押。如今充國既到。意欲招撫罕开。使不與先零同叛。因說道。雕庫此來無罪。不應將他拘留。遂命人放出雕庫。善言安慰道。汝今回去告知酋長。可說大兵此來。誅討有罪之人。汝等當與叛人隔絕。勿得自取滅亡。現在天子有詔。布告諸羌。凡羌人被脅者。能自相捕斬。免除其罪。並有獎賞。凡能斬叛酋之首。大者賞錢四十萬。中者十五萬。小者二萬。斬取叛羌壯男者賞三千。女子及老弱每人千錢。所捕獲之妻子財物盡數給予。汝可將此詔傳布諸羌。使其知悉。雕庫諾諾領命而去。

宣帝自充國起行後。卽下詔發三輔太常罪人。並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並近羌之武威張掖酒泉三郡太守所率領防寇之兵。合計已有六萬人。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北地嚴寒。漢馬不耐過冬。請趁七月時。自

領人馬一萬。分兩道由酒泉張掖出兵。合攻罕开於鮮水。羌人以畜產爲命。我兵此去。雖不能盡滅羌戎。但奪其畜產。擄其妻子。引兵而回。至冬再出攻之。虜必敗壞。宣帝見奏。發交充國。令與諸將詳議可否。充國與諸將議道。武賢欲引萬騎。遠行千里之路。每人須用一馬。馱三十日之糧。約共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行走疲緩。羌人聞知。先期逃入山林。據險而伏。我兵進退兩難。徒取敗亡。安能擄獲。且武威張掖一帶。皆有山路。可以通行。竊料匈奴與羌有謀。必將起兵來攻。二郡之兵。更當防守要塞。不可輕動。又此次畔逆。先零爲首。罕开雖暗與通和。並未助之爲逆。宜先討先零爲是。宣帝見奏。又命公卿會議。公卿多言先零兵盛。倚藉罕开爲助。若不先破罕开。先零未易取勝。宣帝遂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令其準備出兵。一面降敕詰責充國。

道。近者興師動衆。百物昂貴。人民疲弊。將軍不念國家勞費。欲延攔歲月。安坐勝敵。爲將誰不欲如此。其如國事何。今特命破羌將軍辛武賢領兵於七月往征罕羌於鮮水。將軍卽引兵西進。相隔雖遠。遙爲聲援。使羌虜聞東方北方皆有大兵。自然衆心離散。縱不能全滅。也當瓦解。已令中郎將趙卬帶領胡越。飛射士步兵二營。往助將軍。將軍急行。勿再有疑。充國見了敕書。雖然被責。心中自有把握。依然不動。遂又上書陳說利害。未知充國如何。上書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趙充國屯田立功

辛武賢挾私報怨

話說趙充國接到宣帝敕書。見語意中含有責備。心知宣帝被衆人言語所動。此種辦法。實屬不妥。自己既有確見。不能隨聲附和。遂上書覆奏道。先零羌帥楊玉等。率領羌騎。據守險阻。謀欲爲寇。

而罕开並無舉動。今不擊先零。反擊罕开。是縱有罪而誅無辜也。且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聯和。然其心中惟恐漢兵至時。罕开背約降漢。我若先擊罕开。則彼必來救。以見好於罕开。罕开感先零之助。已彼此結爲一黨。臣恐非二三年所能平定。臣蒙厚恩。父子皆得顯位。臣年已七十六歲。報國而死。誠所甘心。但爲國家計。不如先討先零。則罕开可不征而服矣。宣帝見書頓悟。遂從充國之計。分付二將停止進兵。並遣使報知充國。

充國得報。已知宣帝依允其計。乃引兵向先零前進。當日先零酋長聚集部兵。屯在湟水之北。屢向漢兵索戰。漢兵只是不出。兩邊相持。羌人漸漸懈怠。不作準備。如今忽見漢兵捲地而至。聲勢浩大。不敢抵敵。便一齊棄卻輜重糧草。望南而奔。意欲渡過湟水避難。漢兵隨後追趕。偏遇湟水北岸一帶。皆是山谷。路徑甚窄。又兼

崎嶇不平。充國傳令諸將緩緩前進。旁有部將進說道。追兵利在速行。何以反緩。充國道。此乃窮寇。若被追急。則反而死抗。惟有從緩。彼皆貪生。不自相顧。可獲全勝。諸將稱善。果然羌人見漢兵並不力追。各圖逃脫。只顧前進。到了湟水北岸。急覓船隻渡過。無如船少人多。不能盡載。大眾爭先恐後。來奪船隻。後面漢兵大隊趕到。羌人前後無路。一時心慌。彼此擁擠。前面立脚不住。紛紛落水。死者不下數百人。後面被殺及投降者五百餘人。餘衆幸得逃脫。漢兵大獲全勝。擄得馬牛羊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充國乘勝率兵前進。行經罕奔之地。分付軍士。絲毫不得侵犯。罕奔人聞知。俱各大喜。互相告語。說是漢兵果不來攻。我等可以無患。先是罕奔人種。隨同先零渡過湟河。占居漢地。今見漢兵來討。酋長靡忘懼禍。及已。遂遣人來見充國。自言願回故地。充國奏聞宣帝。未奉批答。

靡忘情急。自己來見充國。充國召入相見。好言撫慰。并賜以酒食。令其回去。曉諭同種之人。速速悔罪投誠。靡忘唯唯從命。諸將見充國欲將靡忘放還。一齊上前諫道。此乃反虜。不可輕縱。恐朝廷聞知。必至得罪。充國聽說慨然道。諸君此種計畫。但求自己無過。非爲國家效忠也。話尙未完。宣帝璽書已到。准其贖罪。於是不費一兵。罕羌全數歸順。諸將皆服充國辦事之勇決。到了是年秋月。充國忽得一病。病中仍自籌畫兵事。安插降人。不肯休息。此時羌人窮困。陸續來降者已有萬餘人。充國預料羌人必敗。意欲撤回馬兵。但留應募士卒及罪徒共一萬人。在彼屯田。正在做成表章。尙未奏上。忽得宣帝賜書。書中說是聞將軍年老有病。恐遭不測。朕心深憂。今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往助將軍。可於十二月進擊先零。若將軍病甚。不必親行。但遣破羌強弩二將軍。

前往可也。

當日趙充國之子中郎將趙卬奉宣帝之命率領軍隊往助其父。此時亦在軍中。見宣帝詔書催戰。心知其父已定屯田之策。必不肯奉詔出師。深慮因此觸怒宣帝。致遭罪責。意欲自行進諫。又恐其父不從。乃轉託門下賓客進言道。主上意在速戰。不如勉從上意。且此行縱有不利。亦無大損。若逆上意。一旦遣繡衣使者來責將軍。將軍身且不保。安能顧及國家。充國聞言嘆息道。汝安得出此不忠之言。向使朝廷早聽吾計。何至使羌虜如此猖獗。往日主上命舉薦往察羌戎之人。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奏遣義渠安國。辦理不善。以致啟釁。金城湟中穀每斛八錢。吾告耿中丞即耿昌。糴粟二百萬斛。羌人便不敢動。耿中丞奏請糴百萬斛。朝廷僅允糴四十萬斛。又被義渠兩次出使費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

爲逆。今若出兵相持日久。勝負未決。難保四夷不乘機而起。到了其時。邊患蔓延。雖有智者。無以爲計。豈獨羌戎一處。爲足憂慮。吾今當力主吾策。以死守之。幸遇明主。可盡忠言。於是上書備陳屯田有十二利。宣帝得書。尙有可疑。下詔詢問。充國又上書剖陳。共計充國前後上書三次。宣帝皆交下朝臣會議。其始贊成之人。不過十分之三。至第二次上書。贊成者便有一半。到了末次。十人之中。竟有八人贊成。宣帝見羣臣多以充國之計爲是。遂下詔詰問前此反對之人。羣臣被詔書詰問。皆頓首謝過。丞相魏相奏道。臣等愚昧。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屢劃兵策。其言常是。臣敢保其計可行。宣帝乃下詔充國依計行事。

宣帝雖聽充國之言。實行屯田之策。又恐屯田之兵。分散各地。易被羌戎侵襲。且破羌將軍辛武賢。強弩將軍許延壽。屢次上書力

言羌戎可擊。因此兩從其計。一面令辛武賢許延壽會同中郎將趙卬往擊先零。三將領命帶領人馬分路前進。先零大敗。投降及被殺者七八千人。充國又招降五千餘人。宣帝見先零已無足慮。遂命三將罷兵。獨留充國在彼屯田。

光陰荏苒。過了一年。是爲神爵二年五月。充國計算先零羌戎總數不過五萬人。來降者已有三萬一千餘人。臨陣殺死者七千餘人。沈溺河湟及飢餓而死者五六千人。統計逃亡未獲者不過四千人。罕开會長靡忘既已歸順。自向充國承認。可將逃羌盡數招撫。充國也料定羌人不久自平。遂奏請罷屯兵。宣帝允准。充國遂率領兵士奏凱而還。到了長安。驚動長安人民。都來觀看。有充國至好友人復姓浩星名賜。一聞充國回京。急出迎接。彼此久別重逢。自然歡喜。浩星賜未暇訴說別話。先屏去從人。附耳說道。衆人

議論。都道是破羌強弩二將。出征多所殺獲。以致羌人敗亡。然在有識之人。深知虜勢已窮。雖不出兵。亦必自服。今將軍入見主上。可但歸功二將。說是非臣所能及。如此在將軍亦未爲失計。充國答道。吾年旣老。爵位已極。豈可避嫌。不據實奏聞。况用兵乃國家大事。應爲後世法。則老臣何惜餘命。不向陛下明言其利害。一旦忽死。更有何人言之。遂不聽浩星賜之言。入見宣帝。直述自己意見。宣帝也知充國所言是實。乃遣辛武賢仍歸酒泉太守原任。充國仍爲後將軍衛尉。

及神爵二年秋。羌人若零等同斬先零大酋長。猶非楊玉之首。又有酋長弟澤等。率領餘衆四千餘人來降。宣帝封若零弟澤二人爲王。其餘以次封賞。乃就金城地方設立破羌允街二縣。安置降羌。初立護羌校尉以管理之。宣帝下詔羣臣推舉可爲護羌校尉。

之人。於是四府丞相御軍史車騎將公舉辛武賢之小弟辛湯可以
勝任。宣帝卽拜辛湯爲護羌校尉。辛湯旣已受節。時趙充國臥病
在家。聞知此事。連忙入朝面奏道。辛湯雖有才幹。但他素性嗜酒
使氣。不可使管蠻夷。不如改用辛湯之兄辛臨衆。宣帝依言。遂下
詔改命辛臨衆。後辛臨衆因病免官。羣臣復舉辛湯。辛湯每因酒
醉凌蔑羌人。羌人又復反叛。果然應了充國之言。
當日辛武賢自以爲擊破羌人。立有大功。希望重賞。誰知宣帝聽
從充國之言。罷其將軍之職。仍回故郡。因此心中深恨趙充國。忽
記起前在軍中。曾與充國長子中郎將趙卬閒話。趙卬說起車騎
將軍張安世。其始本爲宣帝所不喜。意欲誅之。幸賴其父充國。向
宣帝婉言諫阻。說是安世奉事武帝數十年。素稱忠謹。宜賜保全。
安世由此得免。此乃宮中祕密之語。外間向來不知。趙卬無意中

說出。卻被辛武賢聽了。記在心中。如今因恨充國。無法報復。便借此事出氣。上書告說趙卬漏洩禁申言語。趙卬遂被禁止不得入宮。趙卬年少氣盛。遭辛武賢陷害。心中大怒。便欲往見充國。時充國掌兵。正在營內。趙卬正在怒氣勃勃。又恃其父爲將。不俟通報。便一直闖入營內。違犯軍律。又被有司劾奏。拏下獄中。趙卬益加憤怒。拔出劍來自刎而死。充國見長子死得冤枉。心中也就冷了許多。又兼年紀已老。乃上書告退。宣帝准奏。賜以安車駟馬。罷官歸第。充國雖然罷官閒居。宣帝卻仍倚重。每遇四夷之事。朝廷開有會議。每召充國。問以計策。並使參預兵謀。至後將軍官職。虛位以待。並不補人。直至甘露二年。充國方始病卒。時年已八十六矣。宣帝賜諡爲壯侯。後成帝時。西羌又有警報。成帝想起將帥之臣。追憶到充國身上。遂召黃門郎楊雄。作頌追美充國。其詞道。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先零羌既被趙充國征服。匈奴見所謀不成。因欲與漢和親。遣使來朝。尙未回報。虛閭權渠單于已死。匈奴忽然大亂。未知匈奴因何大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呼韓邪稽顙來朝 麒麟閣表功畫像

話說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本係壺衍鞬單于之弟。壺衍鞬死。虛閭權渠代立。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前單于所愛之顛渠閼氏。不

得寵幸。顯渠闕氏心中怨恨。乃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神爵二年五月。匈奴照例大會龍城。祭祀天地鬼神。屠耆堂亦來預會。及祭祀事畢。屠耆堂便欲歸國。恰值虛閭權渠抱病。顯渠闕氏因此生心。私向屠耆堂說道。現在單于病重。且漫遠去。屠耆堂依言不行。過了數日。虛閭權渠單于果死。顯渠密與其弟都隆奇謀立屠耆堂爲單于。是爲握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生性殘虐。盡殺前單于時用事之人。而任都隆奇爲政。

日逐王先賢揮素與握衍胸鞮有隙。聞其得立。乃遣人通款於鄭吉。鄭吉時在西域。監護鄯善以西南道。卽納日逐之請。遣兵迎接。送致京師。宣帝大悅。封日逐王爲歸德侯。鄭吉爲安遠侯。命其兼護車師以西北道。就西域中央設立幕府。鎮撫諸國。西域與漢交通。始於張騫。到了鄭吉。方始完全歸附。

握衍胸鞬。聞日逐王降漢。大怒。遂殺其兩弟。日逐妻弟烏禪幕。聞信。曾向單于懇求赦免。單于不聽。單于子爲左賢王。常僭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虛閭權渠子稽侯獬。爲烏禪幕之壻。時避居烏禪幕處。神爵四年。烏禪幕遂與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兵擊握衍胸鞬。握衍胸鞬敗走。自殺。都隆奇逃往握衍胸鞬弟右賢王處。餘衆盡降呼韓邪。

呼韓邪單于旣立。乃歸故庭。以其兄呼屠吾斯爲左谷蠡王。使人曉諭右地貴人。使殺右賢王。右賢王遂與都隆奇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擊呼韓邪敗之。呼韓邪東走。屠耆遂留居單于庭。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輿鞬王與烏藉都尉率兵屯守東方。以備呼韓邪。此時適有呼揭王者。由西方來。與右賢王爭。與唯犁當戶謀。譖右賢王殺之。屠耆旋知右賢王之寃。遂復殺唯犁當戶。呼

揭王懼。乃自立爲呼揭單于。右輿鞬王聞知。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於是匈奴一國中。共有五單于。時宣帝五鳳元年也。

後車犁烏藉與屠耆戰。兵敗。同投呼揭。呼揭與烏藉皆去。單于號推立車犁單于。屠耆又起兵擊車犁。車犁敗走。呼韓邪乘屠耆車。征舉兵襲之。屠耆返救。兵敗自殺。車犁單于亦降呼韓邪。呼韓邪遂定有全國。仍居單于庭。但是連年戰爭。死亡無數。部下兵衆不過數萬人。而呼韓邪之兄左賢王呼屠吾斯。欺其弟勢弱。遂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甘露元年。郅支單于進攻呼韓邪。呼韓邪敗走。與其部下商議自救之策。旁有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降漢。稱臣入朝。向漢求助。方能重定匈奴。呼韓邪聚集羣臣。會議其事。諸大臣皆力爭道。我匈奴本以馬上戰鬪爲國。不肯爲人服役。故威

名著聞於百蠻。力戰而死。壯士之分也。今者兄弟爭國。無論誰勝誰敗。其結果不歸於兄。便歸於弟。雖敗死。猶有威名。子孫仍得稱雄。漢雖強大。不能吞并匈奴。奈何敗壞古制。稱臣於漢。辱沒先人。見笑諸國。雖得苟安。何面目復長百蠻乎。左伊秩訾道此說不然。大凡強弱有時。不可固執。今漢家方盛。西域諸國皆爲臣妾。匈奴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國勢日弱。未嘗一日得安。今事漢方得安存。不事漢。便卽危亡。除此更有何法。於是彼此辯難良久。呼韓邪竟從左伊秩訾之言。率領其衆南行。到了邊塞。先遣其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朝。郅支單于聞知。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朝。到了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遣使前往五原郡。叩關。願於三年正月入京朝賀。宣帝聞報甚悅。卽准其請。遣車騎都尉韓昌往迎。呼韓邪單于。一路所過七郡。每郡撥出兵馬二千。排隊迎接。以示優

待。宣帝見呼韓邪將到，便下詔公卿會議禮節。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等議道：「應照諸侯王待遇，位在諸侯王之下，獨有太子太傅蕭望之，上前說道：『匈奴本爲敵國，今單于來朝，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之上。宣帝依言，下詔待單于以客禮。甘露三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到了長安。宣帝定期設朝於甘泉宮。單于入宮朝見，贊拜稱臣，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盤綬。其色從絲音辰玉劍、佩刀、弓矢、棨戟、安車、鞍轡、金錢、衣被、錦繡、帛絮等，不計其數。當日朝見禮畢，宣帝遣官陪伴單于往長平。坂名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南住宿。宣帝御駕由甘泉宮起行，至池陽宮。在今陝西涇陽縣駐蹕一夜。次日宣帝駕登長平，呼韓邪單于率衆接駕。宣帝下詔單于免禮，並准令隨從單于羣臣在旁觀看。又有各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皆來迎駕。陳列渭橋兩旁等候。宣帝駕登渭橋，但聽得衆人各呼萬歲聲。

如雷動。正是九重天子當陽日。萬國降王執梃時。此一段風光。摹寫不盡。宣帝回想昔日武帝勞師費財。伐匈奴。通西域。糜精費神。未能成功。不想到了今日。自己竟得坐享其成。也算是出於意料之外。宣帝越思越覺高興。遂留呼韓邪單于在長安邸第住過月餘。方始遣其回國。呼韓邪單于自請願居光祿塞下。即徐自塞爲所築之塞遇有急事。得就近入受降城中保守。宣帝許諾。遂命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率領馬兵一萬餘騎。護送呼韓邪單于出塞。並命董忠等駐兵其地。保護單于。又詔邊郡轉運米糧。接濟其食。呼韓邪單于受宣帝厚待。十分感悅。從此便一意歸漢。宣帝見四方平靜。天下無事。因念及羣臣輔佐有功。須加表章。乃命畫工就未央宮麒麟閣上。圖畫功臣形像。並題明官職姓名。計共十一人。中間惟有霍光一人。但書官爵姓氏。不書其名。茲將麒

麟閣所畫十一人姓名官爵照錄於下。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丞相高平侯魏相

丞相博陽侯丙吉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

宗正陽城侯劉德

少府梁丘賀

太子太傅蕭望之

典屬國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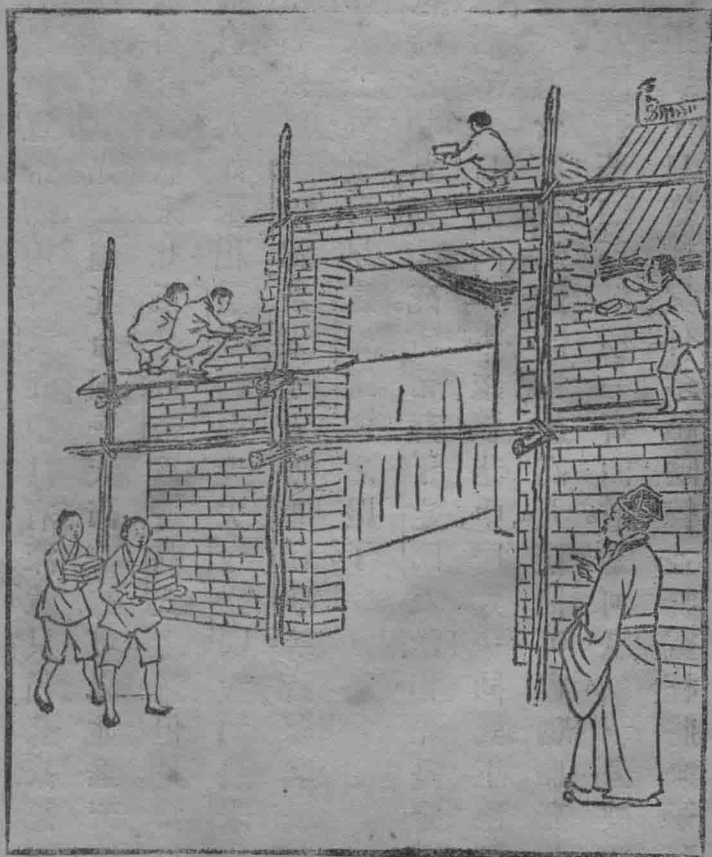
以上十一人。蘇武名列最後。說起蘇武。前因其子蘇元與上官桀謀反。事發之後。蘇元誅死。蘇武免官。及宣帝卽位。張安世上書保薦。復爲典屬國。宣帝因見蘇武。乃是苦節老臣。甚加優待。又憐其年老無子。因問左右道。蘇武久在匈奴。想必生有兒子。蘇武聞知。便託平恩伯許伯向宣帝奏說。前次由匈奴回時。胡婦初生一子。名爲通國。彼此時通音問。願自出金帛。託使者前往贖回。宣帝許諾。過了一時。通國果隨使者回漢。年已長成。宣帝拜爲郎官。又用蘇武弟子爲右曹。至神爵二年。蘇武病卒。年已八十餘歲。唐人溫庭筠有詩詠蘇武道。

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烟。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當日圖畫麒麟閣時。蘇武已死。惟有蕭望之。一人尚在。照例應將蕭望之列名最後。宣帝卻用蘇武。此中具有深意。只因蘇武忍死抗敵。歷久不變。與霍光受遺託命。同一大節凜然。可以並垂天壤。故將霍光居首。蘇武居末。此正是宣帝重視蘇武之意。但是當日朝中名臣。尚有多人。如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太子太傅夏侯勝等。皆著名一時。卻不得與諸人並列。也可見宣帝選擇之嚴了。

閒言少敘。此時丞相黃霸病死。宣帝拜于定國爲丞相。先是定國之父于公家居時。一日閭門之里巷忽壞。巷中居人一同興工修理。于公便對衆人道。汝等可將閭門稍放高大。使他可容駟馬高蓋之車出入。衆人聞言茫然不解。便一齊問道。是何緣故。于公被問。只得微笑說道。我平日審辦案件。多積陰德。並無冤枉。將來子孫

必有興起者。衆人聞說。都信于公。並非虛語。遂依言將閭門起得十分高大。到了此時。于定國身爲丞相。其子于永又得尙宣。



帝長女館陶公主。後來官至御史大夫。果應了于公之言。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王劉空詡黃白方 蓋楊首蒙文字獄

話說宣帝在位日久。四夷賓服。朝廷無事。海內富足。萬民樂業。真是個承平世界中興氣象。宣帝爲人。雖然精明強幹。勤求治理。但生性頗似武帝。喜文學。好神仙。招致儒生方士。時至甘泉郊祭。秦時往河東祀后土。作爲詩歌。又聽方士之言。添設神廟。一日忽得益州刺史王褒奏薦蜀人王褒有異材。宣帝卽行召見。命作聖主得賢臣頌。用爲待詔。過了一時。方士又言益州出有金馬碧雞之寶。使人前往祭祀。可以求得。宣帝依言。便命王褒往祭。王褒行至半途病死。至今雲南省昆明縣東有金馬山。其西南有碧雞山。上有神祠。卽漢宣帝使王褒祭祀之處也。宣帝聞王褒身死。甚加憫

惜。後張敞勸宣帝罷免方士。宣帝從之。由此絕意神仙之事。宣帝又喜修治宮室。裝飾車馬器物。比起昭帝。奢華許多。兼之信任外戚。如許氏史氏王氏皆受寵任。於是諫大夫王吉上書諫阻。宣帝不聽。王吉遂謝病歸到瑯琊。說起王吉自昌邑王劉賀被廢後。與龔遂等一同下獄。因其屢次直諫。得免死。罰爲城旦。後刑期既滿。起爲益州刺史。告病歸家。復召爲諫大夫。王吉生性廉正。當少年時。家居長安。東隣有大棗樹一株。枝葉垂到王吉庭中。適值棗熟之時。王吉之妻見了。便私自摘取。進與王吉食之。王吉先前不知。將棗食畢。出到庭中。偶然望見棗樹垂下之枝。並無一棗。不覺生疑。向妻究問。其妻只得明言。王吉大怒。立時休去其妻。東隣主人聞知其事。心想不過喫了幾個棗子。卻害人夫婦離散。也覺得甚不過意。論起來都是此株棗樹招災惹禍。便欲動手將樹砍

去一時閔動鄉里多人前來觀看。都爲感動。大衆便出頭調停。先阻止東隣。勿砍棗樹。然後力勸王吉迎歸其妻。王吉卻不過大衆好意。方纔應允。於是地方上人爲之作歌道。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吉號子陽。故稱王陽。

王吉爲人既屬一毫不苟。所交朋友。自亦不多。只有一人。姓貢。名禹。字少翁。與王吉同郡。二人平日極其相得。世人又爲之語道。

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此二句是說他二人進退相同之意。但二人在宣帝朝並不得志。王吉既由諫大夫告歸。貢禹也由河南令罷官回里。直至後來元帝卽位。素聞二人之賢。遣使召之。二人奉命赴京。此時王吉年紀已老。行至半路。得病而死。元帝聞信。甚爲悼惜。遣使弔祭。獨有貢禹至京。竟得大用。官至御史大夫。後王吉之子王駿爲京兆尹。有

能名。官亦至御史大夫。駿子崇。平帝時爲大司空。自王吉至王崇。三代皆號清廉。但是材能名譽。一代不如一代。而官職卻一代高過一代。更有一宗奇事。時人相傳王陽能作黃金。原來王吉父子孫三人。皆喜修飾車馬衣服。平時服御甚是鮮明。但並無金銀錦繡等裝飾。到得搬移他處。所攜帶者。不過幾個衣包。此外別無財產。及罷官歸去。也與平民一律布衣疏食。世人旣服其廉。又驚其奢。因見其平日不事產業。何以能如此闊綽。遂以爲定是得了仙術。能作黃金。供給自己使用。此等無知推測。未免可笑。

說起製作黃金。當日宣帝也曾遣人試驗。並無成效。先是淮南王劉安性好神仙。招集許多方士。著成一書。名爲枕中鴻寶苑祕書。書中所說大抵驅使鬼物點化黃金等事。劉安寶重此書。不使外人得見。及謀反事發。此書落在宗正劉德家中。劉德之子劉更生。

自幼好學。得讀其書。甚以爲奇。宣帝因更生富有文學。用爲諫大夫。更生見宣帝方喜神仙。便將淮南之書獻上。並言依法製造黃金可成。宣帝便命更生管理上方鑄造之事。更生遂依照書中所言方法。試行鑄造。及至試驗許久。並無成效。反白費許多財物。宣帝大怒。遂將更生發交廷尉治罪。廷尉便按照刑法。將更生擬定一個死罪。幸得更生之兄劉安民嗣父爵爲陽城侯。上書願獻其國戶口一半。以贖弟罪。宣帝也念更生是個奇才。方得從輕發落。讀者試想更生試造黃金。原是奉著宣帝之命。到得後來試驗無成。破費官中財物。在更生年少好奇。雖不免有輕舉妄動之過。卻非一班方士有意欺騙者可比。誰知宣帝便因此發怒。不怪自己輕信。單歸罪於更生一人。更生性命幾乎不保。宣帝居心已算深刻。但此事係由更生創意。尙可說他罪由自取。此外更有公正清

廉大臣。如蓋寬饒、楊惲等。平日無甚罪惡。只因觸忤宣帝之意。便就他言語文字上吹毛求疵。加上重大罪名。務欲致之死地。後世無數文字之獄。皆由宣帝一人開端。此種慘酷無理。直是偶語棄市之變相。究其原因。皆由宣帝中了申韓之毒。專任刑法。所以有此刻薄寡恩之舉。

蓋寬饒號次公。乃魏郡人。由儒生選爲郎官。被舉方正。對策高等。拜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因劾奏侍中張彭祖不實。被貶爲衛司馬。衛司馬職掌屯兵守衛宮門。乃是衛尉屬官。向來見了衛尉。都是下拜。蓋寬饒旣到衛司馬之任。查明法令所載儀節。並無此等明文。便按照法令。向著衛尉長揖不拜。衛尉覺得蓋寬饒十分高傲。與衆不同。但尙未知他利害。一日衛尉私命寬饒出外辦事。照例衛司馬領兵守衛宮門。不得擅離。遇有公事外出。應向尙書報

告衛尉不得私自差遣。無如從前充當衛司馬者。意欲迎合上官。往往替衛尉辦理私事。且並不報告尙書。已成一種習慣。如今蓋寬饒充當衛司馬。衛尉便也任意將他差遣。蓋寬饒聞命。並不推辭。卻照例向尙書報告。說是奉了衛尉命令。出外辦理某事。尙書見了報告。所辦並非公事。遂喚到衛尉責備一番。說他不應私遣屬官外出。衛尉遭此責備。從此不敢違法使人。

蓋寬饒自由諫大夫貶爲衛司馬。算是文官改爲武將。遂將身上長衣截短。頭戴大冠。身佩長劍。實行自己職守之事。不時巡行衛卒住處。各人之飲食起居。俱加留意。遇有身患疾病者。親自問視。並爲之延醫給藥。十分顧恤。以此人人盡感其恩。到了一年期滿。衛卒例許歸家。另換一班接替。接替之期。照例每年正月五日。大排筵宴。以酬其勞。是日宣帝親自出見諸人。及酒闌席散。宣帝方

欲開言。命其還家。誰知衛卒數千人。一齊叩頭。自請再留當差一年。以報寬饒之德。宣帝甚喜。遂拜寬饒爲太中大夫。命其出外巡行風俗。到得回京。奏對稱旨。擢爲司隸校尉。寬饒旣任司隸校尉。對於百官庶民。遇有過惡。無論大小。一律劾奏。於是一班貴戚公卿。皆畏其嚴厲。不敢犯禁。京師地面爲之一清。

一日平恩侯許伯修理第宅完工。搬入居住。滿朝文武百官都往道賀。許伯大排筵席。留著衆人入席飲酒。只有司隸校尉蓋寬饒不到。許伯遣人往請。寬饒聞信方來。由西階一直上堂。便就東向一個特別座上昂然坐下。也不與衆人施禮。許伯見他到了。便親自提壺前來敬酒。寬饒說道。不可多斟與我。我乃酒狂。許伯未及開言。忽聽得隔坐有人笑道。次公醒時便狂。何必酒也。寬饒舉目一看。原來發言之人。乃是丞相魏相。也就默然不語。到得酒酣。音

樂大作。衆官開懷暢飲。內有長信少府檀長卿。喫得大醉。便離席起舞。學那獼猴與狗爭鬪。形容畢肖。衆人見了。無不大笑。惟有蓋寬饒心中不悅。於是仰視屋宇。對著許伯歎道。美哉此屋。但富貴無常。此屋有如傳舍。閱人多矣。惟有謹慎。方得長久。願君侯勉之。說罷。便辭別而出。遂卽入朝。劾奏長信少府檀長卿。身爲列卿。作獼猴舞。失禮不敬。宣帝見奏。便欲加罪。檀長卿許伯急代爲謝罪。方得從寬免議。

蓋寬饒爲人剛直公廉。一意奉公。家中清貧。所得俸錢。一半給與吏民。使其爲己耳目。身爲司隸。其子常步行。自往戍邊。其高潔如此。但生性深刻。專欲尋人過惡。以致貴戚公卿。多懷怨恨。又喜直言衝撞。宣帝爲是儒者。屢加寬容。然心中終覺不快。不加升遷。寬饒因見同輩或後進之人。也有位至九卿者。自己奉公盡職。反居

常人之下。因此鬱鬱失意。便不時上疏諫爭。時太子庶子王生素來敬重寬饒。見其好爲直言。心甚不以爲然。乃作書勸諫。寬饒不聽。神爵二年秋九月。寬饒見宣帝專用刑法。信任宦官。遂上書極諫。書中說道。方今聖道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宣帝見書。心中大怒。便將其書發交朝臣議罪。有執金吾議道。寬饒書意欲求禪位。大逆不道。宣帝依議。遂命將寬饒下獄。寬饒不肯受辱。聞詔便拔出佩刀。自刎於北闕下。時人見了。無不憐之。

蓋寬饒死後。光祿勳楊惲亦因事免官。楊惲乃楊敞之子。因告發霍禹逆謀。得封平通侯。拜光祿勳。爲人輕財好義。廉潔無私。平日與蓋寬饒甚屬相得。但性喜揭人過失。往往招人之怨。此次因與

太僕戴長樂有隙。戴長樂遂告楊惲誹謗不道。宣帝竟免楊惲爲庶人。楊惲免官家居。富有錢財。聲名仍自煊赫。卻有友人孫會宗作書勸告楊惲。說是大臣被廢。理應閉門憂懼。不可經營產業。交通賓客。楊惲自少顯名於朝。今因言語免官。心中不服。見了會宗之書。愈加憤怒。遂作書回覆會宗。書中不免有怨望之語。到了五鳳四年夏四月。遭遇日食。忽有人上書。告說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都由此人。宣帝見奏。發交廷尉查辦。卻被廷尉查出楊惲回覆孫會宗之書。呈與宣帝閱看。宣帝見書中有道。且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又有詩道。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宣帝讀到此處。以爲楊惲有心誹謗君父。譏刺朝政。不覺大怒。便處以大逆不道之罪。楊惲竟坐腰斬。妻子長流酒泉。所有朝臣中素與楊惲親好者。盡免。

官職。

獨有京兆尹張敞。平日亦與楊惲交好。有司奏請免官。宣帝惜其才能。便將奏章擱起。此時張敞適有案件發交屬吏絮舜查辦。絮舜心想張敞被劾。便當免官。不肯替他辦案。竟將公事放在一邊。自己回家歇息。有人見了。便來勸阻絮舜。絮舜道。吾爲此公盡力多矣。如今不過是五日京兆罷了。那能再行辦事。誰知此語卻被張敞聞知。卽命更役捕拏絮舜下獄。辦成死罪。到了行刑之日。張敞使主簿傳諭絮舜道。五日京兆。究竟何如。現在冬日已完。汝尙望活否。絮舜此時悔已無及。只得引頸受戮。說起絮舜之罪。本不至死。張敞恨其眇視。致之死地。絮舜家人自然不服。到了立春。宣帝照例遣使出巡冤獄。絮舜家人載著絮舜尸首。並張敞諭單。出頭告發。使者奏上宣帝。說是張敞賊殺不辜。宣帝遂將張敞免官。

過了數月。京師盜賊復起。冀州又有大賊。宣帝召拜張敞爲冀州刺史。地方又得平定。

當日太子爽見宣帝信任法吏。專用刑罰。心中不以爲然。便乘間婉言進諫。未知太子如何進言。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疏仲翁叔姪辭官 韋玄成兄弟讓國

話說皇太子爽本宣帝在民間時所生。其母許皇后正位中宮。不過三年。便被霍顯買通淳于衍用藥毒死。宣帝復立霍光之女成君爲后。後聞許后不得其死。心中痛念。地節三年遂立爽爲皇太子。時年八歲。宣帝拜丙吉爲太子太傅。疏廣爲太子少傅。疏受爲太子家令。疏廣號仲翁。蘭陵人。自少好學。家居教授。被召爲博士。諫大夫。至是選教太子。疏受字公子。乃疏廣胞兄之子。被舉賢良。爲人恭謹好禮。敏捷能言。宣帝每到太子宫中。疏受迎接應對。置

酒上壽。禮貌雅飭。言語嫻熟。宣帝甚是歡悅。過了數月。丞相韋賢告老。宣帝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乃升疏廣爲太子太傅。疏受爲少傅。

當日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廣漢因見許后早死。太子年幼。左右無至親之人照管。放心不下。遂向宣帝建議。請以其弟中郎將許舜監護太子家事。宣帝遲疑未決。問於疏廣。疏廣對道。太子乃是一國儲君。所交游之人。必擇天下英俊。不宜獨與外家許氏親密。況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許舜監護太子之家。轉示人以不廣。臣竊以爲不可。宣帝聽了。連連點頭。遂將疏廣之語告知魏相。魏相免冠謝道。臣等愚見所不能及。宣帝由此甚重疏廣。時加賞賜。其時正值霍顯暗使霍后設計。欲將太子毒死。也賴疏廣疏受二人刻刻留心。防微杜患。太子遂得安然無事。每當太

子入朝。疏廣在前。疏受在後。叔姪二人同爲師傅。朝廷皆以爲榮。光陰迅速。疏廣爲太子太傅已過五年。時爲元康三年。霍后早廢。太子年已十二歲。讀過論語孝經。疏廣自覺年紀已老。決計告歸。遂喚到疏受說道。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吾與汝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何如歸老故鄉。以終壽命。疏受道。謹從大人之議。卽日叔姪二人一齊告病。到了病假三個月期滿。尙未銷假。宣帝有意挽留。下詔准其續假。二人遂自稱病重。上疏乞歸。宣帝念他二人年紀老邁。遂皆允准。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也贈以黃金五十斤。疏廣疏受謝別。宣帝與太子收拾行裝。一同歸里。到了起程之日。滿朝公卿大夫並朋友同鄉人士都來相送。就東都門外搭起帳棚。排列酒席。等候疏廣疏受到時。衆人爲之餞行。一一上前把盞。祝他一路平安。並各敘許多別話。弄得

疏廣疏受應接不暇。此時東都門外送行車馬。不下數百輛。有如蜂屯蟻聚。更引動長安許多士女。都來道旁觀看。此一段風光。異常熱鬧。算是一時少有。旁觀之人。都稱道疏廣疏受之賢。深惜其去爲之歎息。也有至於下淚者。

疏廣疏受辭別衆人。一路行程。到了蘭陵故里。原來疏廣家住鄉中。家中薄有田產。子孫等皆以耕田度日。今見疏廣疏受一同回家。大衆聞信。出外迎接。各敘天倫之樂。疏廣疏受又將宣帝及太子所賜之金。交付家人收藏。家人見了許多黃金。不勝喜躍。以爲從此買田置產。成爲富家。便可安坐享福。誰知疏廣疏受自從回家之後。連日分付家人。將所賜之金。備辦酒席。徧請宗族朋友賓客。到來歡聚。家中人等以爲老人初次歸里。酒席應酬。自屬不免。誰知疏廣卻習以爲常。日日請客。家人見老人十分高興。不便攔



阻。心中卻以爲
虛糜費用。甚覺
可惜。在疏廣意
思。似乎黃金存
在家中。終久是
累。惟恐用他不
盡。時時問他家
人。黃金尙有幾
多。速行賣去。預
備酒食。家人無
奈。只得依言備
辦。如此日日宴

飲。一連過了年餘。已將所賜黃金。花費大半。子孫等暗暗叫苦。但又不便明言。於是想得一計。揀得族中一位老人。爲疏廣平日所親信者。將自己實情告訴一番。說是子孫等希望趁著父祖在日。置買產業。立些基礎。如今逐日宴飲。糜費將盡。尙望老人得便。勸其酌留餘款。置田買宅。將來子孫也好度日。老人依言勸告疏廣。疏廣聽說慨然答道。我並非年老昏憤。不顧子孫。但因家中本有現成田宅。子孫勤力耕作。足供衣食。今若添置產業。食用有餘。徒教子孫懶惰而已。且子孫不論賢愚。多財皆足爲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况富人爲衆怨所歸。吾旣不能教化子孫。不欲使他益過生怨。又此金乃是主上惠養老臣者。故樂與鄉里宗族一同享用。以盡吾之餘年。豈不是好。老人聞言無話可答。心中卻也敬服疏廣見解闊達。遂將言回報疏廣。子孫聽

了疏廣言語。知是全無希望。只得死心塌地。一意耕田。疏廣疏受二人竟把餘金用盡。不久相繼壽終於家。後人因稱之爲二疏。至今山東嶧縣東五十里有一小城。號羅滕城。土人相傳二疏住宅及墓皆在其中。清人謝啓昆有詩詠二疏道。

太傅居前少傅俱。賓朋祖帳出東都。人生仕宦二千石。孰肯追隨兩大夫。金間無餘方寡過。功成不退豈非愚。子孫自享田廬舊。風雨寒窗守老儒。

當日太子爽自少卽得疏廣疏受教以孝經論語。及二人去後過了數年。適值御史大夫蕭望之因事貶爲太子太傅教授太子。此時太子爽年已長成。生性柔仁。又得望之大儒教以經學。太子由此愈重儒術。因見宣帝平日所用。多係學習法律之吏。專用刑法治理。對於臣下督責甚嚴。大臣蓋寬饒楊惲等皆因言語文字稍

有不謹。便坐以重罪。致之死地。太子爽見了心中甚不以爲然。又因宣帝盛怒之下。不敢進諫。一日太子爽趁著宣帝無事之時。從容進言道。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聽了不覺忿然作色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來王霸雜行。如何專用德教。且俗儒不知時務。好逞議論。是古非今。使人無所適從。何足任用。太子被駁不敢多言。只得默然退出。宣帝見太子已退。因歎息道。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從此心中不喜太子。

先是宣帝後宮有華婕妤張婕妤衛婕妤並皆得寵。張婕妤生一子名欽。封淮陽王。地節四年霍后既廢。宣帝本意欲立張婕妤爲后。因想起太子年紀尙幼。當日霍后未曾生子。尙且三番兩次謀毒太子。今若立張婕妤。渠現有子。更難免不生奪嫡之念。太子尤屬可危。惟有王婕妤無子。素性謹慎。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使之撫

養太子。王皇后雖然得立。並無寵幸。少與宣帝相見。到了淮陽王劉欽年已長大。喜讀經書。通曉政事法律。聰敏有材。甚得宣帝寵愛。屢次歎賞道。淮陽王真我子也。宣帝既不喜太子爽。遂欲立淮陽王爲太子。但又轉念自己出身民間。少時依倚許氏過日。及卽位之後。許后又被毒而死。想起貧賤夫妻。恩義難忘。若竟將太子爽廢去。未免對不住許后。輾轉尋思。心中終覺不忍。遂決計不廢太子。

宣帝又因淮陽王母子平日素得寵愛。屢加稱贊。料想淮陽王必然希望得立爲嗣。今旣無意廢去太子爽。須將此意曉諭淮陽王。絕他妄想。免得結下嫌隙。將來不得保全。惟是父子兄弟之間。此等事實屬不便啓口。況廢立之舉。並未發表。亦未與他人商量。不過宣帝心中有此打算。如今旣已如煙消雲滅。則舊事更不必重

提。免多一番痕迹。但事雖未行。形迹已露。非向淮陽王用言點醒。如何能使他曉悟。宣帝沈思許久。忽得一策。自言道。我今只須用此辦法。淮陽王是個聰明人。見我舉動。必能體會吾意。宣帝想罷。遂卽下詔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讀者試想宣帝此策如何能醒悟淮陽王。原來宣帝本恐淮陽王與太子爽爭奪帝位。以致兄弟不和。生出禍亂。特地尋一讓國於兄之韋玄成。作爲榜樣。說起韋玄成乃丞相韋賢之少子。自少好學。能修父業。爲人謙讓下士。每值乘車出外。遇見相識之人。步行路上。玄成立命停車。喚下從者。力邀其人上車。問以去處。送之前往。平日接見人客。對於貧賤之人。尤加禮貌。以此名譽日廣。由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此時其父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年老致仕。生有四子。長子韋方山早死。次子韋弘。三子韋舜。玄成算

是最小。韋賢原定自己死後由韋弘承襲侯爵。卻因韋弘官爲太常丞。職掌宗廟。管諸陵邑。事務旣繁。責任又重。容易得罪。深恐將來有礙襲爵。因令其自行告病辭職。韋弘知得其父意思。暗想道。我今若遵從父命棄官。顯見得我欲代父爲侯。未免遭人嫌疑。因此不卽辭職。

及韋賢抱病。韋弘竟因宗廟之事。被繫獄中。罪名未決。族中人等見韋賢年老病重。料其不起。韋弘犯罪。勢難承襲。尙有韋舜。韋玄成。應以何人爲嗣。須得韋賢主意。便來詢問韋賢。韋賢病中聞說。韋弘坐罪下獄。不得爲嗣。心中甚以爲恨。今見族人來問。默然不答。於是韋賢門生博士義倩等。與韋賢宗族商議。假託韋賢命令。使家丞上書有司。請以大河都尉玄成承韋賢之後。不久韋賢病死。玄成在任。聞訃奔喪。聞知自己當襲父爵。心料必非其父本意。

遂假作癲狂。臥牀不起。有時胡言亂笑。不肯應召。襲爵。大鴻臚遂將此事奏聞宣帝。宣帝下詔丞相御史查驗。

韋玄成素有名聲。自從此事轟傳於外。一時議論多疑他意。欲讓國於兄。所以假裝瘋病。於是奉命查驗之丞相史。遂作書勸諭玄成。玄成得書。仍置不理。丞相御史無法。遂上書劾奏玄成實未抱病。假作癲狂。旁有玄成故人官爲侍郎。心恐玄成因此得罪。乃上疏道。聖王貴重禮讓。宜優待玄成。勿屈其志。宣帝見奏。下詔丞相御史勿庸劾奏。帶領玄成入朝拜爵。玄成不得已只好受爵。宣帝甚重玄成。能讓拜爲河南太守。並赦其兄韋弘之罪。拜爲泰山都尉。神爵四年。又召玄成入京。拜未央衛尉。調爲太常。五鳳四年。楊惲被誅。玄成因與楊惲交好。連坐免官。到了甘露元年。又召拜爲淮陽中尉。

此時淮陽王劉欽尙在長安未曾就國。韋玄成雖然拜官也未到任。宣帝因其深通經術。遂命其與諸儒生在石渠閣講論五經異同。直到宣帝駕崩。方隨淮陽王赴國。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六回

馮夫人錦車持節

烏孫主晚歲歸朝

話說當日匈奴呼韓邪旣已來朝。西域亦皆平靜。說起西域諸國之中。烏孫算是強大。自從本始三年進攻匈奴大獲勝利之後。匈奴國勢日弱。烏孫遂得無事。元康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託常惠上書宣帝。請以公主所生之子元貴靡爲嗣。此公主卽楚王戊孫女。名解憂。本嫁烏孫前昆彌岑陁。岑陁先娶胡婦。生子名爲泥靡。岑陁早死。泥靡尙幼。遺命以國讓與叔父大祿之子翁歸靡。約俟泥靡年長。仍使爲嗣。翁歸靡旣立爲昆彌。復娶公主解憂。生三男。

兩女。元貴靡卽其長子。此時昆彌翁歸靡年老。竟違背岑陬之約。欲立其子。心想元貴靡是漢家外孫。必得朝廷應允。又替元貴靡求婚公主。願以馬騾各一千匹作爲聘禮。宣帝得書發交羣臣會議。蕭望之進前諫道。烏孫遠隔絕域。反覆無信。願陛下勿許。宣帝因見烏孫新破匈奴。立有大功。且從前已與和親。不欲斷絕舊好。遂不聽望之之言。許其和親。遣使者前往烏孫。迎取聘禮。於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及太子元貴靡與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者前來中國。迎娶公主。計一行共有三百餘人。宣帝聞信乃拜公主解憂之姪女相夫爲公主。並設置官屬侍御等百餘人。先命居住上林苑中。學習烏孫言語。一面擇定吉日。宣帝駕臨平樂觀大會烏孫來使。並招集各國君長。張樂宴飲。遣之回國。一面使長羅侯光祿大夫常惠護送公主起行。

常惠等一行人馬護送公主到了燉煌。正擬安排出塞。忽得探報。說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已死。烏孫大臣卻依岑陬舊約。共立泥靡爲昆彌。號稱狂王。常惠見事勢已變。急奏聞宣帝。請將公主留在燉煌。自己馳至烏孫。責其背約不立元貴靡之罪。宣帝見奏。又召公卿會議。蕭望之議道。烏孫既不立元貴靡。不如迎還公主。宣帝依言。遂命常惠仍送公主回京。

烏孫狂王旣立。復以公主解憂爲妻。生一子。名爲鴟靡。狂王爲人暴虐無道。人心不服。又與公主失和。過了一時。適值宣帝遣衛司馬魏和意衛候任昌送還烏孫侍子。魏和意等到了烏孫。入見公主解憂。公主告說狂王暴虐。失了衆心。誅之不難。和意遂與任昌商議。排設筵宴。請狂王前來飲酒。狂王不知。慨然到來。待到酒闌席散。魏和意乘其不備。密令衛士拔劍往刺狂王。衛士奉命。魯莽

向前一劍砍去。狂王雖然受傷，卻不曾中他要害。狂王出其不意，喫了一驚，連忙逃出，跨上馬匹，連加幾鞭，如飛而去。魏和意見事不成，只得向烏孫各大臣宣布狂王罪狀，並述自己係奉漢廷諭意，前來行誅。烏孫各大臣素恨狂王，聞言皆諾諾連聲，並無他說。卻有狂王前娶胡婦所生之子，名細沈瘦，聞說其父被刺受傷，逃出都城，急召集兵隊前來報仇。魏和意得報，遂與烏孫大臣商議發兵守城。過了數日，細沈瘦果然領兵到來，將一座赤谷都城團圍圍住，四面攻打。

此時西域都護安遠侯鄭吉，就西域適中地方之烏壘城。

今新疆輪臺縣

北之東

建立幕府，頒行漢廷號令，鎮撫諸國，威信久著。今聞公主與

使者被困於赤谷城，遂調各國兵隊往救。烏壘城離烏孫國都約一千七百餘里，又兼各國兵隊調集往來，未免多費時日。及至鄭

吉領兵到了赤谷城下。城中已被圍數月。危困異常。幸得拚命死守。未被擊破。細沈瘦見鄭吉兵勢強盛。不敢迎敵。方引兵解圍而去。鄭吉將此事奏聞宣帝。宣帝乃遣中郎將張遵車騎將軍長史張翁副使季都齎持醫藥並金帛前往醫治狂王。並加撫慰。又命張遵將魏和意任昌二人鎖拏解京。留長史張翁查究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情形。副使季都帶領醫生診治狂王傷口。張遵到了烏孫。傳達使命已畢。卽押解魏和意任昌到了長安。宣帝命將二人斬首。

讀者須知魏和意任昌謀殺狂王。原係宣帝之意。只因他不能殺得狂王。貽誤事機。所以將他斬首。表面上卻說是辦他擅行謀殺國王之罪。至是又命張遵等前往撫慰查辦。不過敷衍門面而已。偏遇張翁不知宣帝之意。便要認真查辦。向著公主解憂嚴加詰

問公主只是不肯承認。叩頭謝過。張翁見問不出口供。一時性起。竟用手抓住公主頭髮。大罵一頓。公主羞忿異常。便寫成一書遣人前往長安。奏知宣帝。隨後張翁回京。宣帝因他不應凌辱公主。并將張翁斬首。更有副使季都領著醫生。專心調治狂王。狂王傷處既愈。便遣季都回國。自己親領十餘人騎馬相送。季都回報宣帝。宣帝怒道。汝在烏孫許久。也應知得狂王罪惡。當誅吾命。汝在彼擔閣。正要汝趁便下手殺死狂王。汝今竟認真將他治愈。是何緣故。說罷。遂命發交有司辦罪。有司遂將季都判成宮刑。總計前後使者五人。四人得罪。只有張遵一人得保無事。

烏孫狂王傷處雖然治愈。不久卻又被殺。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娶有胡婦生子名烏就屠。當狂王被刺時。烏就屠聞信大驚。遂與烏孫諸翁侯逃往北山。烏即孫天山在北居住。遣人探聽消息。方知公

主與漢使謀殺狂王未成。烏就屠因此生心欲奪王位。遂想得一計。密遣心腹在外散布流言。說他母家匈奴有兵到來。助己得國。各地人民聞說。信以爲實。爭來歸附。烏就屠人衆既多。於是乘機將狂王殺死。自立爲昆彌。宣帝聞知。立命破羌將軍辛武賢領兵萬餘人駐紮燉煌。預備進討其擅殺之罪。時甘露元年也。當日都護鄭吉見大兵往征烏孫。道路遙遠。進討不易。不如遣人往說烏就屠令其歸降。可免費事。但須得烏就屠親信之人進言。方能動聽。鄭吉尋思良久。忽然想得一人。遂遣使往告其人。令其依言行事。

此人是誰。原來卻是中國古代一個女外交家。姓馮名嫫。了音本爲公主解憂侍兒。隨同公主到了烏孫。嫁與烏孫右大將爲妻。公主因其善書。且熟習西域諸國情形。曾命爲使者。持節前往諸國。頒

行賞賜。甚得諸國敬信。號爲馮夫人。鄭吉知烏孫右大將與烏就屠交情甚密。遂遣人密令馮夫人往說烏就屠來降。此時長羅侯常惠已奉宣帝之命。領兵到了烏孫國都赤谷城。烏就屠尙在北山。馮夫人奉鄭吉之命。親往北山。面見烏就屠。告說漢已出兵。衆寡不敵。必遭屠滅。不如及早投降。烏就屠見說。心中恐懼。便對馮夫人說道。但求漢朝與我一個小位號。我便投降。馮夫人依言回報鄭吉。鄭吉奏聞宣帝。宣帝見奏。心想一個婦女。竟能辦理外交事務。甚覺奇異。心中也想一見其人。遂下詔召馮夫人來京面見。詳加詢問。馮夫人一一對答。宣帝見馮嬖確有才幹。遂命爲使者。前往招撫烏就屠。又命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使。與馮夫人一同前往。

馮夫人奉了宣帝之命。身坐錦車。手持漢節。一行人簇擁到了烏

孫直往北山。召烏就屠前往赤谷都城。長羅侯常惠處聽詔。常惠宣讀詔書。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並爲之分別人戶地界。由此烏孫不啻分爲兩國。

過了二年。是爲甘露三年。烏孫大昆彌元貴靡身死。其子星靡嗣立。公主解憂年將七十。思歸中國。上書願乞骸骨葬漢地。宣帝見書。心生憐憫。遂遣使往迎公主回漢。公主帶同孫男女三人回到長安。宣帝命照公主例看待。賜以田宅奴婢。又過兩年。公主身死。葬於長安。三孫遂留居中國。守其墳墓。馮夫人當公主回時。也就隨同歸國。後來公主已死。馮夫人聞說烏孫大昆彌星靡爲人懦弱。恐被小昆彌吞併。遂上書朝廷。願出使烏孫。鎮撫星靡。朝廷准奏。遣兵百人。護送馮夫人前往烏孫。後來星靡竟賴馮夫人之力。得以保全。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宣帝崩御立嗣君 史高爭權結宦豎

話說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宣帝因病駕崩於未央宮。計宣帝自十

八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爵享年四十

三歲。葬於杜陵。論起宣帝為人自幼遭逢患難。生長民間。深知政

治弊害。人民疾苦。即位之後。勵精圖治。性喜法律。信賞必罰。綜核

名實。一時循吏稱盛。治化大興。萬民樂業。又值匈奴衰弱。單于來

朝。西域向風。羌戎平定。故史家稱為漢代中興之主。惟是用法過

嚴。大臣多死。縱容許史。外戚始得專權。信任弘恭石顯。宦官逐漸

得勢。兩漢亡國之禍。皆由宣帝一人開端。未免為君德之累。唐人

李商隱有詩詠宣帝道。

天上真龍種。人間武帝孫。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渭水天開

苑。咸陽地獻原。英靈殊未已。丁傅漸華軒。

當日宣帝病重。心恐太子爽懦弱。不能獨理政務。便倣照武帝故事。拜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宣帝駕崩。史高等遂奉太子爽卽位。是爲元帝。時年二十六歲。尊上官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王皇后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子鶩爲皇太子。王皇后名政君。祖父王賀。本齊國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盜賊。同時奉使之人如范昆。暴勝之等。皆以斬殺立威。大郡地方死者至萬餘人。惟有王賀一人。專務寬縱。甚少誅戮。武帝怒其不能稱職。卽將王賀免官。王賀歎道。吾聞救活千人者子孫有封。今吾已活萬餘人。後世當能興盛。

王賀免官之後。回到原籍東平陵。

歷在今山東
城縣東

居住。卻遇東平陵人

終氏與之有怨。王賀恐爲所害。遂帶同妻子遷居魏郡元城。

直在今
魏縣

城六名縣

委粟里。被舉爲三老。甚有德化。魏郡人感之。當日元城有一
老人。號建公。曾對人說道。春秋魯僖公時沙麓崩。晉史官卜得一
卦道。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麓崩。此後過六百四十五年。有聖
女出世。當爲齊之田氏。今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王翁
孺。字王賀本齊田氏之後。移居正當其地。約計過此八十年。恰滿六
百四十五年。當有貴女興於天下。建公說此語時。衆人尙未肯信。
誰知後來果然應驗。

王賀生子名禁。字稚君。自少往長安學習法律。爲廷尉史。王禁爲
人懷有大志。性好酒色。不修邊幅。娶妾甚多。生有八男四女。長子
名鳳。字孝卿。次子名曼。字元卿。三子名譚。字子元。四子名崇。字少
子。五子名商。字子夏。六子名立。字子叔。七子名根。字稚卿。八子名
逢時。字季卿。長女名君俠。次女名政君。三女名君力。四女名君弟。

內唯王鳳、王崇及政君三人爲嫡妻。李氏所出。李氏當懷孕政君時。忽夢月入其懷。及年長成。性情柔順。曾許字兩次。未嫁而其夫忽死。後趙王聘政君爲姬。未入宮。王又病死。此時李氏因妒忌與王禁離婚。改嫁爲河內苟賓之妻。王禁見政君屢次許嫁。不能成事。心中覺得奇怪。適有清河人南宮大有。精於看相。素與王禁交好。王禁便請其一看政君之相。大有看見政君。不覺大驚。急向王禁舉手作賀道。令女當貴爲天下之母。王禁聽說十分相信。心中暗自歡喜。便教政君讀書彈琴。宣帝五鳳時。政君年已十八歲。王禁便將他裝飾獻入後宮。

政君在掖庭過了年餘。恰值太子爽。平日所最寵愛之司馬良娣。司馬良娣乃太子後宮位號病重將死。對太子道。妾死非關天命。皆由太子後宮人等。見妾得寵。俱懷妒忌。暗中將妾咒詛。以致如此。太子爽

見良娣病到垂危。十分憐惜。又聽他如此訴說。心中信以爲實。到得司馬良娣死後。太子爽悲憤成病。終日忽忽不樂。責罵後宮諸人。說他害死良娣。一概不許進見。事爲宣帝所聞。因恐太子闕損身體。便示意王皇后。令其選擇後宮宮女數人。賜與太子以悅其意。王皇后依言。便在後宮中選得宮女五人。預備太子來見時。聽其自行擇取。恰好王政君卻在被選五人之內。

一日太子入宮朝見皇后。皇后便喚出五人。排立御前。暗遣女官詢問太子。意中欲得何人。太子一心悲痛良娣。更無心事娛樂聲色。聞言之下。略將五人看了一遍。覺得並無合意之人。但因此是皇后一番好意。不敢違拗。只得勉強應道。中有一人可取。究竟看中何人。自己也說不出。此時王政君所立之處。正與太子相近。又身著絳邊大袿衣飾。與衆不同。女官遂以爲他是太子看中之人。

奏聞皇后。皇后卽命侍中杜輔掖廷令濁賢同送王政君入太子宮中。太子回宮之後。召見政君於丙殿。遂得進幸。說起太子後宮原有姬妾不下十餘人。得幸久者七八年。皆未有子。獨政君侍寢一次。便卽懷孕在身。甘露三年生一子於甲觀畫堂。算是嫡長皇孫。宣帝愛之。取名曰鶩。常置左右。至是元帝卽位。立爲太子。政君遂爲皇后。封皇后父王禁爲陽平侯。

元帝卽位之後。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以外戚總領尙書事務。蕭望之與周堪二人爲副。望之前爲太子太傅。周堪爲少傅。二人旣是師傅。自蒙元帝寵任。不時進見。陳述治道。蕭望之又與周堪選取宗室中學問道德兼備之劉更生。薦爲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在左右。四人同心輔政。勸導元帝遵守古制。多見聽從。其時朝廷也就清平無事。

誰知過了年餘。忽然發生變故。只因當日同受遺詔輔政之人。除蕭望之周堪外。尚有史高一人。史高字君仲。乃史恭之子。宣帝少時曾寄養其家。及卽位之後。史氏與許氏同屬外戚。宣帝念其舊恩。看待甚厚。於是許史兩家子弟一向放縱不法。皆由宣帝平日過於寵任之故。如今史高得拜大司馬。受詔輔政。自以爲身居霍光地位。遇事當由己主張。偏遇蕭望之張堪二人皆是名儒。通達治體。史高雖位居其上。學問材識不及二人。自然相形見絀。一切政事。皆由二人議決。史高不過隨同畫押。毫無實權。因此心中不悅。漸與二人結下嫌隙。又見二人多所薦舉。並得任用給事。內廷聯爲一氣。自己勢成孤立。遂也想得二人暗地與之聯絡。以爲抵制之法。

此二人是誰。原來皆是宦官。一爲沛郡人。姓弘。名恭。一爲濟南人。

姓石名顯。二人少時因事受了宮刑。入宮爲中黃門。其時正值霍山領尙書事。宣帝恐其專權。遇有外來文書。便命宦官取入閱看。自行批發。並不告知中書。弘恭石顯常奉命傳達章奏。及霍氏滅後。宣帝遂用二人爲中尙書。當日宣帝爲政。專依法令辦事。不甚信從儒術。弘恭熟悉法令。擅長章奏。宣帝遂拜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是爲漢朝宦官干政之始。但因宣帝爲人精明。御下甚嚴。而且事必躬親。權不旁落。所以二人雖然久掌樞機。卻也不敢十分作弊。

及至元帝卽位。其始信任儒生。每遇會議政事。蕭望之等多主張採用古制。不依法令。弘恭石顯但知援引成例。與望之等議論不合。元帝往往聽從望之之議。史高知弘恭石顯所議不用。必然怨恨望之。遂與二人深相交結。彼此暗通消息。遇事互相援助。望之

素知弘恭石顯生性奸邪。便欲趁勢將他驅除。一日望之入見元帝。奏道。中書爲政事根本之地。宜選賢明之人。自武帝時。因常在後宮遊樂宴飲。任用士人傳達政事。覺得不便。所以參用宦官。究竟不是國家舊制。而且違背古代不近刑人之義。應請將中書宦官悉數罷去。改用士人。元帝見奏。自以卽位未久。不便變更舊制。乃發交羣臣會議。於是史高弘恭石顯聞信。急結合在朝一班黨羽。反對此議。元帝生性本來優游不斷。又見衆意不同。便將此事作罷。由此史高弘恭石顯深怨望之。乃相聚計議道。可恨蕭望之竟想排斥我輩。若不將他除去。安能保全祿位。但他正在得寵之際。又苦無隙可乘。不如先設法將劉更生調爲外朝官吏。剪其羽翼。然後算計除他。計議既定。恰好當日宗正缺出。三人便在元帝面前合力保奏。劉更生出爲宗正。論起宗正官列九卿之一。自比

給事中尊貴。但給事中乃是內朝之官。出入宮禁。日在帝旁。預參謀議。地位親密。宗正係外朝之官。專管宗室事務。反不及給事中之得勢。三人既將更生調出。便又算計除去望之。果然不久竟如其願。

先是蕭望之與周堪屢次向元帝保薦名儒茂材。以備補充諫官之職。時有會稽人鄭朋。遊學長安。意欲謀得一官半職。因見望之秉政。便欲投其門下。希望進用。但苦無人引進。一日忽然想得一計。便向闕下上書。書中告發車騎將軍史高。分遣賓客前往各郡國營求賄賂。又備言許史二家子弟種種罪過。原來鄭朋探得蕭望之周堪與許史不睦。因欲藉此迎合。此奏既上。元帝發交周堪閱看。周堪看了一遍。正合其意。便以爲鄭朋是個好人。奏請元帝令鄭朋侍詔於金馬門。

鄭朋既爲待詔。知係周堪所薦。心想望之與周堪志同道合。知我上了此奏。意中自然贊同。我今前往謁見。諒不至被他拒絕。又轉念自己冒昧前往。不免被其看輕。不如先致一書。探其意旨。於是寫成一書。遣人送到前將軍府中。望之得書拆開一看。知是前日告發許史之人。又見書中措詞。頗爲得體。便命請來相見。來人回報鄭朋。鄭朋如言到來。望之推誠接待。禮意殷勤。鄭朋喜出望外。從此常常對人稱述望之如何好處。許史如何不好。意欲討好望之。升他官職。在蕭望之原也。有意提拔鄭朋。無如鄭朋爲人品行不端。過了一時。竟被蕭望之查出許多劣跡。心生嫌惡。以後每遇鄭朋到來。立即謝絕。不與相見。便連張堪也知鄭朋是個小人。深悔從前不該將他保薦。

鄭朋雖被望之拒絕。心中尙希望周堪替他引進。誰知一日忽聞

說大司農史李宮拜爲黃門郎。事後查知乃係周堪保奏。鄭朋不覺大怒。原來李宮與鄭朋同爲待詔。今周堪獨薦李宮。不薦鄭朋。鄭朋自知無望。因此怒從心起。便想投入許史門下。報此仇恨。未知鄭朋如何算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許史爭權進宵小

恭顯定計陷忠良

話說鄭朋因被蕭望之周堪謝絕不理。不怪自己品行不端。反怪二人無情。因獨自計議道。我枉費一番精神。替他二人出力。原希望得些好處。誰知並不討好。追悔當初不該投入二人門下。眼看得絕無希望。不如從速變計。惟是變計也有難處。屈指在朝權貴。除卻蕭周二。人便要算到許史。此外更無他人。但我前曾詣闕上書。並屢次當衆訴說許史種種罪惡。弄得盡人皆知。如今忽然改換面目。轉求親附。不特許史懷恨不納。卽我自身亦覺不便。此事

如何是好。鄭朋沈思良久。忽得一計。不禁拍案叫道。須是如此。此既可遮掩前事。又可藉此出氣。於是鄭朋暗中尋訪許史兩家用事之人。與之深相交結。尋便託其引進。果被許史收納。讀者試想許史兩家既被鄭朋指斥。自然將他當作仇人。何以反肯收留門下。原來鄭朋初見許史之時。許史也曾問起何故上書告他。鄭朋便將此事一起推在周堪劉更生二人身上。因說道。我是關東之人。初次來到長安。何曾知得朝中大臣許多事故。皆由周堪劉更生教我。我一時未及細察。便依他言語詣闕上書。後來細查實情。方知被人愚弄。悔已無及。故特親來謝罪。如蒙收錄。情願竭力報答。以贖前愆。許史二家聽了鄭朋一片花言巧語。也就深信不疑。因許替他薦引。遂有侍中許章入見元帝。力薦鄭朋。元帝即命召見。鄭朋既見元帝。得意洋洋。便在外揚言道。我得見主

上面奏前將軍蕭望之小過五。大罪一。當日并有中書令在旁親聞我言。遂有人將鄭朋言語報知蕭望之。

蕭望之聞說鄭朋在帝前進讒。心中尙未深信。因鄭朋有中書令在旁親聞之語。便來尋弘恭石顯。問以鄭朋見帝是否有此言語。弘恭石顯只得據實對答。蕭望之既去之後。弘恭便與石顯商議。道望之聞知有人告他。必向主上辯明。主上若將此案發交我二人查辦。我輩便可從中設法構成罪名。將他除去。但是此案已經鄭朋揚言。我輩在旁聞知。主上或疑我輩與之有關。另交他人查辦。不由我輩主持。便難如願。爲今之計。應趁望之未及辯明之先。再興一獄。使之迅雷不及掩耳。或可得手。二人商議已定。又恐鄭朋一人言語尙難取信。因又想出一人。乃是待詔華龍。於是密喚鄭朋華龍二人到來。囑咐一過。二人奉命自去辦事。

說起華龍當日在宣帝時。因有文才。被召與劉更生張子僑等一同待詔金馬門。他人皆得升官。獨有華龍爲人卑鄙齷齪。所以一向沈滯。華龍也想倚傍周堪。尋人替他介紹。無如周堪久知華龍聲名狼籍。一徑謝絕不納。華龍尋思無法。恰遇鄭朋與之同官。又正在不得意之時。彼此遂結爲密友。至是二人奉了弘恭石顯之命。知是機會到來。趁此可望升進。心中十分高興。連忙寫成一書。書中說是蕭望之與周堪劉更生祕密計議。意欲罷免車騎將軍史高。離間許史諸人。書旣寫成。便等到蕭望之出外休沐之日。詣闕奏聞。元帝得書果然發交弘恭石顯。令向望之查問有無此事。弘恭石顯奉命查問望之。望之便直對道。在朝外戚。往往驕奢淫佚。臣謀除之。原欲匡正國家。並非懷有私意。弘恭石顯見望之直認不諱。正墮其計。遂也不與多言。一直回報宣帝。備述望之言語。

因劾奏道。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結爲朋黨。互相稱舉。屢次讒訴大臣。毀離親戚。意欲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卽召致廷尉。原來元帝卽位未久。並不知召致廷尉。卽是下獄。卻以爲不過是召交廷尉處詰責。遂卽依議而行。於是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等竟被冤枉下獄。時元初二年春正月也。

過了數日。元帝忽記周堪劉向多日未見。尙怪他何故不朝。便命往召二人。左右奏說二人已皆下獄。元帝聽說不覺大驚。急問其故。弘恭石顯便答是係經奏准施行。元帝道汝等當日但請召致廷尉。豈不是單交廷尉詰問。又未曾說出下獄。何以竟將他送入獄中。弘恭石顯聽了連忙俯伏在地。免冠叩頭謝過。也不爭辯一語。元帝見二人賠個小心。便又不忍責備。但說道放他三人出獄。照舊視事。弘恭石顯只得奉命唯唯退出。

弘恭石顯退至外廷。祕密議道。我等用盡心機。設下計策。方得將此輩下入獄中。今主上下令放出。仍復舊職。我等前功盡廢。而且此輩既出。心中懷恨。必然算計報復。難保將來不反受其禍。但我等新受主上詰責。未敢上言諫阻。須請車騎將軍入見主上。如此如此。進說一番。或可望主上依允。二人計議已定。遂遣人往請史高到來。附耳說了一遍。史高立即入見元帝。說道。陛下即位未久。未有德化聞於天下。便先將師傅及九卿大夫下獄考驗。今又無故將其放出。使之照前供職。賞罰不定。未免惹人議論。臣意不如趁此將諸人免官。也可遮掩過失。元帝聽說。心想史高所言果然不錯。遂下詔將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免爲庶人。擢鄭朋爲黃門郎。弘恭。石顯。史高。見其計得行。心中自然歡喜。

讀者試想元帝身爲太子十餘年。對於國政平日也應留意。乃竟

不知召致廷尉。便是下獄。已算昏憤糊塗。及至發覺之後。明知作事過誤。被人捉弄。急應赦出三人。並將弘恭石顯等治罪。也可補過。誰知反聽史高之言。免了三人官職。但圖遮掩已過。作事顛倒。更屬可笑。總之元帝生性闇弱。作事游移。毫無主見。容易受人蒙惑。此次將蕭望之等免官。原非出自本意。不過臨事寡斷。便爲他人言語所動。心中明知三人之賢。事後也就追悔。事有湊巧。蕭望之等三人既已免官。是年三月地忽大震。到了夏日太史又奏有客星見於昴宿與卷舌_{名星}之間。元帝見地震星變。心中恐懼。加以自卽位以來。關東連年遇災。人民窮困。流亡入關。於是上書言事之人多說是大臣不職所致。因此元帝每當朝會時引見丞相及御史大夫。屢加責備。此時于定國爲丞相。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被責恐懼。便想告退。元帝見公卿多不稱職。因想起蕭望之等三人。

是年冬十月先下詔稱美蕭望之。說他傅相有功。封爲關內侯。食邑六百戶。拜爲給事中。每遇朔望入朝。位列將軍之下。又召周堪。劉更生意欲拜爲諫大夫。弘恭石顯見三人又復起用。恐其得勢與己爲難。遂與史高密議。力勸元帝。但拜二人爲中郎。元帝既再用蕭望之。甚加器重。意欲使爲丞相。弘恭石顯及許史等見此情形。無不側目。劉更生心知諸人怨恨望之。必然設計陷害。深恐元帝聽信讒言。望之又被排斥。意欲上書感悟元帝。卻因自己前被劾奏。說與望之結爲朋黨。如今不便再言。於是囑託外家親戚令其上書元帝。書中說是地震都爲弘恭諸人。請罷免弘恭石顯。進用望之。以答災變等語。偏是此書不上。還可。既上之後。卻又惹出禍來。當日各處上書皆歸中書。先行閱看。此書既上之後。弘恭石顯見了。便疑是劉更生主使。於是帶了書來。奏元帝。請

派人查驗虛實。元帝依言辦理。於是召到上書人再三詰問。上書人隱瞞不住。只得供是更生教他。元帝遂命捕更生下獄。發交太子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一同審問。韋玄成等將案訊明。遂劾奏劉更生前爲九卿。與望之周堪謀除車騎將軍及許史各侍中。離間親戚。獨專政權。爲臣不忠。幸未伏辜。復蒙召用。不悔前過。又教人上書。實屬誣罔不道。元帝下詔免更生爲庶人。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蕭望之因見元帝復行召用。知得前次無故免官。並非帝意。皆由弘恭石顯許史等播弄而成。因此心中不甘。又念自己受此冤屈。若不申訴明白。將來彼等又將藉詞毀謗。望之想罷。遂令其子蕭伋上書。告說其父前次無辜被黜。請求昭雪。元帝見奏。發交羣臣會議。弘恭石顯又串通許史。結合朝臣與望之反對。朝臣皆畏許史恭顯權勢。只得隨從附和。遂覆奏道。

望之前與周堪劉更生密謀除去許史。所犯之罪。自己供認不諱。並非有人讒譖。今忽教子上書。訴說無辜。有失大臣之禮。罪犯不敬。應請逮捕下獄。元帝看了覆奏。沈吟不語。

弘恭石顯。知得蕭望之素尚氣節。不肯受辱。前次係召到廷尉。騙他下獄。他事前並不聞知。及至臨時。迫於無奈。只得容忍。今若用明詔迫他下獄。他必尋個自盡。我輩也好斬草除根。免貽後患。但主上意思。必不肯將他下獄。須趁此進言促成其事。二人計議已定。遂從旁進言道。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意欲排退外戚。由他一人專權。僥倖免罪。又賜爵邑。預聞政事。不知悔過。卻懷怨望。教子上書。歸惡於上。自恃曾爲師傅。終不坐罪。非將望之下入獄中。息其怏怏之心。不顯得朝廷之寬厚。元帝見說。答道。蕭太傅素性剛強。安肯下獄。弘恭石顯齊聲道。望之所坐。言語薄罪。自料不至有性。

命之憂。豈肯便行自殺。元帝聽了。方始批准。石顯便將批准之奏封好。交與謁者。令其往召望之。親手付與閱看。一面又令太常速發執金吾車騎。將望之居屋團團圍住。當日望之正在家中。忽報人馬洶洶。來圍第宅。一家人等盡皆驚惶。不久使者到來。命召望之出來受詔。望之見此情形。自知不妙。便欲尋死。其妻見了。連忙阻住道。此種舉動。必非出自自主上之意。不妨稍爲忍耐。望之聽說心中不決。走到外邊。問其門生朱雲。朱雲乃魯國人。身長八尺餘。容貌魁梧。兼有膂力。少時性好游俠。結交一班少年。曾將身替人報仇。年至四十。方始發憤讀書。從博士白子友受易經。又從望之受論語。皆能精通。爲人倜儻。最講氣節。今因望之來問。遂勸望之自殺。望之聽朱雲所言。與己見相合。乃仰天歎道。吾曾爲將相。年過六十。今年老入獄。貪求生活。未免卑鄙。說罷。便呼朱雲之字道。



游之游朱雲速和
藥來。勿耽誤我
死。朱雲依言。便
將鴆酒一杯進
上。望之舉杯飲
盡。不久毒發而
死。使者在外久
候。望之不出。正
在連聲催促。忽
報望之已死。使
者入內驗明。只
得回報元帝。

元帝坐在宮中。等候使者覆命。時值正午。太官進上御膳。元帝方欲舉箸。忽見使者回來。神色慌張。元帝便知有異。急問如何。使者備言望之自盡。元帝聽說大驚。連連搖手道。我早疑其不肯入獄。果然殺吾賢傅。說罷不禁失聲痛哭。連飲食也不能進。便命太官撤去御膳。左右見元帝如此傷心。都不免落下幾點眼淚。元帝哭了一場。心想此事皆由弘恭石顯二人主意。累我迫死師傅。想到此處。不禁大怒。便命左右召到弘恭石顯二人。厲聲責備道。汝等力說無礙。並不從長計議。今果如何。二人聞知望之已死。心中正自暗喜。又早料必受元帝責備。但求其計得行。事已過去。諒不至將他抵罪。因此不但毫無憂慮。反覺揚揚得意。今見元帝發怒。便假作驚惶之狀。免冠伏地。連連叩頭。元帝起初本欲加罪二人。後見其如此情形。心中又覺不忍。過了片刻。方將二人喝退。有司奏

道。蕭望之有罪而死。應請將爵邑開除。元帝明知望之冤枉。下詔仍令望之長子蕭伋襲爵關內侯。元帝追念望之。每遇歲時。必遣使者往祭其墓。遂升周堪爲光祿勳。並以周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甚見信任。弘恭石顯畏懼二人。又想設計除之。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結貢禹石顯邀名 逐周堪元帝被惑

話說蕭望之既被弘恭石顯設計逼死。不久弘恭亦得病而死。元帝遂以石顯爲中書令。石顯爲人奸巧機變。能於事前探取元帝意思。百端迎合。以此深得寵愛。如今弘恭既死。石顯得升爲中書令。獨掌樞機。便也想收買人心。博取名譽。當日蕭望之本是名儒。深得人望。一旦無辜枉死。一班學士大夫。無不悼惜。知被弘恭石顯陷害。衆心不服。以此議論紛紛。石顯聞得此信。心中也覺憂慮。

暗想主上素來敬重儒生。我是一個宦官。素爲清議所輕看。如今衆口一辭。都說我與弘恭逼死望之。弘恭旣死。便歸罪於我一人。若不及早將此惡名洗刷一番。必難保全祿位。但是望之已死。卻用何法補救。石顯沈思片晌。忽得一計。也不告知他人。暗中自去行事。

讀者試想石顯所用何計。原來石顯之意。明知望之被已逼死。縱使極口辯白。無人肯信。不如用聲東擊西之法。尙可遮掩他人耳目。恰好此時朝中有一諫大夫貢禹。乃是著名儒生。石顯一向並不認識。乃先使人致其仰慕之意。然後備下厚禮。親身來拜。貢禹卻不過情面。只得與他往來。石顯假作十分殷勤。竟買得貢禹歡心。石顯又在元帝面前極力保薦貢禹。遂由諫大夫累升光祿大夫。長信少府。到了元光五年六月。御史大夫陳萬年病死。貢禹遂

爲御史大夫。元帝素重貢禹。問以政事。貢禹前後上書數十次。力勸元帝崇尚節儉。元帝頗採其言。但因與石顯交好。且畏其權勢。不敢言其過失。此時身爲御史。年紀已老。不過數月。病重而死。時年已八十餘矣。當日一班文人學士見石顯敬禮貢禹。無微不至。果然信以爲真。都道他爲人甚好。往日蕭望之之死。都是弘恭所爲。石顯必不至此。

貢禹既死。元帝乃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精通經術。爲蕭望之所重。薦爲博士。廣德爲人韞藉。及爲御史大夫。卻肯直言極諫。當日到任未久。適值永光元年春日。元帝駕幸甘泉。郊祭泰畤。行禮已畢。欲在其地射獵。廣德上書諫阻。元帝准奏。卽日回宮。到了是年秋日。耐祭宗廟。元帝駕出便門。長安城南頭門。欲乘樓船。廣德當著車前。免冠叩首。請車駕從橋而過。元帝不

知其意。未卽允從。因命廣德戴冠。廣德伏地不起。口中說道。陛下不聽臣言。臣當自刎。以血染汗車輪。有犯清潔。陛下不得入廟祭祀矣。元帝聽說。心中不悅。適有光祿大夫張猛。在前先驅。急上前替廣德解說道。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之言可聽。元帝見說。方纔明白。因答道。說話正該如此。遂命從橋行過。

廣德爲御史大夫。不過數月。元帝以連年水旱。人民流亡。下詔責問三公。於是廣德與丞相于定國。車騎將軍史高。同乞骸骨。元帝各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職歸家。廣德回到沛郡。沛郡太守親至境上迎接。人民莫不歎羨。廣德到家後。懸其安車以示子孫。于定國史高以侯爵就第。其後三人並得壽終。于定國旣免相。元帝遂用韋玄成爲相。復封扶陽侯。先是玄成承襲父爵爲扶陽侯。

後因騎馬至廟門被劾。削爵爲關內侯。及拜丞相仍復父爵。鄒魯之人。因見韋賢。韋玄成父子二人皆由儒生封侯拜相。遂爲之作歌道。

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

韋玄成既代于定國爲相。元帝又以鄭弘爲御史大夫。鄭弘字稚

卿。泰山剛縣。

在今山東沂水縣西北。

人。曾任南陽太守。右扶風。甚有聲名。當

日朝中公卿自丞相韋玄成以下。皆畏石顯之勢。不敢稍逆其意。

惟有周堪生性公正方嚴。自知孤立無助。遇事直陳。不肯委曲。其

弟子張猛與之同心輔政。甚得元帝信任。遂招石顯之忌。時在元

帝前用言譖毀。此時劉更生被廢家居。因見堪猛二人用事。希望

自己復得進用。又恐元帝聽信讒言。二人終被石顯陷害。遂上書

極言時事。其書本係密封。誰知復被石顯看見。由此愈恨更生。更

與許史密謀。驅逐周堪。張猛二人。卻值元光元年夏六月。天氣甚寒。日色青而無光。於是石顯及許史等聯絡朝臣上言。此係周堪張猛二人用事之咎。元帝自從蕭望之死後。一意信任周堪。今見衆口一辭。同聲反對。意中尙是不信。無奈滿朝公卿多半說他不好。單是自己一人替他不平。縱然周堪得保祿位。必被衆人議論。說我有心偏護。須是朝臣之中有人出來說他好處。我便有了助力。不怕衆人議論。元帝想定主意。因記起長安縣令楊興。爲人頗有材能。平日常常稱贊周堪。如今得他一言。可塞衆人之口。於是召到楊興。假意問道。朝臣議論紛紛。爭說光祿勳不好。此是何故。讀者須知。元帝此問。原欲楊興說好。偏遇楊興生性狡猾。以爲元帝聽信人言。今已不喜周堪。便欲迎合帝意。因對道。周堪非獨在朝廷不可。卽在鄉里亦不可也。臣前因羣臣劾奏周堪與劉更生

等謀毀骨肉。罪應伏誅。故臣以爲不可誅堪。乃是爲國養恩。元帝接口道。是也。他有何罪。竟至遭誅。爲今之計。應當如何處置。楊興對道。以臣愚見。似宜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使管事。主上可不失師傅之恩。此最得計。元帝聽了。默然不語。暗想道。不料連楊興都反對周堪。莫非周堪果然不好。所以犯了衆怒。由此元帝漸疑周堪。正當此時。又有諸葛豐上書劾奏周堪張猛之短。

諸葛豐字少季琅琊人。宣帝時爲侍御史。元帝卽位擢爲司隸校尉。說起漢時司隸校尉。例得持節逐捕盜賊。糾舉不法。諸葛豐素性剛直。旣拜此職。便遇事雷厲風行。並無遷就。京師吏民皆畏其威。時人爲之語道。『間何闊。逢諸葛。』元帝喜其公正。下詔加給光祿大夫之俸。諸葛豐感激元帝知遇。對於職務。愈加盡心。其時侍中許章甚得元帝寵幸。倚藉外戚之勢。任意奢淫。不遵法度。適

有門下賓客在外犯事。被諸葛豐捕獲。究問起來。卻牽連到許章身上。諸葛豐寫了奏本。未及奏上。偏是冤家路窄。一日諸葛豐行至半途。忽遇許章乘車由宮內出。諸葛豐望見許章。便如飢鷹餓虎。遇見鳥獸一般。心想不卽此時將他收捕下獄。更待何時。遂命左右將車停駐。舉起手中之節。對著許章說道。可卽下車。誰知許章卻也乖覺。心知諸葛豐不懷好意。分付御者速卽回車。加上一鞭。竟望宮門如飛馳去。諸葛豐心中不捨。喝令左右從後趕去。看看趕到宮門。許章急跳下車。走入宮中。見了元帝。不說自己犯罪。單說諸葛豐矯詔擅捕外戚。臣恐遭其毒手。只得逃入宮中。哀求陛下保全微命。元帝聽說也覺諸葛豐過於專擅。只得安慰許章數語。當日諸葛豐見許章入內。知他必去面訴元帝。遂也將許章罪惡寫成一書奏上。自古道先入之言爲主。元帝已聽許章一面

之詞。便下詔將諸葛豐所持之節收回。從此司隸校尉遂不持節。諸葛豐見元帝偏護外戚。又上書請得入見面陳此事。元帝不許。後遂移諸葛豐爲城門校尉。諸葛豐疑是周堪張猛在元帝前說他短處。至是乃上書訴說二人之短。元帝正因朝臣反對二人心中不悅。又見諸葛豐之奏。心想他平日常說二人好處。如今失勢。便想藉此報復。殊屬可惡。乃下詔免諸葛豐爲庶人。

但是諸葛豐雖然免職。而周堪張猛也就因此貶官。原來元帝本想尋覓數人幫助周堪張猛。不料如楊興諸葛豐等平日稱美周堪張猛之人。到了此時。也就大反前說。元帝弄得無法。遂下詔貶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從此石顯專擅朝權。無所忌憚。朝中羣臣順之者無不高升。逆之者盡被誅貶。似此勢醜。真是炙手可熱。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前漢演義(下編)

第一百六十回 忤奸人賈楊坐罪 重宦豎周張無權

話說元帝聽信讒言。貶逐周堪張猛。正中石顯之計。心中尙不覺悟。不久反將政事大權交與石顯掌管。原來元帝自卽位以來。素體多病。又兼性喜音樂。終日在宮。藉著吹彈歌唱。消遣歲月。懶親國政。便想擇一親信之人。委以政事。免得自己勞神。無如揀來揀去。覺得滿朝文武。竟無一人可靠。只有石顯似比衆人略勝一籌。因此決計將大小政事。委其辦理。

讀者試想當日朝中羣臣人數不爲不多。何無一人能中元帝之意。卻單單選著石顯。只因元帝意中。以爲一班朝臣。無論何人。皆有家族。既有家族。卽有許多親戚朋友。糾纏不清。但使一人得志。便呼朋引類。成羣結黨。布滿朝廷。罔利營私。敗壞國政。其弊甚大。

惟有宦官不曾娶妻生子。既無親戚。又兼一向住在宮中。不與外人交接。更無朋友。孤單一身。倒覺乾淨。但使其人居心忠直。辦事勤慎。便能奉公盡職。不必其才能學問。勝於他人。只因所處地位不同。便可免植黨營私之弊。元帝主意既定。又見石顯自先帝時久在中書供職。並無大過。因此放心委任。全然不疑。誰知石顯既得專政。便引用牢梁爲中書僕射。五鹿充宗爲尙書令。又有伊嘉陳順皆在尙書當權用事。五人結爲死黨。盤踞朝廷。一時趨炎附勢之徒。來投門下者。皆得高位。若守正不阿。忤了五人之意。便設計陷害。或死或貶。因此滿朝公卿。見了五人。無不畏懼。真是勢燄熏天。炙手可熱。元帝坐在宮中。何曾知得。時人爲之歌道。

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

當日周堪張猛被貶之後。不久又有待詔賈捐之。被石顯陷害而

死。賈捐之字君房。乃賈誼曾孫。元帝卽位之初。曾詣闕上書。得待詔金馬門。適值永光元年。珠崖郡人民造反。朝廷起兵往討。連年不定。說起珠崖一郡。本係武帝平定南粵時設置。地在海中。長廣約有千里。戶口二萬餘。居民生性蠻悍。未受教化。官吏又用嚴刑酷法對付。自從設郡以來。每隔數年。便反一次。皆由朝廷派兵征服。此次亂勢更大。用兵一連三年。未能平定。元帝下詔羣臣會議。起大軍征之。賈捐之建議道。現在關東連年被災。人民窮困流離。此乃心腹之疾。珠崖僻在海外。其人民譬如魚鼈。不足置爲郡縣。請遂棄珠崖。專恤關東爲是。元帝依言。乃下詔罷去珠崖郡。其人民慕義來歸者。遷入內地居住。

賈捐之自此次建議後。頗得元帝信任。不時召見。所言多被聽從。此時正值石顯專權用事。捐之心知石顯奸邪。因見元帝甚加寵

信未敢進言其罪。但對旁人頻說石顯短處。事爲石顯所聞。暗想道。蕭望之周堪。乃是主上師傅。願命大臣。尙被我弄個小術。或貶或死。况他不過新進小臣。竟敢大膽來捋虎鬚。真屬可笑。我若不將他懲治。何以儆戒他人。石顯因此心恨捐之。便在元帝前訴說捐之罪過。賈捐之因此不得補官。且不得常見元帝之面。讀者試想石顯久掌樞機。日在元帝左右。言聽計從。聲勢何等煊赫。賈捐之與之作對。不啻以卵敵石。但是捐之既覺石顯是個小人。又敢向人前譏刺。豈不知石顯必然懷恨。何妨明白上書參劾石顯一番。任憑他罷職辦罪。落得青史留名。不愧是賈誼孫子。再不然便辭職歸隱。不與小人同朝。也合於明哲保身之道。誰知賈捐之素來熱心仕宦。雖被元帝疏遠。仍不肯見幾而去。心中但望有人在主上前出力保奏。倘蒙召見。便可希冀進用。賈捐之思來

想去。忽然記起自己一個密友。卽是長安縣令楊興。現以材能得寵。今若託他介紹。必可成事。捐之想罷。便來與楊興商議。

當日賈捐之見了楊興。屏退左右。祕密商議。捐之先用言挑動楊

興道。現在京兆尹出缺。使我得見主上。一力保薦君蘭。字揚興京兆

尹唾手可得。楊興聽了心中高興。便也說道。主上曾說興比薛大

夫。廣卽薛較勝。是興已蒙主上記憶。只須有人從旁一說。便可成事。

再者君房。字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假使君房得爲尙書令。勝五鹿

充宗遠矣。捐之接口道。使我得代充宗爲尙書令。君蘭爲京兆尹。

京兆乃郡國之首。尙書乃百官之本。天下由此大治。賢士皆得進

身矣。捐之前保平恩侯。嘉許可爲將軍。期思侯並可爲諸曹。主上皆

依言任用。又薦謁者滿宣。主上卽命爲冀州刺史。今若保薦君蘭。

亦必如前。能得主上聽從。可無疑也。楊興聽捐之說到薦人如何。

得力愈加高興。遂滿口答應道。我將來復見主上。定當面薦君房。捐之見其計得行。遂又談論他事。後來談到石顯。捐之又說他種種不好。楊興連忙阻止道。石顯正在貴幸。爲主上所信用。今欲進身。但依吾計。姑且投入彼黨。便可得志。捐之聞言。亦卽依允。楊興便邀同賈捐之聯名擬成一書。保奏石顯。請元帝賜爵關內侯。並召用其兄弟。又由賈捐之作一書。保薦楊興爲京兆尹。二人商議既定。遂卽依言行事。

自古有言道。屬牆有耳。又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石顯一向心恨捐之。暗地遣人尋他罪過。此次楊興與捐之密謀之事。竟被石顯聞知。卽奏聞元帝。元帝下詔捕拏賈捐之。楊興下獄。使皇后父陽平侯王禁與石顯審判此案。二人回奏。說是賈捐之。楊興心懷詐僞。互相薦舉。冀得大位。又洩漏禁中言語。罔上不道。應請

依律辦罪。元帝准奏辦理。於是賈捐之竟坐死刑。楊興減死一等。髡鉗爲城旦。時永光元年。到了永光二年三月。日食。三年十一月。地震。四年夏六月。日又食。元帝見連年災變仍是不止。想起周堪張猛被貶在外。眞屬冤枉。於是召到當日反對周堪張猛之人。面加責問道。汝等前言連年災變。應在周堪張猛二人身上。吾已將他貶黜。現在災變並未止息。汝等又將歸咎何人。羣臣被責無言。只有叩首謝罪。元帝遂下詔褒美周堪。召之入京。拜爲光祿大夫。領尙書事。又拜張猛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周堪被貶在外首尾四年。此次雖然重管尙書。卻與從前時勢大不相同。一則元帝抱病常在宮中。周堪難得見面。遇有要事須託石顯代爲奏聞。是非可否。皆由石顯一言而決。二則尙書中除周

堪外尚有四人。卽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皆石顯之黨。周堪勢孤力弱。雖有張猛爲助。無如寡不敵衆。因此一無展布。加以周堪年紀已老。精神也不如前。過了一時。忽然得病。口不能言。不久便死。周堪旣死。石顯又向元帝前誣奏張猛之罪。元帝欲將張猛下獄。張猛不甘受辱。便在公車門自刎而死。時劉更生被廢在家。聞知此事。暗自傷心。乃仿照離騷作成文字八篇。名爲疾讒。摘要救危世頌等。以寄悲憤之意。自蕭望之、周堪、張猛相繼而死。劉更生遂終元帝之世不復進用。

卻說蕭望之之門生朱雲。自勸望之之自殺。心痛其師受冤。因此深恨石顯諸人。他素性本喜游俠。如今雖然變節讀書。年紀漸老。一腔血性。仍是不改。所結交大抵慷慨俠烈之輩。所惡是狐媚取容之人。但他朋友雖多。就中交情最密者。惟有陳咸。陳咸乃御史大夫。

陳萬年之子。陳萬年字幼公。沛郡人。由郡吏出身。歷官太守。太僕。爲人清廉謹飭。但生性熱心仕宦。竭力奉事權貴。因此得至高位。當宣帝時。丞相丙吉抱病。滿朝公卿皆往問候。陳咸時爲太僕。隨同衆人前往。丙吉便遣家丞出向衆人道謝。衆人聞言。俱各散去。獨有萬年一人。留在相府。直至夜間方歸。日日如此。及至丙吉病重。宣帝親臨看視。知其不起。因問羣臣中何人可勝公卿之位。丙吉遂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陳萬年三人。後萬年竟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萬年又傾出家財交結許史。奉事樂陵侯史高。尤爲恭敬。因此得以保全祿位。

陳咸字子康。年十八歲。因父蔭得爲郎官。生性卻與其父相反。剛直敢言。自爲郎官。上書數十次。語多譏刺近官。宣帝奇其材能。升爲左曹。萬年見其子平日行爲。心中不喜。惟恐他結怨衆人。致遭

陷害。一日萬年病重。忽然記起此事。便呼陳咸到了牀前。教他遇事切勿任性。待人須要謙恭。萬勿直言衝撞。以致取禍。萬年年紀已老。惟恐其子不肯從。於是丁寧反覆。說了一大篇言語。直至夜半。尙自叨絮不休。誰知陳咸見其父言語。與己意見全然違背。實在聽不入耳。待欲出言辯駁。又因其父正在病中。不忍使他動氣。只得立在一旁。如癡如聾。任憑其父教戒。也不知說甚言語。捱到夜深。神思困倦。不覺垂頭睡去。萬年臥在牀上。一心但顧說話。何曾料到其子全然不聽。正在講得津津有味。忽聽得撲東一聲。萬年大驚。急忙坐起一看。未知萬年所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一回 朱雲講經折奸黨 陳咸陷獄遇救星

話說陳萬年病中喚到其子陳咸。教戒一番。正講得津津有味。猛聽得屏風上響聲甚大。萬年驚疑。連忙起坐看時。原來牀頭排下



一架屏風。原爲遮風之用。陳咸睡熟。站立不住。便一頭觸在屏風上。連屏風都搖動起來。萬年見了心中大怒。便令左右取出家法。喝令陳咸跪下。責問道。爲父好意教戒汝。汝反睡著。不聽

吾言。此是何故。陳咸被責驚醒。只得叩頭謝罪。口中說道。大人所言。均已備知大旨。不過是教咸諂媚而已。萬年見說。知他心性不能改變。遂也不再與言。

陳咸既與其父意見不同。平日最惡權貴。所結交都是名人豪傑。如蕭望之之子蕭育及朱博朱雲等。皆名聞一時。到了元帝初元五年。陳萬年病死。元帝拜貢禹爲御史大夫。時有華陰縣丞名嘉者。也是朱雲朋友。因見貢禹交結石顯。得爲御史大夫。朱雲學問精通。氣節高尙。反不得一官。因此心中不服。遂上書保薦朱雲。書中說道。御史大夫乃爲宰相之副。九卿之先。官高責重。必須慎選賢能。以充其職。今有平陵人朱雲。才兼文武。爲人忠正。甚有智略。可使食六百石俸。試署御史大夫。此奏既上。元帝發交羣臣會議。旁有太子太傅匡衡對道。大臣乃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人君

所當謹慎選擇。今嘉從守丞而謀及大位。欲以匹夫超居九卿之上。非足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昔日堯之用舜。文王之用太公。猶必先試之。然後授以官爵。何況朱雲。臣查朱雲平素好勇。時常犯法亡命。雖曾讀易經。頗有學術。但他行事。並無異人之處。今御史大夫貢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皆知。而嘉竟欲使朱雲奪其位。妄相稱舉。疑有陰謀。此風漸不可長。請交有司查辦。元帝依言。發交有司。竟將華陰縣丞辦罪。

說起匡衡字稚圭。東海承縣。

縣在今山東嶧縣西北里餘。

人家世皆爲農夫。惟有

匡衡自少好學。家中甚貧。匡衡日間作工。晚間讀書。卻苦並無燈燭。不能見字。匡衡因見鄰家夜有燭光。但被土壁隔絕。不能照見。於是想得一法。就土壁上鑿成一孔。透出燭光。每夜將書就壁孔上映光讀之。後年已長成。又苦隣近書少。未得徧讀。聞說邑中有

個富家。姓文。名不識。家中藏書極富。匡衡便託人介紹。到其家中作工。主人給與工錢。匡衡辭謝不受。主人覺得奇怪。便問其故。匡衡說是但願徧讀主人之書。主人感歎。遂將書借之。匡衡既多讀書。竟成大儒。尤善說詩。一時儒生爲之語道。

無說詩。匡鼎

鼎也。鼎正。

來。匡說詩。解人頤。

匡衡學問既好。名譽日高。得補平原文學。一時儒生皆仰其名。多上書薦之。宣帝使蕭望之。梁丘賀。問以經義。二人回奏。匡衡經學精通。宣帝不甚任用儒生。仍命匡衡歸官。元帝時爲太子。見匡衡所對甚喜。及元帝卽位。史高與蕭望之爭權。彼此結怨。長安令楊興因勸史高保薦匡衡。元帝用爲博士給事中。擢太子少傅。匡衡既由史高引進。又畏石顯之勢。此次貢禹拜爲御史大夫。本得力於石顯。兼之朱雲乃蕭望之門生。素爲石顯等所畏惡。匡衡熱心

仕宦。便藉此討好石顯。幸而朱雲事前並未預聞此事。故得免禍。朱雲因見朋友因他受罪。心中十分難過。又知自己爲權貴所忌。無由進身。卻也並不介意。誰知復有人在元帝前保奏。元帝下詔召之。只因當日講易經者本有數家。宣帝時梁丘賀講易盛行一時。五鹿充宗曾從梁丘賀學易。依附石顯。遂得貴幸。元帝亦喜其說。因欲參考各家學說。分別其異同之處。乃命充宗與講易諸家各依師說彼此辯論。定其優劣。充宗奉命便告知諸儒生。約期會集一處。諸儒生聞知此事。心中暗想五鹿充宗平日倚著權勢。目中無人。加以恃其口才。強詞奪理。我今若與辯論。勝了他並無好處。反招其怨。若屈服於他。豈非辱沒師說。不如謝絕不去。於是託言有病。紛紛辭謝不往。充宗只得據實奏聞。元帝聞言。不解其故。反以爲諸儒學問不及充宗。所以不敢到會。適有一人知得諸儒

生之意。心想惟有朱雲博學敢言。定然勝得充宗。因此出頭保奏。朱雲聞召。問知詳情。心中暗想。五鹿充宗依附宦官。揚揚得意。我正深惡其人。如今藉著講經。將他挫折一番。替一班儒生出此惡氣。也覺痛快。於是欣然奉命。整頓衣冠。隨著使者。到了講堂。朱雲攝衣上堂。隨後五鹿充宗也到。二人相見已畢。各就坐席。五鹿充宗素與朱雲未曾相識。如今初次見面。覺得朱雲體態軒昂。聲音洪亮。雖然平日倚貴凌人。到此也覺有些懼色。到了開口辯論。朱雲三番兩次。竟將充宗駁倒。充宗無言可答。垂頭喪氣而去。一班儒生聞知此事。俱各稱快。遂替他編成二句俗語道。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元帝見朱雲駁倒五鹿充宗。遂拜爲博士。未幾調爲杜陵縣令。因故縱亡命被赦免官。後又被舉方正爲槐里縣令。朱雲與陳咸本

來相得。此時陳咸已由左曹擢爲御史中丞。年少氣盛，不肯阿附石顯。屢次指摘其短。因此二人更加親密。聯爲一氣。朱雲因見石顯弄權，朝政日非，都由丞相韋玄成無用所致。因屢上疏劾奏玄成怯懦無能，容身保位。此奏皆爲石顯所見，置之不理。玄成聞知，由此深怨朱雲，欲圖報復。過了一時，恰值朱雲在槐里縣任。因事殺人，有司疑其枉殺，奏上朝廷。元帝因向丞相韋玄成問以朱雲平日治行如何。玄成被問，便極言朱雲爲政暴虐，並無善狀。卻好陳咸在旁聞知，連忙寫成一書，報與朱雲。朱雲便託陳咸替他擬成奏稿，辯白自己冤枉，並請將此案發交御史中丞查辦。此奏既上，五鹿充宗見了，心想御史中丞便是陳咸。陳咸素與朱雲交好，若將此案交他查辦，必替朱雲洗刷。豈非墜他計中。我今須是發交丞相查辦。丞相是他仇人，自然將他從重處治。也可雪我從前

講經被辱之恥。充宗想罷。遂告知石顯。逕將此案批交丞相查辦。韋玄成奉了批示。便遣屬吏查辦。不久回奏。遂坐實朱雲無辜殺人之罪。朱雲聞報。急逃入長安。來與陳咸商議自救之策。卻被韋玄成遣人祕密打聽。備悉二人前後密謀。又知陳咸爲石顯所恨。遂上書劾奏御史中丞陳咸。乃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竟敢洩禁中言語。私告朱雲。並代擬奏稿。欲求發交自己查辦。後又明知朱雲本是亡命罪人。擅與交通。以致有司往捕朱雲不得。元帝見奏。遂命將陳咸朱雲發交廷尉。下獄辦罪。廷尉奉命遣了吏役往拏二人。二人事前未曾得知。竟被捉獲下獄。

陳咸朱雲入獄之後。屢經廷尉提訊。按照當日法律。朱雲枉殺人。民縱使是實。尙可不至死罪。惟有陳咸洩禁中言語。又兼交通亡命。論起罪名。應處死刑。陳咸自知所犯甚重。每當廷尉審問。不

敢據實供出。廷尉見問不出口供。便命用刑責打。陳咸本是三公之子。自少嬌養已慣。如何受得起刑罰。卻虧他生性倔強。一連經了數次拷問。弄得死去活來。只是不肯承認。廷尉無法。只得將陳咸下在獄中。此時陳咸受傷已重。奄奄一息。家中妻子賄買獄卒入內看視。見此情形。自然痛哭。雖然罪名未定。眼看得不久便成爲獄中之鬼。

陳咸在獄。杖瘡發作。痛楚呻吟。坐臥不安。又無人前來慰問。靜極生動。不覺心緒如潮。想起平日結交許多朋友。意氣相投。何等關切。如今被囚獄中。竟無一人前來看視。想因見我所犯甚重。恐被株連。以此絕迹。可見患難之交。古今能有幾人。陳咸想到此處。萬念都灰。一心唯有待死。一日正在昏暈之際。忽聽獄卒報說。家中請有醫生。前來診視。陳咸便命喚入。少頃其人走進。陳咸舉目一

觀。覺得面貌甚熟。等到其人行近。陳咸定睛細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平日好友朱博。此時陳咸又驚又喜。正欲開言動問。朱博見獄卒在旁。連忙搖手示意。假作診病情形。直待獄卒退去。朱博方始開言。備問犯罪始末。陳咸一一直告。又問朱博何來。朱博便也將自己情形。敘述一遍。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爲亭長。專好結交少年。遇事敢爲。及年稍長。又喜與一般名士儒生往來。入爲京兆府督郵。辦事稱職。如今聞說陳咸下獄。不覺喫驚。立即辭去吏職。私入廷尉府中。探問消息。知得陳咸罪名重大。心中更爲擔憂。意欲設法營救。又苦案情不能明白。無從下手。必須問明陳咸。再作打算。但自己無故入獄。恐被他人察知。將來不便出頭救助。於是假作醫生入獄。既將案情問明。朱博遂想得一計。密告陳咸。陳咸點頭依允。朱博又

安慰陳咸數語。辭別出獄。陳咸見朱博因他辭職。十分出力。心中也覺感激。

過了數日。廷尉又弔出陳咸審問。陳咸便依著朱博言語。備陳冤枉。並引一人爲證。廷尉見說。遂問明其人姓名住址。立遣吏役往傳。吏役奉命到了朱博家中。朱博自從出獄。卽行改變姓名。預備替陳咸作個證人。今聞傳喚。便隨吏役到廷。廷尉問起情由。朱博力證陳咸並無其事。廷尉不信。又將朱博拷打。朱博忍痛。矢口不移。廷尉見陳咸犯罪有據。但不能取得口供。且又有人爲他作證。不能按律辦罪。只得從輕發落。減死一等。與朱雲一同判決。處以城旦之刑。陳咸全虧朱博得免死罪。讀者須知陳咸熱心爲友。以致犯罪。其結果也得友人之力。可謂報應不爽。欲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明易數京房亡身 發屯兵陳湯矯詔

話說當日陳咸朱雲下獄被刑。髡爲城旦。同時又有魏郡太守京房。亦因反對石顯。五鹿充宗被殺。京房字君明。頓丘今直隸清豐縣西南人。少從梁人焦延壽學易。焦延壽字贛。家貧好學。梁王愛其勤讀。供給學費。使之專心學問。後爲郡吏。補小黃縣令。延壽精於卜筮。能預知一切事。因此盜賊不敢發作。地方安靜。有司考核成績。應行升任。縣中三老及屬官向宣帝上書。請留延壽。宣帝准奏。下詔加俸留任。後延壽竟終於任。京房得延壽傳授。尤精於推測災變。元帝初元四年。被舉孝廉。入爲郎官。及至永光建昭之間。連年日蝕。或色青無光。陰霧不明。京房屢次上書。預言其事。不到一年或數月。其言皆驗。因此甚得元帝寵信。屢蒙召見問事。京房因見石顯與五鹿充宗專權亂政。心中甚惡其人。五鹿充宗本與京房同鄉。

又同學易經。但五鹿充宗師事梁丘賀。京房師事焦延壽。彼此學說不同。每遇講經之時。二人互相辯駁。因此結下仇隙。京房便欲尋個機會。進說元帝。使人驅逐石顯諸人。但因未得其便。不敢開口。

一日元帝在宮無事。又召京房入見。京房與元帝談論良久。因見左右無人。正好乘機進說。卻又不敢直言道破。遂設詞問道。周代幽王厲王。身亡國危。不知所任用者。乃是何等之人。元帝答道。都由人君不明。故所用皆是巧佞之輩。京房道。幽厲明知其爲巧佞而復用之。到底以爲賢人而後用之。元帝道。都緣看作賢人。所以用之。京房道。然則如今何以知其不賢。元帝道。因見其時國亂君危。是以知之。京房道。由此觀之。任用賢人。天下必治。任用不肖。天下必亂。原屬自然之道。幽厲何不覺寤。別求賢人。何故專任不肖。

以致如此。元帝道。亂世之君。各以其臣爲賢。使皆能覺寤。天下那有危亡之君。京房道。齊桓與秦二世。也曾聞知幽厲之事。加以譏笑。然自己乃任用豎刁。趙高。天下大亂。何不以幽厲爲戒。而自行覺寤乎。元帝道。惟有道之君。方能察往知來。此外。何能見及。京房與元帝問答。一步緊過一步。漸漸引到本題。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京房卻不慌不忙。免冠叩首說道。春秋一書。備記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種種災異。所以垂戒萬世之人君。今陛下自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墜。夏寒冬煖。春枯秋榮。水旱螟蟲。瘟疫盜賊。饑民滿路。罪囚塞獄。春秋所記災異。無不具備。陛下試看今日。天下是治是亂。元帝道。亦極亂耳。更有何言。京房道。現在所任用者。係何等人。元帝沈吟道。吾意現在當事之人。似較勝於前所言者。且種種災異。原與此人無關。京房道。前世

之君。其意亦皆以爲如此。臣恐後人之視今日。亦如今日之視前世也。元帝聽說。默然良久。方始說道。今日爲亂之人。到底是誰。京房見問。遂答道。陛下聖明。應自知得。元帝道。我實不知。如已知之。何爲復用。京房本意。是指石顯。卻又不敢明言。但說道。陛下平日最所親信。與之祕密計議者。卽是其人。元帝聞言。也知京房是說石顯。便對京房道。我已曉得。京房只得退出。

讀者試想京房費盡口舌。反覆譬喻。也可謂深切著明。誰知元帝終覺得石顯爲人甚好。京房所言。未必可信。因此不卽聽從。其結果京房未能除得石顯。反爲石顯所算。說起原因。雖是元帝不明大半也。由京房自取。先是淮陽王劉欽之舅張博。曾從京房學易。後遂將女嫁與京房。張博生性奢華。浪費無度。雖時得劉欽賞賜。心中尙覺不足。便想設法騙取劉欽財物。供其揮霍。當日元帝多

病。下詔令諸王不必來朝。張博因想得一法。寄書劉欽。說是方今朝無賢臣。災變屢見。可爲寒心。天下人民。皆仰望大王。大王奈何不求入朝。輔助主上。劉欽見書。不聽其言。張博又使其弟張光屢勸劉欽。劉欽被勸多次。不免意動。張光遂遣人告知張博。張博因見女婿京房得寵。元帝時蒙召見。京房又常向張博備述。召對言語。並言自己被石顯五鹿充宗離間。以致所言不用。張博聽了。記在心中。如今便將京房所說災異及與元帝密語。一一抄錄。寄與劉欽。作爲憑證。又假說已面見中書令石君。託其爲王求朝。許送黃金五百斤。劉欽不知是假。竟將黃金五百斤給與張博。張博騙得金錢到手。十分快樂。誰知卻被旁人探得此事。便來報知石顯。石顯與五鹿充宗。自見京房深得元帝寵幸。十分忌嫉。正想設計害之。一時聞知此事。心中暗喜。但因京房常在元帝左右。不敢舉

發。因向元帝建議。請試用京房爲郡守。建昭二年二月元帝乃拜京房爲魏郡太守。京房自知平日在朝議論多觸大臣之忌。又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今被拜爲太守。心中憂懼。於路連上二書。請求還朝。石顯見京房已去。遂出頭告發京房與張博通謀。誹謗政治。歸惡天子。褒美諸侯。狡猾不道。元帝發交有司查辦。京房去未月餘。被召下獄。竟與張博兄弟三人同處死刑。劉欽幸得免議。尙有御史大夫鄭弘。素與京房交好。京房前見元帝所言幽厲之事。出外便告鄭弘。鄭弘與之私相議論。因此連坐免官。

京房本姓李氏。因其素精音律。推算音律。自定爲京氏。當京房從焦延壽學易時。延壽嘗言得吾道以亡身者。必是京生。至是其言果驗。又京房臨死時。對其弟子周敞道。吾死後四十日。客星當入

天市。此卽吾枉死之證也。後京房旣死。其言亦驗。

讀者試思京房賈捐之等。雖與石顯結怨。然亦因自己作事不慎。致使石顯趁勢陷害。尙不足奇。更有建立大功如陳湯甘延壽。才能顯著如馮野王。皆因不附石顯。竟不得高位。元帝雖明知陳湯甘延壽之功而不能賞。深悉馮野王之賢而不能用。直如土人木偶。被石顯玩弄於股掌之上。何況一班朝臣。自然愈加畏懼。眼見賈京諸人是個榜樣。誰敢更與反對。

卻說建昭三年。元帝拜甘延壽爲西域都護騎都尉。陳湯爲副校尉。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今甘肅慶陽縣治少時善騎射。矯捷多力。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

在今山東滋陽縣西

自幼喜讀書。博學通達。善於

作文。爲人沈勇多謀。家貧被薦爲郎官。鬱鬱不得志。屢求出使外國。冀立奇功。此次奉命與甘延壽同往西域。正遂其願。十分高興。

於是辭別朝廷。偕同甘延壽束裝就道。一路所過山川城邑。陳湯每登高遠望。觀察形勢。十分留意。說起西域自從鄭吉始爲都護。駐紮烏壘城。鎮撫諸國。一向相安。誰知到了此時。忽又發生事故。先是宣帝五鳳時。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爲郅支單于所敗。遣子入朝於漢。郅支單于聞知。亦遣其子入朝。宣帝一樣接待。後呼韓邪親身來朝。郅支單于聞知。以爲呼韓邪單于勢窮力竭。投降漢庭。必不能回到故處。便欲乘勢占領其地。偏遇宣帝發兵護送呼韓邪單于回國。郅支自知兵力不能抵抗。不如遷往西邊。與西域諸國聯合。乃起兵西破呼偃。在燕堅昆。在康丁零。在所住之地。與中國相隔甚遠。料想漢兵無如之何。因此每遇漢使到來。故意虐待。以洩其憤。

及元帝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來獻。請求送還其子。元帝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谷吉送其子到後。郅支不但不加禮待。反發怒。將谷吉並隨人一同殺死。漢廷見谷吉一去不回。疑是甌脫所殺。每值呼韓邪使者到來。嚴加責問。後來始知其誤。遣使送還呼韓邪侍子。并赦其罪。此時呼韓邪人衆漸多。足以自衛。又見郅支西去。故地空虛。其大臣遂勸呼韓邪北歸舊庭居住。匈奴人民聞知單于復回。多來歸附。國中稍定。

郅支既殺谷吉。自知得罪於漢。且聞呼韓邪日漸強盛。心恐其聯合漢兵。前來復仇。正想引衆投奔他處。忽報康居國王遣使到來。郅支喚入。問其來意。原來康居國當日屢被烏孫侵辱。心中不甘。欲與郅支合兵。攻取烏孫。因立郅支爲王。以報其仇。郅支聞言。正中其意。遂欣然率領部下。奔到康居國。康居國王聞說郅支單于

到了。不敢怠慢。連忙迎入國中居住。十分尊敬。並將己女嫁與郅支。郅支也將己女許配康居王。原來康居王欲藉郅支威勢。逼脅諸國。郅支也就利用康居兵力。屢次攻擊烏孫。長驅直入。到了赤谷都城。殺擄人民。奪取牲畜而回。烏孫畏其勢盛。不敢追擊。反將人民移入內地。所有西邊一帶隣近康居之地。空無人居。幾有千里之遠。

郅支單于生性素來高傲。自以爲身是匈奴大國之主。何等尊貴。自從投奔康居。已算十分委曲。如今屢勝烏孫。更覺驕縱。連康居王都不放在眼裏。有時發怒。竟將康居王女並朝中貴人以及人民任意殺害。或斬其手足。投入都賴康居水名水中。總計前後被殺者不下數百人。康居王及國人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聽之而已。郅支又不欲與康居王同城居住。遂就都賴水邊築城兩重。內爲土城。

外爲木城。發康居人民作工。每日五百人。直至二年。方始完工。鄧支遂移入城中居住。又遣使分往大宛等國。責令按年進貢財物。大宛等畏其強暴。不敢不如言進奉。此時谷吉已死多年。漢廷方知是被鄧支殺死。因三次遣使來到康居。向鄧支求索谷吉尸骸。鄧支又連將漢使侮辱。卻遣人對西域都護說是自己所住地方。困窮狹隘。情願投奔大漢。遣子入侍。在鄧支意中以爲漢兵斷難遠來。故假作此言。以爲戲弄。

當日陳湯旣到烏壘城。接任視事。見此情形。便與甘延壽商議道。夷狄畏服大種。乃其天性。西域諸國。一向服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布。常爲康居設計。意欲滅取烏孫大宛。若使得此二國之後。北攻伊列。西併安息。南吞月氏。不過數年。西域所有城郭諸國。皆可危矣。且其人強悍善戰。留之必爲後患。現在鄧支單于居處。

離此雖遠。但他終是蠻夷。城郭不堅。弓弩不利。我今若盡起屯田兵卒。連合烏孫之衆。直指其城。彼欲去無處。欲守不能。不過旬月。便可取得郅支之首。此乃千載之功也。甘延壽聞言。也以爲然。便欲上奏朝廷。等候命下進兵。陳湯連忙阻住道。主上得奏。必交公卿會議。此等大事。非庸人所見得到。必然不肯聽從。豈不可惜。延壽見陳湯意欲不待奏請。先行起兵。覺得此舉責任重大。因此心中遲疑不決。陳湯本決意欲行此策。無奈自己不過是副校尉。遇事須由都護作主。甘延壽既不肯聽從。陳湯無法。只得暫時忍耐。也是天意欲使陳湯成此大功。自從二人商議之後。不過數日。甘延壽忽得一病。病勢頗重。延醫服藥。一時不能痊癒。甘延壽只得請假調治。便將一切公務。交與陳湯代理。

陳湯見延壽抱病。大權在握。正好趁此時實行己意。遂矯稱朝廷

有詔調發車師屯田士卒。並西域諸國兵隊。尅期齊集烏壘城。聽候調遣。及至各路兵馬到齊。延壽病亦漸愈。方始聞知其事。不覺大驚。連忙從牀上跳起。走出外邊。意欲阻止衆人。陳湯見事已行。又被延壽出頭干涉。不覺大怒。急上前攔住延壽。右手按著佩劍。厲聲喝延壽道。大衆都已聚集。豎子竟欲搖亂衆心耶。延壽被喝。暗想事已至此。一發不可復收。只得將錯就錯。依他行去。或可成功。於是依從陳湯之計。將召來軍隊分爲六隊。合計漢兵胡兵共有四萬餘人。別命三隊由南道進兵。越過蔥嶺。從大宛前往康居。甘延壽陳湯自領三隊人馬。由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界。行至闐池西。正值康居副王抱闐。率領馬兵數千。侵入烏孫。直至赤谷城東。擄殺大昆彌部下人民千餘。掠取牲畜無數。此時漢兵已過烏孫。抱闐得勝領兵回國。趕及漢兵。望見漢兵後隊運載許多。

糧食。抱闔貪心頓起。驅兵上前奪取。漢兵未及防備。被其搶去軍糧頗多。早有人報知陳湯。陳湯聞信。急調胡兵回攻。兩下交戰一陣。康居兵敗。陣亡四百餘人。又被漢兵奪回所擄烏孫人民物畜。陳湯將人民交還大昆彌。所得牲畜。留充軍中食品。陳湯既勝。抱闔引兵西行。入得康居界內。下令兵士不准擄掠。遣人密喚康居貴人屠墨到來。陳湯用好言撫慰。與之結盟而去。原來屠墨素怨郅支。故陳湯與之交結。以弱其勢。陳湯於路又得康居貴人貝色子之子開牟。以爲鄉導。開牟亦怨郅支。備將郅支情形告與陳湯。陳湯因此盡知單于虛實。當日大軍一路長驅。將到郅支單于城相距三十里地方。將營紮住。郅支單于聞信。心中大驚。便想逃走。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陳湯決策斬郅支

石顯進言阻奉世

話說郅支單于聞說漢兵到來。心中著實喫驚。暗想中國與我相隔萬餘里。路途遙遠。大兵何從得到。而且來得如此迅速。沿途並無阻滯。由此看來。必是康居君臣心中恨我。特地勾引漢兵到此。自己作個內應。意欲將我驅除。似此爲之奈何。郅支籌思半晌。覺得無法。自古道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便想趁著漢兵未曾圍城。先行逃走。於是收拾行裝。隨帶心腹人等。直奔出城。於路又探得烏孫等國皆起兵助漢。郅支愈加驚恐。自料此去回到匈奴。一路須由烏孫等國經過。他既助漢攻我。我若前往。必然遭擒。豈非自投羅網。想來欲去無路。不如且回城中。再作打算。郅支遂卽傳令回兵入城。先遣使者前往漢營。詰問漢兵何故到此。過了半日。使者回報。說是漢將遣人答道。單于前日上書。自言情願歸漢。親身入朝。天子憐念單于棄去大國。屈在康居。特命都護領兵來迎單于。

妻子。同到中國。因恐驚動左右。所以不敢便至城下。郅支聞言默然不語。心想漢兵明是來伐。卻託詞相迎。說得好聽。但他既如此說話。一時自不便興兵攻城。不如仍遣使者與他敷衍。看他舉動如何。再謀應付之策。

郅支定了主意。便又遣使前往漢營。甘延壽陳湯也遣使者前來報答。彼此使者往返數次。陳湯知得郅支勢窮。藉此爲緩兵之計。因對來使發言道。我等專爲單于。遠道跋涉。何等辛苦。誰知來了多日。並未見單于遣派名王貴人到來接洽。何以單于如此忽略。全無地主之禮。今我兵隊一路到此。人畜疲極。糧食將盡。深恐將來不能回國。務望單于與大臣等代爲籌畫。使者依言回報郅支。郅支聽說以爲是實。便想到漢兵遠來。所帶糧食。自然有限。縱使前來攻城。也難持久。我今不如堅守此城。等候漢兵糧盡。必然退

兵。然後出兵追擊。可獲全勝。遂傳令兵士堅守外城。防備漢兵來攻。陳湯既對單于使者責他籌備供應。料得使者回報。鄧支。鄧支必信我兵食少。生了輕視之心。正好趁此進兵。到了次日。便下令拔寨前進。到了都賴水邊。離城僅有三里之地。紮下營盤。望見單于城上五色旌旗。臨風招展。兵士數百人。一律頂盔貫甲。排列城頭。再看城門下有步卒百餘人。夾著城門。排成陣勢。又有馬隊百餘人。在城下往來馳走。當日城上胡兵。一見漢兵到了。一齊招手道。快來廝殺。城下百餘胡騎。縱馬奔赴漢營。漢兵早張起強弩。指著胡騎。胡騎不敢近前。漸漸退回。甘延壽陳湯卽派遣兵馬。隨後追射。一直追至城下。舉眼看時。城下竟無一人。原來馬兵及步兵畏懼漢兵勢盛。紛紛退入城中。卽將城門關閉。甘延壽陳湯號令三



軍一聞鼓聲直
 逼城下。諸將士
 得令。但聽得中
 軍鼓響。漢兵勢
 如潮湧。發一聲
 喊。將城圍住四
 面攻打。
 說起單于城有
 兩重。外重乃是
 木城。甘延壽陳
 湯預備圍城之
 時。先將軍隊布

置刀牌隊在前。弓箭手在後。望著城樓上射去。箭如飛蝗。鄧支單于聞漢兵來攻。親自披掛上城指揮。一見漢兵行近。也命放箭。更有闕氏數十人。隨同單于在側。幫助兵士放箭。兩下對射。一時鄧支鼻上忽中一箭。左右闕氏也被漢兵射死數人。鄧支受傷下城。騎著馬回到宮中。傳令宮人一概出外助戰。此時城樓上胡兵被漢兵射死頗多。大眾立腳不住。便都退下城來。卻從木城縫中張弓搭箭。往外射去。漢兵未曾隄防。也被射死多人。甘延壽陳湯便命軍士搬運柴草。架置城下。放火燒城。此時天色已晚。鄧支見勢危急。便想突圍而走。趁著晚間。率領數百騎。悄悄開門走出。漢兵早已防他逃走。備齊強弓硬弩等候。一見城門開處。迎面萬弩齊發。前行胡兵死了多人。鄧支見勢不佳。只得退回。到了夜已過半。木城被火燒穿。漢兵一擁而入。胡兵全數退入土

城登城呼救。此時康居王聞郅支被圍。遣人萬餘來救。分爲十餘處。環繞四面。聞得胡兵呼救。也就大呼。幾次乘夜來衝漢營。都被漢兵擊退。直至天明。瞥見四面火起。漢營中鼓聲動地。喊殺連天。大隊人馬。內外夾攻。康居將士。抵敵不住。大敗而退。原來陳湯暗派軍隊抄出敵兵背後。舉火爲號。以此獲勝。甘延壽陳湯見郅支已無外援。便激勵將士來攻內城。漢軍中人人眼見功在垂成。無不爭先恐後。冒著矢石。架起雲梯。奮勇登城。殺死守兵。大開城門。放進大軍。郅支單于率同男女百餘人。逃入宮中。漢兵隨後追進。郅支力戰而死。被軍候杜勳斬取首級。又在宮中搜得漢使節二柄。並谷吉所持詔書。以及金銀財帛等。分給將士。諸將士各將擒斬敵人數目前來報功。除斬取閼氏太子名王以下首級一千五百餘外。生擒胡人百四十餘人。投降者千餘人。盡數分給隨征十

五國軍隊。於是甘延壽陳湯上書報捷。請將郅支首級懸掛長安藥街。居此蠻夷多以示蠻夷。元帝發交公卿會議。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被斬。各國皆知。可勿懸掛。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當懸十日。然後埋之。元帝依從許嘉王商之議。不久甘延壽陳湯押解郅支首級來到長安。元帝便命羣臣會議。加封二人官爵。

先是石顯曾欲將其姊嫁與甘延壽。甘延壽辭絕不允。因此忤了石顯之意。又有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因二人不先奏聞。甚加反對。於是石顯匡衡建議。甘延壽陳湯擅行矯詔興兵。朝廷不加誅戮。已屬厚幸。若再封以爵邑。誠恐將來奉使之人。皆欲僥倖立功。生事蠻夷。此風不可長。元帝本意以爲甘延壽陳湯立此大功。必須加以封賞。今見石顯匡衡等不肯贊成。心中未免爲難。欲

待依議不封。終覺得埋沒。二人功績。待要下詔加封。又不欲違背大臣之議。因此遲疑不決。此時劉更生免官家居。聞知此事。大爲不平。遂上書元帝。極言甘延壽陳湯之功。元帝見奏。乃下詔赦甘延壽。陳湯矯詔之罪。令公卿議封。議者皆以爲應依照軍法捕斬單于之例。匡衡石顯說道。郅支已逃亡失國。竊號異域。不能算是眞單于。到得議定之後。奏聞元帝。元帝欲依安遠侯鄭吉故事。封以千戶。匡衡石顯又復力爭。元帝無法。只得下詔封甘延壽爲義成侯。陳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祭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陳湯爲射聲校尉。

讀者試想甘延壽陳湯立此大功。卻被石顯匡衡等挾嫌阻止。若非劉更生上書力爭。幾乎不得封賞。後來雖得封賞。未免過薄。已足令人不平。誰知當日在甘延壽陳湯之前。更有人所立之功也。

與二人一樣。事後竟未得分毫爵賞。到了此時。便也有杜欽出頭替他申說。

此人是誰。乃上黨潞縣人。姓馮。名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爲郎官。元康元年。宣帝因見西域諸國新服於漢。宣帝欲遣使護送大宛諸國使者回國。下詔公卿選擇可以出使之人。於是前將軍韓增舉薦馮奉世。宣帝拜爲衛候。使之持節前往。奉世奉命行至伊循城。善在國都遇見都尉宋將告說莎車國人聯合隣國。殺死中國所立莎車王萬年。及使者奚充。適值匈奴來攻車師。莎車人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遂刼制南道諸國。與之結盟叛漢。因此鄯善以西道路隔絕不通。都護鄭吉與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彼此不能相通。奉世乃與副使嚴昌計議道。今若不擊莎車。將來日加強盛。其勢難制。必致危及西域。遂決計以節通告諸國發兵。共計

一萬五千人。進攻莎車。破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送其首長安。西域各國聞風歸服。奉世奏聞宣帝。宣帝甚喜。召見韓增道。賀將軍所薦得人。奉世既平莎車。解散各國兵隊。仍送使者到了大宛。大宛王倍加恭敬。並獻出好馬。名爲象龍。奉世回朝復命。宣帝大悅。下詔羣臣議封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議請封爵。獨有少府蕭望之。說是奉世矯詔發兵。不宜加封。宣帝依從望之之議。但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人更作林特題留此類並非有誤

及元帝卽位。奉世遷爲光祿勳。永光三年隴西羌戎反叛。元帝奉世領兵討平之。以功拜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過了年餘。奉世病死。死後二年。甘延壽陳湯因斬郅支單于。皆得封賞。杜欽素仰慕奉世品行才能。因想起奉世前功未賞。殊難令人心服。因也向元帝上書。備述奉世之功。高於延壽陳湯。請求追加封賞。元帝心想

此係先帝時事。如今相去久遠。而且其人已死。不便重翻舊案。因此遂將杜欽所上之書閣起不理。

馮奉世生有九男四女。長男馮譚早卒。次男馮野王字君卿。累官隴西太守。入爲左馮翊。又奉世長女名媛。被選入宮。得幸元帝。生一子拜爲健仔。此時奉世官拜左將軍。野王爲左馮翊。父子並在朝廷。一時議者都說他二人具有材幹。應居此職。並非倚藉外戚之力。後奉世旣死。野王嗣爵爲關內侯。擢大鴻臚。而馮健仔亦升爲昭儀。

先是建昭元年。元帝駕幸長楊宮。排列車馬大獵。獵罷又到虎圈觀看鬪獸。元帝升殿。隨帶後宮寵幸之人。如傅昭儀馮健仔等。皆在左右。並坐觀看。那虎圈中所養都是獅象虎豹熊羆等種種猛獸。各用鐵檻關閉。如今將他合在一處。那猛獸遇見異類。或是勢

均力敵的。便彼此相視。不敢輕動。或是兩不相下的。便張牙舞爪。鬪在一處。也有鬪勝的自鳴得意。也有鬪敗的垂尾逃走。但覺叫吼之聲。跳躑之狀。真是耳目應接不暇。一時殿上殿下之人。正在看得高興。出其不意。忽有一頭猛獸。從圈中躍出。奔向殿前。聳起上身。將前爪攀著殿邊欄檻。意欲上殿。殿上人等定睛一看。原來是個野熊。於是後宮如傅健仔等見了。心驚膽戰。此時但顧自己逃命。便一陣連扒帶跌。跑入後宮去了。只有馮健仔一人。不慌不忙。卻挺身上前。當著那熊立住。元帝在御座上也覺驚慌。瞥見馮健仔如此情形。不禁詫異。心中十分替他擔憂。卻好殿下兩旁武士。趕上前來。各持武器。將熊打死。馮健仔竟安然無恙。後宮人等聞說熊已打死。方纔放心。一齊出外。元帝便喚馮健仔近前問道。凡人見了猛獸。無不驚避。汝何故反走近前。馮健仔對道。妾聞猛

獸得人便止。妾恐熊犯御座。情願以身當之。元帝聽了連聲嗟嘆。由此倍加敬重。升爲昭儀。說起昭儀位號。乃是元帝新創。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在皇后之下。當日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皆爲公卿。有名於時。馮昭儀又得元帝寵愛。便有心要與之交結。以固自己勢力。一日石顯遂在元帝前保薦昭儀之兄馮遂。現爲謁者。爲人謹敕。宜侍帷幄。元帝依言召見馮遂。意欲命爲侍中。馮遂卽野王之弟。生性正直。平日最惡石顯。正想揭他罪惡。今蒙召見。便請元帝屏退左右。極言石顯專權自恣。元帝聞言大怒。便將馮遂罷爲郎官。事後石顯聞知馮遂對帝言語。十分憤恨。由此遂與馮氏有隙。到了竟寧元年三月。御史大夫繁延壽卒。元帝下詔羣臣推舉。羣臣一律舉薦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元帝見奏。又召石顯問之。

石顯便趁勢奏道。現在九卿之中。無有勝過野王者。但野王係屬昭儀胞兄。臣恐後世必以爲陛下偏寵後宮親屬。用爲三公。元帝見說。撫掌稱善道。我卻見不及此。於是遂拜太子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下詔褒美馮野王一番。置之不用。野王聞知。嘆道。人皆因女得貴。我兄弟卻因女得賤。讀者須知。小人設計害人。不但說他不好。便極口說好。而其人不知不覺。已受其害。真是可怕。欲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四回 昭君遺恨嫁匈奴 史丹盡忠護太子

話說當日甘延壽陳湯旣斬郅支單于。消息傳到匈奴。呼韓邪單于聞知。且喜且懼。喜的是郅支旣滅。無人與之作對。便可穩據匈奴之地。懼的是漢威遠布。縱使強如郅支。難免誅戮。何況自己本是弱國。遂遣使向元帝上書道。臣常願謁見天子。徒因郅支尙在。

西方恐其聯絡康居來攻。所以未敢輕離本地。如今郅支既已伏誅。臣請願入朝謁見。元帝見奏批准。到了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元帝如前款待。惟所賜物件比前一律加倍。呼韓邪又向元帝自請。願爲漢女之壻。元帝許之。先是漢與匈奴和親。皆以宗室之女號稱公主嫁之。如今單于既已降漢。自不能比照往日成例。元帝遂想就後宮宮女。擇取未經御幸者。賜與單于。乃命左右將所畫宮女圖呈上。

原來元帝因後宮宮女過多。無暇自行選擇美醜。便召到長安有名畫工多人。令其將宮女容貌一一畫出。以便按圖選擇。當日長安畫工有杜陵人毛延壽。最長於畫人物。無論其人生得美醜老少。經他下筆。無不形容畢肖。又有安陵人陳敞。新豐人劉白。龔寬。善畫牛馬飛鳥。惟畫人不及延壽。又有下杜人陽望。樊育。皆長於

設色。諸人奉命入宮。盡取宮人面目。便把他當作一樁好生意。要想藉此發財。因都向所畫之人。索取賄賂。一班宮女。何人不希望自己能被主上看中。蒙其寵幸。如今聞說畫工來畫容貌。也有自知生得醜陋。望畫工替他遮掩。更有容貌雖美。尙恐不中主上之意。要求畫工添上幾筆。變成個傾國傾城的佳人。到了此時。畫工一枝筆便能奪造化之權。真是揚之可使升天。抑之可使入地。高下在心。美醜隨意。可憐一班宮女。那敢不十分奉承買他歡喜。有錢的便從重送了一筆厚禮。無錢的也就賣釵釧典衣服。東挪西借。湊個成數。求他賞光。大約每人賄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也有五萬。毛延壽等見了錢財。落得收受。便各按他生成容貌。添上幾分美色。但凡送有財物的宮人。畫出容貌。只有比原來加好的。斷無反醜的。毛延壽等只圖得錢。也不顧平日的聲名與那欺君的

大罪了。

誰知一班宮女之中。卻有一人。姓王。名嬙。字昭君。乃南郡秭歸人。王穰之女。生得蘭心蕙質。玉貌花容。自從被選入宮。未得一見元帝。今聞畫工來畫容貌。又見許多宮女。紛紛用錢買囑。心中覺得好笑。又是好氣。他家中並非無錢。卻不肯隨同衆人破鈔。在昭君之意。一則覺得此種賄賂行爲。實爲可恥。二則但憑自己容貌。儘可取得主上寵愛。更無須畫工替他妝點。所以並不曾破費一文。讀者試想。昭君不肯賄賂畫工。原是他人品高處。而且自己本有十分容貌。既無庸畫工加工。自也不必報酬。但求毛延壽等照他本來面目畫去。元帝見了。萬無不召見之理。誰知一班畫工被衆宮女過於奉承。愈加驕傲。似乎此種賄賂。係屬自己應得的。偏是衆人皆有。昭君獨無。更觸其怒。以爲昭君有意破壞他的規例。若

使人人都學昭君。豈不白費辛苦。因此便將昭君容貌好處。一概湮沒。雖然眉目位置不能變更。但是風神不露。神氣毫無。把那活潑潑的王昭君。畫成如土塑木雕一般。所以元帝見了。毫不在意。此外儘有容貌不及昭君。只因畫工得了重賄。加意描寫。竟得元帝召入寵幸。昭君冷落深宮。不承恩寵。只有自嘆薄命而已。此次元帝因呼韓邪單于欲娶漢女。便命將畫圖呈進。心中也想選一稍有顏色之人。配與單于。於是將圖畫翻來翻去。末後提起御筆。點上昭君。只因畫圖上的昭君。雖然比真昭君相差甚遠。但卻比一般宮女尙覺稍勝。所以別人不選。單選到昭君身上。元帝何曾料到昭君是個絕色。當日選中之後。也不先召入宮一看。便命有司造成名冊。備齊嫁粧。選擇吉日。預備送與單于完婚。直到昭君臨去之日。元帝方纔召入。此時昭君靚妝麗服。更顯得十分

嫵媚容光動人。元帝舉目一看。不覺暗自喫驚。心想我後宮昭儀
婕妤等。雖然生得美麗。卻都不及此人。而且語言伶俐。舉動幽雅。
如今送與匈奴。真是可惜。意欲將昭君留住。另換一人。無奈名冊
都已造定。單于也早聞知。今若臨時更換。臣民必道我貪圖女色。
失信外人。事已到此。只得由他去罷。元帝於是分付昭君數語。昭
君謝恩。起去。

元帝見昭君已去。獨自尋思道。我宮中有此美人。何以一向不曾
知得。都因我無暇逐人召見。信任一般畫工。未免失計。究竟絕代
容華。終非畫手所能描寫。想罷命左右再將畫圖呈進。元帝翻覆
看了數遍。又將圖中平日曾經召幸之人。與昭君比較一番。忽然
悟道。此必是畫工從中作弊。不覺怒從心起。下詔有司將一班畫
工。盡行下獄。交與廷尉澈究治罪。廷尉奉命。卽提到毛延壽等。嚴

刑審問。諸人熬刑不起。只得據實招出。廷尉定了死罪。一律推出斬首。並將各人家財抄沒入官。大約每人積聚家私。都有十餘萬。只因此一場風波。長安有名畫工。幾乎死絕。京雜上見四呼韓邪單于得娶中國美人王昭君。心中自然歡喜。遂上書元帝。請將上谷以西至敦煌一帶沿邊戍卒。一律罷去。由匈奴擔任保守。元帝見奏。發交公卿會議。朝臣大都贊成。惟有郎中侯霸熟悉邊事。力陳不可。元帝聽從其言。乃命車騎將軍許嘉面諭呼韓邪單于道。中國四方皆有關係。不獨防備北方而已。且恐中國姦邪之人。私出塞外釀禍。故設塞以防之也。呼韓邪聞言謝道。臣愚不知大計。請將此議作罷。

呼韓邪單于帶了王昭君到了塞外。號爲寧胡闕氏。年餘王昭君生一男。名伊屠智牙斯。後爲右日逐王。及呼韓邪單于死。長子雕

陶莫臯嗣立。號復株累。若鞮單于。仍以昭君爲妻。生有二女。昭君竟老死匈奴中。說起邊地寒冷。草色皆黃。惟有昭君墓上草色獨青。時人因呼爲青塚。唐杜甫有詩詠王昭君道。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自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昭君旣嫁胡人。自然當從胡禮。原不得據中國禮制。責他失節。但後人憐他美貌。遠嫁異域。因編成一曲譜。入音樂。名昭君怨。好事者遂說昭君不從胡禮。服毒而死。見樂府真是可笑。閒言少敘。卻說石顯自從得志專權。讒害忠良。援引奸黨。種種罪惡。書不勝書。當日也有京房馮遂等向元帝前揭奏其奸。元帝不但毫無覺察。而且倚任日專。說起來雖由元帝生性闇弱。不知分別賢否。其實

也因石顯具有一種手段。買結得元帝十分相信。所以一切忠言都不入耳。說起小人伎倆。也就可畏。

先是石顯自見事權在他掌握。深恐元帝聽信他人言語。起了疑心。索性賣個破綻。撩人出來告發。暗中卻先向元帝說明。愈顯得自己並無專擅。他人所告。都是不實。以後便可保無事。石顯定了主意。一日乘著無人之際。向元帝奏道。宮中需用物品。多向各官署調取。遇有晚間取物。回時稍遲。宮門早閉。不得入內。嗣後請准傳詔開門。元帝見說。點頭應允。過了數日。石顯便借著調取物件出宮。故意遲至夜深。方始回宮。望見宮門已閉。石顯便傳元帝詔命。開門入內。此事傳到外間。有人素恨石顯。如今得了把柄。便上書劾奏石顯。擅行矯詔。夜開宮門。元帝見奏。付之一笑。便將奏章交與石顯閱看。石顯看畢。正中其計。遂假作悲泣說道。陛下誤寵



小臣委託以事。羣臣無不嫉妒。爭欲害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獨賴聖明洞鑒。幸免遭罪。臣實微賤。不能以一身使萬衆稱快。願歸還樞機之職。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雖死亦無所恨。乞陛下

哀憐微命。准臣所請。曲賜保全。說罷。連連叩首。淚流滿面。元帝見了。以爲所言是實。心中覺得不忍。於是從重安慰。勉勵一番。並厚加賞賜。總計石顯所得賞賜。並賄賂。不下一萬萬。

元帝既信石顯。委以政事。終日在宮養病。無事時。便以音樂消遣。元帝爲人多材藝。善寫隸書。能彈琴瑟。吹洞簫。自譜歌曲。作爲新聲。有時命左右取鞞鼓。擊馬之上鼓置殿下。元帝自臨軒檻之上。兩手親取銅丸。接連擲向鼓上。每擲必中。逢逢有聲。其音節儼如人擊急鼓。絲毫不亂。後宮及左右近臣知音之人。皆不能學。惟有次子定陶王劉康。乃傅昭儀所生。自少便通音樂。也能學得元帝此種本事。因此元帝常稱其材。時有史丹在旁。見元帝稱贊定陶王。急進說道。大凡所稱爲材能者。在於聰敏好學。如皇太子是也。若以吹彈歌唱爲能。是陳惠李微高過匡衡。可以拜爲宰相。元帝聽了。

也覺好笑。

陳惠李微乃當日黃門鼓吹善於音樂

讀者須知史丹此言並非無因。乃出於防止廢立之意。說起皇太子。驚幼爲宣帝所愛。及年長成。喜讀經書。爲人寬博謹慎。其始居住桂宮。一日元帝在未央宮。忽有要事命左右急召太子到來。太子聞命連忙坐車前來。誰知行出龍樓。卻遇馳道。阻住面前。不敢橫穿而過。於是繞道而行。至直城門。方得度過。由作室門入宮。元帝盼望太子等候許久。方見到來。便問其何故遲延。太子只得將實情具奏。元帝聽了大悅。遂下令以後許太子越過馳道。元帝當日心中也就甚愛太子。誰知後來太子貪酒好色。終日在宮作樂。漸漸失愛於帝。又值傅昭儀有寵。其子定陶王才幹又像元帝。元帝因有意欲立定陶王爲太子。史丹乃史高之子。奉命監護太子。知得元帝意思。因此乘機進諫。

到了建昭四年。中山哀王劉竟病死。劉竟乃元帝少弟。因年幼尙在長安。未及就國。太子聞信。前往作弔。元帝正在悲哭。望見太子到來。想起中山王一向與太子同居同學。愈加傷心。及太子行至近前。元帝留心看他。顏色不甚悲哀。不覺心中憤怒。卻不言語。太子去後。元帝便召史丹到來。告訴太子適纔情形。因說道。似此爲人心不慈仁。豈可使奉承宗廟。爲民父母。史丹聽了。暗喫一驚。心想我若不替太子彌縫。必有廢立之事。一時心急智生。連忙免冠叩頭道。是臣見陛下悲痛中山王。恐傷聖體。預先囑付太子進見時。勿得涕泣。觸動陛下。罪實在臣。臣當萬死。元帝素信史丹之語。方始平了怒氣。

及竟寧元年。元帝病重。王皇后與太子驚少得進見。惟有傅昭儀定陶王常在左右。元帝病勢日加。意中忽忽不平。時常召到尙書。

問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皇后太子與后兄王鳳皆憂懼無以爲計。史丹因係親密之人。得在元帝左右侍疾。見元帝又有廢立之意。心想此時我若不言。更無他人進諫。卻又礙著傅昭儀與定陶王在傍。不便發言。留心等到元帝獨臥之時。史丹一直走進臥房。當日皇帝臥房近牀一帶。用青色畫在地上。因名爲青蒲。惟有皇后方能走上青蒲。他人不得到此。史丹欲與元帝密語。此時也顧不得犯禁。便伏在青蒲之上。叩首涕泣說道。皇太子位居嫡長。册立已十餘年。天下莫不歸心。今定陶王得寵。道路流言。太子有動搖之說。果有此事。公卿必然力爭。臣請先行賜死。元帝見史丹言語激切。大爲感動。因嘆道。吾病日重。太子兩王均尙幼小。意甚戀戀。並無此議。且皇后素來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背。汝何從聞得此語。史丹聽說。連忙退下數步。叩首答道。愚臣妄有所

聞該得死罪。元帝遂對史丹道。我恐將不起。汝可善輔導太子。勿違我意。史丹歛歔。起立退出。只因史丹數言。太子竟得保全。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五回 成帝卽位黜宦豎 王尊捨命護金隄

話說竟寧元年夏五月。元帝病重。駕崩於未央宮。帝年二十六卽位。在位十六年。改元四次。初元五年。永光五年。建昭五年。竟寧一年。壽四十二歲。葬於渭陵。

太子驚卽位。是爲成帝。尊王皇后爲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與后父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一同輔政。許嘉乃許廣漢弟。許延壽之子。廣漢身死無子。元帝使許嘉爲廣漢後嗣。爵平恩侯。元帝追念其母許皇后。在位日淺。卻遭霍氏毒死。故特選許嘉之女爲太子妃。初入宮時。元帝使中常侍黃門送往太子處。及諸人回來覆命。備言太子見了許妃歡悅情形。元帝大

喜對左右道。汝可斟酒賀我。許妃生性聰慧。甚得太子寵愛。曾生一男不育。至是立爲皇后。成帝又感史丹擁護之力。拜爲衛尉。擢右將軍。賜爵關內侯。

古語道。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從成帝卽位。委任王鳳。王鳳是個性喜攬權之人。不比史高等。但仰宦官鼻息。當日成帝正在居喪。一切政事皆由王鳳主意。到了此時。石顯也就一籌莫展。王鳳久知石顯之奸。遂奏請成帝罷去中書宦官。以石顯爲長信中太僕。石顯旣離中書。毫無權柄。比起昔日勢燄。真是一落千丈了。

過了一年。成帝下詔改元爲建始元年。先是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當元帝時。心畏石顯。遇事不敢違忤。今見石顯失勢。二人遂聯名上書。劾奏石顯。追列種種罪惡。並其黨與姓名。成帝下詔將石顯免爲庶人。與妻子等移歸濟南故里。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

少府五鹿充宗貶爲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貶爲雁門都尉。一時人心無不稱快。長安爲之謠道。

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價。

讀者試想石顯自少受了宮刑。如何卻有妻子。原來古代宦官得勢。往往逼取良家子女爲他妻子。或有無恥之徒。自願將子女獻媚。此種惡習。在前漢時便已有之。論起石顯平日罪惡。理應處以極刑。只因成帝前爲太子。幾乎被廢。石顯也曾出力保護。以此從寬發落。石顯失了官職。帶同妻子起程。心中憂悶。飲食不進。行到半路。得病而死。也算是便宜他了。

匡衡張譚見石顯被他劾奏免官。正在得意。誰知旁邊惱了一個直臣。此人姓王名尊。現官司隸校尉。當日見此情形。卽上書劾奏匡衡張譚。身爲三公。明知石顯專權亂政。擅作威福。何不卽時劾

奏明正刑罰。乃反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直到石顯失勢。匡衡張譚方始舉奏。不自陳述不忠之罪。反揚先帝用人之過。失大臣體。罪皆不道。此書既上。成帝因初次卽位。不欲傷大臣體面。下詔勿問。匡衡聞知。心中慚懼。乃上書謝罪。並稱病乞骸骨。上還丞相樂安侯印綬。成帝溫語慰留。賜以牛酒。明知王尊所奏甚是。但爲優待大臣起見。遂命御史丞劾奏王尊飾成小過。汗辱宰相。貶爲高陵令。匡衡方始照舊視事。

王尊字子贛。乃涿郡高陽

高陽卽今直隸縣

人。幼時喪父。依伯叔養活。家

中甚貧。伯叔使之牧羊。王尊偷閒讀書。年十三得爲郡中小吏。後漸長成。給事太守府中。太守問以詔書所列應行之事。王尊一一詳對。太守甚奇其才。補爲書佐。後被舉直言爲虢縣令。擢安定太守。王尊到官之後。查得屬吏五官掾張輔貪贓不法。卽命將張輔



下獄究治。張輔
 遂死獄中。抄沒
 贓物不下百萬。
 此外郡中豪彊
 之家亦多坐罪。
 郡中小人畏其
 嚴厲。上書告尊
 殘賊。尊坐此免
 官。後復爲益州
 刺史。一日出巡
 所屬。到了邛郫
 山。

榮山
經名
縣在
西四
南川

此山極其險峻。有九折阪。車馬往來不易。王尊坐在車中。忽然記起一事。因問屬吏道。此卽王陽所畏之地否。原來王陽卽王吉字子陽世人也曾爲益州刺史。行過此處。見其危險。因嘆道。我承先人遺體。何苦屢過險地。於是不久告病而去。王尊聞知此事。故向屬吏動問。屬吏便答道。是王尊聽了暗笑。王陽畏怯。卽喝令御者驅馬速行而過。後人因稱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王尊在益州二年。蠻夷歸附。升爲東平相。說起東平王劉宇。乃宣帝之子。母爲公孫婕妤。元帝卽位。劉宇就國。奉公孫婕妤爲東平太后。劉宇年少驕奢。屢次犯法。元帝因是至親。不忍治罪。但將傅相貢官。又見王尊辦事強幹。故拜爲相。王尊到任。訪知劉宇平日往往微行出入。與后姬家往來。王尊乃召到廡長。囑付道。大王出門。須要備齊車駕。隨從官屬。方合體制。自今以後。大王若但令汝

駕著小車出外。汝可叩頭諫阻。說是奉有相命。不得復如從前。廢長依言退去。劉宇由此不得出外微行。心中甚覺不悅。

一日王尊復入見劉宇。劉宇請其登堂。王尊便對劉宇道。尊此來人皆弔尊。因尊不容於朝廷。故見命爲王之相。曾聞天下皆言王勇。由今觀之。王特恃貴而已。安得稱勇。惟如尊者乃爲勇耳。劉宇爲人本來暴戾。今被王尊當面搶白。不覺無明火起。顏色大變。兩眼狠狠的看著王尊。意欲將他打殺。但是未有題目。不便發作。忽然想得一計。假作好言對王尊道。請看相君佩刀。王尊已覺劉宇之意不善。早有防備。不墜其計。但將手舉起。露出腋下佩刀。對著傍邊侍郎說道。汝可走到近前。拔出佩刀。與王觀看。又直對劉宇說道。王意欲誣相以拔刀向王之罪耶。劉宇被王尊說破。自覺羞慚。又兼久聞王尊威名。不覺自然屈服。遂命左右排起筵席。自與

王尊相對飲酒。極其歡樂。

王尊設法收服劉宇。使他不致如前放肆。原是好處。誰知卻被劉宇之母東平太后公孫氏聞知此事。反替其子抱屈。卽上書元帝。說是王尊爲人倨慢。不盡臣節。元帝依奏。便將王尊免官。至是大將軍王鳳素知其能。奏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又因劾奏匡衡張譚被貶爲高陵縣令。到官數月。因病辭職。

王尊辭職歸里。不久又被任用。先是終南山有一賊首備宗。聚衆數百人。盤踞山林。四出打家劫舍。搶掠行人。爲害地方。成帝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帶領兵隊千人。前往剿捕。費年餘之力。無法擒治。賊勢愈橫。甚至長安城門亦加戒嚴。京兆尹王昌甄遵因此連被貶官。時鄭寬中爲關內侯。見此情形。便對王鳳說道。終南山近在輦轂之下。盜賊橫行。發兵討之。不能取勝。未免爲四夷所

笑。爲今之計。惟有選擇賢京兆尹。方可平定。遂向王鳳保薦王尊。可以勝任。王鳳依言。先召王尊到來。問以捕盜之策。王尊一一對答。王鳳乃保薦王尊爲諫大夫。署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王尊到任。不過月餘。盜賊一概肅清。建始四年。成帝遂拜王尊爲京兆尹。當日長安城中豪家大俠。不計其數。中有萬章最爲著名。萬章字子夏。居長安城西柳市。時人因號稱城西萬子夏。曾爲京兆尹門下督。與石顯交好。因藉石顯權力。交遊愈盛。一日偶隨京兆尹到了殿中。一時列侯侍中等一見萬章。皆近前與之爲禮。卻無人與京兆尹言語。萬章心中恐懼。連忙退避一邊。及石顯免官回里。家財甚多。所有牀席器具粗重之物。值錢數百萬。因其不便攜帶。盡數贈與萬章。萬章不受。旁人請問其故。萬章歎道。吾以布衣見愛於石君。今石君家破。吾力不能救。豈可反貪其財物。聞者盡皆歎

服。此外又有東市賈萬。賣箭張回。賣酒趙放。及杜陵人楊章等。亦皆藏匿亡命。結客報仇。武斷鄉曲。歷任京兆尹。雖聞其名。不敢究辦。到了王尊任內。竟將諸人一律捕拿到官。審訊定罪。盡皆伏誅。由此地方安靜。吏民悅服。

王尊在任三年。卻被御史大夫張忠劾奏免官。人民聞信。無不稱惜。湖縣三老公乘興上書。爲王尊辯白。成帝見書。遂又拜王尊爲徐州刺史。未幾擢東郡太守。王尊在東郡數年。地方無事。一日忽報河水大漲。金隄甚危。王尊聽了大驚。急往察看。原來東郡地近黃河。當武帝時。河決瓠子。連年不塞。各地皆受水害。後武帝車駕親臨。始將決口填塞。其附近一帶之隄。名爲金隄。意取堅固如金。此隄關係甚大。若有毀壞。不但東郡一郡成爲澤國。且連吳楚諸郡國都要遭災。當日王尊聞信。趕往河上。遠遠已聽得河流之聲。

如雷鳴鼓響。沸天震地。及至近旁一望。但見一片汪洋。水勢迅急。波浪如山。向隄撼來。隄身爲之動搖。平時金隄高出水面數丈。如今不過七八尺。那河流繼長增高。約計不消一二日。便要漫過隄面。縱使水不加長。而隄被水齧。其力甚猛。一旦崩壞。十餘郡人民。都將化爲魚鼈。真是危險異常。因此衆人見了。無不心寒膽戰。王尊見勢已危急。此時也無別法。便拚著一死。絲毫不懼。分付屬吏備了白馬。拋入水中。致祭河伯。又命巫作成祝文。說是太守情願以身填塞金隄。保全一方生命。王尊親執圭璧。向河禱告一番。焚了祝文。便令左右就隄上搭起廬帳。自己在內住宿。不再回署。此時隨來官吏並隣近居民圍觀者。不下數千人。見太守身當水衝。誓與隄共存亡。人人無不感動。一齊跪下叩頭。請求王尊回去。王尊只是不肯。衆人也就不忍走開。將他團團圍住。看看水勢愈

長愈高。離隄面不過三尺。沿隄土石。被水衝擊。漸漸剝落。眼見得隄身不保。衆人也顧不得太守。各自奔走逃生。頃刻之間。一闕散盡。惟有主簿一人。守住王尊啼泣。王尊一心待死。凝立不動。正在死生頃刻之際。說也奇怪。那波浪到了隄邊。似乎有物阻住。仍舊退回。水勢亦不加長。衆人聞隄身未壞。也就陸續回來。王尊便命大衆將隄身受損之處。加工搶護。過一二日。河水稍退。金隄竟得保全。於是吏民人等皆心服王尊之忠誠義烈。白馬三老朱英等。遂將此事奏聞成帝。成帝發下有司。查明確係實情。乃下詔褒美王尊。加秩中二千石。並賜黃金二十斤。後王尊病終任所。吏民爲之立祠祭祀。清謝啟昆有詩詠王尊道。

抑弱扶強令尉呵。引經造獄律無訛。洪流萬丈填隄立。峻坂千尋叱馭過。大節不爲臨險動。當官大抵惜身多。忠臣孝子原無

二。未許雷門相鼠歌。

當日王尊劾奏匡衡。雖被貶官。一時輿論皆稱其能盡職。匡衡聞知暗自慚愧。每遇災變。便上書告退。成帝屢加慰留。匡衡也捨不得高官厚祿。照舊供職。到了建始三年。匡衡之子匡昌官爲越騎校尉。忽因酒醉殺人。被拏下獄。其弟密與越騎屬下吏卒謀。欲劫獄救出匡昌。事尙未行。卻被有司發覺。奏聞成帝。匡衡得信大驚。連忙免冠跣足。入宮謝罪。成帝傳諭著上冠履。匡衡方幸自己可保無事。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偏又被司隸校尉與廷尉劾奏匡衡食邑安樂鄉。多占四百頃地。算是監守自盜。罪該不道。成帝下詔勿治。但收回丞相安樂侯印綬。免匡衡爲庶人。漢時丞相免爲庶人者。自匡衡一人爲始。匡衡既已免官。成帝遂拜王商此王商另爲丞相。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是
鳳一
之人
弟非

第一百六十六回 關訛言王商拜相 寵外戚五侯受封

話說王商字子威。乃宣帝母舅王武之子。少嗣父爵爲樂昌侯。居喪盡禮。並將家中財物。盡數分與異母兄弟。由此名聞一時。大臣共相推薦。元帝時官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成帝爲太子。幾乎被廢。王商出力保護。成帝甚加敬重。卽位之後。移爲左將軍。王商爲人質樸厚重。守正不阿。因見大將軍王鳳並無才能。自秉國政。但知攬權據勢。作事驕僭。心中甚屬不平。往往露於辭色。王鳳也知王商之意。由此二人結下嫌隙。

成帝旣拜王鳳爲大將軍。又封太后同母弟王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皆賜爵關內侯。是時天上忽降黃霧。塞滿四方。終日不散。成帝下詔徧問朝臣。是何休咎。准其直言無諱。於是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奏道。此乃陰盛侵陽。

之象。昔日高祖有約。非有功不得封侯。今太后諸弟。皆係無功受封。爲外戚所未有。故天降此變。以警陛下。一班朝臣見了二人之奏。多以爲然。王鳳聞知心中憂懼。遂上書乞骸骨。成帝下詔慰留。王鳳仍出視事。

王鳳乃王禁長子。與弟王崇及太后三人皆係王禁嫡妻李氏所出。先是王鳳生時。適值五月五日。王禁對家人道。俗語五月五日所生之子。將來長大。身高及戶。若不自害。必害父母。此子旣犯俗忌。不如棄之。其叔父在旁說道。昔日田文卽以此日出生。其父使棄之。其母私自留養。後爲孟嘗君。封於薛地。號其母爲薛公大家。由此觀之。並非不祥。王禁聽說方始無言。其母李氏已生二子一女。後因妒忌被出。再嫁苟氏。生一子名苟參。太后旣貴。遂命王禁迎回李氏。至是太后心憐苟參。又欲援田蚡之例。封之爲侯。成帝

道。田蚡受封。並非正當。乃拜苟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爲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要地。朝廷爲滿。其年六月。忽有青蠅。不計其數。一齊飛集未央宮殿中。朝臣坐次。八月戊午日清晨。有兩月現於東方。九月戊子夜。有流星。其光照地長四五丈。屈曲如蛇形。直穿入紫宮。十二月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圍以上。各郡國多被水旱。秋收大減。綜計成帝卽位初年。災變百出。說者皆謂爲王氏專政之故。

誰知成帝自少親倚王鳳。不但不許他辭職。反欲將政權交付王鳳一人專攬。建始三年。遂下詔安慰許嘉數語。免其大司馬車騎將軍之職。加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

爲亦稱特侯諸侯功德優盛

公在下三就第。許嘉在元帝時輔政已八九年。又是皇后之父。反不及

王鳳得成帝之信任。許嘉既去。王鳳遂獨掌政權。是年秋日。關中

地方一連大雨四十餘日。北方素來少雨。人民罕見。不免都懷疑懼。一日忽聞傳大水到了長安。居民聞信。大起驚慌。各自扶老攜幼。東奔西竄。街巷皆滿。擁擠不開。也有被踐而死者。霎時間人聲鼎沸。滿城大亂。成帝聞知。急坐前殿。召到公卿大臣。商議防禦之策。大將軍王鳳建議道。如今事勢危急。應請陛下及皇太后帶同後宮人等乘坐船隻。一面傳諭人民。令其上城避水。成帝聞言。徧問羣臣。大都贊成。獨有左將軍王商進前說道。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何至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人民上城。致使愈加驚恐。成帝聽說稱善。遂命內外百官。一律鎮定。勿得張皇。過了片刻。人民也稍平靜。成帝遣人查問。回報果是謠言。成帝由此愈加敬重王商。常讚其議。王鳳自悔失言。甚覺慚愧。及匡衡免官。成帝遂拜王商爲丞相。

王商雖爲丞相。但其時用人行政之權。皆歸大將軍王鳳主管。故丞相無甚權力。先是建始三年冬十二月一日日蝕。是夜未央宮中地震。成帝下詔公卿各舉直言極諫之士。問以時政闕失。到了次年夏四月。天忽降雪。成帝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至白虎殿對策。當時災變連年。朝野議論多歸咎於王氏。但卻無一人敢向成帝明言。卽號爲直言極諫之人。所對之策也都含糊塞責。從中更有一二善於取巧。如杜欽谷永等。便趁勢移禍到許后身上。杜欽字子夏。乃杜延年之子。少喜讀書。祖父皆爲公卿。家中富足。但出世便盲了一目。未免五官不全。因此不喜出仕。同時又有茂陵人杜鄴也字子夏。二人姓字相同。皆有才能。名聞當世。時人因恐無從分別。遂號杜欽爲盲杜子夏。杜欽見世人將他身上毛病當作稱號。心中甚不願意。因想得一法。特別做成一種小帽。戴在

頭上高闊僅有二寸。於是京師人改稱杜欽爲小冠杜子夏。杜欽爲大冠杜子夏。

杜欽爲人深心有謀。雖然家居無事。卻喜替人劃策。王鳳素知其能。及爲大將軍。便奏補杜欽爲大將軍武庫令。武庫令職管兵器。清閒無事。杜欽既受王鳳提拔。遂一心一意爲著王氏。先是成帝卽位。未立皇后。皇太后下詔採選良家子女入宮。杜欽素知成帝爲太子時。便有好色之名。因勸王鳳依照古代一娶九女之制。選取名門淑女。以充後宮。預防女色亂國之禍。王鳳未能聽從。後來許后既立。專寵後宮。一班妃嬪少得進見。許后復生一女不育。成帝卽位數年。尙未有子。皇太后與王鳳等頗以爲憂。此次杜欽被舉對策。明知王氏勢位太盛。待要直言。未免得罪王鳳。只得將種種災異。歸咎後宮。谷永對策所言也。與杜欽相同。成帝賜杜欽帛。

拜谷永爲光祿大夫。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乃谷吉之子。歷官太常丞。爲太常陽城侯劉慶忌所薦。谷永見王鳳正在當權，意欲自爲結托，遂藉著對策，極力討好王氏。攻擊許氏，因此買取王鳳歡喜，驟然取得高位。

王鳳旣得杜欽、谷永二人爲其心腹，甚加厚待。遇事每與計議。二人遇事薦舉人才。王鳳依言任用，甚得其力。當日館陶一帶黃河決口，連及東郡、金隄，被災之地共有四郡三十二縣。水深之處約有三丈。杜欽舉薦王延世爲河隄使者。王延世督率人夫，并力堵築。僅三十六日成功。成帝下詔將次年改元爲河平元年。拜王延世爲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是時陳湯因事下獄。谷永又上書爲之辯冤。成帝乃奪其爵，釋放出獄。陳湯家居無事。一日忽奉成帝詔召。陳湯遂隨同使者入見。

讀者欲知成帝何故召見陳湯。先是烏孫小昆彌末振將遣人刺殺大昆彌雌栗靡。漢廷議欲起兵討之。事尙未行。適大昆彌翎侯難栖使人殺死末振將。末振將兄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成帝深恨未及誅殺末振將。乃命段會宗發戍已校尉及諸國兵往誅末振將之太子番丘。段會宗字子松。上邽人。竟陵時曾爲西域都護。諸國服其威信。至是拜爲左曹中郎將。前往烏孫。會宗奉命領兵行至半路。暗想道。我若一直進兵烏孫。恐被番丘聞信。先行逃遁。不易捕獲。於是想得一計。將大兵離城遠遠屯紮。自帶精兵三十人。各攜弓弩兵器。直到小昆彌所在之地。遣人往召番丘。番丘不知消息。聞召到來。會宗便宣讀詔書。說是末振將骨肉相殺。并害及漢公主子孫。未及伏誅。應將番丘抵罪。讀罷。便拔劍將番丘斬首。番丘隨來人等見其主被殺。出其不意。各自逃回。報與小昆彌。

烏犁靡知悉。

會宗率領部下回到營中。小昆彌烏犁靡聞說番丘被殺。急領數千騎來圍會宗。會宗便對小昆彌宣布奉命來誅番丘之意。並說道。汝今起兵圍我。縱使將我殺死。譬如九牛拔去一毛。與漢無損。從前宛王與郅支頭懸藁街。汝烏孫早已知之。休再蹈其覆轍。小昆彌聞言心中雖折服。但仍辯道。末振將有負於漢。漢殺其子可也。何不先行告我。與以飲食。會宗答道。我若預告昆彌。萬一昆彌使他逃匿。豈不犯了大罪。倘給以飲食。再行付我。又傷了骨肉之恩。是以不敢先告。小昆彌見會宗說得有理。只得號泣領兵而回。當日會宗被圍之際。也慮及兩下動起干戈。或致自己失利。遂一面上書朝廷請發燉煌及各城郭兵來救。成帝得書召到大將軍王鳳丞相王商及百官會議。數日不決。王鳳忽記起谷永前會上

書保救陳湯。因想到陳湯爲人足智多謀。而且熟悉西域情形。遂奏請成帝往召陳湯問其意見。成帝准奏命召陳湯入見。此時成帝駕坐未央宮前殿宣室。陳湯奉命到來。正待下拜。成帝傳諭免禮。原來陳湯前征郅支之時。在軍中感受寒溼。兩臂麻木不能屈伸。故成帝令其勿拜。遂將會宗奏章交與陳湯閱看。陳湯看罷奏章。辭謝道。方今朝中將相九卿並皆賢才。小臣老病。不敢妄參末議。成帝道。現在國家有急。君可勿讓。陳湯方始說道。以臣愚見。此事必可無憂。成帝問道。何以見得。陳湯道。胡人兵器不利。須三人方當漢兵一人。今圍會宗之兵。其人數不足以勝會宗。且據會宗來書。欲發燉煌之兵。相去甚遠。不能卽至。是其意欲用以報仇。並非救急。陛下可以勿憂。成帝道。君能斷其必解圍否。約計何時可解。陳湯心想烏孫瓦合之兵。不能久攻。照向例不過

數日。遂答道。已解矣。又屈指計算道。不出五日。當有吉報。成帝與公卿等聽了。半信半疑。因見陳湯所說。爲日無多。便有分曉。乃暫將發兵之議擱起。等候消息。過了四日。果然軍書到來。報說其圍已解。段會宗旣誅番丘。領兵回國。成帝封爲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後會宗復奉使西域。病死烏孫。西域諸國。皆爲發喪立祠。其得人心如此。當日王鳳見陳湯料敵如神。心中佩服。遂用爲從事中郎。陳湯明習法令。遇事善能臨機應變。王鳳十分相信。遂將幕府之事。一概委任陳湯辦理。

到了河平二年。成帝遂下詔。盡封諸舅爲列侯。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故時人稱爲五侯。成帝旣委政王鳳。遇事謙讓。不自專決。一日左右保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劉歆。學問通達。成帝召見。命誦詩賦。

甚喜其人。欲拜爲中常侍。左右皆道。未曾告知大將軍。成帝道。此小事何必告知。左右叩頭爭之。成帝乃召王鳳告以己意。王鳳說是不可。成帝只得作罷。當日朝臣畏懼王鳳權勢。不敢觸忤。獨有丞相王商。不肯附和。因此王鳳便欲設法除去王商。未知王鳳如何設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七回

遭誣讖丞相免官

洩忠謀京兆下獄

話說王商自爲丞相。與大將軍王鳳一朝共事。二人意見不同。不免議論時有衝突。王鳳雖然心恨王商。卻因他也是外戚。又得成帝親重。且平日無甚過失。未敢下手害他。所以王商爲相經歷四年之久。卻也安然無事。

及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復株桑若鞮單于來朝。成帝駕坐未央宮白虎殿。命召單于入見。單于行到未央宮廷中。望見丞相王商。

坐在廷中。遂卽進前拜謁。王商由座上立起。與單于敘禮。談了數句。單于偷眼觀看王商。身長約有八尺餘。體態魁梧。容貌嚴厲。覺得威風凜凜。甚是可畏。不禁倒退數步。後有人將此情形告知成帝。成帝歎道。此人真漢相矣。語爲王鳳所聞。惟恐王商得寵日深。勢將奪己之權。因此心中愈加妒忌。

當日王鳳與琅琊太守楊彤

融音

結爲親家。適值琅琊郡中連出災

異十四種已上。王商屬吏照例前往查辦。王鳳聞知其事。意欲保全楊彤官職。便對王商道。災異關係天事。並非人力所能爲力。楊彤素來官聲頗好。務望暫置勿問。王商聽說。心知王鳳袒蔽親家。不肯依從。遂奏請將楊彤免官。王鳳見奏大怒。便將奏章擱起不問。一面設法欲害王商。使人搜尋王商過失。無奈王商爲人公正。無甚罪惡。可作把柄。惟王商有一妹與人私通。後被家奴將其姦

夫殺死。王鳳便將此事強牽到王商身上。暗使心腹人耿定上書告說。王商與其父寵婢及妹淫亂。如今家奴殺死其妹之姦夫。必是王商指使。成帝見奏。心想此等關係閨門之事。曖昧不明。無從證實。意可置不問。王鳳便向成帝力爭。成帝只得發下司隸校尉查辦。

先是皇太后曾下詔選取王商之女。以備後宮。恰值其女抱病。未及入宮。此次王商被人誣告。心知必遭王鳳陷害。不免憂懼。遂想將女納入宮中。以爲援助。乃託新被寵幸之李婕妤家轉達成帝願獻其女。誰知此種舉動。傳到外間。反致愈鬧愈大。當日朝中有一蜀郡人張匡。官爲太中大夫。生性巧佞。作事陰險。一心但想交結權門。取得富貴。素知王鳳與王商不和。今聞王商被告。心想趁此時機。將王商弄倒。定可買得王鳳歡心。升其官職。

但因此案已交司隸校尉查辦。尙未覆奏。若接連上書劾奏。主上必疑有人指使。須是借個題目進言。方顯得不是雷同附和。張匡沈思半晌。忽得一策。遂卽依計行事。

原來當日正遇日蝕。張匡便趁此上書。請對近臣面陳時政。成帝見奏卽命左將軍史丹等問其意見。張匡遂言王商身被查辦。私自怨恨。又託李婕妤家納女入宮。恐有奸謀。所以日爲之蝕。應請嚴加懲辦。史丹等將張匡言語轉奏成帝。成帝素信王商。心知張匡言多險刻。下詔勿治。王鳳又再三力爭。成帝無法。乃遣使收回丞相印綬。王商被誣免相歸第。氣憤成病。不過三日吐血身死。

成帝旣將王商免相。遂拜張禹爲丞相。張禹字子文。河內軹縣人。少學易經論語。成帝爲太子時。曾從張禹讀論語。及卽位。賜爵關內侯。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尙書事。張禹見王鳳遇事專

權。成帝猶不能自出主意。因此心不自安。屢次上書告退。成帝敬重師傅。加意慰留。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命太官送膳。侍醫視疾。使者問安。張禹見成帝如此優禮看待。甚是惶恐。只得復起視事。至是竟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

王商死後過了一年。改元陽朔。此時成帝卽位已歷九年。尙未生有皇子。加以身體多病。忽忽不樂。是年正月。適值定陶王劉康來朝。成帝見了。甚是歡喜。說起劉康先得元帝寵愛。曾欲立爲太子。事屬已往。如今來朝。成帝與太后仍體貼先帝之意。待遇甚厚。所有賞賜。比他王加至十倍。全不把前事介意。照例諸侯王朝見已畢。例須回國。成帝卻留定陶王在京。並對他說道。我未有子。人命無常。一朝若有不測。便恐不復相見。汝當長留京師侍我。於是定陶王住。在京邸。日日入宮。陪伴成帝。甚見親重。

獨有大將軍王鳳。心恐定陶王在帝前說他短處。奪其權力。因此看作眼中之釘。必須設法拔去爲快。恰好是年二月。又值日蝕。王鳳遂上言定陶王。雖屬至親。照例當奉藩在國。今久留京師。有違正道。所以天變示戒。應請令王歸國。成帝見說。心中甚是不欲。無如一向政事都歸王鳳主意。不得已勉強應允。定陶王聞信。立即入宮辭行。成帝對著定陶王涕泣。說了許多別話。定陶王也就揮淚告辭而去。

當日成帝受制王鳳。朝中卻惱了一位直臣。此人姓王。名章。字仲卿。乃泰山鉅平人。宣帝時爲諫大夫。號稱敢言。元帝卽位。擢左曹中郎將。因忤石顯。免官。成帝召爲司隸校尉。一時權貴皆敬憚之。及京兆尹王尊免官。後來者不能稱職。王鳳遂舉王章爲京兆尹。王章雖受王鳳薦舉。卻因王鳳舉動橫恣。不合法度。以此並不親



附。自王商被誣
 免相。王章已爲
 不平。今又見王
 鳳逼逐。定陶王
 回國。心中愈加
 憤怒。此時萬難
 再忍。便欲面向
 成帝。力陳王鳳
 之奸。乃先上奏
 自請召見。
 王章寫成奏章。
 正待遞進。其妻

見了。連忙阻住道。人當知足。不想當日牛衣中涕泣時。何等貧苦。如今官至二千石。也須自己謹慎。不可多言取禍。王章那裏肯聽。便答道。汝是婦人女子。何曾知得此事。先是王章少爲諸生。游學

長安。家中甚貧。一日忽然患病。時值冬令。並無被褥。只用牛衣

麻爲之。以遮蓋。王章病勢沈重。自恐將死。執著其妻之手。與之訣

別。不禁流淚。其妻見了。怒道。京師滿朝貴人。論起才幹。何人勝過仲卿。今偶患病。不自振作。反至涕泣。未免過鄙。到了此時。其妻記起前事。故以爲言。

王章不聽妻諫。上了奏章。成帝卽時召見。問以時政。王章對道。天道聰明。福善禍淫。絲毫不爽。今陛下未有繼嗣。親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善事。應有祥瑞。何致災異。災異乃由大臣專政所致。今大將軍妄言日蝕。咎在定陶王。建

議遣之還國。意欲使天子孤立於上。已得專擅。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爲陰侵陽。臣專君之象。今政事大小皆由王鳳裁決。鳳不自責。反欲歸咎他人。諸如此類。誣君罔上。不止一事。前丞相樂昌侯王商。本係先帝外親。內行純篤。位歷將相。乃國家柱石之臣。其人守正。不肯委曲隨從。王鳳乃藉閨門之事。將其罷相。竊憤而死。衆人莫不憐之。又王鳳明知其妾之妹張美人。已曾嫁人。不宜進御至尊。竟託言宜子。納之後宮。臣聞羌胡之人。尙殺其長子。以正血統。羌胡風俗。因婦初來所生之况乎天子反近已嫁之女。此三者皆係大事。爲陛下所親見。其他未曾親見者。可以推知。臣意王鳳不可久掌政務。宜使退職就第。別選忠賢以代之。國家幸甚。成帝自從王鳳誣陷王商。及迫令定陶王就國。心中已是不平。今聞王章之言。大爲感悟。頻頻點首。因對王章道。若非京兆尹直言。

吾不聞此社稷大計。惟賢人能知賢人。君試爲朕求可爲輔佐之人。王章遂奏薦琅琊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官九卿。忠信質直。智謀有餘。因係王舅。出爲太守。今若以賢復入。足見聖主樂於進賢也。成帝自爲太子時。常聞野王爲一時名卿。聲譽遠在王鳳之上。今聽王章之言。遂決計欲用野王。誰知此事尙未發表。卻被王鳳聞知。

當日成帝每召王章入見。必先屏退左右。君臣祕密言語。不使他

人得聞。誰知卻有太后堂弟王音。乃長樂衛尉王弘之子。現爲侍中。因見成帝屢次獨與王章深談。不免生疑。遂伏在壁廂竊聽。於是王章所言都落王音耳中。便悄悄出外告知王鳳。王鳳聽說心中憂懼。乃召到杜欽告知此事。杜欽勸王鳳上書辭職。書中措辭務須悽惻動聽。王鳳依言寫成一書。奏上成帝。事爲太后所聞。終

日垂淚不肯進食。成帝見書想起舊日情事。不忍將王鳳罷斥。又見太后如此情形。愈覺不安。遂又下詔勸慰王鳳。杜欽也勸王鳳照舊辦事。

成帝所謀不成。反要歸罪王章。以安王鳳之意。乃使尙書劾奏王章。明知馮野王前因王舅出爲外吏。而私欲結好諸侯王。妄行舉薦。又知張美人得幸至尊。乃妄引羌胡。非所應言。於是竟將王章及妻子一同下獄。交與廷尉辦罪。廷尉覆奏王章比主上於夷狄。欲絕繼嗣。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罪當大逆。王章被繫獄中。冤憤交集。不久得病而死。

王章有一小女年約十二歲。也被繫獄。一夜睡中忽然起坐。號哭失聲。人問其故。對曰。平日夜間獄吏前來點算囚人。常是九人。如今算至八人便止。中間定然死了一人。我父生性素剛。先死者必

是我父。家人聞言。疑信參半。到了次日查問起來。王章果然身死。有司奏聞成帝。將王章家屬移往合浦。合浦城在廣東北抄沒家中田產入官。直至王鳳死後。其弟王商爲大將軍。奏請成帝放免王章妻子。使歸故郡。此時王章妻子久居合浦。合浦地方出產明珠。其妻子遂以採珠爲業。積有財產數百萬。及遇赦得回泰山郡。家屬並皆完聚。又遇蕭育爲泰山太守。心憐王章之忠。令其將所積錢財贖還原有田宅。計王章身爲京兆尹。僅有二年。無罪枉死。人民莫不憐念。

王章既死。消息傳到琅琊。馮野王因被王章舉薦。今見王章坐罪。心不自安。遂卽上書告病。及病假三月期滿。成帝下詔賜告。野王遂帶同妻子歸杜陵就醫。王鳳因王章遷怒到野王身上。乃使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私自歸家。奉詔不敬。杜欽素來敬重。

野王聞信便向王鳳前婉言保救。王鳳不聽。竟將野王免官。過了
一年。御史大夫張忠身死。王鳳心愛王音。便保薦爲御史大夫。自
從王章死後。王鳳威震朝廷。百官莫不側目。未知以後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八回 遭譴責弟兄僭上 承恩寵姊妹入宮

話說王鳳自從害死王章。威震朝廷。羣臣莫不側目。各郡國守相
多出其門。又以從弟王音爲御史大夫。王鳳胞弟王崇早死。庶母
弟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
逢時五人。倚著太后及王鳳之勢。爭爲奢侈。各娶姬妾數十人。畜
奴婢數百人。大起第宅園林。五家相連。一望皆是。內中成都侯王
商。曲陽侯王根尤爲奢僭。王商先因患病。欲求清靜地方避暑。竟
向成帝借明光宮居住。及起居屋。鑿一大池。竟穿長安城。引灃水。

流入池中。以便行船。船上樹立羽蓋。四圍張帷。使舟子唱起棹歌。以爲娛樂。王根園中築一土山。上起漸臺。倣照未央宮白虎殿形式。於是長安百姓爲之作歌道。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說起五侯雖然奢侈。卻皆學習經書。通達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一時四方人士。爭趨其門。但五侯因此爭名。兄弟之間。不免各存意見。其門下賓客。爲一家所親厚者。不得再到他家。惟有谷永一人。卻能徧入五侯之門。各各得其歡心。此外尙有一人。姓樓。名護。字君卿。齊國人。家世爲醫。樓護自少隨其父在長安行醫。常出入富貴人家。衆人見其年少聰明。爭勸其讀書入仕。樓護依言。遂辭其父。從師學習經傳。曾爲京兆尹屬吏數年。甚得名譽。樓護爲人身材短小。應對便捷。人皆樂與之交。老年人尤加親敬。與谷永

同爲五侯上客。谷永長於書札。樓護善於談論。故長安中爲之語道。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樓護嘗蒙五侯各送佳肴美饌。將他合在一處。成爲雜菜。因名爲

五侯鯖。

鯖。雜菜也。見西京雜記。

一日樓護母死出葬。公卿士庶。因他是五侯

貴客。都來送葬。車馬二三千兩。沿途絡繹不絕。鄉里爲之歌道。

五侯治喪樓君卿。

當日成帝既將朝中政事委任王鳳。自己日常無事。便留意於詩書文字。因見禁中所存書籍。頗有散亡。乃使謁者陳農。搜求天下遺書。又命劉向在天祿閣校對存書。劉向卽劉更生。前在元帝時爲石顯所陷。免官禁錮。家居十餘年。及成帝卽位。拜爲光祿大夫。遂改名向。劉向因見王氏勢位過盛。連年日蝕地震。皆由此故。因

集合古代以至秦漢種種災異。按諸當時行事。及其占驗之法。著爲一書。名爲洪範五行傳。奏上成帝。成帝心知劉向意指王鳳兄弟而言。卻終不能奪王氏之權。

劉向見王氏勢位日盛。一日遂又上書極諫。書中畧道。

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光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謂太之尊。假甥舅之親。以

爲威重。管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宜發明詔。接近宗室。疏遠外戚。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

成帝得書。反覆看了數徧。深贊劉向之忠。遂令左右召來。對之歎

息。良久方說道。君今且退。容吾思之。劉向只得走出。成帝也想收回政權。無如礙著太后。惟恐事又不成。反害劉向。做了王章。被罪而死。因此遲疑不決。竟將此事擱起。後每遇公卿缺出。成帝欲用劉向。王鳳便極力阻止。以致劉向終身不得高位。

到了陽朔三年。王鳳病重。成帝車駕親臨問疾。見其症已垂危。因執其手涕泣道。將軍如有不諱。平阿侯譚當繼將軍之位。王鳳叩頭泣道。譚等雖與臣至親。然行事每多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爲人謹飭。臣敢以死保之。成帝聞言。點頭應允。讀者試想。王譚與王鳳爲同父兄弟。王音不過是伯叔兄弟。王鳳不舉王譚。單舉王音。是何用意。若論平日行事。王音自較王譚爲勝。然王鳳本意。却不如此。只因王譚等素性高傲。不肯屈事王鳳。惟有王音對於王鳳。加意奉承。所以王鳳極力保薦。及王鳳身死。成帝卽拜王音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封安陽侯。

王譚既爲王鳳所阻。不得當國。成帝也覺得難以爲情。遂又擢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時谷永出爲安定太守。聞知此事。卽寄書王譚。勸其勿受。王譚得書。見谷永替他不平。心中大爲感動。遂依言力辭領兵之職。王音知得王譚負氣不肯相下。由此二人生了意見。王音自知越次超升。爲人所忌。愈加小心供職。遠遜王鳳之專橫。於是成帝始有用人之權。時京兆尹自王章死後。甚少知名之人。成帝素重少府王駿。將加大用。先欲試以政事。遂拜之爲京兆尹。王駿卽王吉之子。前爲司隸校尉。曾劾奏丞相匡衡免官。至是爲京兆尹。亦有能名。時人以之與王尊、王章並稱爲三王。京師爲之語道。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成帝自王鳳死後。覺得無人拘管。於是逐漸放縱起來。原來成帝

性喜文辭。博覽書籍。因見武帝故事。常與近臣微行遊宴。因此引動高興。便欲做照而行。因與侍中張放商議。張放乃張安世元孫。其母敬武公主。爲元帝之妹。張放生得聰明伶俐。素得成帝歡心。又娶許后之妹爲妻。親上加親。成帝愈加寵愛。當張放迎娶之日。成帝先期爲之設備。賜以甲第一區。一切鋪陳裝飾。皆係御用之物。大官與私官后私官皇並支辦供應。那種風光熱鬧。真說不盡。時人因稱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平日兩宮使者。冠蓋往來。不絕於路。賞賜動以千萬計算。成帝拜張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幕府。儀比將軍。張放常與成帝同臥起。寵愛殊絕。今見成帝意欲出外遊行。自然贊成。鴻嘉元年。成帝遂依武帝之例。先遣期門郎官在外等候。自己換作常人服飾。帶同張放出外。或坐小車。或騎駿馬。出入街巷郊野。爲鬪雞走狗之戲。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

往往累日不歸。常自稱爲富平侯家人。富平侯卽張放所襲之爵也。

事爲太后及王音所聞。時向成帝勸諫。成帝正在遊興勃勃之際。那裏肯聽。到了鴻嘉二年。忽有飛雉來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藉此上疏。力阻微行。成帝仍舊不聽。讀者須知成帝對於諸舅。單單畏懼王鳳一人。若使王鳳尙存。成帝也就不敢微行。如今王鳳已死。不但暢意出遊。而且連從前所聽王章之計劃。與劉向之言語。蓄積已久。便要藉事一齊發作。

先是成帝曾駕幸成都侯王商第內。見其穿城引水。並未先行奏明。心中暗自憤恨。尙未明言。此次出外微行。一日偶由一處經過。望見牆內似是花園。園中景物如何。雖然不能窺見。却覺得有物巍然。甚是高大。留心細看。原來一座土山。山上有一高臺。成帝心

想此地儼是未央宮白虎殿。我本向東南而行。如何會走到西邊。不然何以望見此殿。遂指向左右問道。此是何處。左右對道。乃是曲陽侯王根之第。成帝聞言大怒。待到回宮。卽召王音入內。告知兩次所見。大加責備。

讀者試想此事。本與王音無干。何以成帝將他責備。只因王音現秉國柄。在諸舅中最爲尊貴。不能約束諸兄弟。使之奉公守法。自也難逃罪責。當日王音被責回家。便遣人告知王商。王根。二人聞信。驚恐。遂商議欲自行黥面割鼻。前向太后謝罪。却被成帝聞知。愈加憤怒。卽命尙書責問司隸校尉及京兆尹。明知成都侯王商擅穿帝城。決引灑水。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王立。父子藏匿亡命。賓客出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司隸與京兆尹二人被責。無言可對。伏在禁門下叩首。成帝又賜

王音策書。命召王商、王根等齊集府舍候詔。一面下詔尙書查取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於是車騎將軍王音、席藁待罪。王商、王立、王根皆負斧鑕俯伏闕下。成帝見了。怒氣漸息。心恐有傷太后之意。不忍加誅。沈吟半晌。竟將諸人赦免。

成帝既將王氏懲戒一番。仍舊出外微行。一日駕臨陽阿公主家中。公主便留成帝飲酒作樂。成帝偶見歌舞女趙飛燕。心中甚悅。遂召入宮中。大得寵愛。

說起趙飛燕本姓馮。父名萬金。乃江都王協律舍人馮大力之子。時江都王孫女姑蘇郡主嫁與江都中尉趙曼。趙曼寵愛萬金。與同飲食。萬金因此得與趙主私通。趙主懷孕。恐被趙曼聞知。遂假作疾病。回到王宮調理。十月期滿。連產二女。初生棄之於外。三日不死。始行收養。長名宜主。次名合德。後皆送歸萬金家中。然仍冒

姓趙氏。宜主生得輕小便利。舉止翩然。時人因呼爲飛燕。合德肌膚光滑。出水不濡。二人年漸長成。色皆絕世。及萬金死後。馮氏家敗。飛燕姊妹。流落到長安。與陽阿公主家。令趙臨同巷居住。飛燕因見趙臨與之同姓。便欲倚其照顧。時作女工針黹。送與趙臨。博得趙臨歡喜。竟命其住在家中。認爲己女。後遂入陽阿公主家。學習歌舞。至是得幸成帝。拜爲婕妤。

飛燕有姊妹

其姑之女

樊嬭

音

先入宮爲女官。成帝旣寵飛燕。樊嬭又

向成帝道。飛燕有妹合德。容貌尤美。成帝聞言大喜。卽命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往迎合德。合德辭謝道。非貴人姊。召不敢行。延福回奏成帝。樊嬭想得一計。遂取得飛燕所製五彩織成手墊。作爲憑信。仍命延福再往。合德正在洗頭。見了憑信。方始應允。於是臨鏡梳裝。髮上徧塗沈水香油。挽成新髻。淡掃蛾眉。號稱遠

山黛薄施脂粉。名爲慵來裝。身穿小繡衣裳。繡裙文襪。坐輦入宮。來見成帝。成帝坐在雲光殿帳。見合德果然生得美麗。便使樊嬖示意。欲納之後宮。合德辭道。貴人姊生性妒忌。若非姊意。妾寧死不敢奉命。合德言詞婉轉。音調清脆。左右聽者。無不嘖嘖歎賞。成帝聞言。不便強迫。仍命將合德送還。適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年老髮白。在宮教授。宮中號爲淖夫人。此時正立在帝後。一見合德。便歎道。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後來果如其言。

成帝既見合德。心中不捨。喚到樊嬖。與之計議。樊嬖密教成帝。替飛燕另闢一個所在。與之居住。名曰遠條館。又賜以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合古字等物。飛燕移居遠條館。見地方既好。又得許多珍物。甚覺高興。樊嬖便趁此時向飛燕道。主上久無子嗣。何不將合德進上。以求子嗣。爲千萬歲計。飛燕依言。遂將

合德獻與成帝。成帝得了合德。如魚得水。十分滿意。號之爲溫柔鄉。對樊嬀道。吾當老於是鄉。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樊嬀口呼萬歲。賀道。陛下眞得仙人。成帝大悅。命賜樊嬀鮫文萬金錦二十四匹。拜合德爲婕妤。飛燕以上均傳見

飛燕自見姊妹得寵。便欲奪取皇后之位。使人暗中探取許后過失。做成罪名。前向成帝告發。未知許后能否保全。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九回 廢許后 婕妤見機 立趙氏 合德專寵

話說許皇后自爲太子妃。以至正位中宮。常得寵於帝。生有一男一女。皆不育。後宮姬妾少得進見。並無所出。王太后與兄弟等見帝未有子嗣。皆以爲憂。其時適值日蝕地震。杜欽谷永等應詔求言。迎合王鳳之意。遂將災咎歸罪後宮。成帝聽信二人之言。遂下詔有司減省椒房掖庭用度。許后見詔。心中不悅。自向成帝上書。

力爭。成帝答書引用杜欽谷永言語。責備許后。辭甚嚴厲。由此帝后之間。生了意見。

自此之後。成帝對於許后恩愛漸衰。後宮得寵者日多。許后之姊

名謁。嫁爲平安侯王章

宣帝王皇后之弟

夫人。因見許后失勢。心中不

平。聽信巫言。使之咒詛。後宮懷孕王美人等。却被飛燕探得。心中暗喜。又想起班婕妤從前也得成帝寵幸。不如將他牽連在內。一網打盡。於是飛燕遂出頭告發許后。及班婕妤挾媚道。咒詛後宮。罵及主上。

班婕妤乃越騎校尉班况之女。成帝初卽位時。選入後宮。大得寵幸。拜爲婕妤。居增成宮。兩次生男皆夭死。成帝嘗在後庭遊玩。欲命班婕妤同輦而坐。婕妤辭道。妾觀古代圖畫。凡屬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惟三代末主。乃有嬖寵之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

乎。成帝見班婕妤說得有理。遂作罷論。事爲太后所聞。喜道。古有樊姬。楚莊王。今有班婕妤。當日建始河平之際。外戚除王氏外。惟有許班得勢。班婕妤喜誦詩。能爲文。每進見及上書。一憑禮法。爲成帝所敬重。及飛燕姊妹專寵。班婕妤甚少進見。飛燕恐其復得親近。因而連類陷害。事爲太后所聞。心中大怒。卽將許謁捕拏究辦。果然問出實情。許謁立被處死。成帝乃遣使持節收回許后印綬。廢居昭臺宮。有司又將班婕妤傳到訊問。婕妤道。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爲善之人。未必得福。作惡之人。更有何望。且鬼神有知。必不見聽。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所以不爲此事。成帝見婕妤供辭。知道爲人所誣。心生憐憫。卽命有司勿問。並賜以黃金百斤。

讀者試想許后被廢。雖由飛燕進讒。但聽容其姊咒詛。尙屬罪有

應得。獨有班婕妤與他毫無干涉。也被拖累。猶幸成帝深知其賢。得免於罪。班婕妤自經此番風波。心緒灰冷。眼見飛燕姊妹與己作對。未必便肯罷休。將來若再興波作浪。主上又偏愛他二人。難保不信其言。加罪於我。不如及早借個名目。離開此處。或可避禍。於是班婕妤立定主見。自向成帝請求前往長信宮供養太后。成帝准奏。班婕妤遂由未央宮搬到長樂宮居住。朝夕在太后左右侍奉。因此始得保全。但班婕妤年少失寵。獨處深宮。未免鬱鬱不樂。日長無事。做成一賦。自傷身世。又假託團扇。作詩一首道。

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清涼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許后及班婕妤既已退位。成帝便欲立趙飛燕爲皇后。王太后以

其出身甚微。不肯依允。成帝見太后不允。只得權行。按下一面。令衛尉淳于長往勸太后。

淳于長字子孺。乃魏郡元城人。係太后姊子。少爲黃門郎。未得成帝親幸。適值大將軍王鳳抱病。淳于長算是外甥。在旁侍病。甚是小心。買得王鳳歡喜。臨終之際。遂將淳于長託付太后及帝。成帝乃拜爲侍中。遷衛尉。至是奉命往勸太后。淳于長能言善語。漸漸勸得太后回心轉意。過了年餘。竟得太后允准。永始元年四月。成帝下詔封飛燕之父趙臨爲成陽侯。時有諫大夫劉輔知成帝欲立飛燕爲后。上書極諫。成帝大怒。竟將劉輔囚繫掖廷祕獄。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保救。成帝始命移交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由此朝臣無人敢諫。

成帝將立飛燕爲后。先悅太后之意。時王譚病死。成帝甚悔。不令

輔政。乃令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又封太后之姪王莽爲新都侯。先是太后兄弟共有八人。獨王曼一人早死。不得封侯。其子王莽自幼喪父。依倚伯叔。其時王氏正盛。五侯子弟。但知娛樂聲色。窮奢極侈。獨有王莽。出身貧賤。自知事事不及他人。便欲假作恭儉。博取聲名。遂拜沛郡人陳參爲師。勤求學問。平日衣服樸素。有同寒士。奉事老母。看待寡嫂。撫養孤姪。十分留意。又對於伯叔父以及應酬賓客。禮貌皆甚殷勤。王鳳病時。王莽侍疾。一連數月。衣不解帶。比淳于長尤加周到。王鳳亦將王莽囑託太后及成帝。因此王莽得爲黃門郎。擢射聲校尉。成都侯王商本是王莽叔父。甚愛王莽。會上書願分自己戶邑以封王莽。更有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閔。上谷都尉陽竝。中郎陳湯等。皆一時名士。並上書稱道王莽之賢。成帝由是看重王莽。永始元年五月。遂下詔。

封王莽爲新都侯。拜爲光祿大夫侍中。過了一月。竟立趙飛燕爲皇后。當日飛燕正位後宮。其妹趙合德備了許多珍寶。作爲賀禮。並寫成一書道。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香蓮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彊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

原來趙合德素來十分敬事其姊。見他必拜。如今姊妹同受恩寵。

合德在成帝前。雖然撒嬌撒嗔。一面仍時時留意爲顧其姊。先是眞臘國入貢兩種寶物。一名萬年蛤。一名不夜珠。光彩照耀。如日照人。無論美醜。皆成豔麗。成帝將萬年蛤賜與飛燕。不夜珠賜與合德。飛燕將萬年蛤裝入五成金霞帳中。入夜望之。常如滿月。一日成帝忽對合德道。吾日中細看汝姊容貌。不及夜間之美。每到天明。令人忽忽如有所失。不知何故。合德聽說。暗想此必萬年蛤從中作怪。卻也不肯明言。到了此時。便將成帝賜與自己之不夜珠。湊成禮物。號爲枕前不夜珠。獻與飛燕。助他顏色。也不將成帝言語告知飛燕。飛燕收了二十六物。便也將許多珍物回報。內有兩件最爲寶貴。一爲雲錦五色帳。一爲沈水香玉壺。合德自入宮以後。所見奇珍異寶。也不爲少。卻未曾見此兩物。其實此兩物並不格外珍重。合德偏要藉此埋怨成帝道。若非姊肯賜我。我到死

也不知此物。說罷假作怨恨。掩面啼泣。成帝只得用言安慰。陪了許多小心。立時下詔益州。選取巧匠。限期三年。替健仔織造七成錦帳。合德聞言。方始回嗔作喜。

成帝嘗就宮中太液池造一大舟。可容千人。號爲合宮之舟。又於池中起瀛洲榭。高四十尺。成帝嘗與飛燕乘舟遊於池中。飛燕親自歌舞。歸風送遠之曲。成帝使飛燕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帝自以文犀簪擊玉杯。以爲節拍。此時舟到中流。歌聲正酣。大風忽起。飛燕順風揚袖。口中唱道。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原來飛燕身體甚輕。相傳說他掌上可舞。如今立在池心。幾乎被風吹去。成帝心慌。急喚馮無方道。爲我把住皇后。馮無方便將笙放下。兩手持住飛燕雙履。少頃風定。方纔止住。飛燕便對成帝道。蒙帝寵我。使我不得仙去。說罷惆悵。不覺泣下。成帝乃厚賜馮無方。並



准其出入飛燕
房闈。以悅其意。
後宮人等見飛
燕所穿之裙。被
風吹縐。因仿其
意。造成新式裙
樣。名爲留仙裙。
後世之百褶裙。
卽其遺製。
說起飛燕合德
姊妹二人。美貌
不相上下。惟是

飛燕體態輕盈。步履娉婷。爲合德所不能及。合德豐肌弱骨。尤工笑語。亦非飛燕所能。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以此擅寵後宮。但飛燕自爲皇后。日見驕貴。偶然有病。倒臥在牀。手足懶動。必須成帝親持匙箸勸他。方肯飲食。遇有苦藥。也須成帝過口。方肯下咽。弄得成帝畏勝於愛。恩寵不免稍衰。合德爲人。具有權術。臨機應變。善用種種手段。籠絡得成帝。又畏又愛。一日不能離他。又不敢不奉承他。所以得寵尤在飛燕之上。

當日合德所住之處。名爲昭陽殿。中庭皆用朱塗。殿上徧施朱漆。黃金作砌。白玉爲階。壁上橫木。盡安金釭。中含藍田璧玉。飾以明珠翠羽。殿上設九金龍口。銜九子金鈴。下垂五色流蘇。繫以綠文紫綬。金銀花樣。每遇風日晴和。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鐸之聲。驚動左右。殿中又有木畫屏風。雕刻精細。紋如蛛絲。殿門織珠爲簾。

微風一過。聲如玉佩。鏘鳴四壁。窗門安綠色琉璃。內外洞明。毛髮皆見。屋上椽桷。皆刻作龍蛇迴繞之形。鱗甲分明。栩栩欲活。見者無不驚駭。此殿乃當日著名工匠丁緩李菊二人構造。至內中陳設之物。盡皆珍寶。五光十色。莫可名狀。最爲寶貴者。則有玉几玉牀。牀上夏鋪象牙簟。冬設綠熊席。象牙簟乃雕象牙爲之。不須細說。綠熊席係熊皮所製。毛長二尺餘。人臥其上。徧包全身。望之不見。坐則膝沒其中。此席又用各種異香熏過。坐者身染其香。百日不歇。真是滿目琳琅。說不盡皇宮富貴。趙合德本是貧家女子。一旦到此地位。享受榮華。真屬夢想不到。

自從飛燕姊妹入宮。成帝爲其所迷。不是在飛燕處住宿。便是在合德處住宿。從前後宮姬妾。甚少見面。到了飛燕立爲皇后之後。成帝卻多在合德處住宿。飛燕也無甚言語。在飛燕之意。以爲成

帝若寵愛他人。斷難輕易含忍。好在合德是自己胞妹。不妨相容。但飛燕生性淫蕩。自少做女兒時。便與隣居羽林射鳥少年私通。如今貴爲皇后。豈肯安靜獨居。又自念入宮數載。尙未生子。倘使生得一男半女。將來也有倚靠。卻喜遠條館與成帝相離較遠。料想無從得知。於是飛燕背著成帝。便做出許多事來。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以上皆見飛燕外傳

第一百七十回

飛燕姊妹亂宮闈

王氏弟兄專朝政

話說成帝身邊有一侍郎。姓慶名安世。年纔十五歲。工於彈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飛燕見其年少美貌。心中甚喜。遂告知成帝。許其出入內庭。成帝只得依允。從此每當成帝不在。慶安世便與飛燕一同居處。成帝何曾得知。飛燕得了安世。心尙不足。又選擇侍郎宮奴多子之人。與之私通。意中希望生子。於是一班侍郎宮奴。

得蒙飛燕青眼者。大抵鮮衣美服。沐浴熏香。任意居住遠條館。成帝全然不知。

飛燕又就宮中另闢密室一間。託言無子。在內祈禱。除却左右侍婢以外。不准一人得入。就是成帝也不得至。讀者試想飛燕如何祈禱。他卻異想天開。密令心腹之人。在外招引輕薄少年。令其裝作女子。用駟車駟音瓶。又音駟。婦人所乘。載入後宮。每日約有十

餘人。都安置此密室內。盡情作樂。此種祈子方法。也算是世間無兩。但他命該無子。究竟不能懷孕。

古語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飛燕如此放縱。成帝並非癡聾。終須有日得知。豈肯便罷。合德一心爲顧其姊。早已慮及此事。便乘間向成帝說道。妾姊性氣剛強。多招人怨。必然有人設計誣陷。陛下若誤聽其言。趙氏便無遺類矣。說到此處。不覺傷心淚下。成

帝見了。信以爲眞。因此有人來告飛燕姦情。成帝便說他有意陷害。立地處死。後來更無人敢道一字。

誰知他人不敢告發之事。卻由飛燕姊妹自己張揚起來。先是有
一宮奴姓燕名赤鳳。身軀雄壯。矯健多力。能超數重樓閣。飛燕合
德二人皆與之私通。此時合德已由婕妤升爲昭儀。自嫌住處與
飛燕隔離過遠。遂請成帝另起一館。與遠條館相連。名爲少嬪館。
合德移入少嬪館後。姊妹二人。往來甚便。一日飛燕無事。到了少
嬪館中。來尋合德。却遇燕赤鳳由館中走出。飛燕見了。口中不語。
便入內與合德閒談。

事有湊巧。恰值是日正當十月五日。宮中依照故事。齊到靈女廟
祀神。宮人連臂踏地。唱赤鳳來曲。飛燕無意中聽了此曲。忽然觸
動心事。因問合德道。赤鳳爲誰而來。合德聽了。心知飛燕語含譏。

刺。此時卻不肯相讓。便答道。赤鳳不是爲姊而來。更爲何人。飛燕被合德直言衝撞。不覺大怒。此時正在喫茶。便將手中茶杯。擲向合德裙邊。口中罵道。鼠子竟敢嚙人。合德也用冷語回答。姊妹二人。因此起了衝突。

飛燕倚著自己是姊。又因平日合德對他十分恭敬。便偶然責備一二句。諒他也不敢回答。卻不料合德此時自恃得寵勝過其姊。又想起平日一心一意爲顧飛燕。在成帝前替他極力彌縫。也不知費了幾多心力。如今飛燕不加體諒。反要當面奚落。因此抱著一肚皮委曲。不覺發作出來。飛燕何曾知得。愈加氣憤。只有瞪起雙眼。對著合德。一言不發。

樊嫵在旁。見他姊妹二人無端角口。嚇得手足無措。惟恐他愈鬧愈大。不特傷了感情。且慮傳到成帝耳中。究出姊妹二人姦情。不

但二人性命不保。連家族都要受禍。如何是好。樊嫗弄得無法。只好向飛燕叩頭。一直叩到皮破血出。飛燕怒氣尙是不解。樊嫗又勸合德向飛燕賠禮。合德素性狡猾。見其姊動了真怒。心想此事張揚起來。必致惹禍。反爲不美。不如聽樊嫗勸解。自己忍氣。認個不是。便可了事。合德想罷。遂聽憑樊嫗拉到飛燕面前。深深下拜。口中說道。姊不記得當年貧苦之時。我姊妹二人。共被而臥。冬夜旣長。天氣又冷。姊睡不熟。常使我擁背取暖。如今幸得好處。又無外人妒忌。我姊妹二人。至親骨肉。豈可自相殘害。說罷便跪在飛燕跟前。掩面悲泣。

飛燕見合德向他下拜。心中之氣。早消一半。又聽他說到舊日情景。不覺大爲感動。適纔憤怒。不知消歸何處。乃用手扶起合德。親拔頭上所戴紫玉九雛釵。簪在合德髻邊。姊妹二人。遂仍和好。樊

嬭見了。方纔心安。宮人見飛燕姊妹相處日久。並無絲毫意見。如今忽然爭執起來。也算是異事。不免彼此傳說。竟被成帝得知。心中也就生疑。不敢向飛燕動問。卻來查問合德。合德被問。暗喫一驚。心知此事萬難隱瞞。一時心急智生。便答道。此乃姊心妒我。故作此語。因漢家本屬火德。所以稱陛下爲赤龍鳳。成帝聽了。深信不疑。反覺大悅。於是一場大禍。竟被合德數言輕輕掩過。當日飛燕得立爲后。淳于長頗爲有力。成帝欲封爲侯。以酬其勞。但因淳于長平日並無功勳。只得借個題目。加以爵賞。先是元帝營建渭陵。概從儉約。不再移民起邑。成帝卽位。照例於渭城縣延陵亭部起造初陵。興工已有數年。後成帝又見灃陵曲亭之南。風景甚好。命將初陵移建其地。時將作大匠解萬年與陳湯交好。一日來見陳湯。密說道。吾聞武帝時有工人楊光。所作工程。合於上

意。竟拜將作大匠。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承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又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積勞賜秩中二千石。今營造初陵。若能移徙人民。建立邑居。成此大功。吾亦當蒙重賞。子公陳湯字妻家在長安。兒女皆生長長安。不喜東歸故里。可上書求徙居初陵。可得賜與良田美宅。

陳湯素性貪利。聞得萬年言語。不覺心動。遂上書成帝道。初陵地最肥美。可立爲一縣。移徙關東富人來此居住。臣湯願率妻子家屬徙居初陵。爲天下之倡。成帝見書。遂依其計。下令起昌陵邑。移郡國人民。到此居住。解萬年旣得承辦此項工程。預算三年可以完工。誰知昌陵地勢太低。須向東山取土填塞。道遠費重。所取之土。計算起來每石幾與米穀同價。興工多年。尙未成就。劉向上書極諫。淳于長也曾言其不便。成帝發下羣臣議。皆請罷去昌陵工。

作。仍修故陵。此時王音已死。成都侯王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平日不喜陳湯。告其罪過。成帝遂將陳湯免爲庶人。與解萬年俱徙居敦煌。其後哀帝時。議郎耿育上書爲陳湯訟寃。陳湯得回長安居住。不久身死。及王莽秉政。追諡陳湯爲破胡壯侯。封其子陳馮爲破胡侯。

成帝欲封淳于長。遂將諫罷昌陵之事作他功勞。下詔賜淳于長爵爲關內侯。不久又封爲定陵侯。成帝自得飛燕合德之後。仍不時出外微行。常帶同富平侯張放及淳于長並小臣趙李等在外流連忘返。張放最得成帝寵幸。以此爲時人所注目。於是長安遂有童謠道。

燕燕尾澁澁。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王太后與成帝諸舅。見帝日夜出遊。也曾勸諫數次。成帝全然不聽。因此心中憂慮。又礙著至親。不便時常進言。時永始二年。連年日蝕。適值谷永由涼州刺史來朝奏事。成帝使尙書問谷永有何欲言之事。於是大司馬王商密令谷永趁著天變。上書切諫。谷永自恃有太后及王商等暗中保護。又因屢次言事。成帝皆能容受。此次遂對尙書上書。直言成帝種種過失。成帝見書。不覺大怒。王商恐谷永禍遭不測。急令人通知谷永。使其速去。成帝果命侍御史往捕谷永。並囑付道。谷永如已起程。行過交道。既去長安者勿再追趕。御史到時。谷永已去。遂得免禍。後成帝怒氣漸解。復召谷永爲太中大夫。

成帝雖被谷永直言指斥。尙不肯改。一日偶然行至侍中班伯家中。班伯乃班婕妤之弟。因見許后被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遂告病。

在家。數年未曾入朝。如今不意成帝御駕親來問候。班伯只得銷了病假。入宮供職。卻遇成帝與張放淳于長等在禁中宴飲。正在飲得酣暢。任意談笑。成帝因班伯久病初起。加意禮待。時御座近旁張有屏風。上畫商紂擁著妲己飲酒。作長夜之樂。成帝便指著畫圖問班伯道。此圖何以示戒。班伯對道。詩書所陳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成帝聽了不覺歎道。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音也善言。張放等一團高興。被班伯用言打斷。心中俱各不悅。於是託著更衣。逐漸散去。

正當此時。恰有長信宮宦官林表奉太后命前來。眼見適纔諸人宴飲情形。並親聞班伯對帝言語。一一記在心上。回去便從頭至尾告知太后。太后自得班倖仔。日夕在側侍奉。甚加憐愛。今見班伯是倖仔兄弟。又能遇事規諫成帝。心中甚喜。過了數日。成帝來

到東宮。朝見太后。太后見了不覺傷感。流下淚來。口中說道。帝近來顏色瘦黑。宜留意保養。班侍中本大將軍鳳指王所保薦。應特別看待。富平侯可令就國。成帝見說。只得答應道是。

事爲王商所聞。急通知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使其劾奏張放。於是薛宣翟方進遂上書備陳張放罪惡。成帝心愛張放。無奈內中礙著太后。外面又礙著諸大臣。只得下詔貶張放爲北地都尉。後兩次召回。均被太后及翟方進又勸成帝逐之。成帝不得已。遂令張放就國。張放臨去。成帝常對之涕泣。及去後屢賜璽書慰問。至成帝旣崩。張放思慕哭泣而死。

成帝自張放去後。稍厭出遊。暇時留意經書。太后甚悅。光陰荏苒。到了元延元年冬十二月。王商病卒。照例應以王立代之。只因王立犯法。爲司直孫寶所劾。成帝遂拜王根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

以代王商。而以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自成帝卽位以來。王氏兄弟相繼秉政。幾於成爲定例。南昌尉梅福上書。極言外戚專權。以致災異連見。成帝不納。元延元年。又有日蝕星變之事。劉向又上書指斥王氏。其言痛切。此外又有多人上書。所言大抵與劉向相同。成帝見了。心中遲疑不決。便尋一平日最爲親信之人。問其意見。未知成帝所問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元史演義

定價 一元四角
六冊

吾國文化至兩宋而極盛。獨惜其禦侮無方。終爲元人所併。讀史者有餘憾焉。澠天散人點竄舊史。再興宋朝。爲孱王吐氣。令人一覽稱快。於胡元一代興亡始末。大體亦已瞭然。通體筆墨酣暢。興會淋漓。洵近世一奇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前漢演義(下編)

第一百七十一回 張禹設辭媚外戚 朱雲請劍斬佞臣

話說成帝因吏民上書多言王氏專政。心中疑惑。特尋一親信之人。向之動問。此人是誰。卽張禹是也。張禹本是成帝師傅。成帝卽位。卽命張禹與王鳳同領尙書事。張禹見王鳳專權。心不自安。上書辭職。成帝不准。河平四年。遂代王商爲相。在位六年。到了鴻嘉元年。張禹以老病乞骸骨。成帝慰留再三。然後准奏。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相就第。又加位特進。朔望朝見。禮如丞相。張禹爲人謹厚。家世以田爲業。及身已富貴。多置田產。至四百頃。皆是肥美之地。其財產之富。也可想見。

張禹旣擁有大財。罷相之後。落得在家享福。平日服用奢華。自不消說。更兼他性知音樂。閒居無事。便就後堂畜起一班歌妓。終日

吹彈歌唱。以爲娛樂。張禹平日所教弟子。學成出仕者。爲數甚多。中有二人最爲出名。一係淮陽人。姓彭。名宣。官至大司空。一係沛郡。姓戴。名崇。官至少府。彭宣爲人恭儉。舉動有法。戴崇爲人和藹。多有智謀。二人品行不同。張禹看待二人也分兩樣。每遇彭宣到來問候。張禹在便坐接見。所有談論。不外經義。到了天晚。留他喫飯。飯菜雖有數品。葷味不過一件。杯酒相對。並無音樂。及至戴崇到了。便向張禹要求道。先生應該置酒作樂。與弟子同樂。一日。張禹見說。便帶領戴崇。直到後堂。大開筵宴。喚出歌童舞女。奏起絲竹管絃。師弟二人。興高采烈。直飲到更深。戴崇方纔告辭回去。彭宣卻從未曾到過後堂。後來二人彼此查知。張禹看待不同。在戴崇自以爲先生愛他。在彭宣亦自以爲先生敬他。因此各自得意。也可見張禹能體貼人情了。

成帝素來敬重師傅。對於張禹。前後賞賜不下數千萬。張禹受成帝此種恩遇。也應心滿意足。誰知他年紀愈老。貪得之心愈甚。他自想生前固然快樂。也須預爲死後打算。便欲尋得一塊好地。營造生墳。起蓋祠堂。爲未來之受用。於是四出尋覓。只有平陵肥牛亭地最爲中意。又與成帝所造延陵相離不遠。但此地乃是官家所有。不能用錢買得。張禹倚藉身是師傅。便老著面皮。上書自向成帝乞取此地。成帝見書。心想一塊小小之地。既爲師傅所愛。何妨賜之。遂卽批准。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聞知此事。急進前阻止道。此地正當平陵。每月寢廟衣冠出游。必經之道。張禹身爲師傅。不知謙讓。妄行求索。且舊亭所在。移徙亦非所宜。應請另擇別地。以賜張禹。成帝不聽。

說起王根。雖是成帝母舅。又兼當國秉政。成帝敬重他。卻遠不及

張禹只因王根前此興建園林土山漸臺儼如白虎殿。成帝見了曾經大怒。意欲加罪。礙著太后情面。只得責備一場了事。今見王根諫阻將地賜與張禹。成帝暗想張禹卻不會似汝那種驕奢僭上。便作是先帝衣冠出游所經之道。豈有不許人造墓起屋之理。因此不肯依從。竟將此地賜與張禹。並命有司將肥牛亭移建他處。

王根見成帝寵愛張禹。不聽其言。心中愈加妒忌。便屢在成帝面前訴說張禹不好。成帝早已識破王根心事。腹中自語道。汝王氏一門八侯。富貴窮極。便想占盡朝廷風光。連我一個師傅都不能容。我偏要格外優待。看他有何方法。於是成帝每遇王根進言一次。其看待張禹。反比前加厚一次。弄得王根也就無可奈何。張禹年老多病。每遇抱病。成帝必命其家人將起居情形。隨時上

聞。有時成帝親自駕臨張禹私第。問候病情。張禹病重。臥在床上。成帝來到床前。向之下拜。張禹在床上叩頭謝恩。成帝用言撫慰。問其所欲。張禹被問便對道。老臣生有四男一女。平日愛女尤甚於男。如今女兒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之妻。病中不勝父女之情。意欲與之親近。成帝聞言。立即下詔調蕭咸爲弘農太守。使他女兒得隨時到京見父。

一日成帝又來看候張禹。適值張禹最小之子在旁侍病。張禹偶然望見。便又提起一宗心事。原來張禹所生四子。三子皆已得官。只有小子尙未出仕。張禹意思欲趁成帝在此。替他小子求官。但又自覺不便啓口。只得頻頻舉目看他小子。成帝見此情形。知得張禹暗中示意。立就床下拜張禹小子爲黃門郎給事中。張禹方纔歡喜。讀者試思天子敬重師傅。到了成帝也算極點。張禹遭遇。

也算好到極點了。

張禹雖然家居。成帝每值國家大政。必與張禹商議。此次吏民上書。多言災變。由王氏專政所致。成帝見書也頗相信。但想起王氏諸人。不過奢侈。尙無大惡。未便將他貶退。因此心中懷疑。欲請張禹代爲決斷。遂命排齊車駕。親到張禹之家。張禹聞報。急忙出外迎接。成帝下車。步行入內。揀了一間靜室。屏退左右。獨與張禹二人商議此事。成帝將吏民所上之書。交與張禹閱看。張禹逐一看完。也知道衆人指斥王氏。不爲無見。又轉念現有太后在上。做王氏諸人靠山。我便贊成衆人之言。勸主上將他貶退。但恐事未必成。徒與王氏結怨。我今年紀已老。子孫弱小。况因請求墓地。已爲王根所忌。若再有礙他言語。必至遭其陷害。不如趁主上來問。替他成全幾句。使他聞知。自然感我。我身家也得保全。豈不是好。

張禹想定主意。便對成帝道。災變之事。深遠難見。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自可轉禍爲福。如今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不宜信用。成帝素來信愛張禹。聽了此言。從此放心。不疑王氏。不久此語傳到王氏諸人聞知。俱各歡喜。都來親近張禹。讀者須知成帝如此倚任張禹。張禹理應盡忠竭力。報效國家。方合臣節。且成帝此問。關係何等重大。若使張禹力勸成帝抑制王氏。則漢家社稷。便可長保。王莽又何從篡位。乃因一念之私。但顧自己利害。不管國家興亡。况當日君臣密議。王氏何從得知。豈非張禹有意漏洩。賣此人情。此等患得患失小人。比起權奸巨慝。更爲可恨。成帝尙自不知十分信任。因此傍邊惱了一位直臣。便向成帝上書。自請求見。讀者欲知此位直臣是誰。原來卽是朱雲。朱雲自與陳咸一同下獄。罰爲城旦。終元帝之世。廢棄不用。朱雲家居。教授弟子甚多。此



次聞知張禹對答成帝之語。不禁大怒。遂詣闕上書求見。成帝駕坐前殿。公卿人等侍立兩旁。朱雲被召入見。對成帝說道。現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屬尸位素餐。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

警其餘。成帝見說問道。佞臣是誰。朱雲對道。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道。汝乃小臣。膽敢廷辱師傅。罪在不赦。喝令左右拏下。御史應聲上前來拏朱雲。朱雲用手攀住殿前欄檻。大叫道。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於願足矣。但未知聖朝如何耳。御史欲拖朱雲下殿。朱雲抱住欄檻不放。誰知用力過猛。欄檻竟被折斷。御史遂將朱雲帶去。旁有左將軍辛慶忌。卽辛武賢之子。見朱雲直言被誅。心中不忍。急免冠解印綬叩頭諫道。此人素以狂直著稱。使其言果是。不可加誅。其言卽非。亦當容之。臣敢以死力爭。慶忌說罷。連連叩頭。皮破血流。成帝見了。怒氣頓釋。命將朱雲釋放。後來有司欲將壞檻拆去。另易新者。成帝道不必更易。只須將壞處修補。以旌直臣。相傳唐宋時代。宮殿正中一閒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卽是依著漢時朱雲故事。

見容齋
隨筆

朱雲自被赦免。不復出仕。常乘牛車。帶領諸生出遊。所過之處。人皆敬禮。一日往見丞相薛宣。薛宣待以賓主之禮。留他在府住宿。因說道。君在田野無事。不妨留我東閣。也可結識四方奇士。朱雲聞言。張眼看著薛宣道。汝乃後輩小生。竟欲我爲汝屬吏耶。薛宣見說。不敢多言。朱雲年至七十餘。壽終於家。

成帝既聽張禹之言。不廢王氏。到了綏和元年。大司馬王根因病辭職。成帝諸舅除紅陽侯王立尙在。因犯法不得任用外。其餘皆已死亡。論著次序。便應輪到淳于長輔政。誰知卻被新都侯王莽奪得。王莽自從封侯之後。官拜侍中。官爵愈高。待人愈加謙恭。常將車馬衣服。散給賓客。家中並無餘財。又收養名士。交結公卿。朝中之人。爭相推薦。一班儒生遊客。皆稱其賢。由此王莽在王氏中。算最出色。

王莽之兄王永早死。生有一子名爲王光。王莽使他投拜博士門下讀書。每遇休沐之日。王莽整備車馬。攜帶羊酒等物。來見其師。奉上羊酒謝其教授之勞。連著王光同學之人。皆有贈送。衆人見了。都嘆其待師之厚。王光年歲比王莽長子王宇尙小。王莽使二人同日娶妻。到了是日。正當賓客滿堂。異常熱鬧之際。忽有一人自內走出。對著王莽說道。太夫人指莽母患某處疼痛。須服某藥。王莽聞言。急撇下賓客。入內看視。如此不下數次。意欲對著衆人。賣弄其孝。衆人何曾得知。

王莽一意收買名譽。專喜弄假。種種做作。何曾是他本意。大凡弄假之人。任他如何巧詐。往往於無意之中。露出破綻。被人窺見。王莽也是如此。但他偏又善於掩飾。使人不覺。也算是奸雄本領。先是王莽曾私買一個侍婢。藏在家中。意欲納之爲妾。若論古人納

妾本是常事。何況貴戚侯門。更視爲應有之事。獨有王莽要想事。事高出衆人。雖然滿心好色。卻不願旁人聞得。生出議論。誰知他一班兄弟之中。早已有人探得此事。王莽見消息洩漏。連忙變計。對著衆人說道。後將軍朱子元字朱博無子。莽聞此婢宜男。故替他買得。於是即日將婢送與朱博。朱博竟白得一妾。衆人不知。還說是王莽真心爲友。

此次王根病甚。意欲辭去大司馬之職。王莽心想自己名望甚好。原可代叔父之職。無奈淳于長是他表兄。論起資格。在他之上。且得主上寵幸。叔父若是辭職。繼任之人。必係淳于長。須是設法將他除去。我便可坐享高位。獨攬大權了。於是暗中探得淳于長種種不法之事。告知王根。原來淳于長倚著太后外甥。又得成帝信用。廣畜妻妾。多受賄賂。種種驕奢不法。尙在其次。更犯了一件大

罪。當日許后之姊許嬿，嫁爲龍頷侯韓寶夫人。韓寶死後，許嬿寡居。被淳于長引誘通姦，後竟娶之爲妾。許后自被廢之後，居住長定宮。許嬿偶入宮中，看視其妹。許后聞說許嬿再嫁淳于長，素知淳于長有寵成帝，言聽計從，便託許嬿轉囑淳于長，替他在成帝面前求復得爲健仔，並將出許多財物贈與淳于長。淳于長明知成帝對於許后恩情已斷，覆水難收，不敢開口代求，但又捨不得許多財物，未知淳于長對於此事如何處置，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二回 王莽計害淳于長 成帝逼死翟方進

話說淳于長明知許后已廢，萬難再得進幸，卻又捨不得許多財物，心想他自送來，落得收受，但用空言買他歡喜罷了。遂囑許嬿轉達許后，說是等候機會，準向主上進言，立他爲左皇后。許后聞言，愈加歡喜。誰知日復一日，並不聞有個好消息。許后盼望到極。

又將出物件送他。催他從速進說。淳于長含胡答應。如此經過多年。淳于長前後所受財物。不下千餘萬。並未曾替他說一句話。淳于長欺騙許后。白得財物。尙不足意。他見許后現在失勢。更不把他放在眼裏。每遇許嬪入到長定宮。他便作書寄與許嬪。書中言語。還要戲侮許后。說出許多不堪入耳之言。真是小人毫無忌憚。誰知此種行徑。卻被王莽探得。

王莽欲除淳于長。便趁著王根抱病。前來侍候。等到無人在旁。便先用言激怒王根道。淳于長見將軍久病。意中甚喜。自以爲當代將軍之位。對著衆人。預先說定。某人當做某官。某人應辦某事。王根聽了。已是憤怒。王莽又將淳于長種種罪惡。說了一遍。王根怒道。既然如是不早說。王莽道。未知將軍之意。故未敢言。王根道。汝可速奏太后得知。王莽遂入見太后。備言淳于長欲代曲陽侯。

輔政。又與許嬖姦通。私受長定宮財物。太后聽說也怒道。小兒竟敢如此。汝可往告主上。王莽奉命來見成帝。照前述了一徧。成帝將淳于長免官。遣其歸國。

淳于長一向得意洋洋。忽然得了免官就國消息。正如晴空中陡下霹靂。事後探知原由。雖然心怨王莽。但因自己實有其事。無可分辯。只得收拾行裝。預備起程。讀者須知淳于長雖然免官。尙是列侯。且平日所得賞賜及賄賂。不計其數。若使安靜無事。回到定陵本國。一生受用也就穀了。誰知他貪心不死。尙欲設法挽回。只因此一舉。遂連身家性命。一齊斷送。也是他作惡多端。當受顯報。孽由自取。卻怪不得王莽了。

當日淳于長臨顧起行。忽有紅陽侯王立長子王融到來。淳于長接入相見。說起王融與淳于長原是中表兄弟。今因淳于長就國。

知他財產甚多。粗重物件。不能盡數攜帶。意欲向其索取車馬。遂來向淳于長說明本意。淳于長聽說忽然心動。便將出許多珍寶。交付王融。託其轉懇王立代向成帝說情。仍准留京居住。王融依言。回家告知王立。王立見了珍寶。滿心歡喜。立即入見成帝。極言淳于長冤枉。成帝聞言。頓然生疑。原來王立前因犯罪。不得輔政。心疑是淳于長在成帝前說他壞話。因此怨恨淳于長。成帝久知其事。今見王立反替淳于長求情。覺得前後相反。料得此中定有他故。不但不聽王立之言。且命有司查辦。有司查出王融經手。過付賄賂。便來拿捕王融。王立聞信。恐受賄發覺。連自己都要犯罪。便命王融自殺滅口。有司見王融已死。只得將情形回奏成帝。成帝愈疑其有重大情事。下詔將淳于長拏捕下獄究辦。先是王莽但知淳于長私通許嬪。暗受許后賄賂。尙未知其詳細。到了此時。

淳于長被官吏追究到極處。只得將自己如何應允許后。代求成帝立爲左皇后。並如何致書許嬪戲侮許后情形。逐一供出。刑官依律判定罪當大逆。淳于長竟死於獄中。妻子移徙合浦。母歸故郡。許后賜藥自殺。紅陽侯王立勒令就國。此案連累將軍卿大夫郡守免官者多至數十人。於是太后與成帝皆稱王莽爲人忠直。王根久病未愈。遂上書乞骸骨。並薦王莽自代。成帝准奏。卽拜王莽爲大司馬。

王莽由侍中光祿大夫。一躍而登高位。年纔三十八歲。自以身繼伯叔父四人。王商 王鳳 王根之後。初出輔政。欲使名譽勝過前人。乃聘請賢良。爲其掾史。所得賞賜。皆用以宴享賓客。家中衣食。卻十分節儉。一日王莽之母抱病。朝中公卿列侯皆遣其夫人前往問候。於是香車寶馬。絡繹盈門。諸人下車入內。大抵滿頭珠翠。滿身羅

綺。王莽之妻聞報。急出迎接。身上仍穿常服。腰圍布裙。衆人見了。還道是個僕婦。暗問旁人。方知他是大司馬夫人。無不喫驚。王莽輔政年餘。到了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忽然駕崩。當駕崩之前一月。太史奏說。熒惑守住心星。原來熒惑乃是惡星。據古代天文家之說。以爲熒惑所居之處。必受殃禍。心星號爲天王。熒惑守心。應在君主不利。成帝因此心中畏忌。時有郎官賁麗善觀天文。知得成帝憂慮。便上言道。大臣應當此咎。成帝聽說。便想殺一大臣。以當星變。說起當日朝中大臣。惟有丞相與大司馬最爲尊貴。大司馬王莽。乃是太后內姪。視事未久。又兼平日名譽甚好。自不能無故殺他。只有丞相翟方進。係由微賤出身。在位已有十年。成帝便想移禍到他身上。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上卽蔡今縣河南人。幼孤。年十二三爲太守府

小史。生性遲鈍。屢被掾史侮辱。方進心中自傷。便往尋本地一個善相人蔡父。請他一看。到底應作何事。蔡父一見方進之面。大加奇異。因說道。汝有封侯之骨。當由經術進身。務須努力勤學。方進本不願爲小史。聞此言語。心中暗喜。立即告病辭職回家。向其後母告辭。欲往長安從師求學。其後母憐他年紀尙幼。孤身遠出。無人照應。放心不下。遂隨著方進一同到了長安。方進拜博士爲師。日夜勤讀。其母織履自活。過十餘年。方進學問成就。射策甲科。得爲郎官。又被舉明經。遷議郎。轉博士。出爲朔方刺史。依法劾奏不職官吏。甚有威名。在任數年。成帝召入拜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甚加敬重。嘗對屬吏說道。諸君務須敬事翟君。翟君將來定當到我地位。果然不久。成帝便擢翟方進爲御史大夫。翟方進也到了河平二年冬。丞相薛宣因事免職。翟方進也被連累。貶爲執

金吾。成帝命羣臣推舉丞相。羣臣多舉翟方進。成帝也器重方進才幹。遂拜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方進新遭貶官。忽被超升相位。也算是意外遭逢了。

方進爲人公廉。不受請託。但是用法深刻。倚勢立威。當日朝臣中如陳威、朱博、蕭育、逢信、孫閔之類。皆出身世家。又有材能。名聞當世。因與方進有隙。皆遭劾奏罷職。方進甚得成帝信任。每奏事無不當意。所以在位日久。一向無事。及至定陵侯淳于長罪犯大逆。死於獄中。朝臣中與淳于長交好者甚多。翟方進也在其列。因他曾向成帝保薦淳于長。成帝爲翟方進是個大臣。且素來器重其人。故雖將諸人免官。獨替方進隱諱。置之不問。方進自覺慚愧。上疏謝罪。乞骸骨。成帝下詔慰留。方進復出辦事。欲買成帝歡喜。遂又搜尋得二十餘人。如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等。皆與淳于長

結交者一概罷官。方進竟免連累。

及此次熒惑守心。有丞相議曹李尋者。素知天文。上書方進。說是君侯大禍將至。不止貶逐而已。闔府官屬三百餘人。望君侯選擇賢能。與之商議良法。轉凶爲吉。原來方進也知天文。今見李尋所言。心中憂懼。計無所出。也是方進命該枉死。偏遇賁麗奏請成帝移禍大臣。成帝此時但求保全自己性命。聞道可使別人當災。便想到方進身上。明知是屈殺方進。但事急也顧不得許多。當日成帝卽召方進入見。藉著種種災異之事。將他責備一番。方進被責恐懼。回到相府。心中尙在留戀。未卽自盡。成帝也料方進未必便死。遂又下一道策書。敘述歷年所有災異。歸罪方進一人。並使尙書令賜以上尊酒十石。養牛一頭。方進接讀策書。只得服藥而死。原來漢時故事。凡遇天地大變。天下大過。便都歸咎在丞相身上。

但因丞相地位尊貴。未便明白辦罪。遂想得一法。要他自盡。其法由皇帝使侍中一人。持節乘坐四白馬之車。往賜丞相上尊酒。十石。養牛一頭。並頒策書。告以殃咎。使者奉命前去。不啻一道催命符。早有人將此事告知丞相。丞相便早作預備。使者行至半道。尙未到來。丞相早已遣人告病。使者行到相府。開讀策書。致了使命。回到宮門。尙未覆奏。尙書便報聞皇帝。說是丞相病已不起。儀見漢注此是漢朝向來成例。如今成帝欲令方進當災。便照著此法行事。翟方進既死。成帝知他冤枉。不忍照著大臣有罪自殺之例辦理。只當他平空病死。厚加卹贈。即日遣九卿策贈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以御用葬具。使少府辦理供給。所有相府梁柱欄檻。徧行掛白。成帝親身臨弔數次。一切禮儀恩賜。比較別個宰相爲優。諡爲恭侯。使其長子翟宣襲爵。方進雖然枉死。身後喪葬。卻甚風光。都爲

成帝有意將他當災。自覺過意不去。所以辦理喪事。一切加厚。希冀方進一死。便可塞了天變。誰知此種舉動。毫無益處。方進死後。不過一月。成帝也就駕崩。身後竟無子嗣。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三回 肆淫虐嬖寵擅權 懷忠憤關人聚議

話說成帝素體強健。平日生性好色。後宮妃妾甚多。自從趙飛燕合德入宮。姊妹專寵十餘年。自己無子。卻偏不許他人生子。一聞後宮某人懷孕。某人生產。定要將他殺害。成帝又甘心受制。自絕其種。以致繼嗣中絕。也是漢室將亡。天生妖孽。當日民間燕啄王孫之謠。果然應驗。

先是宮人中有姓曹名宮者。乃官婢曹曉之女。爲中宮史。名女官當日漢宮中宮人甚多。凡未得進幸者。不免抑鬱無聊。便自擇合意

之人。假作夫婦。歷久遂成爲一種習慣。名爲對食。曹宮在宮日久。與官婢道房做了對食。元延元年。曹宮忽被成帝看中。召入侍寢。便將其事。告知道房。過了數月。其母曹曉入宮。來看其女。忽見曹宮腹大。問是何故。曹宮答道。得蒙主上寵幸。懷孕在身。曹曉聞言。暗自歡喜。囑付女兒。須要保重。主上無子。汝若生下一男。不愁不享富貴。曹宮聽說。口中不語。心中卻想到趙氏姊妹十分妒忌。知我有子。未必相容。將來吉凶如何。只好聽諸天命而已。

及十月期足。曹宮便就掖庭牛官舍中分娩。果然產一男孩。掖庭令知是成帝所生。派有侍婢六人。前來侍候。一面報知成帝。讀者試思成帝多年無子。如今聞說得子。雖然其母微賤。總是自己骨肉。自應將他養成人。誰知他作事。竟出人意料之外。曹宮生子纔過二三日。忽有中黃門田客捧著成帝手詔。到了掖庭。那手詔

係用綠色綢匣裝貯。封口蓋有御史中丞印。田客將手詔交與掖庭管獄丞籍武。籍武開讀手詔。其中寫道。取牛官令舍婦人及新生小兒並婢六人。盡置曝室獄中。勿問此兒是男是女。以及何人所生。籍武見了手詔。不知原由。只得依言行事。遂遣人接取曹宮母子與侍婢等。一律安置獄中。曹宮到了獄中。心知不妙。又見籍武並不向他動問。自己又不便直說。遂想得一法。對著籍武示意道。我兒胞衣。須要好好收藏。獄丞汝知得此是何等兒子。原來籍武先並不知是成帝之子。只因詔書命他勿問。所以不敢開口。今聞曹宮言語。已悟其意。便命手下人等好生將他看待。曹宮母子在獄中過了三日。外面並無動靜。以爲僥倖保得性命了。不料到了第三日。又遇中黃門田客到來。手持木簡。交與籍武。說道此係主上手詔。問兒死未。命汝即將答辭。寫在木簡背面。籍

武接過一看。不覺大驚。只得據實寫道。『兒現在未死。』寫畢仍交田客帶去。籍武暗想天下竟有此等事。真令人萬想不到。籍武正在想得出神。不消片刻。田客卻又到來。對籍武道。主上與昭儀見了足下答辭。一同大怒。命我前來問汝。何故不將兒殺卻。籍武見說。叩頭流淚答道。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也是死罪。說罷。便寫成一個表章。託田客代奏。大意是說陛下現在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望留意。田客持了表章。匆匆而去。

此奏既上。不久田客復來。說道。有詔命。中黃門王舜。今夜初更時候。在東交掖門等候。汝可將兒交與王舜。籍武心想。我表章上去。未知能否見聽。今忽來取此兒。到底是何用意。料想田客必然知道。遂私問田客道。主上見我表章。意思如何。田客答道。主上不發一言。但睜起兩目。望著不動。籍武聽說。也不知成帝聽從與否。只

得依照詔中言語。當晚將兒交與王舜抱去。原來趙合德聞知曹宮生兒。定要置之死地。成帝無如之何。後來見了籍武奏章。也覺心動。便暗命王舜將兒抱去撫養。王舜奉命將兒安置一處。擇定官婢曹棄爲乳母。命他好生撫養。將來必有重賞。但須小心祕密。勿使他人得知。此時兒生纔有七八日。曹宮聞說詔書來取其兒。不敢違抗。只得痛哭一場。任其抱去。從此曹宮獨自坐在獄中。憶念其子。不知此去是死是活。真是度日如年。好容易過了三日。並無消息。

曹宮正在胡思亂想。誰知田客又奉詔到來。早有人報知籍武。籍武出外迎接。望見田客。仍舊捧著綠色綢匣。上面也貼著御史中丞印花封口。籍武拆開一看。中間放著手詔。另有小匣一個。包封甚密。手詔寫道。著籍武將匣內物件並手書交與獄中婦人。親自

監視他服下此藥。籍武看罷。又打開小匣。見是丸藥二個。薄紙一張。上面寫道。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想再得入宮。汝當自知。原來偉能便是曹宮別字。籍武見書。呆了半晌。只得攜匣入內。交與曹宮。

曹宮讀畢手書。又見丸藥。一時冤憤填胸。不禁大言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姊妹二人要想專擅天下。害我無辜慘死。我死尚不足惜。我兒乃是主上所生。額上有髮像孝元皇帝。如今我兒不知何在。想也被他殺害。曹宮說到此處。一陣心酸。淚如雨下。又搓著兩手說道。如何能使太后得聞此事。籍武在旁見了。也替他不平。無奈自己毫無權力救他。只得默然不語。曹宮自知走頭無路。便惡狠狠將丸藥一併吞下。不消片刻。一命嗚呼。籍武嘆口氣。遣人將他收拾。並打發田客回去覆命。尚有伺候曹宮婢女六人在獄。

不到數日。也被趙合德遣人喚入。對他說道。我知汝等無罪。但事已至此。只得委屈汝等。還是自殺。還是要人動手。一聽汝便。六人聞言。料得不免。便一齊答應道。情願自殺。合德遂遣宦官仍將六人押回曝室獄中。六人到獄。將合德言語告知籍武。便取出帶來。一齊自縊而死。籍武見了。愈加憤嘆。忽想起合德擅殺婢女。主上恐尙不知。因疑到先前賜與曹宮之藥。未必非合德假傳詔書。我若不行奏明。將來主上聞知。反要歸罪於我。遂將曹宮並婢女身死情形。寫一表章。奏聞成帝。成帝見奏。默然無語。

合德雖毒死曹宮。逼殺侍婢。只因小兒尙在。心中仍不足意。又遣心腹人四處查訪。竟被查出下落。便逼成帝寫一手詔。命宮長李南將兒取至。其時張棄撫養此兒。纔十一日。聞道詔書來取。不敢違拗。便將兒交與李南抱去。誰料自從一去之後。不見回來。也無

從查問消息。不消說得。自然是被合德殺死。

當日後宮又有一位美人。姓許。住在上林涿沐館。素得成帝愛幸。屢被召到飾室中居住。大約一年必召二三次。每次留住數月。或半年。皆瞞著飛燕合德二人。不使得知。到了元延二年。許美人懷孕。生下一子。成帝聞信甚喜。使中黃門靳嚴帶同醫生。並產後藥物。送到許美人處。令其安心調養。此時趙飛燕姊妹尙未知得。成帝心想他姊妹二人耳目衆多。終久不能隱瞞。索性自行告知。此番許美人生子。不比前次曹宮。料他也無話說。於是十分高興。來向合德說明。誰知不說尙可。此一說又惹出一場大禍。

趙合德聞說許美人生子。頓然變色。對成帝道。常騙我說是由中宮飛燕后宮指來。果由中宮來。許美人何從生兒。如今許氏有子。竟

要立他爲后了。說罷雙手自向胸膛亂築。又立起身來。將頭望著

四處亂撞。不論是門是壁是柱。拚命撞去。左右侍婢于客子王偏臧兼等見了。急上前將合德抱住。扶到牀上臥下。合德那肯干休。後由牀上滾下地來。一邊大哭。一邊說道。現在將我如何安置。我要回去罷了。

成帝見合德一連撒潑。心中雖然氣惱。卻不敢發作。口中只說道。我好意告訴與他。他反無故發怒。真不可解。正當此時。左右進上御膳。合德不肯進食。成帝也就不食。合德瞅了成帝一眼。說道。陛下自己如此。何故不食。陛下常言誓不負汝。今美人有子。豈非自背前約。成帝答道。我是約明。因爲趙氏之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再出趙氏之上者。汝可勿憂。合德聽了。方纔止住啼哭。漸息怒氣。過了數日。合德又逼著成帝寫成一書。用綠囊裝貯。喚到中黃門靳嚴囑付道。汝將此書交與許美人閱看。許美人當有物件交汝。

汝可帶來。放在飾室中門簾之南。靳嚴奉命將書來見許美人。許美人看罷來書。便將所生之兒。放在一個葦葉編成小箱內。用繩縛好。又另寫回書一封。一併交與靳嚴。靳嚴捧了葦箱。並覆書回來。依言放在飾室簾南。便自退下。

成帝正與合德一同坐在飾室。于客子王偏臧兼等均侍立一旁。成帝望見靳嚴持物到來。便命于客子上前。解開箱上所縛之繩。于客子動手解繩。尙未解開。成帝忽想起此事不可使旁人看見。遂命于客子王偏臧兼等一齊退出。親手將門閉上。此時只有成帝與合德二人在內。也不知他所作何事。衆侍婢等不免紛紛擬議。過了片刻。成帝開門。喚進于客子等三人。令他仍舊將箱縛好。並用綠色綢匣裝著手詔。一併推放屏風東邊。傳到中黃門吳恭。捧了葦箱綢匣。交付掖庭獄丞籍武。籍武見手詔上寫道。箱中有



死兒埋僻處。勿令人知。不覺喫了一驚。便也猜到幾分。卻不敢開言動問。只得揀了獄內樓牆旁邊。掘開一坎。將兒埋下。籍武親見此兩次之事。雖然與他無干。心中卻也氣憤不過。一

日正在閒坐。忽報掖庭令吾丘遵到來。籍武迎入。二人閒談數語。吾丘遵四顧無人。遂走近前來。附著籍武耳邊說道。掖庭官吏多與趙昭儀通同一氣。無可與語。我今特來尋汝。有話告知。據我所見。掖庭中得蒙主上御幸。生有兒女者。都被昭儀殺害。莫想得活。更有被逼服藥墮胎者。不計其數。我心中實屬不平。意欲與汝一同出頭告發。但趙氏姊妹舉動殘忍。輕易將人族誅。我無子並無顧慮。事若不成。不過一死。汝現有子。諒必懼禍。敢幹此事否。籍武聞言。正合其意。自然贊成。吾丘遵不禁大喜。未知二人如何告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四回 承正統劉欣入繼 耽淫樂成帝暴崩

話說吾丘遵見籍武與之同心。不禁大喜。因又說道。如今若向朝中告發。朝中當權之人。只有驃騎將軍王根。他爲人一味貪財。倘

使暗受趙氏姊妹賄賂。反說我等誣告。不如奏聞太后。太后必然查辦此事。但是有何方法。能使太后得知。二人商議良久。一時想不出善法。只得暫行擱下。等候機會。誰知不久吾丘遵忽得一病。病到沈重之際。籍武前往看候。吾丘遵自知不起。屏了從人。密對籍武囑付道。我死之後。從前所言之事。汝一人不能獨爲。須要謹慎。不可輕泄。籍武領諾而退。不過數日。吾丘遵果然病死。籍武孤掌難鳴。只好依他遺言。將告發之舉。作爲罷論。

讀者試想當日飛燕姊妹未入宮以前。成帝卽位已久。卻不曾有子。如班婕妤雖然生子。偏又不育。及至飛燕姊妹得寵以後。後宮所生子女。更不想一人望活。但若係飛燕姊妹。暗地將他殺害。成帝全不預聞。也就罷了。如今許美人所生之子。明是成帝與合德一同害死。俗語道。虎猶不食其子。成帝也是個人。何至受制婦人。

爲此忍心害理之事。此是成帝自絕其嗣。卻不能委諸天命了。又可見凡人一爲女色所迷。連身心都不能自主。任使作何惡事。無不奉命惟謹。有如傀儡一般。聽人播弄。如何不亡國敗家喪身絕嗣。說起女色爲禍。真是可怕之至。

閒言少叙。當日成帝見飛燕姊妹二人自身既不能生子。卻又不許別人替他生子。再想到自己年已四十餘歲。便算因爲趙氏姊妹甘心無後。惟帝位卻不能不尋人接繼。由此遂存有立嗣之意。但立嗣必由近支弟姪中選擇一人。當日與成帝最親者。只有二人。一爲中山王劉興。乃元帝馮昭儀之子。算是成帝少弟。一爲定陶王劉欣。乃元帝傅昭儀之孫。定陶恭王劉康之子。算是成帝胞姪。前此劉康來朝。成帝曾欲留他在京。卻被王鳳奏令歸國。到了陽朔二年。劉康身死。劉欣遂嗣立爲王。如今成帝欲立繼嗣。只有

他二人最爲合宜。

恰好元延四年春日。劉興與劉欣二人一同入朝。成帝見了。忽觸起立嗣之念。意欲比較二人優劣。擇賢而立。此時劉興年已三十四歲。劉欣年纔十七歲。成帝留心察看。見劉興來時。只帶太傅一人。劉欣卻將國中傅相中尉各官一概帶來。遂借著此事。用言試他二人。先問劉欣何故隨帶許多官吏。劉欣答道。依照法令。諸侯王入朝。准其隨帶二千石官吏。傅相中尉。並是國中二千石官吏。所以一概帶來。成帝見他根據法律對答。心中已自暗喜。又命其背誦詩經。劉欣不但背得清楚。且能講解其義。成帝十分滿意。遂轉向劉興問道。汝來朝。獨帶太傅。依據何種法令。劉興被問。對答不出。成帝也不再問。便命其背誦書經。劉興背到中間。卻又忘記。成帝便覺得他不濟。一日正值成帝賜宴。衆人都已食畢。單餘劉

興一人落後。到得席散。起身下殿。又將襪帶脫落。成帝由此知得劉興無才。一意愛重劉欣。時時對人稱其才幹。讀者試想成帝既然看中定陶王劉欣。何不卽時下詔立爲皇太子。須知立嗣大事。上有皇太后。外有驃騎將軍王根。內有飛燕姊妹。必得大衆贊同。方可成事。但是皇太后與王根不甚管事。尙可聽憑成帝意思。獨有飛燕姊妹二人。權力甚大。成帝所生之兒。他要殺便殺。成帝都無如之何。何況立嗣。關係甚大。二人若不許可。成帝也不能自作主張。誰知此次飛燕姊妹及王根等卻與成帝同意。欲立劉欣爲嗣。也是劉欣命該爲帝。所以不謀而合。然而成帝賞識劉欣。是爲他材能甚好。飛燕姊妹等卻不是取他材能。所以不欲立劉興。單單欲立劉欣。此中別有用意。說起來情節也就甚長。

先是傅昭儀與馮昭儀同事元帝。並得寵幸。各生一子。傅昭儀之子名康。馮昭儀之子名興。元帝封康爲定陶王。興爲信都王。元帝既崩。傅昭儀隨劉康歸國。時劉興尙幼。與馮昭儀住居上林儲元宮。直至河平中方始就國。後又移封中山。傅昭儀本河內溫縣人。父早死。其母再嫁魏郡鄭翁爲妻。又生一子一女。子名鄭暉。女名鄭禮。鄭禮嫁於張氏。生有一女。傅昭儀便替劉康娶鄭禮之女張氏。立爲王后。傅昭儀因張后是他甥女。一心望其生子。誰知始終無子。只有丁姬生下一子。卽劉欣是也。劉欣初生之時。傅太后便自行抱來撫養。如今長成爲王。因受祖母撫養成。人自然十分孝敬。

此次劉欣照例入朝。傅昭儀便想到主上無子。將來必然立嗣。希望自己孫兒得爲太子。但尙有中山王是主上少弟。莫被他佔了。

大位。此事須是自己親身一行。方可成功。傅昭儀想定主意。便收拾了許多珍寶財物。與劉欣一同起身。獨有馮昭儀卻安分守己。不隨劉興入朝。原來傅昭儀爲人頗有材畧。善於權變。從前在宮之時。事上待下。一切殷勤周到。以此宮中無不道好。一般宮女侍婢感他恩惠。每當祭祀飲酒。都祝他延年益壽。其能得人歡心如此。當日傅昭儀到了長安。入宮見過太后諸人。留心查訪。知得宮中是飛燕姊妹專權。趙合德尤爲有力。外廷是王根秉政。王根只一味貪財。便料到此事甚有把握。於是放出手段。奉承飛燕姊妹。一面將帶來珍寶財物暗地送與飛燕姊妹。並驃騎將軍王根。三人不知不覺。入了傅昭儀圈套。便將傅昭儀當作好人。暗想主上無子。將來帝位不知屬於何人。我等既承傅昭儀美意。不如力勸主上立定陶王爲嗣。傅昭儀必然感激。似此預先與他交結。也是

將來長久之計。三人竟不謀而合。不待成帝開口。先後同向成帝進言。成帝本有此意。今見內外同心。更加歡喜。自然立即允從。但因立嗣乃是大典。不可草草從事。又見劉欣尙未加冠。遂命有司替他行了冠禮。仍遣回國。

過了一年。是爲綏和元年春二月。成帝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

署守也

持節往召定陶王劉欣到京。下詔立爲皇太子。又下詔加封

中山王劉興三萬戶。並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成帝因見劉興不得承繼爲帝。恐其心中怨恨。故用此安慰其意。成帝又想起劉欣旣爲皇太子。便算是自己之子。但定陶恭王劉康未免無後。遂立楚孝王之孫劉景爲定陶王。使奉恭王祭祀。太子欣聞知。意欲上書謝恩。少傅闔崇道。太子旣爲人後。不得復顧私親。不應陳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依從趙玄之言。成帝見了謝

表。下詔詰問所以當謝之故。尙書查是趙玄贊成。成帝卽將趙玄貶爲少府。拜光祿勳師丹爲太傅。

當日傅昭儀及丁姬均隨劉欣到了長安。住在定陶國邸。劉欣受了册立。入居太子宫中。有司議奏他二人不得與太子相見。傅昭儀本意劉欣得爲太子。已是太子祖母。自然也得好處。誰知如今連面都不能一見。不覺懊喪異常。便入宮面懇王太后。許他及丁姬常與太子相見。王太后念他祖孫母子一向相聚。如今平空將他分隔。也覺得難以爲情。遂向成帝言明。欲使傅昭儀丁姬每十日一到太子宫中。成帝說道。太子旣承正統。自當供養陛下。后指太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聽成帝所言有理。本來無話可說。無奈被傅昭儀糾纏不過。便又想得一法。說道。太子自幼係傅昭儀保抱長大。便不算祖母。也可算是乳母。如今准他到太子處。係念乳母

舊恩。無甚妨礙。成帝方始無言。乃下詔令傅昭儀得至太子處。丁姬因不曾撫養太子。不得入見。

成帝自立太子欣。過了一年。便遇著熒惑守心。意欲移禍大臣。便逼丞相翟方進自殺。誰知翟方進身死不過一月。成帝也就駕崩。當駕崩之前一夕。成帝身體強壯如常。並無疾病。此時正值楚王劉衍梁王劉立來朝。預備明早辭行回國。成帝又因翟方進既死。丞相出缺。意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成侯印。寫好策文。預備明日行事。當晚成帝在趙合德宮中住宿。宮人但聽得成帝終夜吃吃笑聲不絕。到了五鼓早朝時候。成帝由牀上坐起。穿了中衣。繫上襪帶。左右捧上衣服。成帝正欲下牀。忽然元神脫體。不能言語。左右近前看時。早已身體僵硬。氣息毫無。人人驚訝。都道死得奇怪。

成帝自十九歲卽位。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七次。

建始四年。河平四年。陽朔四年。鴻嘉四年。

綏和二年。享年四十五歲。說起成帝爲人。自少好學。博覽古今。秉

性寬仁。容受直言。善修容儀。臨朝尊嚴。望之如神。儼然是個人君氣象。無如貪酒好色。荒淫無度。縱容外家諸舅。專制朝政。又任憑飛燕姊妹淫亂宮闈。以致性命暴亡。後嗣滅絕。究其禍根。無非貪色之故。清人謝啓昆有詩詠成帝道。

穆穆修容儼若神。射熊高館檻車新。健仔團扇辭芳輦。姐已屏風擁醉人。二趙宮中珠錯落。五侯墓上梓輪囷。君行休矣吾方念。虛費更生封事陳。

欲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五回 承大統哀帝卽位 避外家王莽辭職

話說綏和二年春三月成帝無病暴崩於未央宮。王太后聞信出

其不意。大驚失色。是時朝廷尙無丞相。王太后乃命孔光就靈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太后想起成帝並無疾病。死得離奇。而且消息傳到外邊。人人都覺可疑。互相擬議。須要查究明白。於是下詔大司馬王莽丞相孔光會同掖庭令查明皇帝發病情形具奏。早有人將此信息報知趙合德。合德見成帝暴死。也就心慌。心尙希望自己可保無事。今聞太后遣大臣查辦。料得自己難免重責。不如早尋一死。忽又想起平日殺害後宮子女甚多。罪犯重大。若使查究出來。我雖已死。兄姊難免受累。須要設法彌縫。因就心腹侍女逐一點算。如于客子王偏臧兼等。是最親信之人。斷不至洩漏祕密。惟內中有王業任嬪公孫等三人。或是許后侍兒。或是王商王譚家婢。見我已死。被大臣盤問。難保不直言供出。合德想罷。遂喚到王業等三人。各用好言安慰一番。又將宮婢賜與三人。每

人十名。囑付道：汝等切勿說我家過失。三人領命退去。合德分付已畢。遂卽服毒而死。

王莽與孔光奉太后之詔。會同掖庭令查辦此事。問知成帝確是暴脫。並非被人謀害。又見趙合德自盡。遂將情形覆奏太后。作爲罷論。羣臣奉太后詔。請太子欣卽皇帝位。是爲哀帝。尊王太后爲太皇太后。趙飛燕爲皇太后。哀帝自爲太子。親見成帝驕奢荒淫。外戚專權。心中甚不以爲然。此次卽位。節省宮中用費。一切從儉。躬親政事。大權獨攬。一時人心悅服。想望至治。王太后知得哀帝意思。心想母家弟姪專政日久。如今孫兒是承繼而來。他也有外家。自然欲用自己親人。古語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比成帝在時容易說話。與其將來被他罷斥。不如自己告退。尙能保全體面。乃下詔王莽命其辭職。王莽受詔卽上書乞骸骨。哀帝得書。正中其

意。但想起自己初次卽位。未便立時更換大臣。況王莽求退。非出自願。係由太皇太后授意。今若卽行允准。對於太皇太后難以爲情。乃下詔挽留。又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向王太后奏道。皇帝聞太后詔令大司馬辭職。心中甚悲。大司馬若不視事。皇帝不敢聽政。王太后見說。只得又下詔令王莽照前供職。

王太后見哀帝能周全他子姪。心中甚喜。因想起從前已准傅昭儀十日一到太子宮中。如今太子卽位。他母子祖孫反不得相見。未免不近人情。於是下詔准傅太后、丁姬十日一到未央宮中。與帝相見。傅昭儀與丁姬得此消息。自然歡喜。王太后又想起傅昭儀與丁姬是皇帝本生祖母生母。若仍舊住在定陶王邸。似太難爲他了。乃下詔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道。定陶恭王太后昭卽儀

宜居何處。二人奉詔。各陳意見。孔光素聞傅昭儀爲人剛暴。多有權謀。加之哀帝是他撫養成。人。其後立爲太子。又全虧他出力。倘使與帝旦夕親近。必然干預政事。擅作威福。須是離開方好。因議請另行築宮居住。大司空何武不知孔光意思。心想另行築宮。未免勞費。現有北宮無人居住。乃奏道可居北宮。哀帝依從何武之言。奏明王太后。使傅昭儀及丁姬移到北宮居住。

讀者須知哀帝既繼與成帝爲子。入承大統。依照古禮。與傅昭儀丁姬應斷絕關係。傅昭儀雖然心中不悅。然限於名分如此。但不使他與哀帝相見。任他具有本領。也無如之何。誰知王太后要想討好。准他十日入宮一見。傅昭儀已好乘機要求。王太后如在夢中。尙要格外討好。將二人移居他處。以示優待。偏又遇著何武不曾思患預防。竟建議令其居住北宮。從此傅昭儀丁姬出入宮闈。

愈見便利。原來北宮本築有紫房複道。可以直達未央宮。更不消十日一見了。

傅昭儀與丁姬移居北宮之後。果然日夜由複道到了未央宮。面向哀帝要求得稱尊號。並封其親屬官爵。哀帝要想拒絕。又礙著是本生祖母。不敢得罪。待要依允。又明知太皇太后與朝中大臣必不肯從。正在左右爲難之際。恰有高昌侯董宏知得此事。上書迎合帝意道。昔日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華陽夫人養以爲子。及卽位俱尊爲太后。宜立定陶恭王后爲皇太后。哀帝見奏發交羣臣會議。於是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領尙書事師丹一同劾奏董宏明知皇太后至尊之號。乃稱引亡秦以爲比喻。非所宜言。大不道。哀帝旣被傅昭儀日夜催促。又得董宏建議。本意希望朝臣能依議而行。今見王莽師丹出而反對。心中雖然不悅。但因自己卽位

未久。不欲違忤大臣。只得下詔將董宏免爲庶人。

事爲傅昭儀所聞。不覺大怒。便立迫哀帝硬要改他稱號。哀帝無法只得往求王太后。下詔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爲定陶恭皇。王太后到此追悔無及。心想既做好人。便做到底。於是勉強依從。哀帝遂趁勢尊傅昭儀爲定陶恭皇太后。丁姬爲定陶恭皇后。先是傅太后父早死無子。故傅太后並無親兄弟。只有堂弟三人。一名傅喜。一名傅晏。一名傅商。傅太后又以傅晏之女配哀帝。及卽位立爲皇后。傅晏以皇后父封爲孔鄉侯。哀帝又追封傅太后父爲崇祖侯。拜傅喜爲右將軍。並封舅丁明爲陽安侯。傅昭儀旣稱太后。遂與丁姬皆有食品。並置左右詹事等官。體統與皇太后皇后略同。

王莽見此舉動。心雖不悅。未便出言諫阻。一日哀帝在未央宮置

酒。徧請王太后趙太后定陶傅太后定陶丁皇后並許多皇親國戚。先期內者令安排筵席。鋪設坐位。居中正坐。自然是王太后內者令以爲傅太后是主上祖母。與太皇太后地位相同。便就王太后近旁設一座位。預備傅太后坐處。排設既畢。諸人尙未入席。王莽卻先自到來。

王莽自見哀帝尊崇丁傅兩太后。並封拜外家官爵。早料到傅太后要與王太后一體稱尊。而且將來得志。權力反在王太后之上。因此心中不平。對著朝廷一舉一動。無不留心。此次宮中設宴。王太后與傅太后一同在座。王莽便想到座位一層。不知如何排設。因此先來巡視一週。當時見此情形。氣憤填胸。縱使王莽何等巧詐。也覺忍耐不住。便想藉此發作。壓倒傅太后氣焰。替王太后出此惡氣。於是喚到內者令厲聲責備道。定陶太后乃是藩妾。何得

與至尊並坐。喝令立時撤去。另於別處設座。王莽督著衆人。移易座位已畢。方始氣吁吁走出。

到了上席時候。哀帝與王太后趙太后丁姬等並一班皇親國戚都已到齊。獨有傅太后一人不到。哀帝見了。覺得奇異。一連遣人催請。傅太后只是不來。哀帝無法。只得由他。遂恭請王太后趙太后等入席。並傳諭諸人一同就座。當日在座諸人。自王太后以下。都覺得傅太后無故不來。必是動氣。各人暗自猜疑。也有一二知得原因者。便料到不日將起風波。只有哀帝早識他祖母性氣不好。今番又不知爲著何事動怒。料到明日又要受他叨絮。想到此處。真是坐立不寧。古語云。一人向隅。舉座爲之不樂。此一席酒。任汝炮鳳烹龍。天家富貴。只因人人懷著鬼胎。便也不樂而散。讀者須知傅太后既未患病。又無要事。何故不來。原來當日有人

看見王莽移易座位。急行報知傅太后。傅太后因他孫兒做了皇帝。今日請他飲酒。何等排場。心中十分高興。一早起來。梳妝已畢。穿上一身盛服。正想起身前往。忽聞此事。幾乎氣死。大罵王莽。干汝甚事。屢次與我作對。今竟敢派我坐在一旁。明是有意侮辱。我若與之爭論。又礙著王太后在座。只索不往罷了。傅太后正在沈思。哀帝遣人到來催請。傅太后喝令左右辭謝。使者一連來請幾次。都被拒絕。到了次日一早。傅太后便趕到未央宮。見了哀帝。告訴一番。並說王莽欺人太甚。立迫哀帝卽行罷斥。以洩此恨。哀帝只得應允。王莽消息本也靈通。旣聞傅太后言語。自料不能見容。遂又上書辭職。哀帝巴不得王莽告退。下詔賜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職歸第。王莽雖然免官。一時輿論無不稱頌其賢。哀帝又欲敷衍王太后。下詔加封王莽三百五十戶。位特進。朔望朝見禮。

如三公。並准乘坐綠車。皇孫所坐之車隨駕出行。又特置中黃門爲使者。每十日賜餐一次。當日大司馬一職。大抵皆任用外家之人。已成慣例。及王莽去位。人人心中皆以爲哀帝必由丁傅兩家中選用一人。此兩家中惟有傅喜。自少好學。志氣高尚。品行端正。名譽甚好。素爲衆人所仰望。便是哀帝也想用他。偏遇傅太后不欲令其輔政。只因傅喜素性恬退。不欲招攬權勢。當傅太后初次干預政事時。傅喜心甚不以爲然。屢次進諫。因此觸忤傅太后之意。及哀帝封拜丁傅諸人。傅喜意存謙讓。託病在家。不願受封。此次哀帝雖然注意傅喜。無奈用人行政之權已受傅太后干涉。不能自由。傅喜既爲傅太后所不喜。又兼稱病在家。只得作罷。此外尚有傅晏。丁明。一是皇后之父。一是皇帝之舅。無如資格太淺。名望不高。不能勝任。於是哀

帝一概不用。但將左將軍師丹升為大司馬。

哀帝自為定陶王時。見成帝委任外家。專執政權。王氏一班子弟。

又皆異常驕僭。心中早懷不平。久欲收回大權。力加整頓。但以即

位未久。姑且容忍。在朝羣臣。亦畏懼王氏勢力。不敢糾劾。如今王

莽卸去政權。丁傅用事。司隸解光窺知帝意。遂上書劾奏道。

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輳。言人心歸附賊累鉅

萬。大治第宅。赤墀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步

兵。止宿離宮。水衡官名。掌天供帳。辦也。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

推親近吏張業為尙書。蔽上壅下。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娶掖庭

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王子商亦聘

娶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此奏既上。哀帝見了自然合意。但哀帝本因王氏過於強盛。欲藉

事將其稍加懲戒。殺其氣燄。若依解光所言。大不敬不道罪名。非同小可。不特免去官爵。且當辦罪。覺得未免太重。且對於王太后也難爲情。於是想得一法。下詔道。先帝待遇王根。王况恩德甚厚。今乃背恩忘義。本應重辦。以王根曾建社稷之策。謂立哀帝爲太子今從寬可遣就國。王况免爲庶人。歸故郡。凡經王根王商薦舉爲官者。皆罷免。王氏之勢遂衰。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六回

易大臣何武罷官

忤外戚師丹免職

話說哀帝旣允王莽免職。又想將大臣更換一番。先是成帝時何武建議請設三公官。成帝從其言。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列侯。增加俸祿。與丞相大司馬同爲三公。綏和元年。遂拜何武爲大司空。封紀鄉侯。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卽今郫縣少學易。爲郎。出爲郫縣令。免官歸里。兄弟五人同爲郡吏。事太守何壽。何壽知何武

有宰相之器。又加同姓。十分厚待。以此郡縣之人皆敬憚之。何武之弟何顯。家有市籍。倚藉郡吏之勢。不納租稅。縣中官吏無如之何。歷任縣官皆因收稅不及額。考列下等。後忽遇一任市嗇夫。管學鄉市官姓求名商。爲人剛直。不畏權勢。見何顯家中欠納市租。將其家人捕拏。勒令追繳。何顯聞知大怒。欲藉他事。陷害求商。報復此怨。何武說道。吾家納稅當差。不爲衆人之先。彼吏人奉公辦事。乃職分當然。豈可挾仇傾陷。遂入見太守。請召求商爲卒史。於是鄉里聞之。皆服何武之公。

過了一時。何武被舉賢良方正。拜諫大夫。出爲揚州刺史。對於郡國守相。無論其人賢與不肖。一律以禮看待。因此地方之人各尊重其官吏。一州清平。何武每出巡部內。到了一處。必先去學官。學即校召見諸生。試其經學。問以得失。事畢。方到旅館。發出命令。查問



墾田數目。五穀
豐凶。然後接見
地方長官。遇有
太守犯罪。隨時
劾奏。但當劾奏
之前。必先將奏
章宣布。使其本
人得知。本人果
肯服罪。卽令其
自行辭職。銷去
奏案。若不肯服
罪。便盡法參奏。

也有辦到死罪者。當日九江太守戴聖學習禮經。與戴德齊名。時人稱戴德爲大戴。戴聖爲小戴。戴聖在任行事。多不遵法度。歷任刺史。因他是有名大儒。遇事寬容。及何武爲刺史。巡行到了九江。清理詞訟。曾將幾樁案件。發交郡中審判。戴聖見了。冷笑道。後進小生。偏想亂人政事。竟將各案擱起不理。何武使部下從事查得戴聖罪過。將欲舉奏。戴聖恐懼。自行辭職。不久戴聖復被召爲博士。心恨何武。時向朝廷出言毀謗。何武聞知。卻終不言戴聖之惡。一日戴聖之子結交盜賊。劫掠財物。被官吏捕得。繫入廬江獄中。廬江正屬揚州刺史部下。戴聖在京得報。大驚。心想此案落在何武手中。正好報怨。我子莫想望活。誰知何武卻不問他是何人。只照案情依律秉公判決。戴聖之子。竟得不死。由是戴聖慚愧服罪。每遇何武入京奏事。戴聖必到門稱謝。其感化人如此。何武在揚

州每值年終照例入京奏事。河平二年何壽入爲大司農。其姪在廬江爲長史。何武未爲推薦。此次其姪來京。何武適在長安。何壽因欲託何武推薦其姪。又知何武爲人公正。未便直言干求。乃備了酒席。請到何武之弟何顯。並何武故人楊覆衆等入席飲酒。飲到酒酣。何壽命其姪出見。對衆人道。此子在揚州部下爲長史。材能低下。未蒙刺史召見。何顯等聽了。覺得何壽語中含有譏刺。甚覺慚愧。席散之後。何顯回家。便將席間言語告知何武。何武答道。刺史卽古之方伯。主上所委任。爲一州之表率。職在進善退惡。官吏治行有異及人民有隱逸者。乃當召見。不可徇私濫行訪問。何顯楊覆衆覺得終對何壽不住。一齊強求何武爲之設法。何武被衆人糾纏。不得已回到揚州。召何壽之姪來見。賜以酒食。於是廬江太守以爲是刺史看重之人。卽行薦舉。

何武任揚州刺史五年。後爲沛郡太守。曾斷一案。爲人所稱。先是沛郡有一富翁。積有家財二千餘萬。正妻早死。遺有一女。長成出嫁。富翁復納一妾。生一子。纔數歲。其妾又死。富翁年老病重。想起兒子甚幼。家產又多。並無近親可以付託。惟有女與女婿。意欲託他照顧。無如女兒生性不賢。必然貪我錢財。難保不害死我兒。霸佔家產。富翁反覆沈思。忽得一計。便命徧請族人。自作遺囑。交與衆人閱看。其遺囑寫道。

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與兒。年十五以還付之。衆人見了遺囑。都覺詫異。因是他自己家財。只得照他遺囑處分。不久富翁身死。他女婿及女兒竟據了他財產。並不照顧其子。富翁生前早留下一筆款項。密囑親信之人撫養其子。及至其子年已十五歲。便照遺囑向其姊索劍。其姊貪心不足。連一劍都不肯

交與其弟。其弟心中不甘。遂到郡署告狀。何武見了狀詞。卽命吏役往傳女及女婿到案。詢問一番。並將富翁遺囑反覆細看。忽然省悟。因對旁邊掾史道。汝等知此富翁用意否。蓋因女性強梁。婿又貪鄙。富翁心恐其兒被害。又念兒年太小。縱與以財。不能保管。遺命交付其女。實寄之耳。又命以劍與兒者。劍所以示決斷也。限年十五者。已屆成年。足以自活。且料其女不肯還劍。必致告到官府。希望官府明察。代爲伸理。似此深謀遠慮。豈庸常之人所能及。於是判將富翁全部家財交還其子。又說道。劣女惡婿。溫飽十餘年。也算便宜了他。此案旣結。人人皆言何武原情度事。能得其理。無不心服。

見棠陰比事
引風俗通

何武爲人仁厚。喜稱人之善。薦引皆賢士。所居之官。並無赫赫之名。及其去後。常爲人所思慕。成帝末年。召入爲廷尉。擢御史大夫。

改大司空。遇事每多舉奏。時人譏其煩碎。不以爲賢。武有後母在。本郡居住。遣吏往迎。適值成帝駕崩。吏恐道途或有盜賊。不敢起程來京。左右近臣遂有言何武事親不篤者。哀帝乃下詔將何武免官就國。拜師丹爲大司空。師丹字仲公。瑯琊東武即今山東諸城縣人。少從匡衡學詩。舉孝廉。累官光祿勳侍中。哀帝爲太子。師丹爲太子太傅。至是由大司馬遷大司空。師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之位。見哀帝封拜丁傅。多變更成帝時政事。因上書極諫。言多切直。時傅太后從姪傅遷官爲侍中。性尤奸邪。哀帝深惡其人。下詔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聞知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得下詔仍將傅遷留住。孔光與師丹一同奏道。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仍令傅遷歸故郡。哀帝明知所言甚是。無如受制於傅太后。竟不能遣。復命之爲侍中。

過了一年。哀帝初次改元。是爲建平元年。此時師丹旣遷大司空。尙餘大司馬一缺。便以傅喜補充。又封爲高武侯。先是王莽辭職時。傅喜告病在家。哀帝賜以黃金百斤。遣歸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保奏。哀帝心中亦自看重傅喜。故至是復拜爲大司馬。當日司隸解光自參倒王氏後。又想到趙飛燕姊妹。在成帝時。與王氏一般橫行。曾聞人言許美人與曹宮皆得幸成帝。生有子女。不知去向。乃遣部下屬吏。四出查問。遂查得當日在場眼見之人。如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英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及宮人于客子。王偏。臧兼等人。解光傳齊諸人。逐一訊問。諸人知難瞞隱。遂將飛燕姊妹殺害皇子情形詳細供出。解光據情奏聞。哀帝因礙著趙飛燕尙在。便把罪狀歸在趙合德一人身上。哀帝得奏下詔。將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免爲庶人。家屬移徙遼西。

郡。於是議郎耿育上書請勿窮究。哀帝因想起自己得立爲太子。頗賴趙飛燕之力。遂將此事作罷。傅太后也念舊情。對於趙飛燕厚加看待。趙飛燕心畏傅太后勢力。要想保全自己。乃一心一意奉事傅太后。買其歡心。竟將王太后冷落。因此王太后甚爲怨恨。但又無如之何。只得忍耐。王趙二家。既皆失勢。權力全歸傅太后一人。傅太后也可心滿意足。安靜無事。誰知卻有一班小人。欲圖自己富貴。偏又設法討好。惹出許多事來。

是年秋日有郎中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加以定陶藩國名稱。應請除去。所有車馬衣服。宜皆稱皇。設置二千石以下之官屬。各供其職。又宜爲恭皇立廟於京師。哀帝見奏。發交有司會議。朝中羣臣畏懼傅太后之勢。都道應如二人所言。獨有師丹孔光傅喜三人以爲不可。師丹議道。定陶恭皇太

后定陶恭皇后以定陶恭爲號者。乃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今欲設置官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相同。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陛下旣繼體先帝。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不得復奉定陶恭皇之祭。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哀帝見羣臣都無異議。偏他三人不肯順從。三人之中師丹尤爲敢言。欲將此事作罷。傅太后豈肯甘心待欲獨斷施行。又因師丹等皆是大臣。所議甚正。未便違反。哀帝左右爲難。便想藉事將師丹免官。方好行事。一日有人上書言古代用龜貝爲幣。今以錢易之。故民多貧。應請改變幣制。哀帝便問師丹道。幣制是否可改。師丹答言可改。哀帝又命有司議奏。衆人皆言錢幣通行已久。不易驟變。師丹年老。忘卻前次曾對哀帝之言。遂從羣臣之議。覆奏旣上。哀帝覺他前後言語不符。以爲有意如此。心甚不悅。又一日師丹自作奏章。命屬

吏替他書寫。屬吏私抄草稿。傳與外人觀看。事爲丁傅兩家子弟得知。遂使人上書告說師丹上奏時。行道之人。皆傳觀其草稿。哀帝遂將師丹發交廷尉查辦。廷尉劾師丹大不敬。哀帝遂將師丹免官。並奪其侯爵。尙書令唐林上書言師丹奪爵太重。哀帝依言復賜師丹爵爲關內侯。以朱博爲大司空。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七回

任權術武吏顯名

驗鼓妖大臣遭戮

話說朱博自元帝時救免陳咸出獄。義俠之名聞於一時。至成帝卽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陳咸引進朱博。並蕭育同在幕府。王鳳一見朱博。甚奇其人。舉爲櫟陽縣令。累遷長安令。擢冀州刺史。朱博本由武吏出身。初爲刺史。所有文書法令。素未練習。一日出巡所部。行至一縣。到了旅館暫歇。方欲預備起行。從人報說

外面忽來吏民數百人。擁擠不開。欲見刺史言事。請示辦理。朱博未及開言。旁有屬吏請朱博暫留此縣。傳見衆人。事畢再行起程。朱博不聽。分付速行駕車。少頃從人入內。告知車已駕好。朱博出外登車。望見許多吏民。便遣屬吏宣告道。汝等欲言縣丞以下官吏者。刺史不察小官。可向郡署告發。欲言二千石以下長吏者。俟刺史巡行回署後。前來具呈。此外人民被官吏冤枉以及盜賊詞訟等案。各歸該管屬吏辦理。朱博宣告已畢。便在車上將來人依照所言逐一發遣。不消片刻。四五百人一時散去。旁觀吏民都道。此位刺史判事迅速。於是人人皆驚以爲神明。

讀者試想此數百人何以不約而同。趁著刺史出巡。一齊到來。原來朱博部下有個老吏。因見朱博初爲刺史。料他不諳吏治。暗地指使多人。鬨動他一番。待到衆人聚集。又故意請他緩行。看他如

何辦理。誰知此等詭計。早被朱博看破。不但不落圈套。反借此顯他本領。事後朱博留心查訪。果被他查出真情。竟將老吏辦成死罪。因此州郡皆畏朱博威嚴。不敢輕犯。

過了數年。朱博遷爲瑯琊太守。瑯琊乃是齊地。當日齊人生性遲緩。又喜自爲高大。博取名聲。歷久成爲一種風氣。朱博新到任上。一班上級吏人同時告病不來。朱博心疑。便喚到一二吏人問是何故。吏人答道。向例太守新到。須先遣人用言撫慰。方敢出而就職。朱博聞言大怒。鬚髯盡張。拍案罵道。齊兒欲以此成爲風俗。我偏不許。於是盡召下級掾史。並各縣吏。自行選擇其可用者。拔補各缺。所有告病吏人。一概罷斥出府。郡中傳說。莫不大驚。朱博生性不喜儒生。每到郡。必將議曹一職裁去。偶遇儒生向之陳說道。理。朱博便用言拒絕道。太守乃漢朝官吏。但知奉著三尺律令治

理。君等所言聖人之道。吾不能用。君等且持此道歸去。等候堯舜君出。再爲陳說。儒生被他當面搶白一番。無言退出。朱博又見吏人衣服長大。命功曹勒令衆人所服之衣。皆須離地三寸。有門下掾姓贛。名遂。乃一老儒。教授學生數百人。朱博嫌其拜起遲緩。分付主簿道。贛老生不習爲吏之禮。可令其練習拜起。朱博在任數年。齊地屬吏禮節爲之一變。

朱博治郡。常令所屬各縣。選用其地之有名豪傑。以爲屬官。每遇縣中出有大賊及非常之事。朱博便責成其人辦理。立有功勞。必

加厚賞。若不稱職。卽加誅罰。當日瑯琊有一屬縣名爲姑幕。在今山東

諸城縣。一日有衆八人在縣廷中殺人報仇。縣中官吏擒捕不獲。縣

令縣丞畏罪自行繫獄。一面申報到府。府賊曹掾史向朱博自請前往姑幕捕拏。朱博留之不遣。又有功曹掾史自請前往。朱博亦

置之不理。郡署中人見朱博對於此案毫無動靜。莫測其意。於是府丞到署請見。朱博始對各屬吏道。吾意以爲縣中自有長吏。一向辦事不曾由府干預。丞掾意謂此事府當干預之耶。諸人聞言不敢對答。朱博乃命作成檄文。飭下姑幕縣。命縣令縣丞各就原職。照常辦事。責成游徼王卿辦理此案。王卿奉檄異常驚惶。親屬等皆爲之憂懼。急遣人日夜四出偵探殺人罪犯。不過十數日。竟被他拏獲五人。朱博下令褒美王卿。命其到府叙功。其餘三人交與部下追捕。朱博常用此法操縱其下。由此豪強無不帖服。朱博在琅琊數年。召入爲左馮翊。治法多尙嚴酷。敢於誅殺。然亦有時從寬。故屬吏皆爲之盡力。其時長陵有大姓複姓尙方名禁者。少年時曾與有夫之婦私通。忽被其夫撞見。心中憤怒。持刀來殺尙方禁。尙方禁躲避不及。頰上被他砍傷。盡力奔逃。幸得脫身。

後來刀傷雖然醫好。面上卻留有疤痕。鄉里人等聞知其事。都鄙薄其人。不與爲禮。尙方禁自覺慚愧。因希望得爲官吏。洗此恥辱。無如品行不端。更無人肯出頭舉他。好在家財富足。便將金錢賄賂左馮翊功曹。託他舉薦。功曹受了賄賂。遂設法將尙方禁署理縣尉。朱博到任。聞知其事。一日藉著他事。喚尙方禁來見。尙方禁毫不知得。及至見面之時。朱博觀看尙方禁面上果然有疤。心知所聞是實。卽屏去左右。假作不知。向尙方禁問道。此是何種疤痕。尙方禁被問。料得朱博早有所聞。勢難隱瞞。只得叩頭服罪。據實說出。朱博笑道。情欲之事。人所不免。我今欲爲汝雪除此恥。汝肯効力否。尙方禁聞言。且喜且懼。叩頭對道。願盡死力。朱博遂囑付尙方禁。謹記此言。勿得漏洩。嗣後在外留心查訪。有所聞見。隨時記載。祕密報聞。尙方禁領命退出。從此朱博遂將尙方禁收爲耳。

目甚加親信。尙方禁也感激朱博知遇。每值部內出有盜案。或其
他奸惡情事。日夜探知實情。告於朱博。積有功勞。朱博便擢尙方
禁連署縣令。

朱博既用術籠絡尙方禁。一面將受賄功曹召入府署。閉上閣門。
責其受賄舞弊。功曹尙欲辯白。朱博便舉尙方禁一事作爲證據。
功曹見朱博說出真贓實據。嚇得啞口無言。朱博料他所受賄賂
不止一次。便命左右取筆札交與功曹。令其將歷來所受賄賂。逐
條記出。不准隱匿一錢。若有半句虛言。立時斬首。功曹驚恐異常。
只得戰戰兢兢。據實書寫。不敢隱瞞。寫畢呈與朱博。朱博看了一
遍。知他所寫是實。於是切實教訓一頓。使其改過自新。功曹得蒙
饒恕。唯唯遵命。朱博投下小刀。使之自將所記削去。開門放出。仍
令照舊供職。功曹從此小心辦事。不敢胡行。朱博也就將他提拔。

後來竟得出仕。

元延二年成帝召朱博入京。拜爲廷尉。朱博恐被屬官蒙蔽。初到任時。召見所屬官吏。對他說道。吾本由武夫出身。不通法律。幸有羣賢相助。自可無憂。但吾自爲郡守。判斷獄訟。亦將二十年。耳聞目見。爲日已久。大抵國法不外人情。諸君試選從前疑難案件數十起。持來問我。我爲諸君以意斷之。看是如何。衆人聽說。心想朱博縱使如何明察。所揣度未必適合。於是檢出舊案多起。來問朱博。朱博大會屬官。一同坐下。將所檢疑難之案。自出己意。加以判決。分別輕重。其結果與原判相符者。居然十有八九。一班屬官遂皆心服。朱博才情過人。原來朱博每換一官。到任之時。必先想法賣弄手段。見得他不是受人欺蔽。自爲廷尉。不過一年。擢爲後將軍。因與紅陽侯王立交好。王立有罪。朱博也坐免官。

哀帝卽位。復召朱博拜爲光祿大夫。京兆尹說起朱博爲人清廉儉樸。不喜酒色游宴。自從微賤以至富貴。每食不過一肉。遲眠早起。勤於辦事。其妻少得見面。生有一女無男。但他性喜交遊。結識朋友甚多。自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有欲出仕者。朱博便極力爲之舉薦。有欲報仇雪怨者。朱博便親解佩劍與之。由此顯名於世。然結果也由此失敗。當日傅太后雖已得稱定陶恭皇太后。卻爲前次會宴王莽撤去他的座位。自覺此種稱號不能與王太后一樣尊貴。恰值冷褒段熲上書請除去定陶字樣。正合其意。無如羣臣會議之時。又被師丹孔光傅喜三人從中作梗。以致不能實行。傅太后甚是懊惱。卻有孔鄉侯傅晏素性諂諛。要想迎合傅太后以悅其意。但欲行此事。須將師丹等三人除去。別用同意之人爲三公。方可成議。傅晏因想起朱博本係先朝大臣。此次新得起用。

可爲援助。於是遂與朱博深相交結。到了交情既密。便將傅太后欲稱尊號之意。祕密告知。請其贊成此舉。朱博本是武人。未曾學習儒書。不知大體。生性伉爽任俠。但知朋友與之交好。便一味熱心爲之盡力。加以功名心重。料得依附丁傅。可至大位。因此慨然應允。傅晏便告知傅太后。轉告哀帝。超拜朱博爲大司空。以代師丹。時建平元年冬十月也。

哀帝既將師丹免官。意欲藉此感動傅喜。使他順從傅太后之意。誰知傅喜卻仍持前議。不肯改變。哀帝因此不悅。傅喜素性恭儉。雖爲三公。仍如平日。而一班丁傅子弟驟然享受富貴。莫不驕傲奢侈。相形之下。彼此見絀。不怪自己不是。反說傅喜沽名釣譽。時在傅太后及哀帝前時。加毀謗。更有丞相孔光。當成帝欲立繼嗣時。建議以爲當立中山王劉興。已忤哀帝之意。今又與傅太后反。

對。朱博心知哀帝不喜二人。每乘暇時入見。奏言丞相孔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傅喜阿黨大臣。無益政治。又請罷去大司空官。自願仍爲御史大夫。哀帝依言。到了建平二年春二月。哀帝將傅喜免官。遣就國。拜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又罷大司空。以朱博爲御史大夫。四月。哀帝復將孔光免官就國。拜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以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

當日三公皆已易人。哀帝遂下詔將定陶恭皇太后除去定陶字樣。立廟京師。尊定陶恭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后。恭皇后丁氏爲帝太后。帝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與王太皇太后趙皇太后共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丁太后稱尊不久。便卽駕崩。合葬恭皇園中。於是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又奏言。關內侯師丹新都侯王莽貶抑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誅。幸蒙赦令。

不宜復有爵土。請免爲庶人。哀帝下詔將師丹免爵。並遣王莽就國。諫大夫楊宣上言。孝成皇帝以陛下代奉東宮。今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敕令親屬退位以避丁傅。陛下試登高望見延陵。之成陵帝能不慚愧。哀帝見奏大爲動心。乃復封王商子王邑爲成都侯。傅太后旣得此至尊稱號。自然心滿意足。又想起兩年來費盡心機。受盡閒氣。方始得有今日。都緣從中有人作梗。不得早遂吾願。但別人出頭反對。尙屬情有可原。獨有傅喜是我從弟。理應爲我盡力。誰知他與王莽師丹等通同一氣。破壞吾事。真是可恨。試問他受封爲高武侯。係由何處得來。他旣不念姊弟親情。仍得坐享爵邑。實令人心有不甘。必須將他免爲庶人。方出我氣。傅太后越想越氣。自己卻不便向哀帝開口。因見朱博近曾劾奏師丹王莽。與此事同一律。遂令孔鄉侯傅晏轉告朱博。令其奏請將傅喜免

去侯爵。朱博應允。便喚到御史大夫趙玄商議此事。趙玄道事屬已往。不宜再提。朱博道我已應許孔鄉侯了。匹夫結約。尚不相背。何況至尊。事若不濟。博唯有死而已。趙玄見朱博意決。只得依從。朱博也料到單劾傅喜一人。形迹太露。主上難免生疑。因想起前大司空紀鄉侯何武免官就國。情節相似。遂與趙玄上書奏說。傅喜何武前此在位。無益於治。雖已罷免。不當得有爵土。請皆免爲庶人。

哀帝早知傅太后深怨傅喜。今見朱博趙玄奏章。便疑二人是迎合傅太后意思。又見朱博爲人甚有機變。不易問出真情。趙玄卻近於誠實。乃命尙書先召趙玄一人詰問。趙玄被詰。不能抵賴。果然據實說出。哀帝下詔將趙玄減死三等辦罪。傅晏削去封邑四分之一。遣謁者持節召朱博赴廷尉獄。朱博聞命自殺。先是朱博

與趙玄初拜爲丞相御史大夫時。將欲登殿受策。忽有大聲如鐘。殿中郎吏等皆聞之。哀帝便問黃門侍郎李尋。揚雄。此是何故。二人對稱。乃是鼓妖。應在正卿。不出期年。當蒙其咎。至是其言果驗。朱博旣死。哀帝遂拜平當爲丞相。王嘉爲御史大夫。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八回

中山興獄抱奇冤

東平立石遭橫禍

話說哀帝自從卽位以來。得了痿痺之疾。往往臥床不起。又值連年水災地震。變異屢見。傅太后便從中擅權作威作福。順之者無功受封。逆之者無罪受罰。更有一班小人。藉此邀功生事。便興出許多大獄來。當日首先受禍者。卽馮昭儀是也。馮昭儀本與傅太后同事元帝。並得寵幸。因曾獨身當熊。元帝倍加敬異。傅太后自愧不如。由此心生怨恨。及馮昭儀隨子劉興至國。爲中山王太后。

替劉興娶其弟馮參之女爲王后。生有二女無子。劉興別納衛姬。生有一子名爲箕子。成帝綏和元年。劉興病死。箕子年纔二歲。嗣立爲王。誰知卻得一病。每當發作之時。見鬼見神。日夜不安。名爲胥病。馮昭儀只此一孫。格外愛惜。親自撫養。因他患了胥病。便時遣神巫爲之祈禱禳解。

及哀帝卽位。聞知中山王有病。特遣中郎謁者張由帶領醫士前往診視。張由奉命率領醫士到了中山。馮昭儀見是朝廷派來之人。以禮接待。不敢怠慢。隨來醫士入到王宮。看病用藥。說起肝厥之病。本是小兒常有。時發時愈。不易斷根。張由旣奉哀帝之命。帶領醫士專來治病。須是治到全愈。方可回京覆命。今因此病一時不能奏效。便只得在中山暫住。不料中山王病尙未愈。張由之病卻又發作起來。因此釀出一場大禍。原來張由素有瘋狂之疾。每

當病發之時。往往改易常性。病愈仍如常人。此次住在中山。過了一時。長日無聊。不免動起鄉思。心中愁悶。急盼回京。因此引起舊疾。無故發怒。便收拾行李。一直回京。馮昭儀不知其故。只得任他回去。

張由一路回到長安。便往宮門報到。哀帝見他忽然回來。既無詔書宣召。又未得中山王病愈消息。遂命尙書將他責問。誰知張由先前因欲回京。以致瘋病發作。病發時不由自主。便糊糊塗塗。自行回京。一到京中。病又漸愈。自己回想起來。也就莫名其妙。今被尙書責問。方悟奉使潛回。犯了罪名。若按法律辦起。必至下獄受罪。縱使據實說出。爲病所誤。情有可原。也難保全官職。張由因此恐懼。一時心急計生。但圖自己免罪。也不顧得他人。便誣說中山王太后遣巫咒詛主上及傅太后。故特趕回告發。尙書錄了口供。

奏聞哀帝。哀帝尙未相信。卻被傅太后得知。傅太后一向心恨馮昭儀。今當得勢之時。正想尋事洩憤。一聞此事。真如火上加油。怒不可遏。便立迫哀帝。派遣御史丁玄前往查辦。

丁玄奉命一到中山。便不管他是真是假。盡將中山官吏宮人以及馮氏昆弟親族等共約百餘人。一律拏捕。分別囚繫洛陽魏郡鉅鹿三處獄中。丁玄本是丁太后弟姪。與傅氏通同一氣。今奉命辦理此案。自然想替傅太后出力。遂將獄中諸人逐一吊出訊問。無如馮昭儀本無咒詛之事。所以丁玄一連審問數十日。竟無絲毫影響。傅太后見丁玄問不出頭緒。自己急欲趁此報仇。惟恐錯過機會。於是復命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會同審問。

史立臨行之際。傅太后親自叮囑一番。所囑是何言語。無庸細述。

諒讀者也可想而知。史立受了傅太后分付。心想辦得此案。便可博取封侯。暗笑丁玄無用。卻讓我占此功勞。一路上十分高興。到了中山。丁玄便將案卷移送過來。史立看了案情。也覺事屬冤枉。但他良心上之主張。卻敵不過希望封侯的妄想。便一意設法栽陷成罪。此時雖有丞相長史與大鴻臚丞同來會審。卻都憑史立一人主意。史立遂不問青紅皂白。概用嚴刑拷打。逼他供招。一連被他打死數十人。並無供詞。末後有一神巫。姓劉名吾。受刑不過。只得誣說馮昭儀命他咒詛主上及傅太后。史立得了口供。心中大喜。但因案情重大。此種證據。尙覺不能充足。又見馮昭儀之妹馮習及寡居弟婦君之也在案中。曾被拷問不服。乃暗地買囑醫士徐遂成。教他到案。供稱馮習與君之並對他說道。武帝時有一名醫修氏治好帝病。所得賞賜。不過二千萬而已。今汝常治主上

之病。即使治愈。也不得封侯。不如將來趁著主上病時。用藥毒殺。使中山王代爲皇帝。汝便可得封侯之賞等語。徐遂成依言上供。史立便據二人不明不白的供詞。硬判馮昭儀咒詛謀反大逆罪名。一面奏聞哀帝。一面喚到馮昭儀親自責問。

馮昭儀見了史立。自然極口辯明。不肯認服。史立駁他不過。只得說道。當日熊將上殿。獨身當之。何其勇也。今犯此大罪。不敢承認。又何其怯。馮昭儀見史立所問之語。文不對題。惟有置之不答。及至罷審回宮。馮昭儀對左右道。當熊乃先帝時事。且係宮中之語。彼官吏何從知之。由此看來。明是有意陷我。顯他功勞。我今含冤負屈。無處昭雪。惟有一死。反覺乾淨。馮昭儀說罷。遂服毒而死。過了一時。史立奏報既已到京。有司請誅馮昭儀。哀帝不忍。下詔廢爲庶人。詔書未下。昭儀已死。哀帝仍命以王太后禮葬之。

當日馮氏一案既出。衆人皆言其寃。驚動一位直臣。此人姓孫名寶。字子嚴。乃潁川鄆陵今河南縣人。現官司隸。聞知此事。大爲不平。遂上奏哀帝。請將此案派人覆審。傅太后見奏大怒道。帝置司隸一官。原來專爲管我。今馮氏謀反。事已明白。司隸故意挑剔。意在與我作對。便令他將我辦罪罷了。哀帝見其祖母發怒。便將孫寶下獄。旁有尙書僕射唐林上書保救。哀帝責其朋黨。貶爲敦煌魚澤障候。名官時傅喜尙爲大司馬。與光祿大夫龔勝見傅太后挾制哀帝。貶黜直臣。又向哀帝力爭。哀帝也不敢自主。轉向傅太后求情。始赦孫寶出獄。復其官職。於是朝中羣臣更無人敢出一言。有司遂奏請將馮昭儀弟妹等連坐辦罪。馮氏死者十七人。內有宜鄉侯馮參。乃馮昭儀少弟。爲人嚴正。姓好禮儀。王氏五侯皆敬憚之。此次被召赴廷尉獄。馮參不肯受辱。拔劍自殺。臨死時仰天嘆

道。我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不敢自惜身命。但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耳。聞者莫不憐之。馮氏宗族移歸故郡。哀帝以張由首先告發。賜爵關內侯。擢史立爲中太僕。後平帝卽位。孔光奏張由誣告骨肉。史立陷人死罪。幸蒙赦令。請皆免爲庶人。移徙合浦。

哀帝連年患病。對於馮氏一案。心中雖不能無疑。竟全憑傅太后主意辦理。自從此案發生。朝中羣臣。公正者知其冤枉。無不憤歎。巧佞者便想遇事生風。藉此取得富貴。天下遂從此多事。先是司隸解光及待詔黃門李尋。皆以通天文進幸。哀帝數問以事。李尋又舉薦夏賀良。善知歷數。哀帝使待詔黃門。至是夏賀良因上言漢家歷數中衰。當再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所以絕嗣。今陛下久病災異屢見。此乃上天垂譴。急宜改元易號。乃可延年益壽。生育皇

子消除殃咎。哀帝臥病既久。見了此奏。心想不妨試從其言。或有效驗。遂下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自加稱號爲陳聖劉太平皇帝。又改漏刻爲百二十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過了月餘。哀帝病仍如故。並不差減。夏賀良又請變更朝政。朝中大臣皆以爲不可。夏賀良遂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將丞相及御史大夫罷免。以解光李尋輔政。哀帝正怪夏賀良所言無驗。今見其竟欲干預用人行政。因此發怒。下詔罷去改元易號之事。將夏賀良下獄誅死。解光及李尋皆徙敦煌郡。

夏賀良等雖然失敗。不久卻又有一班人做照張由史立方法。竟得成功。其時正值建平三年。無鹽危山地方。一日土忽自起。蓋在草上。開闢一條道路。儼如人工築成。又隣近瓠山地方。有石在山腰上。自行起立。計高九尺六寸。移開一丈。闊四尺。一時遠近之人。



傳爲奇事。爭往觀看。無鹽本屬東平國管領。事爲東平王劉雲所知。劉雲乃東平思王劉宇之子。宣帝之孫。性好奇異。聞報驚以爲神。立與其后謁親往祭之。又命工人刻石像所立之石。束以草。爲神主。立廟祭之。在劉雲

意思本欲求福。誰知卻有人向闕下上書。告他咒詛主上。劉雲反因此得禍。

當日上書告發者有二人。一複姓息夫名躬。一姓孫名寵。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河故河南城孟在今人。少從博士學習春秋。容貌壯麗。見者莫不稱異。與孔鄉侯傅晏同郡。素相交好。藉其勢力交游日廣。孫寵長安人。以游說顯名。曾爲汝南太守。免官回里。遂與息夫躬深相結納。二人皆因上書得爲待詔。說起待詔本是一個虛銜。並無實職。官卑俸薄。息夫躬甚覺無聊。因見張由告發馮昭儀。事後竟得賜爵關內侯。心中不勝羨慕。於是日夜留心探聽時事。希望有機可乘。做照張由辦法。便可發跡。此次竟被他探得劉雲祭石之事。不禁暗喜。急喚到孫寵祕密商議道。主上病久不愈。又無繼嗣。關東諸侯各懷陰謀。今無鹽大石自立。遂有邪人私議以爲背

日泰山石立。宣帝龍興。所以東平王與其后日夜祭禱。意在咒詛。主上欲圖非分。又后舅伍弘以醫得幸。出入禁門。恐有霍顯之謀。荆軻之變。事勢若此。今出而告發。必能成功。此封侯之計也。二人議定。尙恐人少不能取信。又約中郎右師譚同。託中常侍宋弘代奏。哀帝病中見奏。正觸所忌。大爲嫌惡。遂將奏發交有司查辦。有司奉哀帝命令。便傳到東平王后。並案中一千人犯。嚴加刑訊。逼取口供。覆奏哀帝。據說東平王后謁供稱。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祭祀詛咒主上。爲劉雲求爲天子。劉雲又與知災異人高尙等。夜觀天文。指示星象。言主上病必不愈。劉雲當得天下。山石自立。卽宣帝崛起之驗也。於是有司請誅劉雲。哀帝下詔廢爲庶人。徙居房陵。后謁及伍弘等皆處死刑。當日辦理此案。乃由朝廷派遣官吏。前往東平。會同地方官審訊。及定罪之後。冬月將盡。便要行刑。

廷尉梁相見了案卷。心疑其中情節不實。恐承審官吏也如史立。有意誣陷。屈害多人。他職本刑官。見有疑案。理應審慎。遂奏請哀帝。將此案人犯解到長安。再委公卿覆訊。此奏既上。尙書令韜譚僕射宗伯鳳皆以梁相所請甚是。可以允許。哀帝病中心多疑忌。暗想此三人因見我病久不愈。懷有二心。希望此案越過冬日。便可滅死。並無討賊疾仇之意。乃下詔將梁相韜譚宗伯鳳皆免爲庶人。

時丞相平當已死。哀帝拜王嘉爲丞相。封新甫侯。王嘉字公仲。平陵人。爲人剛直嚴毅。甚有威儀。素爲哀帝所敬。對於東平一案。心中也疑有冤。因見哀帝正在盛怒。不敢進言。於是此案遂定。東平王劉雲聞知被廢。卽日自殺。王后及伍弘等竟皆誅死。哀帝遂擢孫寵爲南陽太守。右師譚爲潁川都尉。宋弘息夫躬皆爲光祿大

夫左曹給事中。哀帝又想藉著此案封一幸臣爲侯。未知幸臣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九回

董聖卿斷袖蒙恩

息夫躬進讒受報

話說哀帝新得一個幸臣。此人年紀甚少。容貌美麗。先因父蔭。得爲太子舍人。哀帝爲太子時。已聞其名字。初不在意。及哀帝卽位。所有東宮官屬。照例皆得升遷。此人便由太子舍人遷爲郎官。少得進見。一直過了二年餘。並無升擢。也是他時運到來。一日因傳奏漏刻。爲古漏時無以自鳴鐘製行至殿下。哀帝坐在殿上。不意中望他一眼。似乎美貌非常。心中大悅。忽又記起他姓名。因問左右道。此是舍人董賢否。左右答道是。哀帝卽命引他上殿。董賢行到御前。拜罷。侍立一旁。哀帝細看他形容。覺得後宮雖有許多佳麗。比較起來。尙不及他。一時心生憐愛。便問他別號籍貫。董賢對說號聖

卿雲陽人。哀帝聞了數語。卽拜爲黃門郎。由此始得親近。一日哀帝偶向董賢問知其父董恭。現爲雲中候。哀帝卽下詔召爲霸陵令。擢光祿大夫。董賢得寵日甚。由黃門郎遷駙馬都尉侍中。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自從得見哀帝。不過一月之間。所得賞賜不計其數。一時貴幸傾動朝廷。

哀帝旣得董賢。常與一同臥起。偶於白晝二人同臥。及至哀帝睡覺。董賢尙在夢中。哀帝有事正欲起牀。忽見自己一邊衣袖被董賢壓在身下。哀帝欲將衣袖掣回。卻不忍驚動董賢。擾他好睡。待要仍前睡下。自己又有事不能待他醒來。一時性急。也顧不得將衣脫下。便拚卻此衣不要。順手掣出床頭佩刀。將衣袖割斷。方始起身。其憐愛董賢至於如此。

董賢生性卻也柔和。善能奉承哀帝之意。希望保持寵愛。每當休

沐之日。照例准其回家。董賢藉口哀帝多病。不肯出宮。仍在左右侍奉醫藥。哀帝本不能一日離開董賢。見他假日不歸。正中其意。愈加歡喜。但又想起董賢家中也有妻子。今爲我一人長日在宮。不得回家團聚。覺得甚不過意。不如將他家眷移入宮中居住。彼此也覺兩便。但是天子宮禁。豈容人臣住家。哀帝卻想得一法。他以爲董賢官爲侍中。向例應在殿中值宿。備有宿舍。名爲直廬。論起直廬與官吏衙署無異。何妨居住家眷。遂下詔將董賢之妻姓名列入宮門門籍。門籍解釋准其隨時入宮。居住直廬。比照官吏妻子得居衙署之例。哀帝又問起董賢。知他尙有一妹。待字閨中。立召入宮。拜爲昭儀。位次皇后。哀帝因見皇后所居之殿名爲椒房。乃更名董昭儀所居之處爲椒風。以與椒房並稱。於是董昭儀及董賢夫婦日夜並侍左右。哀帝賞賜三人各以千萬計算。

哀帝有意欲封董賢爲侯。因其無功。又未得機會。所以久未發表。侍中傅嘉知得哀帝意思。便想設法迎合。恰值東平一案發生。哀帝已將息夫躬孫寵宋弘等擢升官職。傅嘉乘間獻策。請將董賢名字加入告發諸人中。便可行封。哀帝依言。遂將息夫躬孫寵告發本章自行改定。除去宋弘。加入董賢。託言此事係由董賢代奏。於是下詔先賜董賢息夫躬孫寵三人爵爲關內侯。哀帝欲封董賢。心恐上有傅太后。下有大臣。從中作梗。乃先加恩傅氏。以悅太后之意。先是傅太后父已追封崇祖侯。並無後嗣。哀帝因封傅太后堂姪傅商爲侯。以奉其後。卻惹起尙書僕射鄭崇上前力諫。鄭崇字子游。平陵人。其弟鄭立與傅喜同學交好。及傅喜爲大司馬。薦鄭崇於哀帝。擢爲尙書僕射。屢求見。直言極諫。哀帝初多聽從。鄭崇足曳革履。鞋即皮行步有聲。每入見。哀帝笑道。我識鄭尙書。

履聲。此次哀帝欲封傅商。鄭崇諫道。昔日成帝封五侯時。天色赤黃。白晝昏暗。日中有黑氣。今無故欲封傅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臣願以身命當國咎。說罷。手持詔書案。形承受詔書之案。其起立而去。哀帝見鄭崇言語切直。欲將此事作罷。傅太后聞知大怒。對哀帝道。豈有身為天子反被臣下專制之理。哀帝遂下詔封傅商為汝昌侯。又封傅太后同母異父弟鄭業為陽信侯。追尊業父鄭憚為陽信節侯。時建平四年春二月也。

哀帝既封傅商等。又尊傅太后為皇太后。趁著傅太后心中歡喜。便欲續封董賢。又恐丞相王嘉諫阻。乃先擬成詔書。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交丞相御史閱看。探其意見。丞相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看罷詔書。二人會議。公同上奏道。竊見董賢等三人初賜爵為關內侯。外議紛紛。皆言陛下寵愛董賢。以致息夫躬等皆得

蒙恩。今陛下又欲加恩董賢。宜先將董賢等本章宣布於外。命朝臣會議。然後加封。不然恐至大失衆心。臣等明知順意不忤。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哀帝見奏。感其言語懇切。明知告發東平之事。董賢並未代奏。不便將本章宣布。遂又暫行中止。先擢董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不久復移爲衛尉。

哀帝又拜董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命其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不

重五殿。

五進相連

洞六門。

六當門相

梁棟牆壁。皆畫雲氣花草山靈水怪。或

蒙以錦繡。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題曰南中門。南上門。南便門。東

西兩面。亦皆如此。第中樓閣臺榭。連亙如雲。山林池沼。無不備具。

引御溝水流入園中。轉相灌注。土木之工。窮極技巧。說起將作大

匠。既是董賢妻父。託賴女壻之力。得爲此官。今奉命爲女壻起屋。

自然格外討好。哀帝尙恐其不能盡心。特派使者監工。所有作工

之人。厚加賞賜。日夜催迫。尙費年餘之力。方纔完工。

哀帝既不時揀取內庫珍寶。賜與董賢。又命尙方名官爲董賢製造器物。每一物造成。先須進呈哀帝過目。哀帝親選上等者。送給董賢。次等者自行使用。又遣使者開武庫。搬取甲兵。送給董賢及乳母王阿家。執金吾母將隆諫道。武庫兵器。乃天下公物。今以給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哀帝聞言。心中不悅。遂藉著小事。將母將隆貶官。拜董賢妻弟爲執金吾。

一日董賢之母抱病。哀帝聞知。分遣使者四出設祭祈禱。並飭長安官廚備辦祭席。使者禱於道中。排列祭品。不計其數。所有祭餘酒肉。行道過往之人。皆得飲食。每遇董賢家中結婚姻。會賓客。哀帝便飭百官各具禮物。前往幫助。哀帝有時御駕親臨宴飲。賜及蒼頭奴婢。每人至十萬錢。哀帝又爲董賢建造生墳。就自己所立。

義陵近旁。賜以墓地。四面築牆。周圍數里。並賜以東園祕器。天名子珠襦玉柩。無不全備。尙書鄭崇見哀帝寵待董賢太過。屢次進諫。大忤帝意。每藉職事責備。尙書令趙昌生性諂佞。素忌鄭崇。今知其爲帝所疏。乃誣言鄭崇與宗族交通。疑有奸謀。請遣官查辦。哀帝遂召鄭崇責問道。君門如市人。之言多往來何以欲禁阻主上。鄭崇對道。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查辦。哀帝發怒。遂命將鄭崇下獄。有司嚴刑逼供。鄭崇屢被拷打幾死。終無一言。於是司隸孫寶奏稱趙昌挾嫌誣陷鄭崇。請將趙昌處治。哀帝責孫寶附下罔上。免爲庶人。鄭崇不久竟死獄中。

哀帝旣殺鄭崇。是年秋八月。遂下詔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息夫躬旣得封侯。屢進見言事。歷數公卿大臣之短。無所避忌。舉朝之人。皆畏其口。見之側目。丞相王嘉極

言董賢貴寵過甚。孫寵息夫躬性皆傾邪。不可任用。哀帝不聽。諫大夫鮑宣亦上書請罷斥孫寵息夫躬。召用傅喜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其言切直。哀帝因其名儒。格外寬容。不加罪責。當日丁傅子弟並進用事。見哀帝偏愛董賢。心生妒忌。孔鄉侯傅晏欲謀當國輔政。向息夫躬求計。息夫躬也想倚藉丁傅勢力。得至高位。是時郡國地震。又關東人民無故驚恐。到處奔走。手持稻藁或麻桿一枚。逐人傳遞。說是行西王母籌。也有披髮赤足。夤夜拆毀關門。踰越牆屋。狀如癡狂。也有乘坐車馬。一路奔馳。凡經歷郡國二十六處。直至京師。地方官吏無法禁止。民間又多聚會歌舞。祭西王母。此種舉動。自春到秋。方始止息。息夫躬因上奏哀帝。道災異屢見。恐有非常變故發生。宜遣大將軍出巡邊地。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哀帝將言轉問丞相王嘉。王嘉諫道不可。哀帝不

聽。下詔命將軍與中二千石各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又將次年改元爲元壽元年。就元旦日拜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誰知是日恰值日蝕。哀帝下詔命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丹陽人杜鄴應詔對策。以爲皆由偏寵外家所致。哀帝尙在遲疑。卻被董賢探知。息夫躬孫寵聯結丁傅。陰謀與己作對。遂向哀帝進言。哀帝對於董賢言語自無不聽從之理。遂下詔收回傅晏印綬。又值丞相王嘉御史大夫賈延上奏。息夫躬孫寵罪惡。哀帝乃下詔罷二人官職。遣令就國。

息夫躬回到宜陵本國。自己並無第宅。帶同老母妻子住在一個空亭之中。當地一班匪徒。以爲他是侯家。必然富有錢財。意圖竊取。到了晚間。便在空亭前後探望。嚇得息夫躬一家大小夜間不敢安寢。一日適有同邑人賈惠來訪。息夫躬問知情由。遂對息夫

躬道。我有一法。可以辟盜。因教以如此如此。息夫躬卽依言而行。其法取桑樹向東南枝爲_七。之七如今畫北斗七星於其上。息夫躬每夜披髮立在中庭。面向北斗。手持此_七。或招或指。以咒盜賊。久之傳到外間。遂有人向闕上書。言息夫躬心懷怨恨。夜觀星宿。望候天子吉凶。與巫同爲咒詛。哀帝見奏。遣侍御史廷尉監前往逮捕息夫躬。下入洛陽詔獄。承審官吏吊出息夫躬。正欲拷問。息夫躬仰天大叫。忽然倒地。身體僵直。官吏遣人驗看。報說咽喉已斷。血由鼻耳中出。不久遂死。原來息夫躬自知不免。扼喉自殺。官吏追究黨羽。牽連下獄者百餘人。息夫躬之母坐咒詛主上。大逆不道。判處死刑。妻子移徙合浦。孫寵與右師譚後亦免爵徙合浦。說者以爲陷害東平王劉雲之報。

哀帝旣將息夫躬孫寵罷官。遂召孔光問以日食之事。孔光回奏。

甚合帝意。拜爲光祿大夫。鮑宣又請召用何武師丹。彭宣傳喜。哀帝乃召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隸。正當此時。皇太后傅氏忽得一病。不久駕崩。合葬元帝渭陵。上尊號爲孝元傅皇后。哀帝又欲趁此時加封董賢。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四回

王嘉進諫下詔獄

孔光復官巡園陵

話說哀帝寵待董賢。也算極其盡至。然而哀帝心中。還以爲不足。幾次欲再加恩。以無機會可乘而止。恰值傅太后駕崩。遂假傅太后遺詔。加封董賢食邑二千戶。傅晏、傅商諸人。一律賜與國邑。並說傅太后臨終囑將此詔交王太后。發下丞相御史照辦。王太后收到此詔。便發下丞相御史。令其依詔辦理。一班御史。心中多不以爲然。但人人皆恐得罪。不敢進諫。獨有丞相王嘉。憤然不服。立將詔書封還。並上疏切諫。誰知因此卻惹出一場大禍。

先是東平王一案。哀帝心疑廷尉梁相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陰懷二心。將三人一律坐罪。貶爲庶人。當時王嘉雖明知三人受了冤屈。卻因哀帝正在發怒。不敢進諫。只得也說他三人應當治罪。此事過了數月。恰值大赦。王嘉便趁此時推薦三人。說此三人各有才幹。可以赦罪起用。哀帝見奏。疑王嘉有意替此三人脫卸心中懷恨。尙未發作。至是欲加封董賢。又被王嘉阻止。遂觸起前恨。正如火上加油。不勝憤怒。立時下了一道嚴旨。命人召王嘉詣尙書聽候究問。

王嘉被召前往。一路心猜必定爲了封還詔書緣故。及來到尙書。不料哀帝卻令尙書提出舉薦梁相諸人一事。責他何故以前旣明知三人在位不忠。阿附諸侯。今又稱三人有才。上書保薦。令其切實答覆。王嘉被問出於意外。一時想不出回話。只得脫冠謝罪。

尙書見嘉無辭對答。卽命退去。一面將情形上朝奏明。哀帝聞奏。卻不卽將王嘉定罪。命將此事交文武諸臣會議。光祿大夫孔光。揣着哀帝心意。便約同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一齊議坐王嘉迷國罔上不道之罪。只有光祿大夫龔勝。不以衆人所議爲然。謂王嘉舉薦梁相諸人。不過犯了小小過失。若加以罔上不道罪名。恐不可以示天下。衆人議罷。各將議案呈與哀帝閱看。哀帝卽從孔光諸人所議。孔光諸人便趁勢奏請將王嘉召交廷尉詔獄究治。哀帝見說。又故作遲疑。命將此事再由百官會議具奏。卻有衛尉孫雲等五十人議稱孔光諸人所言甚是。可以聽從。其餘諸人或議稱王嘉不稱宰相之職。只宜奪爵貶爲庶人。或議稱王嘉雖應辦罪。但聖王之於大臣。不宜令其關械受笞。有傷國體。大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孰知哀帝主意早定。

兩次會議。不過欲避去誅戮大臣之名。今既得孔光孫雲等附和。胆氣益壯。便立刻遣使者持節往召王嘉詣廷尉詔獄。

使者奉命來到相府。府中一班掾史主簿。皆丞相屬官聞得此事。莫不

恐慌。大家議道。此事惟有勸丞相自盡。方免下獄受辱。諒丞相必

肯聽從。議罷。便七手八腳配成一藥。盛在杯中。將藥捧到王嘉面

前。說明勸他服藥。自盡意思。偏是王嘉此時心中自有把握。不肯

聽從。主簿見王嘉不肯服藥。因進前說道。將相對理。謂治也陳

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謂當自王嘉聞言。依然不睬。主簿

只得退下。使者見王嘉半晌不出。偏故意坐在府門上立待。主簿

發急。又進勸王嘉服藥。王嘉被勸不過。急得將藥杯向地上一摔。

對衆說道。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

何爲學兒女子服藥死耶。說罷。便起身朝裝而出。拜受詔書。隨同

使者一直來到廷尉衙署。廷尉向使者問明來意。遂將王嘉所佩丞相及新甫侯印綬收下。立時裝出威風。喝令獄卒將王嘉網起。押往都船詔獄。金吾屬有都船詔獄令使者見王嘉已經下獄。便自去回朝覆命。

哀帝自遣使者去後。滿心以爲王嘉聞旨。必不肯偷生赴獄。及聞使者回報。不禁大怒。立卽傳旨。令有司窮究。王嘉不堪詰責。乃仰天歎道。我職充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有司問道。汝所云賢不肖者。係指何人。王嘉答道。孔光何武是賢人。董賢父子是不肖。我不能進孔光何武。退董賢父子。雖死無所恨也。言罷自此不食。不過數日。嘔血而亡。可憐王嘉爲相三年。遇事敢諫。有名臣風。哀帝爲了董賢一個嬖臣。竟將他下獄屈死。更有孔光諸臣。只知阿意承旨。以致王嘉負冤莫白。王嘉臨死。乃猶稱孔

光爲賢。孔光轉因王嘉臨死一言。得了好處。真是太便宜了。王嘉旣死。此信傳到朝廷。大衆皆不敢有所議論。獨有哀帝母舅大司馬丁明。平日敬重王嘉。聞其死耗。頻頻嗟惜。哀帝聞知。因此懷恨丁明。將其免職。任董賢爲大司馬。丞相一職。自王嘉下獄。尙未有人補充。哀帝因想王嘉曾稱孔光爲賢人。遂將孔光任爲丞相。

孔光字子夏。褒成君霸之少子。幼通經學。前曾歷官至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因忤傅太后旨。免職罷歸。及傅太后駕崩。始起用爲光祿大夫。光爲人外似忠誠。內實奸猾。遇事故作謹慎。每每上朝奏諫。回來便將奏稿削去。以爲奏稿皆是陳列皇上過失。如留存此稿。被人窺見。是彰明主上過失。以博自己忠直聲名。如此便是人臣大罪。其實孔光此種舉動。不過欲令人主喜其能替自己隱惡。

匿過。格外寵任而已。光又時常保薦人才。保薦之後。故不告知其人。若惟恐人曉得此事。其人當時不知是何人提拔。到後來查得是光舉薦。事出意外。對光更加感激。其圓熟取巧。大抵如此。光性陰重不泄。彼在朝中辦事。不常回家。有時遇着沐日。漢制官吏五日一沐。言可休息也。歸家休息。家人設讌聚談。光席間所說。皆是閒話。絕不提及朝政。常有人問光温室。殿名在長樂宮中。所栽之樹是何木。光並不答一語。用別話支開。由是人人皆稱其謹慎。哀帝亦深信其爲人忠厚。甚見寵任。至是遂復拜爲丞相。

孔光就職之後。一日忽記起丞相照例四時應巡視園陵。便思到園陵一走。說起園陵。乃是帝后墳墓所在。中有馳道一條。向來不許人輕易行走。惟官吏奉准。得行馳道中。卻有一定限制。只許其從道傍行走。不得越到中央三丈地界。當日孔光想到園陵巡視。

便帶了許多屬官。來到園陵。一班屬吏行經馳道時。見其地人跡稀少。以爲諒必不至被人撞見。便將車馬沖入馳道中間。大家縱轡揚鑣。十分高興。忽然有人也帶了一班屬吏。從園陵經過。一眼看見他們如此行動。不問來歷。立刻喝令左右拿人。大眾莫不喫了一驚。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一回 辱丞相鮑宣獲罪 救司隸王咸舉幡

話說孔光所帶屬官。正在園陵道中馳走。忽然遇着一人。喝令左右前來拿人。衆人喫了一驚。定睛一看。原來是司隸校尉鮑宣。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

地理志作高城在今天津鹽山縣東南

人。當初出身不過是

個上計掾。一日奉命進京就職。路中無意遇着一位書生。鮑宣細看此人。不像貧家子弟。卻是一人獨行。並無奴僕跟隨。心中正在疑惑。書生行不數步。忽然面容改色。跌倒在地。鮑宣急忙下車動

問。書生答道。驟患心痛。說罷呻吟不止。鮑宣見他在途得病。無人服事。心生憐憫。遂向書生腹上如法按摩。誰知按摩許久。依然無效。不到一刻。書生已一命嗚呼。鮑宣見書生已死。心中追悔道。我與他匆匆見面。未曾問得姓名住址。無從報與他家屬知道。我又無力爲之收殮。此事如何是好。因又想到。不知書生身上有無隨帶銀錢。可以取作葬費。遂向書生身上細細檢了一回。偏是分文沒有。只有素書一卷。銀瓶兩個。鮑宣見銀瓶尙是值錢之物。便賣去銀瓶一個。買得衣衾棺槨回來。將書生殮好。以所餘銀瓶一個。及素書一卷。一同裝在棺中。雇人抬去。安放一個所在。鮑宣臨去。又向棺前祝道。君靈魂有知。當令君家知君在此。我身奉使命。不能久留此處。爲君守護。祝畢。遂登程而去。鮑宣一路攢行。不銷數日。便到京師。正擬向前行走。忽聞有物長

嘶一聲。自背後奔來。鮑宣回頭一看。乃是一疋驄馬。此馬一見鮑宣。便緊緊追隨不捨。傍人看見。莫不稱奇。個個都想近前牽他。鮑宣見大衆欲牽此馬。連忙讓開。誰知此馬一見他人走近。便舉起四蹄。狂跳起來。衆人莫想近得分毫。及鮑宣至前。此馬卻依然俯首帖耳。屹立不動。鮑宣因見此馬並無失主前來承認。遂只得自留乘坐。

光陰迅速。鮑宣在京住了數年。一日有事回家。便騎着此疋驄馬。一直出京。誰知行不到數里。卻走錯了路徑。鮑宣正欲覓人動問。無奈日已西沉。自想攢程已經不及。不如暫借人家一宿。此時恰好路傍有一座人家。起得屋宇巍峨。樓臺重疊。鮑宣向前細看。不像平常民居。忙問近鄰。知是關內侯漢制關內侯有侯號住宅。問畢便思入內借宿。遂一手拉馬。一手檢出名刺。立在門口。高聲喚

人傳遞。內中聞得有客呼門。急遣僕人前來探問。鮑宣遂將名刺交與來人。說明欲見主人借宿。來人見說。收下名刺。正欲入內通報。忽然一眼瞥見驄馬。來人便呆了半晌。又進前看了一看。立即轉身入內。

鮑宣不解何故。正在狐疑。來人已經奔到內宅。將鮑宣來意報知主人。並說細認來客驄馬。乃是當年主人所失之馬。被他盜去。說畢呈上鮑宣名刺。主人聞言。忙接過名刺一看。沉吟了半晌。口中說道。此人是鮑子都。久聞他是位高士。豈有盜馬之理。他今既敢騎我此馬前來。必能說出原因。作速請他入見。僕人聞命。立將鮑宣請入。寒暄既畢。主人遂問道。聞君有一馬。乃是我當年無故失去之驄馬。不知何以爲君所得。鮑宣被問。遂將當年奉差進京。路見書生如何暴病身死。如何收殮。到京如何遇見此馬。相隨不捨。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主人聽罷大驚道。據君所說書生。此人乃是吾兒。主人說罷。謝了鮑宣。將他留宿。鮑宣聞主人說書生是他兒子。心中也暗暗稱奇。因想此事實。在湊巧。莫不是書生真個靈魂有知。應了我當年祝告。他在暗中顯靈。不然何以他家驄馬無故走出跟我。偏是我迷途。又在他家借宿。他家見馬。纔能查出書生死耗。此事真是奇怪。他猜度了半晌。方去安歇。

次日鮑宣辭別主人去後。主人欲驗鮑宣之言。是否屬實。即依着鮑宣所說。前往書生停棺所在。將棺運回開視。果然銀瓶素書。件件皆在。確是他兒子遺物。方信鮑宣並不說謊。且感鮑宣恩德。欲思報答。於是合家詣闕。保薦鮑宣。見以上事實異傳朝廷因此將鮑宣屢次拔用。由上計歷官至諫大夫州牧。至是擢爲司隸校尉。論起司隸校尉。本來可以舉察百官。及京師近都犯法者。當日鮑宣經過

園陵見丞相屬官竟敢違法行走道中遂喝令左右從事將丞相掾史拘下並令將其車馬沒官。

孔光遇着此事心中雖然不免懷恨因是自己屬官違法也不便出來攔阻只得忍怒受辱偏是此事傳到哀帝耳中他方寵任孔光以爲司隸膽敢侮辱丞相立將此事發令御史中丞窮究御史奉命前往司隸衙署來提從事查辦鮑宣聞信以爲此事由我作主與從事何干遂令人閉上署門不許御史進內拿人御史被拒回奏哀帝說鮑宣拒閉使者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哀帝聞奏大怒命將鮑宣交廷尉下獄辦罪。

此時朝中諸臣雖皆聞得此事無如人人只知保重祿位無人敢出來犯顏諫阻轉是此事傳到外間卻有一人聞知十分憤憤此人姓王名咸濟南漢郡名人現爲大學博士弟子生來

漢郡名 濟南山東省歷城縣在今

極有義氣。他見丞相屬官犯法。鮑宣職居司隸。理應收捕。哀帝不責孔光縱容屬下。反將鮑宣下獄。未免賞罰不公。是非倒置。因此心中不服。便欲設法救出鮑宣。心想此事須藉大眾出力。纔能辦到。現在大學諸生人數不少。他們也曾聞得鮑宣下獄。只不知人。人是否欲救鮑宣。我必須設法一探。主意既定。連忙用布製成一幡。便在大學一個寬廠地方。將幡高高舉起。口中喊道。欲救鮑司隸者。請會此幡下。王咸纔喊了一聲。早已驚動大學一班學生。紛紛出來觀看。大家問明情由。卻也個個都是同意。莫不爭先奔到王咸舉幡之處。聚立其下。不到一刻。已經聚了一千餘人。王咸舉目一看。滿心歡喜。遂對大眾提出一個辦法。大眾全體贊成。各自散會。不在話下。

當日丞相孔光自經園陵受辱。回到相府。心中暗恨鮑宣。且恐哀

帝見責。及聞哀帝反代已出氣。將鮑宣下獄。自然十分暢意。至次日黎明。依然放膽上朝。遂傳齊車馬。立時起身。剛剛行到一處。忽然漫街遍巷。來了無數之人。齊向著孔光車馬行處圍攔上來。孔光喫了一



光車前。也不待孔光開口動問。一齊對著孔光說道。大眾因聞鮑司隸下獄。欲要求丞相上朝懇恩。將他赦罪。孔光見說。方知來人

是儒生裝束。但不知何故前來。來人既攔到孔

是爲了此事。心想哀帝因我受了鮑宣侮辱。將他下獄。我若上朝替他懇恩求赦。不獨辜負主上一番美意。且恐因此觸怒主上。或反辦我一個縱容屬吏犯法之罪。如此豈不是我自尋苦喫。此事萬不可徇了衆人來意。自誤前程。我只設辭拒絕。量大衆也無奈我何。

孔光既拿定主意。遂一任衆人如何進說。他總推辭不允。大衆見他不肯依從。愈聚愈多。將孔光車馬圍得寸步難行。大衆圍了半日。見孔光仍是執定不允。衆人也覺得無法。只得讓開一條路徑。放他出去。孔光得了脫身。忙命左右推動車馬。一溜烟急奔上朝。孔光去後。一班諸生見丞相如此情形。知他上朝必不肯將此事代奏。大衆遂議道。我等昨日所議之策。已經不行。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大衆回去擬定一書。同到朝門上書懇求。或能

聳動天聽。也未可知。衆人議罷。連忙退回大學。便推定一人主稿。立刻擬成一書。書中所言。不消說得是代鮑宣懇恩。大衆將書傳觀一遍。各將名字簽上。然後將書帶在身邊。一齊離了大學。來到朝門。把門衛尉見許多人衆前來。連忙攔住問故。諸生齊聲說道。有事來此上書。旁有掌管文書官吏。見說便向諸生取了奏書。代他進呈。諸生見奏書已經呈進。方各散回。一面暗中打聽消息。不久聞得哀帝見書。只將鮑宣減去死刑一等。仍不免受了髡鉗之刑。髡以剃去頭髮。鉗以鐵鎖頸。大衆聞知也無可奈何。惟有暗中代鮑宣不平而已。

哀帝既將鮑宣治罪。孔光自然十分感激。愈思設法以博哀帝歡心。恰好一日。哀帝不知何故。忽遣董賢前往相府。孔光便思在董賢身上覓出一個討好哀帝方法。未知孔光如何討好。且聽下回

分解。

第一百八十二回 迎倖臣孔光獻媚 慕華胄董恭求婚

話說哀帝自任董賢爲大司馬之後。一日忽想起賢父董恭當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恭曾爲御史。係孔光屬下。常奉事光。今雖將董賢任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貴寵相敵。但不知孔光對着董賢。心中有無藐視之意。我何不趁此時。令賢往見孔光。看其如何接待。也可藉此使人見賢與丞相往來。以示尊寵。想罷。遂令董賢前往相府。董賢聞命。便立刻傳齊車馬。預備出門。

是時丞相孔光。因哀帝將鮑宣治罪。替他出氣。心中非常感激。正思設法討好。忽聞左右報知大司馬董賢將命駕前來。不禁大喜。心想董賢是主上寵愛之人。如能得此人歡心。不愁主上不喜。我只待其到來。如此如此。必能得其歡心。想畢。連忙整頓衣冠。急急

奔出相府大門。拱立等待。

孔光等待了半晌。見有許多官府車馬經過。皆疑是董賢前來。幾次屏氣鞠躬。以示恭敬。及認真細看。卻不是董賢。心中十分掃興。正懸望間。忽見遠遠儀仗繽紛。行人避道。不消一刻。已瞭見一大隊車馬。前呼後擁。喝道而來。車中端坐一位官員。正是董賢。孔光此時卻不卽回身退入。故意待着董賢。瞧見自己立在大門恭候。然後徐徐倒退入內。又轉身奔到中門伺候。及董賢車到中門。光俟其行近。忙又打一轉身。急退入閣。閣在中門之內。如今廳後入內之門也。直等到董賢在堂前下車已畢。光乃連忙出來。接着董賢。納頭便拜。拜罷。將董賢延入高座。寒溫既畢。孔光對着董賢。又說出許多恭維之話。董賢聞言。自然非常高興。坐了一刻。起身告辭。光又一直恭送到門外。直待董賢車馬去得無影無蹤。方纔回身入內。

董賢離了相府。一路暗想孔光今日對著自己。一直自大門迎接到堂。並不高擡丞相身分。一味謙卑。真是難得。於是回朝見著哀帝。便說孔光如何謙恭優待。又稱道孔光許多好處。哀帝見說大喜。心想孔光知敬重董賢。是能體貼我欲尊寵董賢之意。我不可不將他加恩。只是孔光已官拜丞相。無職可升。他之兒子放。也已經授職爲侍郎。惟有其兩兄之子。尙未得官。不如也封與官職。使其一門榮耀。方不負他優待董賢之意。遂立時傳旨將孔光兩兄之子。皆拜爲諫大夫常侍。

此事傳聞於外。滿朝公卿。無人不想交歡董賢。以求恩寵。但苦無機會可乘。偏是有一人遇着機會。卻不肯與董氏聯絡。此人姓蕭名咸。乃前將軍蕭望之之子。現官拜中郎將。論其家世。也算累代簪纓。董賢之父董恭。平日聞其家聲。甚見羨慕。查得蕭咸有女。年

已長成。因想次子寬信。現蒙皇上授職爲駙馬都尉。功名已經成就。尙未授室。難得蕭咸有女。他家門第不薄。正合我意。不如託人前往求婚。結成秦晉之好。因又想到。求婚一事。必須覓一相識之人。且須係蕭咸眷屬。倘得如此之人爲媒。自然一說便成。董恭思索了半日。忽然記起中常侍王閔。乃蕭咸女婿。可託撮合。遂往見王閔。說明來意。王閔見是董恭。託其爲媒。本不願意。因礙著情面。不便推辭。只得應許。

董恭去後。王閔遂往見蕭咸。道。董恭聞翁有愛女。欲爲其子寬信求婚。使某來作冰人。不知尊意如何。蕭咸聞言。心中忽觸起一事。面上不覺露出驚惶之色。連連搖頭說道。此事卻不敢當。王閔見此情形。不解何故。蕭咸屏退左右。密對王閔說道。前日主上封董賢爲大司馬。其冊文有允執其中等語。此乃堯禪位於舜之文。非

封三公故事。當日一班老臣。見此冊文。莫不心中生懼。以爲董公有非常之望。若就此事看來。如咸平人之女。豈堪與董公兄弟結婚耶。王閔聽罷。細思蕭咸之言。甚是不錯。也覺得哀帝封董賢冊文。大有深意。無怪蕭咸於求婚一事。辭不敢當。又因自己本不願爲媒。遂不將此事勉強相勸。咸又囑閔代爲婉辭。閔應允而去。董恭自託王閔向蕭咸求婚去後。心想我家聲勢赫赫。誰人不爭來聯姻。諒此事蕭咸必定願意。董恭正在想得暢意。忽報王閔到來。連忙命人請進。閔遂對恭說道。頃間奉命。前往蕭府求婚。據蕭咸口意。以爲彼官職卑小。門戶低微。不敢高攀。託某前來辭謝。董恭見說。一團高興。不覺冰冷。乃發聲長歎道。我家何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言罷。恨恨不絕。王閔見董恭發怒。也不便久坐。遂告辭回去。

王閔回到家中。心上尙牽掛著册文一事。因想哀帝如果有意讓位董賢。將來必召禍亂。我須設法諫阻一番。但一時無機會可以進言。如何是好。王閔正在尋思進諫。一日忽報哀帝遣人召其入宮。王閔不解何故。連忙進宮打聽。未知哀帝何事來召王閔。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三回 聞戲言王閔進諫 懼伏誅董賢自戕

話說哀帝一日在宮無事。偶思飲酒取樂。因係私宴。不便召集外臣。只召董賢父子親屬。及一班皇親國戚。王閔乃王太后姪兒。故哀帝也命其前來與宴。王閔被召。不知何故。連忙進宮打聽。後查知此事。方纔安心。

哀帝見衆人已經齊集。遂命內侍在未央宮中麒麟殿排下筵席。大衆各自入座侍飲。哀帝飲至半酣。乘著酒興。將一雙朦朧醉眼。

斜視董賢笑道。朕欲學古帝堯禪位於舜。汝意如何。董賢聞言。細想哀帝此言。顯露讓位與我之意。心中暗自歡喜。表面卻不敢露出聲色。董恭在旁也。非常得意。以爲從此有了太上皇希望。更有董賢許多親屬。聞得此言也。樂不可支。恨不得董賢立刻卽登大位。好讓他們可以攀龍附鳳。各得高官。此時在座。只有一班皇親國戚。見哀帝忽然說出此言。人人心中莫不驚異。都對著哀帝發怔。不解哀帝何以忽發此言。

原來哀帝意中。常常想着自己並非成帝親生之子。又身患痿痺之疾。後宮雖有許多妃嬪。卻不能生得一男半女。將來死後。此位終屬他人。不如趁著生前。將帝位讓與生平心愛之人。做個人情。豈不甚妙。又因在座並無外臣。遂對著董賢放膽說出此話。哀帝正乘醉說得高興。座中忽惱了一人。出席諫道。陛下此言錯

矣。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得私爲己有。陛下上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陛下身爲天子。豈可出此戲言。衆人視之。乃侍中王閔也。哀帝聽罷王閔之言。滿面生慚。不發一語。霎時面露不快之色。左右之人。皆代王閔捏了一把汗。以爲哀帝必因此加罪王閔。誰知哀帝卻也自知失言。並不將王閔辦罪。只遣其出歸郎署。從此不命侍宴。過了多日。太皇太后聞知此事。遂向哀帝代王閔謝罪。哀帝又命人召回王閔。王閔既經回朝。心中又想起哀帝溺愛董賢。竟至欲行讓位。此事關係甚重。前日雖倖得諫阻一次。但恐哀帝未必真能悔過。必須再行進諫。因又上書諫道。昔文帝幸鄧通。官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道路喧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書既上。哀帝看

罷。雖十分不悅。心中卻念著王閔年少氣盛。遇事敢言。因此不曾見罪。

此事過了一年。忽報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見。哀帝聞報大喜。心想漢興以來。外人屢次背叛。今日難得殊方異域。皆來朝覲。此是何等榮耀。但外國既然來朝。禮當賜宴示恩。讌會之日。必須召集文武諸臣。全班陪席。使外人見我中華人物。哀帝想罷。遂傳下詔旨。命朝臣預備明日盡來侍讌。朝臣各各遵命。果然次日黎明。文武各官。一概上朝。按班排列。哀帝遂命召單于大昆彌入見。於是引見官員。忙將二王引導上殿。二王對著哀帝朝參已畢。哀帝便傳旨賜宴。一時鐘鼓齊鳴。管絃競奏。二王一同入席。朝臣皆在旁陪侍。酒過數巡。單于舉起雙眼。東張西望。見殿上許多奇珍玩物。陳設得金碧輝煌。又將各朝臣一看。一個個冠裳整肅。劍

佩鏗鏘。不禁暗暗稱贊道。天朝氣象。畢竟不同。單于正在羨慕。忽見朝臣席中。有一人面貌生得非常美麗。年紀甚輕。他坐位偏列在諸臣前面。單于不知此人是誰。心中十分怪異。欲行動問。又苦言語不通。遂向繙譯人員問故。哀帝聞知。急命繙譯人員答道。此人是大司馬董賢。年紀雖輕。論起人品。卻是一位大賢。故皇上使居是職。所以坐位列在諸臣之前。單于聞言。信以爲真。慌忙出席拜倒。口賀漢朝得著賢臣。各官聞之。莫不暗笑。心想董賢不過是個嬖臣。哀帝有意將他尊寵。故使居前席。其實有何賢德可稱。僥倖單于不曾深曉底細。不然此事豈不令外人傳爲笑柄。各官想罷。因在宴會。也不敢發言議論。

朝宴既畢。單于大昆彌皆謝恩退出。各回本國。朝中無事。董賢時時回家休息。一日董賢在家。忽聞砉然一聲。外面大門無故倒下。

董賢喫了一驚。自思我家新造。土木極堅。大門何故忽壞。不知此事主何預兆。心中悶悶不樂。不久忽報哀帝得了一病。董賢忙入宮探視。誰知哀帝病勢日重一日。不到一月駕崩。時元壽二年六月也。

哀帝既死。太皇太后

后王太

忙召董賢問以皇上喪事應如何調度。

是時董賢正因哀帝駕崩。心中憂慮。未曾打算到此。一時被問。不能對答。只得免冠謝罪。太后遂對董賢說道。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時。曾經送過先帝大行。

之天子死謂

通曉故事。我當令其助君料理此事。賢聞言連連叩首。口稱如此幸甚。太后便遣使者往召王莽前來。

王莽奉命。心中暗想哀帝在日。只知寵愛董賢一人。將我冷落到今。今幸哀帝已死。我方得出頭。此去若不將董賢究治。何以出我

胸中之氣。於是到朝。便立時假傳太后指意。命尙書奏劾董賢。說



印綬。罷官歸第。賢聞旨不敢遲延。立將印綬繳上。退回家中。自思

他哀帝得病。不親侍醫藥。從此禁其在宮殿。司馬門中出入。賢聞知此事。嚇得手足無措。忙將朝冠脫下。赤着雙足。詣闕謝罪。莽見賢前來。又使人就闕下傳太后懿旨。說賢爲大司馬不合衆心。當收回大司馬

哀帝死纔數日。我便被人凌踐至此。回想從前得寵。何等尊榮。不禁傷心欲哭。又自悔道。我當時不該恃色專寵。朝臣無出我右。以致招人妬忌。近日王莽如此相待。分明欲報復舊怨。料想此後我也莫想得再活。不如早尋短計。以免顯遭誅戮。主意既定。遂與其妻同日自殺。

董賢既死。家中親屬。尙怕有禍事臨門。也不敢挂孝開喪。連忙將董賢收殮。趁着夜間人靜悄悄。將棺擡出安葬。不料此事卻被王莽得知。心疑董賢畏罪裝死。又命有司奏請將賢棺擡至獄中開驗。有司依言進奏。莽遂捏旨批准。一面令人掘開董賢墳墓。將棺擡到獄中。拖出屍首。脫得精光。驗明後也不用棺收殮。卽將裸體之尸。胡亂收埋獄中一個地方。

王莽將董賢開棺驗尸。心中正在快意。忽報有人向獄中將董賢

尸骸收去安葬。王莽聞信大怒。命人查究此事。不久查得是一個吏人姓朱名詡。來獄收葬。王莽查知之後。本想即將朱詡重辦。因無罪名可加。於是另尋出一案。將朱詡拿來。立時打殺。讀者欲知朱詡何故收葬董賢。原來朱詡乃董賢爲大司馬時屬官。董賢當日待他甚厚。後來董賢雖被王莽罷官。詡尙在司馬署中供差。及聞董賢死後。遭王莽裸葬獄中。心感舊恩。遂託故辭差。立時離署。暗中買得衣衾棺槨。來到獄中。將賢尸起回安葬。事爲王莽所聞。竟遭打殺。論起朱詡爲人。雖身事嬖臣。不明去就。然能感恩圖報。不惜冒死仗義。也算是難得了。王莽旣迫死董賢。打殺朱詡。尙思設計將董賢家屬辦罪。未知王莽如何設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四回 沒家財董氏遠徙 貶四后王莽弄權

話說董賢家屬。自從董賢死後。家中老幼。皆畏禍不敢出頭。誰知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王莽迫死董賢之後。他又想起董賢家屬。尙未辦罪。未免太便宜了董賢一家。遂又尋出董氏罪案。授意與孔光。命其依言奏劾。

當日孔光見是王莽有命。不敢不從。連忙依着王莽所囑。上書奏稱董賢自殺伏辜。其父董恭及賢弟寬信。尙不知悔過。又敢將賢棺用硃砂畫成龍虎。並以珠玉收殮。窮奢極侈。雖至尊無以加。恭等依律本該重辦。今幸免伏誅。應請將其驅逐遠方。不准在中土居住。並將其家財收沒入官。

孔光上了此奏。王莽便請太后批准。立命將董恭等一家男女。皆徙往合浦。合浦今廣東縣居住。又令縣官將其家財收沒。董恭等聞得此信。惟有暗暗叫苦。預備起身。此時長安有一班無賴小民。見董氏

犯罪。將移家遠去。紛紛相聚歡呼。又交頭接耳。不知議着何事。議罷。便三五成羣。向董氏家中前來。一齊對着寬信。故意裝作哭泣之狀。說是因聞君家遭了喪事。又將遠行。大眾皆爲君可憐。特來弔唁。衆人一面哭說。一面偷眼四處張望。衆人正在左顧右盼。忽報縣官帶了許多吏役到來。衆人聞言。皆嚇了一驚。急向寬信告辭出去。

原來此一班小民。平日深知董氏家財極富。垂涎已久。因畏董氏聲勢。不敢生心。今聞董氏犯罪。即將遠遷。因此大眾聞之。十分歡喜。便想趁董氏家屬忙亂之時。假着弔唁爲名。乘機竊取財物。不料正欲下手。卻被縣官到來衝散。

縣官來到董恭家中。立即喝令左右。查抄財產。一班吏役。答應了一聲。如狼如虎。飛奔入內。不論何物。盡情搜檢。寬信見此情形。惟

有瞪着雙眼。一任其傾箱倒篋。不敢作聲。董恭也無可奈何。只在暗中長吁短歎。縣官查抄了半日。搜出無數金銀寶物。標封已畢。便命董恭家屬即日離宅。遵詔遷往合浦。董恭等聞言。不敢遲延。卽挈同家屬。星夜向合浦而去。董恭家屬去後。縣官卽將其家財估賣。值錢四十三萬萬。可笑董氏賺得許多財物。一旦盡行沒官。分文也帶不去。轉弄得家散人亡。真是小人結果。到底無半點好處。

當日太后旣依王莽將董賢家屬辦罪。因又記起董賢死後。大司馬一職尙未有人補充。太后本來屬意王莽。因莽是其親姪。不欲自出己意任用。犯人議論。遂傳下詔旨。命百官舉薦可爲大司馬之人。在太后意思。以爲衆人必舉王莽。偏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不曾知得太后心意。他二人竟暗中密議道。當日惠帝昭

帝皆因年幼登基。以致外戚呂霍上官。謂呂霍光上呂呂產呂榮把持朝政。幾危社稷。今爲國家計。不可再使外戚專權。此事看來。不如我二人互相舉薦爲妙。議罷。何武遂舉公孫祿。可以爲大司馬。祿亦舉武堪勝此任。太后見二人互相稱舉。並不推薦王莽。甚覺不悅。王莽聞知也。暗暗懷恨。此時孔光在旁。見何武公孫祿二人互薦。太后不獨不肯聽從。且面有不悅之色。他卻生得乖巧。便猜出太后心意。且欲討好王莽。遂約同各官。一齊推薦王莽。太后見說。便立將王莽用爲大司馬。卽日與之商議立嗣。莽遂議立中山王劉興之子箕子爲嗣。使其從弟車騎將軍王舜持節往迎。不久王舜將箕子迎到。莽卽立之爲帝。是爲平帝。平帝登極。年方九歲。太后以其年幼。又常多病。遂親身臨朝。一切朝政。皆令王莽處斷。於是文武各官。皆聽命於王莽一人。

莽既專權。便欲作起威福。因對太后說道。趙太后即飛燕從前與其妹昭儀恃寵殺害皇子。傅皇后哀帝父傅晏當哀帝時驕僭不法。傅后並不攔阻。論起二后皆應辦罪。請將趙太后貶去太后尊號。與傅皇后一同令其遷出未央宮。太后一一依從。莽即傳太后詔旨。將趙太后貶爲孝成皇后。令其遷往北宮。將傅皇后遷往桂宮。二后被遷。心中雖明知是王莽作弄。因是太后有旨。也只得委曲順從。誰知王莽尙未快意。又奏請太后將趙后傅后一律貶爲庶人。二后聞得此事。十分憤憤。自思身爲帝后。竟被臣子廢貶。有何顏面爲人。不如早尋自盡。免受此辱。於是二后各就其所居園中。即日自殺。說起趙太后爲人。生前種種淫亂。死不足惜。只可憐傅皇后並無過失。王莽卻藉傅晏一事。將其廢貶。以致自殺。真是死得冤枉。

王莽既追殺二后。又想起傅太后。元帝母丁太后。哀帝母也不可。不將其追貶。遂命有司奏劾丁傅兩家罪惡。莽即藉此題目。奏請將傅太后貶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貶爲丁姬。莽連貶四后之後。不久忽有義陵寢。哀帝寢令。看守官以急變進報。說是義陵寢柩中所藏神衣。無人移動。卻會自行出柩。移在陵寢一個牀上。太后聞報。甚覺詫異。忙命人預備太牢。前往祭禱。宮中諸人見說。遂有人猜度此事。必是王莽連貶四后。所以神靈發憤。特顯此怪異。惟有王莽聞得此事。心中並不介意。他方想着自己奏貶四后。宮中已經人人畏服。不敢與我作對。惟朝官中尙有多人。不肯阿附於我。也必須設法陷害。方能使各人畏服。未知王莽欲陷害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五回 恣攻擊賊臣樹黨 頌功德羣僚獻諛

話說王莽見朝臣尙有多人不肯附已。欲將其設法陷害。因思此事必須引用黨羽。以資臂助。於是以王邑王舜爲心腹。孫建爲爪牙。平晏管領機密。劉秀漢即劉武同名東充司筆墨。尙有彈劾一事。無人可以勝任。乃命甄豐甄邯分任其事。莽既將一班私人佈置已畢。便想將平日心惡之人。尋出過失。害他一害。因記起昔日太后命各官舉薦大司馬。滿朝公卿。多是舉着自己。獨有何武公孫祿。偏無一言推薦。二人且彼此對薦起來。真是可恨之極。必須先將二人免職。方消我氣。莽遂使甄邯假傳太后旨意。命孔光奏劾何武公孫祿。坐以前日互相稱舉之罪。將其免官就國。莽又令光進奏董武。毋將隆張由史立丁玄趙昌各人罪惡。將其貶爲庶人。或奪去官爵。此時朝中各官。所有不附王莽者。已被王莽驅除將盡。其餘各人。盡是仰莽鼻息。不敢與莽反對。莽遂不將諸人放在眼

裏。惟有紅陽侯王立。莽每見其人。卽心生畏懼。原來王立乃王莽叔父。又是太后胞弟。素日與莽不對。莽常恐其尋出自己短處。向太后報告。使己不得暢所欲爲。因此心畏王立。幾次欲奏請太后將王立遣去。又怕太后念着姊弟之情。不肯見聽。所以不敢造次進言。

一日王莽忽想出一脅制太后之法。乃先命孔光上書奏稱王立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罪。因受其賄賂。反行稱譽。又以官婢楊氏所生之子爲皇子。輿論不服。應請將王立速遣回國。太后聞奏。果然不肯聽從。莽遂對太后說道。漢家數世無嗣。今太后代幼主聽政。此時遇事。縱使一秉至公。尙恐衆人不服。何況紅陽侯今犯有過失。太后若但顧私恩。不從大臣所奏。將紅陽侯遣去。恐朝中諸臣。皆將效尤爲非。禍亂必從此而起。據臣愚見。不如暫令紅陽侯

回國。以後再行召用未晚。太后見說。心中本不願意。因王莽說得十分有關係。不得已乃命王立回國。王立只得遵命起身。

王莽見王立已去。心中非常暢意。因想自己登朝以來。一班朝臣與己意見不合者。輕則罷免。重則誅戮。威權已經顯著。只是功德尚無人稱頌。必須假造一種祥瑞之事。使羣臣歌功頌德。方遂我意。莽正在尋思此事。忽有人報告北方廣牧

縣名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地方。

有女子姓趙名春。因病身死。家中衆人將他收殮入棺。經過六日之後。衆人正想將棺擡去安葬。忽見趙春屍身竟會出在棺外。依然活着。衆人看見。皆喫了一驚。疑是見鬼。及走近一看。卻的確是趙春其人。遂爭向趙春問故。趙春答道。我死之後。見着已死之父親及丈夫。他二人對我說道。汝年方二十七歲。陽壽未終。命不該絕。我遂不知不覺。身子忽出在棺外。



不久又有人傳說長安有一個女子。未曾嫁人。忽然身中懷孕。生下一兒。形狀與常人不同。常人頭只一個。臂只兩個。他偏生得古怪。頸上卻有兩個頭。身上又有四個臂。更有一種奇異。尻

處脊也

上還生有眼睛。長至二寸。

當日王莽接連聞得兩宗異事。心想我正欲假造祥瑞。以博衆人稱頌。不料偏遇着此種怪異不祥之事。衆人聞知。豈不道我在位毫無功德。所以召此變異。今惟有急覓出一事。使大衆稱爲祥瑞。

方能將此事遮掩過去。王莽想罷。便暗中遣人前往益州。

今四川

塞外。對着一羣蠻夷說道。汝等可自稱爲越裳。

安國名在南部

氏將白

雉一個。進獻漢朝。必有厚賞。一班蠻人聞言。心貪重賞。卽依照來人所囑。連忙覓得白雉。來到漢朝。口稱越裳氏前來進貢。說罷將白雉獻上。王莽聞知大喜。命人賞與許多財帛。遣其回塞。

各官聞得此事。皆思討好王莽。遂一齊向太后奏道。昔日周公輔周。越裳氏有獻雉之瑞。今莽輔漢。德同周公。所以越裳氏也來進獻白雉。周公有大功。得賜號曰周。莽有安定漢朝之功。也當賜號

爲安漢公。並請將莽照故司馬霍光之例。加封三萬戶。以示優異。此奏既上。太后立時批准。王莽聞知。偏故意上書辭讓道。臣與孔光甄豐甄邯諸人一同定策迎立中山王。以安社稷。今請只將孔光等論功行賞。臣莽可不必一律加恩。太后見書。遲疑不決。甄邯忙向太后奏道。莽有安宗廟之功。今若聽其辭讓不封。無以見賞。罰公平。太后聞說。卽下詔令莽勿辭。並召莽入朝聽賞。莽又託病不入。太后使人連召數次。莽皆說有病不能進朝。左右之人見莽三番五次不肯進朝。皆勸太后依從王莽之意。但封孔光諸人。莽自然進朝。太后依言。遂只封孔光爲太師。王舜爲太保。甄豐爲少傅。甄邯爲承陽侯。

太后將四人封職已畢。誰知王莽依舊推病不來。朝臣見此情形。皆猜出王莽是假意謙讓。欲博美名。今見太后當眞只封孔光諸

人。所以心中不悅。故又託病在家。於是羣臣又上奏言莽有大功。今雖辭讓不居。照例總須將其加賞。太后聞奏。遂又傳詔封莽爲太傅。賜號曰安漢公。並加封食邑二萬八千戶。莽奉到此詔。又假作惶恐不得已之狀。上朝受了太傅官職。與安漢公名號。將封邑讓還。

莽受太后封賜之後。心中十分得意。便想將一班官吏也請太后加恩。以博衆人稱頌。莽遂奏封前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東平王。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宣帝耳孫其玄孫之曾孫稱爲耳孫言信

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太僕楊惲等二十五人皆爲關內侯。又奏請凡王公列侯如無後裔。其兄弟之子皆許立爲嗣。襲其官爵。皇室宗族在五服之內。因罪廢絕者。許復其屬籍。更有因年老罷官者。按其原有官俸。以三分之一與之。許其人一生得食此俸。

莽既將王公宗室以及退老官吏各各加恩。又令羣臣奏稱太后
年高不宜躬親小事。請太后自今以後將二千石以下各吏及州
郡所舉人員皆令王莽面試其才。分別任免。惟封爵一事乃令奏
聞。太后見奏一一依從。莽遂趁着考問羣吏之時將新舊各官一
律請進。溫語慰問。每人贈與財物。以結其心。於是上至王侯宗室
下至一班小吏。無人不受王莽籠絡。爭先頌德。

此事過了一年。

越

郡名。故城在四川西昌縣。

江上一日忽然波浪掀天。走

出一物。張髯舞爪。在江上翻騰遊戲。本地人民聞得紛紛來到江
邊觀看。都說是黃龍出現。地方官查知。忙將此事上奏。羣臣聞奏
皆聚議此事。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遂議稱黃龍出游。是從來罕
見之瑞。此乃安漢公功德可比周公。故能感召此瑞。各官聞說。皆
稱二人所議甚是。旁有大司農孫寶見衆人只知阿諛王莽。不覺

發怒。便對衆人說道。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當時召公對着周公。尙不以周公爲然。心生不悅。此事見在經典。召謂尙書諸君諒都知道。今奈何每遇一事。諸君卽異口同聲。稱頌安漢公。此豈是朝廷美事。

孫寶此一番話。只說得衆人面面相觀。盡皆失色。甄邯聞之。尤十分憤憤。便傳太后之旨。令羣臣罷議。是時有司直陳崇。見孫寶說出此言。心知王莽聞之。必然懷恨。因欲尋出孫寶過失。將寶奏劾。以博王莽歡心。恰好孫寶令人往接家屬。其母行至半途得病。不能攢程。遂折回其弟家中養病。命寶先將妻子接往。陳崇卽藉此事奏劾孫寶。只知愛重妻子。置其母於不顧。太后閱奏。立命三公前往窮究。孫寶聞信。自思我年已七十。又遇着王莽當權。諸臣諂附。眼見朝政日非。居官也無樂趣。不如承認此罪。聽憑太后發落。

孫寶主意既定。待到三公來問。寶便答道。寶年老智昏。作事顛倒。以致重妻輕母。陳崇所奏是實。三公見說。卽依言回奏。太后遂將孫寶免官回家。

孫寶免職之後。羣臣尙欲另尋一事。頌揚王莽。忽各處紛紛報告災荒。遂將此意打斷。欲知各處是何災荒。且聽下回分解。

小 說

——> 世界名著 <——

共 學 社 譯 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 名	著 者	定 價	內 容 述 要
復 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三冊 二元五角	敘一少年貴族欲從深坑中救一墮落的女子；其描寫之深切，讀之令人不忍釋卷。這書的背景是竭力描寫當時俄羅斯的政治組織及社會組織的醜惡。全書情節委婉，感人極深。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一冊 五六分角	共有托氏短篇小說十篇。是揀選最好的十篇，譯成一集。托氏壯年時所作與老年時作的迥不相同。讀此可以窺見作者思想演進之跡。
父與子	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一冊 一元	美國批評家 L. Phelps 評此書為表現六十年前俄國政治家的圖畫而遺留後世一個不朽的藝術的作品。
前 夜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一冊 八角	葉林娜是一個見解卓絕的女英雄。獨垂青於志士般沙洛夫。經許多波折，卒成佳偶。
甲必丹之女	希普金著 安壽頤譯	一冊 五六分角	這書在俄國歷史上占極高地位。所敘情節極悲歡離合之致。而其描寫當時風俗人情，極深切。



前漢演義(下編)

第一百八十六回 賑災民王莽市恩 降匈奴二王伏法
話說元始二年夏月。各處大旱。只見赤日當空。有如烈火。曬得田
乾河涸。樹焦草槁。於是百姓人等。家家戶戶。求神祈雨。一直祈到
秋初。也無半點雨滴。田中稻穗。已經枯黃過半。人民見此情形。惟
有叫苦呼天。瞪着雙眼。呆看晴空。希望雲興雨作。誰知人民正在
望雨之時。忽然半空中飛下無數小蟲。將田中將枯未枯之稻。盡
情飽喫。不消一刻。將田稻喫得精光。原來此物即是飛蝗。
說起飛蝗。乃一種害蟲。本名蝗蝻。終音因其善飛。故又名飛蝗。其形
狀生得前翅稍窄。帶黃褐色。兼有黑色粗紋。後翅甚闊。有一半透
明。前胸有脊線突起。口大且銳。其快如剪。每飛則千百成羣。紛集
田間。食稻立盡。此蟲到得秋末。雌者又生卵於地。至春其子破卵

而出。是名爲蝻。人欲驅除此蟲。惟有掘其生卵之地。殺其卵子。或等待春日。其卵多數浮出水面。然後將其收聚。用火燒斃。其已成蟲者。可製成大網捕取。除此別無良法。

當日各處人民。既受大旱之苦。又遭蝗蟲爲災。田園如洗。秋收無望。於是富足之家。雖廣有田地。因無收成。也變爲窮戶。貧苦之人。靠着代人耕種度活。至此更無可謀生。只聽得到處男號女哭。人呼饑。遂有一班災民。扶老攜幼。心想出外逃荒。又因身邊分文沒有。只得沿途求乞。一路上風餐露宿。說不盡困苦顛連。不料逃過一省。也是如此情形。因此逃荒人民。就有許多活活餓死。也有因着貧病倒斃路中。其幸得生存之人。多半鵠面鳩形。離死不遠。真是天地行災。萬民遭劫。但人民既受此鉅災。何以地方官不早行報告。只因各處官府。皆知王莽不喜人陳說災變。所以畏懼不

敢上聞。而今災情弄得過大。也不得不據實出奏。

地方官既將此事奏聞。人人心中尙恐觸怒王莽。偏是王莽是時正欲尋事買結民心。聞之反覺暗喜。立命朝中各官。前往四處查勘災民。計其人口。給與田宅。有患病者。卽代覓空宅。將病民移住其中。爲之預備醫藥。如有因病身死。各賜與葬費。凡一家之中。死六人以上者。給錢五千。死四人以上者。給錢三千。死二人以上者。給錢二千。又分遣使者向各處災區。督捉蝗蟲。並令人民有能捉得蝗蟲者。照其所捉之數。給與賞錢。所有被災之處。人民貲財不滿十萬者。盡免其租稅。並命於長安城中。建築房屋二百區。以居貧民。

莽將卹災各事分發已畢。卽奏請太后衣繒加繒乃一種不減膳。以示天下。莽亦裝作十分憂災之意。不喫葷食。一面又上書奏稱願

出錢百萬。田三十頃。

爲田每頃百畝

助給災民。此奏既上。滿朝公卿聞

得此事。平日本來捨不得田宅。此時因欲討好王莽。人人也都願慷慨捐助。一時捐田助宅者。竟有二百三十人之多。莽即將其田宅變賣財物。一律散給災民。各處災民得此賑濟。人人皆以爲王莽是真心愛民。稱頌不絕。

莽見百姓人人頌德。非常高興。不久莽卽帶領羣臣向太后奏道。幸賴太后德澤。如今天災已息。風雨得時。甘露常降。朱草嘉禾。百瑞並集。應請太后仍穿帝后之常服。食天廚之盛饌。使臣子各得歡心供養。太后見奏。正欲依從。莽又暗中攔阻。令太后下詔不從。莽既教太后種種掩飾。又想起自己因災吃素之事。外人未必知道。遂密遣左右將此事告知太后。太后卽令使者持詔向莽勸道。聞公憂民過深。常常菜食。今秋禾已熟。公可食肉。爲國愛身。莽聞

詔心想此事既經太后下詔。外人諒已盡知。遂不再吃素。到得食時。依舊山珍海錯。大嚼起來。

此事過了數月。忽報車師後王姑句

句音鈎

投降匈奴。原來車師有

新道一條。可通玉門關。較他處路途直捷。此道向未開闢。車師雖明知有此捷徑。也不報告漢朝。誰知卻被鎮守西域校尉徐普查知。卽命人往令車師後王姑句開通此路。以便漢使往來。姑句見說。知此事已被徐普知情。本想應允。忽又轉念道。漢使往來。我國向例都要供給芻穀等物。但從前漢使未曾知有此路。不盡皆由我國經過。今若開通此道。與玉門關接近。漢使貪其近便。必多由此往來。我國豈能頻頻供給。姑句想罷。遂向徐普託故推辭。徐普聞之大怒。立命部下將姑句拿來。拘在一處。派人看管。姑句被拘。急得無法可想。暗將財物賄賂看管之人。託其說情求

放。無奈徐普心恨姑句違抗。一任衆人如何說情。皆不肯聽。姑句之妻殷紫陬。見姑句耗去許多財物。依然不得放出。坐在家中。正在十分納悶。忽見家中所藏之矛。矛頭忽然發生火光。殷紫陬遂想出一計。連忙來到姑句被拘之處。託故求見姑句。暗中密對姑句說道。妾聞從前車師前王。曾被漢朝都護司馬所殺。今王受拘。久不得放。將來恐也難免被害。近日我家矛頭忽然發火。此主利於用兵之兆。王何不乘機逃出。帶同人馬。往降匈奴。以求免禍。姑句聞言。連連點頭稱善。卽命其妻秘密行事。殷紫陬答應了一聲。急急奔回家中。自去預備。

次日姑句忽然逃出。竟同殷紫陬帶領一隊人馬。乘徐普不備。突出高昌壁。地名漢車師前部投降匈奴。讀者欲知姑句被拘。何以能逃出來。只因看管姑句之人。受了姑句財物。對於姑句。便不嚴

加拘束。故姑句得乘機逃出。

姑句出降之後。同時又有去來胡王國即王姑羌唐兜也投降匈奴。唐

兜因與赤水羌有讐。互相遣兵侵犯。唐兜戰不過赤水羌。急向漢

朝都護但欽處求救。但欽置之不理。唐兜心中懷恨。連夜投奔玉

門關。意欲入關告知漢朝。不料守關官吏查知唐兜欲控都護。不

許入關。唐兜大怒。自思我前此降漢。以爲漢朝必不薄待於我。今

漢朝官吏。個個將我藐視。我降漢也無好處。遂率同妻子及人民

千餘人。即日投降匈奴。

匈奴接連受了車師胡去來二王之降。心恐漢朝聞知。必來責問。

忙將姑句唐兜來降情形。令人前往漢朝報告。王莽聞報大怒。立

遣使者往責單于。不應收納姑句唐兜二王投降。單于見說。自知

理短。忙向使者謝罪。即將二王縛交使者。一面代爲說情。請使者

從寬免罪。使者不敢作主。卽將此事報知王莽。偏遇王莽欲將一王重辦示威。不肯依從。卽日傳下廷旨。命使者排列軍隊。會同西域各國王。將姑句唐兜二人。當着各國王面前。斬首示衆。使者奉到此詔。只得依詔辦理。

王莽旣命使者斬了姑句唐兜二王。因想匈奴膽敢私受二王之降。非與嚴定條約不可。莽遂擬定條約四條。其條文中說是一匈奴不得收受中國人投降。二匈奴不得收受烏孫國人投降。三匈奴不得收受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之人投降。四匈奴不得收受烏桓國人投降。莽旣擬定條約。卽修成一書。將條約封在書中。遣使者攜往匈奴。交與單于。令其依約遵守。莽將條約頒示匈奴之後。又欲令單于遣其二女前來。未知王莽何故令單于遣女。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七回 受甘言單于遣女 託大義王莽殺兒

話說匈奴王呼韓邪死後。其子雕陶莫皋嗣位。從胡人風俗。以呼

韓邪之妃王昭君爲妻。生有二女。長女名云。號爲須卜居次。須卜乃其

夫之姓。居次猶中國稱皇帝之女爲公主。次女號爲當于。當于亦其姓。居次二女皆已長

成嫁人。雕陶莫皋又有弟三人。一名且糜胥。一名且莫車。一名囊

知牙斯。呼韓邪臨死。遺命雕陶莫皋死後傳位與弟。以次繼立。後

來雕陶莫皋身死。遂傳位與且糜胥。且糜胥死。傳且莫車。至是且

莫車又死。囊知牙斯遂立爲單于。

當日王莽因單于受姑句唐兜之降。特遣使者往頒條約。不准其

擅受各國降人。遣使之時。王莽忽記起單于前王曾有二女。皆係

昭君所生。因此便想暗令使者勸誘單于。遣二女入侍太后。以顯

自己威德遠著。匈奴畏服。於是使者行時。王莽遂將此事密囑使

者行辦。使者到了匈奴。頒畢條約。卽依王莽所囑。用許多好言勸誘單于。單于被使者說得十分動聽。遂依了使者之言。回宮之後。卽召須卜居次當于居次。三女來宮。告知此事。

二女聞言。暗思自己母家。本在中國。只因生長匈奴。未得前往一遊。今幸有此機會。不可錯過。且母親在日。也曾教我學過中國之言。此去也不患言語不通。二女想畢。心中大悅。連忙依允。卽日拜別單于。各自回家。約同其夫。陪伴同行。一路攢程。但見風沙滿目。駝馬成羣。並無風景可觀。行了多日。方到得玉門關。守關兵士。查明來歷。開關放行。二女入關之後。又經過多處。纔抵京師。是時便有招待外人之官。將一行人接入館舍。一面上朝奏報。

王莽聞報大喜。卽將此事奏知太后。太后見奏。心想向來只聞匈奴侵犯中國。而今單于竟肯遣女入侍。此必是王莽威德勝過先

帝所以匈奴畏服。特遣二女前來。太后想罷。十分喜悅。卽命人往召二女。二女奉召入宮。太后見其生得聰明伶俐。大加贊賞。賜與許多財物。將其留在宮中。過了一時。太后查知二女係與其壻同來。不便久留。仍將二女並壻遣送回國。直至天鳳王莽五年。長女須卜居次。又與其壻須卜當。及其妹當子居次之子醯。積王一同來漢。此是後話不題。

單于二女去後。一日太后臨朝。忽報中山衛后有書進呈。說起中山衛后。乃是中山孝王之姬。平帝之母。衛后自從平帝被王莽迎立。心中甚覺思念。幾次欲同衛氏諸人進京求見。偏遇王莽恐衛氏奪其權柄。預先奏請太后。命甄豐攜帶璽綬。前往中山拜衛姬爲中山孝王后。封平帝舅衛寶衛玄爲關內侯。賜平帝妹長名謁臣號爲修義君。次名哉皮號爲承禮君。三名鬲子號爲尊德君。封

罷並傳太后詔旨。命諸人受封之後。仍在中山居住。不准進京。衛氏諸人奉到此詔。只得依從。此事卻被王莽之子王宇聞知。心想衛氏乃平帝外家。今父親恐其與己爭權。奏請太后不准來京。將來平帝長成。查知此事。必然懷恨報復。一旦禍事臨門。難免連累自己。不如趁此時瞞過父親。暗中討好衛氏。以後自己方能免禍。王宇主意既定。遂背地密寄一書與衛寶。說是因聞衛后不得進京。今宇已代衛后想得一法。只須如此如此。寫成一書。命人進呈太后。必能見允。衛寶得書。心知王宇是好意指使。卽告知衛后。衛后大喜。至是遂遣人上書。當日太后聞得衛后有書上呈。不知所說何事。卽交王莽拆閱。王莽將書拆開一看。書中首說是拜謝太后封賜之恩。末後又說傅太后丁太后生前種種罪惡。王莽將書反覆看了數遍。忽猜道。此

定是衛后欲求進京。知得太后最惡丁傅二后。所以書中故意陳列二人罪惡。欲藉此以博太后歡心。准其前來。不然何故忽說及二后之事。王莽猜罷。也不說破此情。只將衛后書中所說各事。告知太后。請太后傳旨褒獎衛后。能陳丁傅二后罪案。加賜湯沐邑七千戶。太后依言。卽命有司前往中山。傳旨獎賜。衛后聞旨。自思我此次上書。滿望能得太后喜悅。許我入京。得見平帝之面。誰知太后只將我獎賞。並無一言許我前去。眼見得我母子兩人生生隔斷。會面無期。衛后想到此處。不禁十分傷心。日夜啼哭。王宇聞得此事。心中甚覺不安。又密教衛后再行上書。直說欲求至京。衛后又依言上了一書。王莽見衛后屢次上書。欲求入京。心疑總是衛氏諸人不懷好意。遂將此事置之不睬。

王宇見兩番指教衛后上書皆無效力。自知此計不行。便欲另尋

一法。遂命人請到其師吳章與妻兄呂寬。將此事密告二人。求其想法。二人沉思了半晌。吳章忽想出一計。即暗對王宇說道。此事若是他人。儘可用言進諫。但汝父爲人。平日不受人勸諫。好在他生平最信鬼神。汝可裝神弄鬼。尋出一種怪異之事。嚇他一嚇。他如心生疑懼。對我說起。我便說是因他專政。禁阻衛氏進京。所以鬼神示警。現此變異。他聞言必然追悔。我再趁勢勸其歸政。衛氏如此則衛后何愁不得至京。王宇見說。點頭稱善。即向呂寬附耳說了數言。命其夜間依言行事。呂寬應允而去。吳章也各散回家。呂寬待到夜間。果然手持一物。遮遮掩掩。來至王莽門前。正將此物潑向門上。忽然被王莽府中出來一個吏人撞見。呂寬見人。即沒命逃去。吏人見呂寬鬼鬼祟祟。不知在門前作着何事。正在狐疑。忽聞一股腥氣。衝入鼻中。連忙取火來到門外一看。只見大門



之上。斑斑點點。
 盡是血跡。心知
 此血必是呂寬
 所潑。所以呂寬
 見人即逃。但不
 知呂寬何故來
 此潑血。立將此
 事報知王莽。王
 莽聞報大怒。命
 人連夜追捕呂
 寬。不久將呂寬
 捕到。究出潑血

一事。乃王宇主使。又究出王宇與吳章諸人秘密所議各事。王莽卽將王宇及宇妻呂焉縛送下獄。一面令人往捕吳章。王宇下獄之後。莽卽迫其服藥自殺。莽旣殺王宇。又思將宇妻呂焉也行殺死。後查知呂焉懷孕在身。遂命暫拘獄中。俟生子後殺之。

王宇旣死。莽卽上書奏知太后。說王宇誤聽呂寬諸人之言。欲藉怪異之事。造作謠言。惑亂衆心。與周朝管蔡同罪。臣不敢顧私恩而忘大義。已將其殺死。王莽旣上了此奏。又欲窮究呂寬之案。此時恰好吳章已被王莽遣人捕到。莽卽命將吳章辦罪。未知吳章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八回 云敞仗義收遺骸 王莽修怨興大獄

話說王莽捕到吳章。心中痛恨。吳章密教王宇設計嚇他。立將吳章坐成腰斬之罪。命人押往東市門行刑。並磔

如知赫音切讀

尸示衆。

左右答應了一聲。卽將吳章押到東市門。攔腰一刀兩段。又將其尸分裂。陳在市上示衆。真是死得悽慘。

吳章字偉君。平陵

西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

人。精通尙書。官拜博士。當時

人皆羨慕其名。紛紛前來受業。門下學生。遂有一千多人。及至吳章被殺。王莽查得吳章學生甚多。以爲此一班學生。皆是惡人之黨。便想將其禁錮。音願。塞其出身之謂。禁路。學生聞信。人人畏禍。都改稱他人爲師。遂無人敢道是吳章學生。因此吳章之尸。在市上拋棄許久。並無一人敢來收殮。

一日忽有人上書。自稱是吳章學生。此人上書之後。連忙來到東市門。行近吳章尸傍。也不怕血肉狼籍。雙手抱起尸骸。一直抱回家中。用棺收殮。擡去安葬。原來此人姓云。名敞。字幼儒。現在大司徒署中爲屬吏。與吳章本是同縣之人。也曾拜過吳章爲師。此次

因聞吳章犯罪被殺。同學之人皆畏禍不認吳章爲師。一任吳章尸骸拋露。無人出來收拾。一時義憤激發。也不懼觸怒王莽。遂上書自劾。是吳章學生將吳章之尸。抱回收葬。

云敞收葬吳章之時。京師人民皆稱贊云敞。真是難得。遂有人將此事報知車騎將軍王舜。若論王舜爲人。平日本幫同王莽害人。誰知他此時一團害人之心。卻被云敞義氣折服。反說云敞此種行事。可比欒布奏事於彭越頭下。志節可嘉。說罷十分歎賞。立時修成一書薦爲中郎諫大夫。王莽見王舜稱美云敞。遂不將其辦罪。自此云敞名譽傳揚到處。平陵之人莫不敬重云敞爲人。爲之生前立碑於吳章墓傍。立碑事見西京雜記以爲紀念。後來更始聞敞賢名。召爲御史大夫。不久因病辭官。終老於家。

當日王莽既將吳章辦罪。因想此案皆由衛氏而起。若不將衛氏

諸人盡行誅滅。將來必留禍根。莽遂令人星夜前往中山。將衛寶衛玄兄弟及其家屬人等。不分老幼。一概坐罪殺死。只留衛后一人。倖存生命。莽滅衛氏之後。便欲趁此時將平日心惡之人。皆牽入呂寬一案。將其陷害。因記起當日。前將軍何武不薦自己爲司馬。雖經將其免官。未免辦罪太輕。卽授意與甄豐。誣指何武與呂寬案有關係。命人以檻車也。囚車。往召何武。何武見此情形。心知不免。立時自殺。莽又惡叔父紅陽侯王立。從弟平阿侯王仁。不肯附己。皆遣人將其株連迫殺。莽殺了此一班人。心中尙未快意。又想將敬武長公主。也行設計誣害。

說起敬武長公主。乃元帝之妹。先嫁與營平侯趙欽爲妻。欽死。帝見公主寡居。高陽侯薛宣妻亡未娶。遂將公主配與薛宣。迨後薛宣又死。公主留居京師。常恨王莽專政。時時出言說莽不是。莽因

此懷恨在心。恰值呂寬事起，莽遂欲設計將公主誣害。也是公主合當有事。薛宣前妻有子名况，與呂寬交好。卻被王莽查知，即將薛况究辦。並說其與公主私通，命人將薛况斬首於市。一面即藉此事假傳太后詔旨，將公主賜死。公主聞旨，氣得蛾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王氏欺陵劉氏孤弱，無故捏造曖昧之事。將其誣害。王莽聞知大怒，喝令使者立迫公主自盡。公主被迫不過，遂服藥而死。

甄豐甄邯見王莽所殺之人，皆係仇怨。他二人也都想覓着怨家，設辭架害。是時有護羌校尉辛通，函谷關都尉辛遵，水衡都尉辛茂。此三人皆成帝時名將辛慶忌之子。一向不肯諂附王莽，尤心鄙甄豐甄邯二人，不與親近。二人因此十分切齒。偏是辛通有子名次兄，曾與衛寶從堂兄弟衛子伯交情甚密。甄豐甄邯查知此

事。心中大喜。暗想辛氏兄弟。平日自恃名臣之子。身列顯貴。看我
 不起。如今被我覓出罪案。休想再活。遂對王莽說道。聞辛氏諸人
 皆與衛子伯秘密結交。暗作衛氏心腹。且在背地常說安漢公許
 多短處。今既滅衛氏。不除諸辛。必留後患。王莽聞言。立命將辛氏
 父子兄弟及其宗屬南郡今湖北舊荆州安陸漢陽武昌黃州德太
 守辛伯。一律拿辦。處以死刑。甄豐甄邯奉命揚揚得意。自去辦理。
 二人去後。朝中又閃出一人。向王莽說道。辛氏宗屬尚有一人。也
 宜辦罪。王莽視之。乃司直陳崇也。王莽便問道。汝所說是何人。陳
 崇答道。此人名辛興。乃隴西郡名今甘肅舊蘭州一個豪傑。平日
 橫行州郡。百姓皆畏其威。王莽見說。便下詔載明辛興姓名。令人
 將其捕到。王莽捕到辛興。又查出一事。並將前司隸鮑宣治罪。讀
 者欲知王莽查出何事。將鮑宣治罪。原來鮑宣自從侮辱孔光。遭

了髡鉗之後。又被徙居上黨。

今山西翼地

鮑宣因見上黨地方豪

傑甚少。以爲居此易於出色。便想移家來此居住。誰知鮑宣因移

到家屬。卻惹出一場大禍。

先是鮑宣少時。家道清貧。曾在富人桓氏家中讀書。桓氏憐其清

苦勤學。遂以其女少君嫁與爲妻。少君出嫁時候。妝奩甚盛。侍婢

如雲。少君一身穿戴。盡是金珠綺羅。非常華麗。鮑宣見此情形。暗

想妻子如此妝飾。明是眩他有財。將來難免不恃富驕奢。因此對

着少君。面上常露不悅之色。卻被少君窺知。因對鮑宣說道。妾身

既經奉事君子。如嫌妾服飾華侈。侍從衆多。敢不惟命是聽。說罷

卽將左右服侍之人。盡行遣散。並除去豔妝。穿上一套短布衣裳。

與鮑宣一同乘著鹿車。小車也卽日回到夫家。拜見舅姑。拜畢卽提

甕出去汲水。親理井臼之事。

以上列女傳見

鮑宣見其妻能勤修婦職。自

然十分歡喜。後來少君生了一子一女。到得上黨之時。女已長成。嫁與許紺爲妻。許紺偏與辛興往來。曾邀辛興同到鮑宣家中。鮑宣不知王莽正在詔捕辛興。遂留住辛興在家喫飯。至是王莽捕到辛興。查知辛興曾同許紺在鮑宣家中喫飯一次。遂坐鮑宣以知情之罪。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者應坐罪將其下獄。鮑宣受此冤屈。無從辨白。在獄自殺。辛興許紺也被王莽處以死刑。尙有樂昌侯王安。以及一班不附莽之人。同時枉死者數百人。此事傳到各處。人人驚懼。是時有一人姓逢名萌字子慶。在長安讀書。聞得王莽殺其子王宇。又因是案陷害多人。心中十分憤慨。便對其友說出一言。未知逢萌所說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九回 固權柄聯姻天子 行大婚頒賞羣臣

話說逢萌因聞王莽不顧父子之情。殺了其子王宇。又藉此案陷

害多人。不覺憤然對其友說道。三綱君臣父子夫婦絕矣。我若不早避去。必及於禍。說罷遂將所戴之冠脫下。挂在東都城門。立時回家。帶同妻子。乘舟渡過大海。往遼東。郡名。在遼河之東。南境因其避禍去了。時元始三年也。

逢萌去後。是時王莽已將平日反對之人。誅除淨盡。心中無事。忽記起女兒吉期將到。忙命家中人等。預備嫁女之事。讀者欲知王莽將女嫁與何人。此中卻有一段原因。先是王莽因見太后年紀已老。不久人世。自思我一向得持大權。皆賴太后之力。如今太后年老。一旦身死。誰人爲我保護權力。王莽因此便想將其女嫁與平帝爲后。以爲將來倚靠女兒保存權力地步。只是此事不便明言。王莽遂想出一法。設辭向太后奏道。臣觀國家所以召亂。其原因多由於天子無嗣。今皇上登極。已經三年。後宮尙未有人。宜趁

此時仿照古者天子十二女之制。選擇長安公卿嫡妻所生之女。納爲后妃。以廣後嗣。

太后聞奏。甚以爲然。卽依王莽之言。將此事命有司辦理。有司奉命。連忙向公卿各家。選取子女。公卿家中聞得此事。人人莫不希望女兒得做皇后。遂有一班無女之家。恨不得平空生出一個長大女兒。好仗他作了國丈。其有女之人。都將女兒妝得粉雕玉琢。以備有司選擇。誰知有司選擇之時。偏將王氏各家女兒。選得最多。選罷卽造成名冊進呈。

王莽聞得有司已呈進選女名冊。卽將其冊展開細看。見被選者除自己女兒列在首名外。其餘被選之人。多半也是自己王氏家中子女。不覺皺起雙眉。暗想我此次議選皇后。只望我女與異姓衆女同行選入。太后自然將我女另眼相看。必立我女爲后。今有

司誤會我意。偏將我王氏諸女。選取多名。太后若見所選之女。多是自己外家之人。勢必與我女一律看待。難保不於外家諸女之中。隨便擇定一女爲后。如此則皇后之位。我女不能穩穩做到。此事看來。惟有先行設法。禁選我王家諸女。一面暗中指令多人。奏請選立我女。方是萬全之策。

王莽主意既定。卽將選冊呈與太后。因向太后奏道。臣女才居下等。不堪與衆女並選。今有司誤選臣女。應請太后下詔有司。令其勿選。太后見奏。以爲王莽是一派真言。又心猜王莽或是因王氏係外戚。若行選取。恐人議論。所以不願將女選進。但王莽既不願選其女。我索性將外家諸女。也行禁選。以免被人議論。太后猜罷。遂下詔有司說道。王氏諸女。是朕外家。有司毋庸選取。有司奉到此詔。便將王莽之女及王氏諸女。一概除名。另行改選。

不久便有許多朝臣。因着此事。紛紛到朝上奏。更有一班人趕不及到朝者。皆俯伏在省戶下。

禁門下也

個個都奏稱安漢公功勞卓著。

今當選立皇后。天下之人。皆望以安漢公之女爲天下母。奈何太后獨棄安漢公之女不選。如此豈不失了衆人之望。羣臣奏罷。太后尙未回答。又報闕下來了無數吏民。人人都有書進呈。不知所言何事。太后聞報。卽命人將各書取來觀看。原來衆人之書也。說是當選王莽之女爲后。太后看畢。心想大衆都請探選王莽之女。偏是王莽又上言辭謝。此事如何是好。太后正在遲疑未決。王莽遂趁着此時假意遣人向進言各人分頭阻止。說也奇怪。衆人被阻。上書者比前更多。從此逐日都有一千餘人到闕上書。只鬧得太后無法可想。遂依了大衆之意。

王莽見太后已依衆言。探選其女。心中暗喜。偏又向太后說道。臣

女雖蒙選取。但立后一事。尙當徧選衆女。羣臣聞之。又向太后爭道。皇后之位。何等鄭重。不宜選及衆女。依臣愚見。非安漢公之女不可。太后見羣臣力爭此事。遂決意立王莽之女爲后。又於衆女之中。選出十一人。作爲隨嫁之媵。也妾

於是王莽知太后已決立其女。也不再推讓。卽對太后說道。臣女旣承太后許立爲后。但臣女相貌如何。太后尙未深知。應請派遣大臣。前往一看。太后點首依允。過了一時。太后卽命少府名官夏侯

藩宗正

名官

劉宏尙書令

名官

平晏三人。

往行納采

之禮

禮有

採納

採擇

其問

其名

者娶之禮。三人奉命。一同來到王莽府中。見過王莽之女。立卽回宮。

覆奏。都說安漢公之女生得儀容窈窕。德性幽嫻。堪以正位中宮。

奉承祭祀。

三人回奏之後。太后又命太卜名官各官占卜此事。各官卜罷。皆奏

道臣已占得金水王相卦。此卦係金水相生。遇父母得位。乃大吉之兆。太后聞奏甚喜。遂命有司議聘皇后之禮。有司皆議奏請照漢朝故事。皇后聘禮黃金二萬斤。值錢二萬萬。太后依議。卽令有司將聘金送與王莽。王莽謙讓不肯全受。只受四千萬。王莽受了此項聘金。因想起自己女兒旣立爲后。又受厚聘。料得被選爲媵之家。心中必然不平。難免在背地議論。我何不將聘金分出送他。藉此堵塞其口。莽想罷。遂將所受聘金四千萬。自己只留七百萬。分出三千三百萬。送與爲媵各家。各家得此多金。雖然其女不得爲后。也各歡喜無言。此事卻被朝臣聞知。又奏請太后加送王莽聘金二千三百萬。合王莽所留七百萬。共爲三千萬。羣臣奏加王莽聘金之後。有司也上言奏道。古者天子封皇后之父百里。請以

新野

今縣名屬河南

田二萬五千六百頃。加封王莽。太后依從。王莽

聞信。自思我現刻大權在手。豈貪此區區田地。遂上奏辭謝。太后見王莽堅辭不受。只得聽之。

當日太后既聘定王莽之女爲后。遂令人擇定明年仲春之月。爲平帝大婚吉期。至是吉期將到。王莽忙命家中衆人預備嫁女。將家中陳設得十分華麗。光陰迅速。不覺已是元始四年二月丁未日。平帝大婚之期已到。太后卽命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光祿大夫劉歆。左將軍孫建。右將軍甄邯。捧着皇后璽綬。率領許多迎親之人。駕起鳳輦。往迎皇后。一路上說不盡熱鬧風光。百姓聞得此事。人人都想出來觀看。只是皇上娶親。比不得常人。自有沿途衛士。禁阻閒人。一班百姓。只得遠遠站着。只見迎親之人過後。不消一刻。便聞得呵殿之聲。皇后鳳輦已經出來。左有文臣。右有武士。前後更有宮娥內侍。不計其數。蜂擁皇后之車。向延壽門直入。

未央宮而去。

皇后車到未央宮。是時平帝年纔一十三歲。由大臣引導行禮。禮畢羣臣皆出班稱賀。太后便傳旨大赦天下。一面頒賞羣臣。自三公以下。莫不受賞。此事過了一時。忽報太保王莽等及吏民多人。皆有書上呈。未知衆人何故上書。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回 濫封典加號宰衡 施媚術求悅太后

話說太保王莽等及吏民八千餘人。皆上書稱說王莽功德。請太后依照從前陳崇所奏之事。將王莽加賞。讀者欲知陳崇前曾奏過何事。王莽等及吏民欲請照辦。原來陳崇前欲討好王莽。聞得張敞之子張竦學問淹博。欲託其代作一封奏稿。請太后重賞王莽之功。遂與張竦說知此事。張竦因與陳崇交好。且欲自炫其才。聞言並不推辭。便取出紙筆。代爲擬稿。張竦擬稿之時。自思我索

性將王莽極力稱揚一番。將來王莽聞知此稿係我手筆。定然歡喜於我。張竦想罷。立即擬成一稿。直將王莽說得比堯舜禹湯文武伊周孔子還勝過許多。並歷陳王莽種種功德。請太后效成王封周公故事。增大王莽之國。厚賞王莽之子。張竦擬了此稿。交與陳崇。陳崇閱之。甚覺得意。即呈奏太后。太后見奏。不欲自出己意。施行。立命公卿會議此事。公卿正在會議之時。恰值呂寬王宇諸人出了罪案。此事遂被延攔下來。至是王舜等及吏民又上書請照陳崇所奏。加賞王莽。太后遂將各人所上之書。發下有司。命其議奏。

有司奉命。皆議將王莽前所辭讓新野諸田。再行加封王莽。並議

採伊尹周公二人稱號。加稱王莽為宰衡。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莽為故宰衡。稱又議定宰衡屬下掾史。食俸六百石。宰衡出門儀從。期

門官名學執二十人。羽林禁衛之名稱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又議封王莽母爲功顯君。食邑二千戶。封王莽之子安爲襄新侯。臨爲賞都侯。加皇后聘金三千七百萬。有司議罷。立將所議之事奏知太后。太后一一依從。卽命人往召王莽來朝聽賞。王莽聞召忙同來人進朝。太后聞得王莽到朝。卽親身來到前殿。仿照周封周公故事。先將王莽封賞之後。又封賞莽子安。臨二人。太后封畢。自思如此封賞。人臣之中。也算罕有。諒王莽必然樂受。誰知王莽得此封賞。又妝腔做勢。連忙叩頭辭讓。起身退出。立時修成奏章。進奏太后。說是願只受其母功顯君封號。其餘封賞。請皆收回成命。王莽上了此奏。遂託病在家。不肯上朝視事。太后見此情形。不知如何處置。卽召到孔光諸臣。商議此事。孔光諸臣。遂對太后說道。此次安漢公受賞。尙未足以酬功。今又謙辭不受。此乃安漢公欲

表示廉讓以成風化。依臣等愚見。新野諸田。不妨姑聽安漢公讓還。其餘封賞。皆甚微薄。勿聽辭讓。並請卽遣大臣持詔往命安漢公速入視事。一面詔令尙書。勿再受安漢公辭讓之奏。太后見說。卽依言辦理。

王莽聞訊。暗想太后此番以周封周公之禮封我。此種封典。再也榮耀不過。我心目中何曾捨得。只是表面上不能不假情辭讓。如今諸臣旣道我功高賞薄。請太后只許我讓還所賞田地。我也樂得趁勢依從。何必再行託病堅辭。王莽主意旣定。及太后詔書到來。令其入朝視事。莽卽起身上朝。辭去新野諸田。餘皆拜受。王莽拜受封賞之後。忽想起自己雖蒙太后拜爲宰衡。尙未刻有印信。未免有名無實。遂又上書太后。稱說宰衡一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若無印信。名實不符。並說自己無兼官之才。不堪兼任。

太傅大司馬各職。請太后頒發宰衡印章。當呈上太傅大司馬之印。太后聞奏。以爲有理。卽下詔允許。王莽大喜。心想太后如此言聽計從。我若能再尋出種種諂媚方法。將太后極力奉承。博其歡心。將來何事不可做到。因思太后是個女流。長年住在深宮。雖然居處華麗。日久定也生厭。若教令太后時時出遊。一新眼界。太后必然歡喜。莽遂對太后盛陳出遊之樂。請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太后正苦深居鬱懣。聞言果然十分願意。

於是太后春則遊於蘭館。上育林苑之中帶領皇后及列侯夫人。採

桑爲樂。夏則遊於御宿。西苑名在長安縣今陝南鄠杜各處。秋則遊於東館。在昆

明池會集於黃山宮。平在縣今陝西冬則遊於飛羽。殿名在未校獵

以木爲欄遮禽獸而獵取也於上蘭。上觀名在中或臨涇水之旁。觀覽風景。太后遊

得高興。車駕所經之處。常施恩惠。賜百姓以錢帛牛酒等物。又召

見孤兒寡婦。加以撫卹。一班百姓。無不大喜。自此以後。太后每年出遊。皆是如此。

一日太后忽記起自己當元帝爲太子時。曾見元帝於太子宮。因得進幸。如今事隔多年。不知太子宮現在何處。欲想前往一遊。因對王莽說道。我當初來到太子家中之時。與太子相見於丙殿。今事隔五六十年。我尙能記得。王莽見說。猜出太后心意。欲遊太子宮。忙卽順口答道。太子宮離此不遠。此去並不勞苦。太后可以一往遊觀。太后聞之。卽命駕往幸太子宮。太后來到太子宮。舊地重遊。心中甚覺喜悅。

太后有弄兒一個。乃官婢所生之子。太后甚見愛惜。常取入宮中撫玩。一日弄兒忽然得了一病。太后命人將弄兒安置在外舍療養。遂有人將此事報知王莽。王莽因見弄兒是太后所愛。聞得弄

兒有病。他卻當作一宗要事。連忙親到外舍探視其病。王莽又常見太后左右侍女。多是太后貼己之人。心思我欲取悅太后。此一班人必須先行討好。方不說我壞話。莽遂取出所受聘錢千萬。暗中分贈各侍女。

太后又有姊妹三人。一名君俠。一名君力。一名君弟。時常往來宮中。莽查知此三人常在太后身旁。因想此三人既係太后姊妹。又常與太后親近。也須想出一法。博他姊妹歡心纔好。但是他姊妹出身尊貴。眼光闊大。比不得一班侍女。可以金錢買足其心。此事看來。惟有請太后將他姊妹封賞。料得必能令其滿意。莽遂奏請太后封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每人皆賜與湯沐邑。於是太后姊妹及左右諸侍女。無不對着太后時時刻刻交口稱贊王莽。王莽既討好宮中諸人。又想設法博得羣臣稱

頌。欲知王莽如何使羣臣稱頌。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一回 權奸受賞加九錫 公卿助惡掘后陵

話說王莽欲邀羣臣稱頌。遂仿效周公制作。上奏請興明堂。明之政

堂也。古者祭祀朝會養老尊賢諸大典皆於此。行之其制詳於考工記及大戴禮。茲不備述。辟雍。古天子所設

靈臺。築土為之以望雲物。古望氣之臺也。諸工作。不久此種工作成功。果然羣臣皆

上朝奏稱成周明堂辟雍靈臺諸制。毀廢千載。無人能興。今安漢

公興建僅及二旬。大功告成。雖成周造業。無以復加。應請將安漢

公宰衡位次。升在諸侯王之上。太后聞奏。下詔許可。並令諸臣會

議九錫之法。以備賞賜王莽。

此事過了一年。忽有長安吏民紛紛上書太后。請速將王莽加賞。

原來吏民因王莽從前不受新野諸田。屢次上書為之求賞。前後

計達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但王莽不受賞田。事本無關。

緊要。何以竟有許多人爲之上書。此不消說得。大概是一班少數無恥吏民。欲討好王莽。特託大衆名義上書。其實上書之人。未必確有此數。

當日吏民上書之後。朝中諸臣。也因此事。紛紛進朝奏請加賞王莽。王莽聞訊。心想太后前已命議九錫賞我。但許久尙未實行。如今大衆爲我請賞。偏不指定此項賞典。殊不合我意。莽想畢。遂上書辭謝。說是自己方從事制禮作樂。事成之後。但乞賜骸骨歸家。以避賢路。謂避賢者聲也衆人所上之書。請無庸令有司議奏。

王莽上了此書。卻被甄邯猜出心意。暗請太后下詔允從。王莽所奏。俟其制作成就之後。再行加賞。並請太后催令諸臣速將九錫之禮。會議奏聞。太后卽依言下了一詔。羣臣奉詔。恰好已將九錫之禮議妥。遂奏請太后依着周官禮記所載九命之錫施行。太后

許可。待到是年五月。太后便親臨前殿。召王莽聽賞。一面令人宣

讀詔書。將王莽登朝以來。如何建功立德。應受九錫之賞。宣布了

一徧。然後賜王莽以九錫之禮。說起九錫。乃是一衣服。袞冕之服

王服者二車馬。戎路馬車用四匹馬也三弓矢。彤弓矢虛弓矢四斧

鉞。斧鉞屬亦五秬鬯。香酒也六命珪。王公所執七朱戶。赤色之

八納陛。豎殿基且為陛於納殿也中九虎賁。守衛

王莽受了此項賞典。十分愜意。此時並不推辭。太后尙恐王莽未

曾滿意。又命以楚王王府賜與王莽為宅。王莽遂命人大加修理。

將王府修理得燦爛一新。又命人將祖廟舊式。也重新改造為朱

戶納陛。

王莽正在修改祖廟之時。忽報風俗使者陳崇王惲等八人回朝。

先是王莽曾遣陳崇等八人為使者。向各處探問風俗。宣佈教化。

誰知諸人雖然奉命前去。大家偏猜出王莽命他出使意思。不過欲學周公採風故事。以博美名。並非確欲周知民間風俗。於是大衆樂得藉着此事。向各處遊歷一番。也無一人將此事認真辦理。但衆人既不留心此事。回來如何報告王莽。衆人卻想出一法。在路上捏造了許多歌謠。預備回時。朦騙王莽。至是回朝。王莽便召諸人入見。查詢採風各事。陳崇等遂齊聲答道。各地風俗。本多不齊。自從宣布安漢公教化之後。現刻天下風俗。已經齊同。百姓無不感戴。發爲歌謠。大衆已將其歌謠抄錄帶回。說罷。卽將歌謠呈上。王莽接過一看。見歌謠盡是稱頌自己功德。凡三萬言。王莽看畢。只樂得心花大開。暗贊衆人果能真心辦事。立將陳崇等八人。奏封爲列侯。

衆人受封。莫不暗中稱幸。以爲不料一派虛言。卻得了侯封。惟有

陳崇尙未足意。又欲趁此時機。覓事討好。希望更得好處。恰遇王莽已受九錫。正在修理祖廟。陳崇遂向太后奏道。臣聞安漢公祖廟設在城外。安漢公如有出城祭祖。應令城門校尉帶領騎士相從。以昭慎重。太后依奏。便令城門校尉照辦。自此王莽每有出城祭祖。除自己原有期門羽林諸吏卒護從之外。更有騎士追隨。真是十分威武。

於是王莽尊貴既極。愈加放縱無忌。一日忽又想起傅太后。丁太后二人。前雖奏請將其貶去太后尊號。尙未足洩憤。必須設法將二人掘墓開棺。方纔快意。莽遂上奏太后說。共王之母傅太后及丁姬二人。前已貶去尊號。不料二人死時尙暗挾帝太后皇太后后璽綬隨葬。實屬不合於禮。請將其墳墓發掘。取出璽綬毀滅。並請將共王母遷葬定陶。共王墓傍。丁姬已葬定陶。姑聽其仍埋舊

處。

太后見奏。暗想丁傅二后。雖然挾帶璽綬同葬。但二后葬已多年。若因此事將其墳墓發掘。未免過於忍心。遂對王莽說道。此事已屬既往。不必再行發掘。王莽聞說。心中不悅。又向太后力爭。太后拗不過王莽。只得應允。惟不許其將二后易棺改葬。遂下詔說道。可就其故棺改葬。並爲之備槨。外棺也作塚。祭以太牢。王莽奉詔。心中暗自尋思道。太后畢竟婦人。心腸柔軟。只知一味顧惜丁傅二人。並不念及舊怨。且命我將他二人備槨致祭。真是過於仁慈了。但太后既如此執意。一時也難違拗。看來易棺一事。只好俟以後相機進說。如今惟有先將二人墳墓急行發掘。王莽主意既定。立命官吏帶同人夫數百人。先將傅太后陵墓發掘。

傅太后本葬在渭陵。其墓甚高。衆人來到墓上。七手八腳。鍬鋤齊



下。登時已開成一
個窟窿。衆人便趁
勢用出死力。向下
猛掘。誰知人衆力
沉。墓中四圍土石
因受震力搖動。忽
然一聲響亮。如山
崩地裂。全座皇陵
向下塌陷。將數百
人盡數壓死在內。
只有立在遠處監
工官吏。逃得性命。

將此事回報王莽。王莽聞報。並不憐惜數百人死於非命。囑將此事暫行攔下。又另召一班吏卒。命其速往定陶。將丁姬掘墓開棺。吏卒奉命不敢遲延。連夜攢程。來到了姬墓地。將墓掘開。取出棺槨。對準槨戶。一斧劈去。剛將槨戶劈開。忽見一道紅光。自內射出。頃刻火焰騰騰。直衝過四五丈之遠。衆人莫不嚇了一驚。紛紛棄斧逃出墓外。個個搖頭伸舌。說此槨無故發火。真是古怪。衆人因嚇得神昏。都忘卻設法將火撲滅。只瞪着雙眼。袖手旁觀。是時火勢因無人救滅。愈加蓬蓬勃勃。燒個不住。只見墓門之內。皆爲黑煙繚繞。烈燄熏蒸。莫想近前。大衆看了許久。方記得救火。忙去取水。向着墓中傾潑。潑了半日。纔將火焰撲滅。於是吏卒人等。莫不心猜此次丁姬尸骸。必遭焚燒。及進前一看。誰知此火只將丁姬外槨及附葬器物。

燒得半點無遺。卻不曾延燒內棺。吏卒看罷。忙卽據情向王莽報告。

王莽自遣吏卒開掘丁姬墳墓去後。正在家中坐盼衆人回來復命。及聞吏卒來報此事。心中也暗自稱奇。因想丁姬之槨竟會發火。此事若被太后聞知。必然心疑。因我奏開丁姬之墓。所以丁姬陰靈發怒。現此怪象。如今惟有設辭敷衍太后。並可趁着此事。奏請將丁傅二人易棺。以快我意。王莽想定。卽向太后奏說丁姬葬踰禮制。今皇天示譴。火焚其槨。應將丁姬照着姬妾之禮。改葬於姬妾墓中。並說傅太后丁姬葬時。棺用梓宮。天子衣用珠玉。非藩妾_{之藩}妾_臣所宜。應將二人棺槨服飾。重行更換。方合於禮。

王莽此一番言語。直說得太后深信不疑。立卽允許。王莽大喜。卽令人將丁傅二后。開棺易以他木。並除去珠玉等衣。當傅太后開

棺之時。忽噴出一股臭氣。數里之內。皆聞其臭。是時偏有一位官員。欲在人前賣弄殷勤。取悅王莽。他獨立近棺前。督率開棺。卻被此股臭氣。衝入鼻中。立時倒地而死。衆人視之。乃洛陽丞也。此人死後。又有一班公卿。聞得王莽正在發掘丁傅二后之墓。人都想逢迎王莽。各出金錢綢帛。以供發掘工費。又自遣其家中子弟及四方蠻夷。凡十餘萬人。個個手持作工器具。幫同工人。一齊開掘。不久即將二墓掘成平地。說也奇怪。二墓掘平之後。忽有燕子數千。口中各各銜土。投向丁姬墓上。王莽聞之。心恐衆人議論丁姬是個好人。無故將他掘墓。故有此異。乃命人就丁傅二后墓上。徧栽荆棘諸草。表示二后皆是惡人。衆人當以爲戒。

王莽既將二后掘墓開棺。因又記起師丹前曾反對推尊丁太后。遂將師丹封爲義陽侯。師丹受封月餘。即得病而死。王莽又記得

冷褒段猶二人前常議尊傅太后。即將二人辦罪。徙居合浦。二人不敢違抗。只得忍氣吞聲而去。此事卻被太師馬宮聞知。心中不覺喫了一驚。未知馬宮何故喫驚。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二回 懷母仇平帝被弑 踐大位王莽立君

話說馬宮自從元始五年四月孔光身死。經王莽將其升補太師之職。正在十分得意。不料王莽忽然追究從前議尊傅太后之人。將冷褒段猶二人辦罪。馬宮聞之。大喫一驚。原來馬宮從前也曾議尊傅太后諡號。此次王莽因念馬宮平日尙能順從其意。並不想將他加罪。偏是馬宮膽小。聞王莽追究此事。心中大爲惶恐。因想與其待王莽究辦。不如自己上書謝罪。或可減輕罪名。遂連忙修成一書。呈奏太后。說自己前議尊傅太后。罪當伏誅。雖幸蒙寬宥。令其自新。實無顏復對朝廷。願賜骸骨歸里。太后見書。卽交王

莽辦理。王莽本擬仍將馬宮留任。無奈已將冷褒段猶二人究辦。馬宮又上書自劾。若聽其仍居顯職。難免犯人議論。遂傳下太后詔旨。命馬宮以侯爵罷官就第。

馬宮去後。忽有泉陵

縣名。故城在湖南零陵縣北。

侯劉慶欲討好王莽。上書說

道。昔日周成王幼少。稱爲孺子。周公居攝。今皇帝富於春秋。應令安漢公代行天子之事。如周公當時。劉慶上了此書。便有一班朝臣。隨聲附和。一齊向太后說道。宜依劉慶之言。太后聞說。心中不以爲然。遂未將此書批准。

當劉慶上書之時。平帝年已漸長。一日在宮無事。忽被他查出王莽前曾禁阻其母衛后不許見面。又殺害衛氏一家。平帝得知此情。非常懷恨。雖對着王莽不敢公然發作。畢竟他仍是小兒心性。不善含忍。心中有了怨憤。便時常現於面色。卻被王莽察覺。暗想

自己禁絕衛后及殺害衛氏各事。既被平帝知情。心存憤恨。難保將來不代他母氏報仇。不如趁其年紀尚幼。手無權力。設法將他除去。別立一人。以絕後患。王莽主意既定。遂想出一個毒計。預備是歲臘日舉行。說起臘日。乃是年終祭百神之日。漢朝故事。以大寒後戌日爲臘日。莽待到是日。遂假託進獻椒酒爲名。將毒藥暗放酒中。進與平帝。平帝不知有毒。將酒飲下。立時得了一病。

王莽聞得平帝得病。心中暗喜。又恐被人猜破。是他進毒謀害。欲思掩飾此事。急趁平帝病中。作成一道策文。說是爲平帝請命。願以己身替代。即將此策攜向秦時_{之祭處}地方禱告。一面命人製成

金滕

藏冊之匪以

一個禱告。既畢。將策文收在金滕之內。令人抬

去。放在前殿。又故意禁止羣臣不得漏洩此事。羣臣自然不敢輕說。原來王莽此種做作。也是仿效周公。周公因武王得病。曾設壇

祝告。願以身代武王。將祝文藏在金滕。戒守者勿言。故王莽也依樣施行。在王莽之意。以爲如此。則不獨可以掩蓋自己陰謀。且可博得賢名。果然當時朝臣。見王莽肯以身替代平帝。皆暗贊王莽忠心。遂不疑其有謀弒之事。誰知平帝此時。一條性命。已輕輕斷送在王莽手裏。當日平帝自飲酒得病之後。日重一日。醫治無效。不久駕崩於未央宮。時年纔一十四歲也。

平帝既死。太后因平帝無子。遂召集朝臣。會議立嗣。此時元帝派下之人。死絕已盡。無人可立。惟有宣帝曾孫甚多。現居王位者。計有淮陽王續。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五王之外。封爲列侯者。尙有四十八人。羣臣本擬於五王列侯之中。議立一人。王莽心恐諸王及列侯年皆長大。若立爲帝。必多防礙自己行事。遂對羣臣說道。五王列侯。皆屬兄弟之輩。兄弟不得相繼爲

嗣。羣臣聞說。不敢再言。莽乃自出己意。議立宣帝元孫。使人將元孫盡數召來。擇其年紀最少者一人。擬立爲嗣。衆人視之。乃廣戚侯劉顯之子劉嬰也。時嬰年方二歲。莽恐衆人議其舍長立幼。遂又託言卜卦覘相。皆言立嬰最吉。藉此堵塞衆人之口。

莽方議定此事。忽左右報說前輝光

莽所設京兆郡名以南昌縣

謝囂有事

進奏。莽卽召謝囂進問。謝囂奏道。今因武功

縣名在陝西郿縣

長孟通浚

與濬通開掘使深也

井得白石一塊。其狀上圓下方。有丹書寫在石上。其文

說道。告安漢公莽爲皇帝。臣不敢隱瞞。特此奏聞。王莽聞奏。卽令羣臣將此事奏知太后。太后聽畢。暗思石在井底。何從有此丹書。此事若非王莽欲稱帝。故意令謝囂假造此石。卽係謝囂欲取悅王莽。假託此種符命奏聞。我若依言准王莽稱帝。豈不惹天下談論。太后尋思了半晌。遂對羣臣說道。此乃欺騙天下之事。不可施



行。羣臣未及回答。旁有太保王舜見太后說出此言。心知太后不肯依丹石所言。允許王莽稱帝。因思自己既奉王莽之命前來。若不將此事奏准。王莽必然不悅。遂向太后說道。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依臣愚見。王莽並

非敢有他志。不過欲攝行皇帝之事。以重其權。使天下畏服耳。太后何妨姑且聽許。王舜說罷。太后只得屈意依從。王舜尙恐太后翻悔。卽與諸臣立請太后下了一道詔書。其詔書道。

朕以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聘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

人。差度宜者。

謂爲選擇者其

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

小細

兒之衣被言其

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

與周公異代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

太后下了此詔。羣臣奉命。卽會同將此項禮儀議妥。一齊向太后奏道。太后聖德昭明。深知天意。故詔令安漢公居攝。臣等謹依太后之意。今議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韍。蔽之亦名曰韍冕。負斧依

亦作屏 風繡爲屏。狀如屏。立於戶牖之中。南面受朝聽政。出入用警蹕。民

臣稱臣妾。一如天子制度。如遇祭祝之時。具辭祝贊。則稱安漢公

爲假皇帝。百姓及羣臣對於安漢公。則稱爲攝皇帝。安漢公自稱

爲予。凡臨朝決事。用皇帝之詔稱制。至於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

后。謂后平則仍照臣子之節。如諸侯禮儀故事。羣臣奏畢。太后卽依

言下詔許可。

於是王莽居然踐位攝政。尊同天子。將年號改元爲居攝。居攝元

年正月。莽遂排起御駕。來到南郊祭祀上帝。及三月己丑日。莽乃

將前議立宣帝之元孫嬰。立爲皇太子。號其名爲孺子嬰。尊其女

平帝皇后爲皇太后。莽將諸事佈置已畢。忽記起此次自己得以

居攝稱尊。王舜之力最多。遂升王舜爲太傅左輔。又記起甄豐甄

邯二人。皆係自己心腹。又升甄豐爲太阿右拂。讀爲甄邯爲太保

後承。莽正在將諸人加官封職。十分高興。忽報有人帶領兵馬前來討罪。其衆已抵宛。舊南陽府城。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三回 安衆侯興兵倡義 翟太守爲國傾家

話說王莽正在將王舜諸人加封官爵。非常高興。忽報有人率兵討罪。其兵已進攻宛城。王莽聞報。急忙使人打聽。原來卻是安衆

河南鎮平縣

侯劉崇說起劉崇乃是長沙

今湖南

定王後裔。漢

之宗室。因見王莽專權攬政。尙不滿意。今趁平帝駕崩。又敢居攝踐祚。此種舉動。分明心懷篡逆。又見朝中諸臣。盡是阿附王莽。更無一人激發義憤。出與王莽爲難。卽劉氏許多宗支。亦莫不畏懼王莽勢力。莫敢如何。劉崇見此情形。心中十分憤憤。因想道。我若不舉義兵。討伐王莽。諒宗室中也無人敢出爲首。但是我安衆一個小小地方。人馬甚缺。如何能討得王莽。然事已至此。說不得也。

只好拚命一戰。或可借此一舉。激動衆心。劉崇想罷。卽使人召到其相張紹等。與之商議道。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雖知其非。莫敢先發。此事說來。乃是我宗室之恥。吾今意欲率領宗族。舉兵討莽。爲天下倡義。諒天下聞我此舉。必能響應。未知君等以爲何如。張紹諸人聞說。皆以爲然。崇遂同張紹等。及從者一百餘人。星夜進攻宛城。

王莽探得劉崇率衆攻宛。連忙遣兵將宛城把守得鐵桶相似。劉崇張紹率同百餘人。拚命進攻。到底兵微將寡。不能破城。直入反被王莽之兵。開城出戰。殺得大敗。劉崇及張紹諸人。皆死於敗軍之中。是時劉崇有一個族父名嘉。與張紹之從堂兄弟張竦。聞得劉崇張紹舉兵討莽。皆被王莽遣兵殺死。惟恐王莽追究二人之罪。株連自己。急趁王莽未曾究辦之時。各自詣闕請罪。王莽見劉

嘉張竦皆自行投到請罪。遂不將二人究治。

劉嘉因感王莽不殺之恩。欲思討好。知得張竦是個慣會以文字
誑人。欲倩張竦代作一奏。以博王莽歡心。張竦也感王莽將他免

罪。遂代劉嘉作了一篇奏章。極力稱揚王莽美德。又痛罵劉崇興
兵謀叛。罪不容誅。並說劉嘉自己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

之盛土荷鍤。也。蓋奔到南陽。今河南舊南陽二府之地掘平崇之宮室。作爲汙池。

以示警戒。張竦作畢。卽交與劉嘉進呈。王莽閱之大喜。立時批准。
並將此事奏知太后。說劉嘉甚是忠直。下詔封嘉爲率禮侯。賜嘉
子七人。皆爲關內侯。後又查知此奏係張竦所作。遂封張竦爲淑
德侯。

當劉嘉張竦受封之時。長安之人。聞得此事。莫不心生鄙笑。以爲
此次戰敗劉崇之人。皆無封賞。劉嘉張竦。本係有罪。劉嘉因倩張

竦作了一紙奏書。反博得父子榮封。張竦也因此得了好處。遂將二人編成一種謠言。其謠言說道。欲求封過張伯松。字竦之力戰鬪。不如巧爲奏。於是此種謠言。遂傳遍長安各處。

當日劉嘉既奏准將劉崇宮室掘成汙池。羣臣也趁勢奏稱劉崇等謀逆。係因王莽權力太輕。今宜尊重王莽之權。使海內畏服。太后依言。五月甲辰。卽下詔准王莽朝見之時。稱爲假皇帝。此種消息傳到東郡地方。卻觸動一人忠憤。此人姓翟名義。字文仲。上蔡縣名。屬河南汝寧府。人。乃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之子。現爲東郡太守。聞得王莽攝位稱尊。不覺大怒。欲思起義討莽。因見其姊之子陳豐年紀雖小。卻生得極有膽略。遂對陳豐說道。新都侯莽攝天子之位。又欲假託周公輔成王名義。故意選立宗室年幼之人。意存乘機篡位。其兆已見。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無人足以起平國難。吾父

子世受漢朝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吾今欲舉兵聲討王莽。攝位之罪。擇宗室子孫立之。汝肯相從乎。陳豐聞言。慨然應許。翟義大喜。因又想到。但陳豐一人。尙恐不濟。遂又暗中約同東郡

都尉

名官

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一同起事。

義既約定諸人。遂趁九月考武之日。將應試之材官騎士。一律收用。又招募郡中勇敢之士。日夜編練隊伍。選擇將帥。部署既定。義又想起欲討王莽。必須立一人爲天子。方可號召天下。乃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自稱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會集衆軍。立向長安進發。一面傳檄郡國。說莽鳩殺平帝。矯詔攝位。欲篡漢室。今天子已立。當共行天罰。此檄傳到郡國。人心莫不震動。於是義兵經過之處。人多歸附。及抵山陽。故城南。在今河南修武縣。地方人數已湊集十餘萬。聲勢浩大。探馬報入長安。王莽嚇得膽戰心驚。連飲食都喫不下。

急忙召集黨羽親族。會議抵敵之法。議畢即拜威武侯孫建為奮

武將軍。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震羌侯竇兄說證為為奮威將軍。

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強弩將軍。建威侯王昌

為中堅將軍。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一共派定將軍七人。連夜發

緊急命令。使七人各帶兵馬。前往迎敵。

七人去後。莽又恐翟義分兵攻襲各處關隘。復命太僕名官武讓為

積弩將軍守函谷關。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蒙鄉侯遂姓並名為橫槓將軍

守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守宛。莽正在派兵遣

將忙得不了。又報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今屬陝西關中道之地槐里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陝西

東平縣男子趙鵬霍鴻等率眾十餘萬。殺奔前來。原來三輔人民

自聞翟義興兵倡義。自茂陵陝西名置為縣在北今以西凡二十三縣

豪傑。皆蜂起響應。槐里人趙鵬霍鴻遂自稱將軍。殺死官吏。聚眾

相議道。今王莽盡遣猛將精兵。東向防敵。京師空虛。我若進攻長安。一鼓可破。計議既畢。衆皆贊成。相從者有十餘萬人。一齊殺奔長安。霎時喊聲震地。烟塵衝天。火光直射入未央宮前殿。王莽聞訊。愈加恐慌。急命王級、閻遷諸人爲將軍。前往堵擊。趙鵬等衆。又慮京城無人防守。立派將軍王惲、王晏、趙恢數人。分兵守城。命甄邯爲大將軍。統領天下兵馬。鎮守城外。並派王舜、甄豐二人。日夜巡視殿中。以防不測。

莽雖防備周到。心中仍恐諸將敵不過。各路義兵。日夜抱着孺子。嬰禱告郊廟。祈獲勝仗。又依周書作大誥。說是當反位孺子之意。使大夫桓譚等佈告天下。希望解散衆心。此時孫建等七將軍。已引兵東抵陳留。舊屬河南與翟義諸軍恰好相遇。兩邊排開陣勢。翟義陣內武平侯劉璜。首先帶領人馬。出與莽將交鋒。彼此鏖戰。

片刻。劉璜敵不過莽將。竟被一刀斬下首級。餘衆奔散。莽營諸將乘勝揮軍掩殺將來。義軍大亂。急忙退入圍城固守。

莽將得勝。急令人往長安報捷。莽聞知大喜。卽傳詔就軍中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爲列侯。以示獎勵。於是諸將士莫不奮勇爭先。進攻翟義。將圍城圍得水洩不通。義與諸人坐困孤城外。無救援。不久遂被莽兵攻破。義同劉信只得棄卻軍士。單身逃去。誰知二人逃到固始。今河南淮陽縣西北地界。劉信雖然走脫。翟義卻被莽將所獲。立時殺死。裂尸市上示衆。可憐翟義只因舉兵討賊。以致慘死。且全家皆因此遇禍。

先是義兄宣與母皆居在長安所居之宅。每至夜深人靜。家中衆人常聞有一種慘切之聲。如人哭泣。及傾耳細聽。又不知聲在何處。又有一日宣教授生徒。諸生坐滿講堂。忽然有一狗從外進來。

恰值庭中畜有鵝數十頭。狗便趁人不覺，走入庭中，喫其羣鵝。及被人察知，急往救護。羣鵝之頭已經盡被咬斷。衆人急覓此狗，早逃出門外，不知去向。於是翟宣因夜聞哭聲，又見狗咬斷鵝頭，心中十分懊惱，以爲此乃不祥之兆。遂向義母說道：文仲爲東郡太守，今家中屢有怪異，恐是文仲在郡胡爲。大禍將至，故有此異。太夫人宜避回外家，假作與翟氏斷絕，以免被禍。義母聞言，不肯相信，竟不避去。及義舉兵，莽乃捕宣與義母及親屬二十四人，皆殺死。長安市上，碎尸暴露。至是義因兵敗也，遭慘死，果然應了凶兆。

翟義既死，莽恨之入骨，又使人將義居宅拆壞，並遣人前往汝南

及河南舊汝寧州府等處

發掘義父方進及其祖先墳墓，又下令

滅其三族。莽既破滅翟義，遂召還王邑諸將，使與王級合兵進攻趙鵬、霍鴻，未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四回 託符命王莽卽真 索玉璽太后發怒

話說趙鵬霍鴻自從槐里起事。率衆十餘萬。進攻長安。卻被王莽遣將王級閻遷諸人截住廝殺。彼此相持許久。勝負不分。王莽見王級諸將不能戰勝趙鵬霍鴻。正在着急。恰好翟義兵敗。莽遂召還王邑一班戰將。命其與王級等合兵進攻。王邑等奉命卽日引領大軍。會同王級各軍。併力合擊趙鵬霍鴻。趙鵬霍鴻因與王級等苦戰數月。兵力漸見不支。加以王邑等又帶領許多人馬前來助戰。趙鵬霍鴻因此抵當不住。被王邑諸將殺得大敗。趙鵬霍鴻皆力戰而死。餘人四散逃命。王邑等便乘勝進攻各縣。舉義豪傑不久皆被破滅。王邑諸將遂擊得勝鼓回朝。王莽聞訊大喜。卽日在白虎殿大張筵讌。慰勞戰勝諸將。敘其功績。奏請太后各封官爵。於是羣臣見太后封賞諸將也。趁勢奏請加封王莽之子安爲

新舉公。臨爲褒新公。莽姪光爲衍功侯。又因王莽辭還新都侯國。遂奏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襲莽爵邑。

王莽既東破翟義。西滅鵬鴻。自己以爲得了天人之助。故能逢凶化吉。打得勝仗。因思我若不趁此時實行篡位。更待何時。但是此事必須假託符命。方能壓服衆心。莽想罷。便暗中自去佈置。不久

遂有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名官扈雲。太保屬官臧鴻。紛紛奏

說符命。莽卽據各人所說。向太后奏道。臣蒙太后詔令居攝。臣猶恐不能稱職。今廣饒侯劉京上書說道。七月中旬。齊郡今山東省境內

臨淄卽今山東臨淄縣地方亭長辛當。夜間忽得一夢。夢見天使告他道。

攝皇帝當爲眞皇帝。如不見信。此亭中當發見新井爲證。亭長得夢。次早起視亭中。果然平地忽現出一個新井。其深且入地百尺。更有一事。臣又聞扈雲奏說巴郡今四川境內有石牛出現。其上有

文。臧鴻奏說扶風。翔今陝西鳳雍石也有文在其上。臣曾將此二物。迎接到京。放在未央宮前殿。即與太保王舜等往視。不料霎時天起大風。塵沙四起。白晝無光。及風歇息。忽於石前拾得銅符帛圖。其中有文。即命騎都尉崔發細閱其文。所說何事。據崔發閱畢。回覆道。其文係說天告帝符。獻者封侯。臣因思天意如此。不敢不遵。應請太后。此後准臣如有呈奏太后皇后。皆稱為假皇帝。令天下奏事勿言攝。並請改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以應天命。太后見奏。只得一一依從。

於是眾人皆知王莽欲藉符命之事。實行篡位。遂有期門郎名宦張充等六人。聞知不服。暗中議同舉兵劫莽。別立宣帝曾孫楚王劉紆為天子。誰知機事不密。卻被王莽偵知。盡行殺死。是時有梓潼縣名人姓哀名章。在長安求學。此人素無品行。且好作大言。

因見王莽攝位。深信符命也。思假造符命。以圖出身。遂祕密製成銅匱一個。又作書兩冊。其書各有封題。一題爲天帝行璽金匱圖。一題爲赤帝璽邦名高祖傳與皇帝金策書。書中說是王莽當爲眞天子。並繕莽大臣八人姓名於圖中。又加入自己假造之王興王盛二名。並將自己姓名也列在其中。統共一十一人。各標明官爵。哀章將此事假造完備。待到黃昏人靜之時。身着黃衣。將所製銅匱。悄悄攜到高廟。廟高祖交與一個守廟官員。連忙轉身出去。守廟官員。接了銅匱。正待詢問。來人已不知去向。心想此人裝束奇異。行踪飄忽。莫非是神靈遣來。卽將此事報知王莽。王莽聞報。立時來到高廟。令人將銅匱打開。取出圖書一看。見圖書所說之事。正合其意。以爲此是神明命他卽位。卽對衆拜受金匱。拜畢回朝。命左右取出王冠。穿戴齊整。往見太后。說神明授與金匱圖書。命其

受漢禪位。太后不料王莽說出此言。正如半天打個霹靂。驚得目定神呆。半日說不出一句話來。

王莽見太后如此情形。知太后不以爲然。也不待太后應允。卽退回未央宮前殿。下了一道詔書。說是天帝賜他金匱圖書。囑託以天下兆民。又說漢高帝神靈。遵承天命。也賜他以傳國金策之書。他因此不敢不受。今當以戊辰日。卽眞天子之位。定國號爲新。改十二月朔日。爲始建國元年正月朔日。服色旗幟皆上黃。犧牲用白。

此詔旣下。滿朝公卿。多是王莽心腹。無不贊成。及戊辰之日。王莽居然高登大位。諸臣紛紛出班稱賀。也無一人追念漢朝舊恩。可歎漢自高祖開基。傳到如今。竟被王莽所篡。此皆由王太后縱容王莽。假以威權。以致潛移漢統。若論王太后此人。也算是西漢一

個亡國罪魁了。

當日王莽篡位之後。滿心又記着傳國璽是緊要之物。卽命人向太后請璽。說起傳國璽。乃是秦始皇之物。當初漢高祖入咸陽之時。兵至霸上。秦王子嬰在軹道出降。獻上此璽。及高祖卽位。卽行用此璽。號之爲漢傳國璽。示世傳受之意。至是因孺子嬰未立爲帝。此璽尙藏在太后長樂宮。故王莽命人往請。偏是太后因恨王莽篡位。不肯交與。王莽見太后不肯交璽。心中不悅。卽召到王舜。命其向太后說明必欲取璽之意。

王舜奉命。立卽來到長樂宮。見着太后。尙未開口。太后卽猜出王舜此來。必是王莽命其索璽。不禁大怒。罵道。汝等父子宗族。皆蒙漢家之恩。得以富貴累代。今受人託孤。不思報答。反乘機篡奪其位。爲人如此。雖狗彘不食其餘。我看天下之人。罕有如汝兄弟。且

汝等既託金匱符命。作起新皇帝。將正朔服制。盡行改換。也當另行作璽。以傳萬世。何以尙要此亡國不祥之璽。向我索取。我乃漢家老寡婦。不久將死。欲與此璽同葬。任汝如何。此璽休想取得。太后罵畢。氣得兩淚交流。左右之人。莫不哭泣。王舜被太后罵得垂頭喪氣。因見太后傷心。自己也不覺流下眼淚。過了一刻。王舜方纔抬起頭來。向太后說道。此事臣等已難攔阻。依臣愚見。王莽既定要此璽。太后有何方法。能堅持到底。太后聞說。暗想王舜此語。尙屬有理。我若不將此璽交出。王莽必定要用強迫取。不如與他罷了。只悔我不該一向縱容王莽。以致養虎貽害。如今悔也無及。太后想罷。餘怒未息。取出傳國璽。擲在地上。命王舜取去。復又罵道。我老將死。如汝等兄弟。必至滅族。王舜聞言。不敢回答。連忙向地上拾起傳國璽。卻已被太后擲壞了一處。



原來太后擲璽之時。因用力太猛。卻將璽上所刻螭獸。擲落一角。見漢書補注沈玉欽韓引從此漢璽遂不完全。王舜既拾起傳國璽。卽向太后告辭。將璽攜往玉莽處奏呈。王莽得璽。十分喜悅。命人在未央宮漸臺。設起酒席。未知

王莽何故設席。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五回 按金匱拜封黨羽 因符命誅戮公卿

話說王莽取得傳國璽。心中十分喜悅。因恐太后不樂。特命人在未央宮漸臺。替太后排起筵宴。請太后飲酒取樂。又召集樂工多人。大奏音樂。以助酒興。只聽得未央宮中。鼓吹沸天。笙歌盈耳。儼然是新朝氣象。

此事過了數日。王莽忽又想起自己既篡漢朝。若仍聽太后稱漢尊號。佩漢璽綬。未免有些不安。因此欲將太后尊號及璽綬。重新改換。又恐太后不從。正在暗中想法。恰好有一人卻猜出王莽心意。欲思討好。遂上了一書。王莽將書拆開一看。原來此書乃是他疏遠親屬王諫所上。書中說是皇天廢去漢室。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仍稱尊號。當將尊號廢去。以順天命。王莽看畢。暗想王諫

此書甚合我意。但不知太后肯否依從。好在此事係他所說。縱使太后聞知不悅。也不能怪我。我何妨姑將其書轉告太后。且看太后意指如何。再作打算。

王莽主意既定。即將王諫所上之書。告知太后。太后聞說。心想王諫何人。膽敢上書欲廢我舊號。立時放下臉色。向王莽道。此言是也。王莽知太后發怒。急忙歸罪王諫。即答道。此乃悖謬之臣。罪當誅戮。王莽說罷。立即退去。

不久又有冠軍今縣名。河南鄧城在縣人。張永進獻銅璧。以銅鑄成。文說皇

太后當號爲新室文母皇太后。王莽聞得此事。原想再告知太后。因又轉念道。前次王諫上書欲廢太后舊號。太后發怒不從。今張永銅璧文所說。也是欲改太后舊號。太后未必肯從。不如不告知太后。先下詔依從其說。將太后改去舊號。另換璽綬。諒太后見我

已將此事明詔宣佈。也不能不依。王莽想定。卽下詔稱說張永所獻銅璧之文。予以示羣臣。皆說其文甚美。並非人力刻劃。乃出於天然。予因思皇天旣命予爲子。又命太后爲新室文母皇太后。予不敢不從。當擇良月吉日。親率公卿。奉上皇太后璽紱。以順天心。而光四海。王莽下了此詔。果然太后聞知無可奈何。只得依從。莽遂鳩殺王諫。以悅太后。又因張永獻符命有功。封張永爲貢符子。王莽旣將太后改去舊號。另換璽綬。因思尙有孺子嬰未曾廢去。此事也不宜遲延。始建國元年正月朔日。莽遂將孺子嬰廢爲定安公。作策命朝臣宣讀。朝臣讀畢。莽乃故意攜着孺子嬰之手。滿面流淚說道。昔日周公攝位。後來仍得反位成王。今予獨迫於皇天威命。不能得遂己意。說罷。又接連長吁短歎了數聲。傍有中傅名官人員。遂將孺子嬰帶領出殿。令其北面俯伏稱臣。王莽見孺子

嬰稱臣。也不謙讓。卽命將大鴻臚名官衛署。改爲定安公居宅。使孺

子嬰卽日移往居住。又恐劉氏諸臣與孺子嬰背地相親。特設門

衛使者之守官門多人。把守其宅。不准劉氏諸臣往來。並禁乳母不得

與嬰說話。又將嬰所居之室。四面築起圍牆。使嬰常居其中。不令

觀見一物。可憐孺子嬰遭此軟禁。到得長大。竟成了一個獸子。連

六畜都不能知其名。後來更始之時。孺子嬰因平陵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

北人方望欲立之爲帝。遂被劉玄遣兵殺死。此是後話不題。

當日王莽廢去孺子嬰之後。又記起金匱書中所列諸臣官職。尙

未按名封拜。遂拜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平晏爲太傅。封就新公。

劉歆爲國師。封嘉新公。哀章爲國將。封美新公。謂之四輔。又拜甄

邯爲大司馬。封承新公。王尋爲大司徒。封章新公。王邑爲大司空。

封隆新公。謂之三公。莽既設四輔三公名目。又增設四將。甄豐爲

更始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王興爲衛將軍。王盛爲前將軍。王興從前不過一個城門令史。名官王盛乃是賣餅兒。二人只因應了哀章所造金匱人名。竟平空得了顯職。真是夢想不到。

莽將諸臣封拜已畢。又將漢朝百官名稱改易。並將漢諸侯稱王者三十二人。盡降爲公。稱侯者一百八十一人。盡降爲子。不久又將降級諸人。皆奪職爲民。惟魯王劉閔。中山王成都。會上書稱莽功德。廣陽王劉嘉。曾獻符命。此三人仍得封爲列侯。是時吏民人等。因見獻符命之人。皆能得王莽歡心。又聞王莽封拜金匱書中所封諸人。由是人人爭作符命。希望好處。其不作符命之人。遂相戲道。獨無天帝除書。授書官乎。此事卻被司命陳崇聞得。卽向王莽告訴道。臣觀符命一事。此乃開奸臣邀福作亂之源。不可不行禁止。王莽聞陳崇說得有理。自己此時也厭說符命。遂令尙書查究。

如有妄獻符命之人。卽下獄治罪。於是更始將軍甄豐之子甄尋。遂因此事。惹起一場大禍。

先是王莽用毒酒將平帝暗殺之後。因念其女爲平帝皇后。不免青年守寡。心中十分憐憫。欲將皇后改嫁。又恐皇后不從。遂想出一法。將平帝後宮諸媵。盡遣回家出嫁。在王莽意思。原欲藉此移奪皇后之心。誰知皇后生性貞烈。自從平帝死後。卽託病不肯出宮。一任王莽將諸媵遣嫁。他並不會動心。王莽不知皇后立志甚堅。篡位之後。又想將其改嫁。遂改皇后尊號爲黃皇室主。表示與漢斷絕關係。一面暗代皇后擇配。擇了許久。並無合意之人。因見立國將軍孫建。是自己素所倚重之人。欲將皇后配與孫建之子孫豫。又不知皇后是否願意。卽命孫豫修飾衣冠。假託請醫問病爲名。往見皇后。孫豫奉命。非常得意。自思若得皇后下嫁。何等榮

幸。卽依王莽之言。將一身裝得錦簇花團。帶領醫生。往皇后宮中問病。

宮中左右。查知孫豫是王莽遣來問病。遂不阻止。不料皇后見孫豫裝束華麗。帶着醫生同來。猜出是王莽欲將他配與孫豫。特託率醫問病一事。命孫豫來此探他心意。不覺登時大怒。因恨左右並不攔阻。卽將左右之人。拏下責打。

孫豫見皇后責打宮人。心知此事不妙。惟恐自己也討沒趣。急帶同醫生出宮。將此事報知王莽。王莽聞之。自此方知皇后守節難移。遂不再將改嫁之事。強迫皇后。偏是甄豐之子甄尋。平日也存心欲娶皇后爲妻。因見王莽極信符命。至是遂假造符命。說是平帝皇后黃皇室主。當爲尋妻。甄尋作此符命。恰值王莽正在命究妄獻符命之人。甄尋也不管死活。竟將此符命進呈。王莽聞知甄

尋竟敢明指欲得黃皇室主爲妻。藐視自己太甚。不禁勃然大怒。道：黃皇室主乃是天下之母。此言何說也。卽命人速拏甄尋究辦。甄尋嚇得走頭無路。急隨同一位道士。逃入華山。華陰縣。西甄豐因見其子犯罪逃去。恐王莽將他治罪。立時自殺。甄尋逃去。年餘。卻被王莽查獲殺死。又命人窮究此案。牽涉多人。於是國師劉歆之子劉棻。棻弟劉泳。歆門人丁隆。大司空王邑之弟王奇。以及公卿列侯死者數百人。是時尙有一人。也被此案株連。官吏前往捕拏。欲知此人拏到如何辦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六回

畏坐罪揚雄投閣

恥屈節龔勝輕生

話說王莽命官吏究辦王尋罪案。牽涉公卿列侯死者多人。劉棻也因此坐罪。官吏查出劉棻曾從揚雄學作奇字。心疑揚雄也與此案有關。又因曾奉王莽命令。凡被此案牽涉之人。卽便收捕。不

必奏請。官吏遂不問揚雄有無與知符命之事。徑行率人往捕揚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為人生來口吃。不善言談。性好

深思。常慕司馬相如之才。每有作賦。皆摹仿相如。又心怪屈原

臣時楚文才過相如。因不容於楚。作離騷。投江而死。乃取離騷

之文。反其辭意。作反離騷一篇。攜投江中。以弔屈原。又仿離騷作

文。名為廣騷。復依惜誦屈原所作文選懷沙亦九章各篇作文。名

為畔牢愁。於是揚雄文名傳播一時。及成帝即位。王音舉薦揚雄

才似相如。成帝召雄待詔。詔官名得謂待也承明殿名。後來雄因成

帝求嗣於甘泉宮名泰畤祭天處汾陰縣名。後土土官等處。

乃作甘泉河東二賦。獻上成帝。成帝閱之。大加稱賞。雄又因成帝

將舉行田獵之事。復獻羽獵賦以諫。成帝愛重其才。遂用為郎官名。

雄自任爲郎之後。歷經哀帝平帝兩朝。皆不升官。因此自己無意

功名。惟一味專事著書。一日摹擬周易作太玄經一卷。忽得一夢。

夢吐出鳳凰一個。立在太玄經之上。霎時不見。見西京雜記雄既作成

太玄經。劉歆聞之。前往借觀。因見玄文深奧難通。以爲此文流傳

後世。必爲人厭棄。遂向揚雄說道。吾恐後人將以此文覆掩蓋也。警

韻。小貯也是時又有人因雄久不升官。聞其曾著太玄經。遂造作

一言。譏笑揚雄。說其以玄尙白。玄黑色也。言猶白。故不得升官。雄

乃作文解之。號爲解嘲。雄因人多說其玄文難曉。又作文解之。號

爲解難。雄雖文名甚著。只因家道清貧。人遂少與往來。惟鉅鹿直今

鄉縣平人侯芭。常到其家。拜之爲師。又有一二好事之人。聞雄性好

飲酒。常載酒肴等物。從之游學。此外卽是劉歆之子劉棻。曾從之

學作奇字。至是官吏遂因此事來捕揚雄。

是時揚雄年紀已老。經王莽用爲大夫。正在天祿閣校閱羣書。聞訊喫了一驚。不知自己所犯何罪。及查明罪由。方纔明白。因思自己旣被劉棻連累。王莽命官吏在此守捕。此去恐也難免一死。不如投閣自盡。免得臨老



受刑。揚雄想罷。急走出閣外。聳身一跳。直撞下來。諸官吏正欲上閣來捕揚雄。忽見有人從閣上投下。忙圍攏一看。正是揚雄。已跌得奄奄一息。官吏見揚雄投閣。跌得半死。忙將此情報知王莽。王莽聞之。因尋思道。揚雄平日並不干預符命之事。今此案何故牽連及他。遂使人密向揚雄問故。雄將官吏來捕情由。告知來人。并說符命之事。自己實不知情。來人依言回報。王莽卽下詔命官吏不必將揚雄拿問。於是京師之人。聞得揚雄投閣。大衆相傳。作爲笑柄。自此遂不看重揚雄。揚雄經此次死裏得生之後。直至王莽天鳳五年。方纔病死。

讀者須知揚雄此人。文藝雖然優長。但他身爲漢臣。屈事王莽。大節有虧。且又嘗作法言於末後一章。盛稱王莽功德。比之伊尹周公。復作劇秦美新。見美文選言秦無德之文。以頌王莽。實是卑詔可

恥。故雖文才蓋世也。毫無足取。

當日與揚雄同時。卻有一人。其氣節大與揚雄不同。此人卽從前哀帝時官拜光祿大夫龔勝是也。龔勝自從王莽專政。卽上書辭官。經太后傳詔優禮遣歸。自此告老在家。不想出仕。王莽篡位之後。立子臨爲太子。欲爲太子立師友數人。乃用馬宮爲師。凝鳳爲傅丞。袁聖爲阿輔。王嘉爲保拂。彌音號爲四師。又用唐林李充趙襄廉丹諸人爲四友。四師四友之外。莽又欲添設六經祭酒。之經長師各一人。因記起龔勝現正告老在家。此人是一個最著名通經之士。便欲聘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卽命使者攜帶璽書印綬。並預備安車駟馬。前往迎接龔勝。又命先支六個月薪俸。交與龔勝備辦行裝。卽日來京就職。

使者奉命一路尋思龔勝此人。素以氣節自高。不比他人熱心功

名。容易招致。此去必須邀同在地官吏。及士子多人。齊向聘請。他卻不過衆人情面。必然應許。使者計劃既定。及到龔勝所居地方。卽徧邀郡縣長官。及諸生千餘人。一齊來到龔勝里中。先使人將王莽詔書。送與龔勝觀看。自己卻立在門外等候。在使者之意。以爲龔勝如肯就聘奉詔。必然出來接他。所以故意立在門外。藉探龔勝心事。誰知龔勝得詔。聞得王莽欲聘其爲太子師友祭酒。心中十分不願。又恐不從必得罪王莽。使子孫受禍。乃假作表示恭敬之意。令人在室中向南窗下東面。排設一床。自己便向床中臥下。將朝服披在身上。外加大帶。然後令人出報使者。說是因病重不能出迎。使者聞報。知龔勝故意託病不出。只得自行入內。將璽書交與龔勝家中之人。並令將帶來安車駟馬。盡推入宅中。乃進見龔勝說。

道。聖朝未嘗忘君。今因制作未定。待君爲政。以安海內。君不可推辭。龔勝聞說。卽答道。勝素性愚昧。加以年老抱病。命在旦夕。若隨使君者尊之敬使上路。必死在路中。是勝雖往。無益萬分。使者見龔勝一味推病不就。心想我用婉言勸請。他既不從。不如且說出王莽威勢。嚇他一嚇。看他如何。遂又對着龔勝。說出許多威嚇之言。龔勝聽了。並不畏懼。使者急得無法。乃行至龔勝身旁。將印綬強加在龔勝身上。龔勝又再三固辭不受。使者無奈。只得退去。使者退去之後。卽設辭上奏。說現當盛夏。龔勝病無氣力。可否待到秋涼。令其出發。王莽聞奏。下詔許可。並令使者在原處守候。五日一次。與太守同往龔勝家中。問候起居。使者奉到此詔。自思龔勝託病。知他何時得愈。在此久候。徒勞無功。如今惟有託他親近之人往說。或能聽從。使者遂向龔勝兩個兒子。及門生高暉等說。

道。朝廷虛心等待龔君到朝。將賜以茅土之封。謂將以土封之也。今雖有病。也應移到傳舍。驛館也。以示有出行之意。子孫因此必可得好處。高暉等聞使者說得動聽。即將使者之言。入告龔勝。龔勝聽畢。暗想我三番五次推辭不往。使者不肯見聽。此事看來。除非自己一死。總難了結。卽對二子及高暉說道。吾受漢朝厚恩。無以報答。今年紀已老。不久將死。若以一身事二姓。何面目見舊君於地下。汝等可爲我速製衣衾棺槨。預備後事。說畢從此閉口不食。一直餓至十四日。纔氣絕身死。死時年已七十九歲。

使者聞得龔勝身死。卽與太守親臨弔喪。使者弔喪之後。又有龔勝學生一百多人。聞知龔勝死耗。都趕到龔勝家中。穿戴素服。幫同舉辦喪事。於是喪堂之上。一時熱鬧非常。衆人正在忙着挂孝開喪。忽然自外走進一人。年紀約有九十餘歲。此人來到喪堂。便

向龔勝靈前。放聲大哭。哭畢口中又歎惜道。薰香也以香自燒。膏

脂也以明自銷。以上二句言龔勝之名招禍如薰草之因香自燒膏之因明自煎薰生竟天天年。謂

追其天年不得非吾徒也。此人說罷。也不與眾人通問。即轉身走出。

眾人皆不知此人為誰。莫不稱異。原來此人乃彭城。在今江蘇銅山縣老

父。是楚國一位隱者。見漢室衰微。隱居不仕。因此無人知他姓名。

但見其年老住在彭城。遂稱之為彭城老父。老父因聞龔勝恥事

王莽。被使者迫得絕食而死。故來此痛哭。甚為嗟惜。見上事傳

龔勝既死。與龔勝同時以明經著名者。尚有薛方、紀遂、唐林、唐尊

數人。紀遂與唐林、唐尊皆屈身仕莽。惟有薛方。雖經王莽遣使往

召。薛方不肯應徵。常對使者謝道。臣聞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由

也堯時二人皆高士。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巢父許由處在今山陰東

東漢縣之節。莽聞薛方說得委婉可聽。遂不強迫其出仕。其時又有

沛國人姓陳名咸。前在漢朝官拜尙書。因見王莽專權。迫殺何武。鮑宣。遂上書辭職。及王莽卽位。欲召之爲禦寇大夫。名官咸託病不往。咸有三子。皆已出仕。咸盡令辭官歸里。咸在家無事。長日閉門不出。又常用漢朝臘日祭祖。不用王莽所定之臘。有人問故。咸答道。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不忘漢朝如此。真是難得。當日薛方陳咸諸正人。旣皆不仕王莽。王莽朝中所用。盡是一班利祿小人。朝政遂愈弄愈壞。王莽又百般苛虐百姓。百姓不堪其苦。莫不心思作亂。欲知百姓如何作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七回

行苛政羣盜紛起

薦奇士連帥被誅

話說王莽篡位之後。正人遠避。小人進用。朝政日非。人心思亂。莽尙不知悔悟。又施行許多苛政。人民被逼不過。遂蜂起爲盜。先是王莽居攝二年。欲變更錢法。乃造錯刀一值五千文。契刀一值五

百文。大錢一值五十文。與漢朝所鑄五銖錢並行。及始建國元年。莽又將錯刀契刀及五銖錢罷去不用。另造小錢值一文。與前所造大錢並用。是時人民因莽屢次變易錢法。前後損失不少。且因使用漢五銖錢已久。甚覺利便。遂有人造作一種謠言。說大錢不久當廢去不用。此言一經傳佈。王莽所造之錢。便無人留用。商賈買賣。暗中皆以五銖錢相交易。此事卻被王莽聞知。卽下令嚴禁人民。如敢收留五銖錢使用。及說當廢大錢之人。皆治以重罪。人民因此犯罪者。不計其數。

王莽既下了此令。又使偵查人民如有私鑄銅錢。卽將鄰伍之人。牽連坐罪。犯罪及坐罪之家。不論大小男女。皆充軍爲奴婢。充軍之時。男子用囚車押往。兒女令步行相隨。復用鐵鎖加在頸上。防其逃走。及到充軍所在。卽將犯人夫婦。各各改配。不准完聚。於是

充軍男女。既經沿途磨折。又受離散之苦。死者十分之七。

王莽又常欲仿效周公制禮作樂。以爲能將此事辦了。天下自然

太平。遂命公卿諸臣。日夜聚議此事。諸臣因此無暇兼顧他事。民

間案件。積疊如山。不能清理。各處官吏成績。也無人考核。各官吏

皆得久留在任。受贓枉法。無所不爲。更有一班繡衣執法。名官十一

公士。公莽定官制爲十一巡視郡縣。恃勢弄權。無惡不作。其時雖有

多數人民。因受官吏苛虐。赴闕上訴。無如常被尙書。官名掌文舞

弊延擱。在京守候批示。直至數年不得回家。有冤待理之人。拘押

郡縣。遇赦方纔得出。人民因此無不心懷怨憤。至天鳳五年。王莽號

王莽又設六筭。音管之法。凡酤酒賣鹽鑄造鐵器以及採辦名山大

澤諸物。皆要納稅。如有違法不納之人。皆以重罪科罰。可憐人民

如何能經得各種苛稅。遂不免暗中犯法。及被王莽查知。卽拿去

辦罪。不得安居樂業。又兼官吏仗着此種禁令。百般勒索。有錢之家。不能自保。貧苦之人。無可謀生。人民到此生路盡絕。只得紛紛

去作盜賊。遂有臨淮

今安徽盱眙縣西北

人姓瓜田名儀。盤踞會稽

浙江名在紹

東南縣長州

即今蘇州長洲縣

之間爲盜。又有女子呂母也。聚衆爲盜。

說起呂母。乃琅琊人。家中頗稱富足。呂母有子爲海曲縣

故城在東

日照西吏人。被縣令無辜殺死。呂母心痛其子死得冤枉。欲圖報復。

遂盡散家財。收買兵器。暗中結好貧苦少年一百多人。求其幫同

殺死縣令。爲子報仇。衆人因感呂母之情。皆許爲出力。不久呂母

遂同衆人。一齊手攜兵器。奔向海曲縣來殺縣令。縣令因無防備。

遂被殺死。

呂母既殺死縣令。心想我今雖已爲子報仇。但是率衆戕官。依律

應處死罪。如今惟有約同衆人。去作強盜。或可逃得性命。呂母想

罷。遂與衆人計議一番。逃入海中爲盜。後來呂母黨羽漸聚漸多。竟有一萬多人。

同時尙有一幫強盜。在江湖上最爲著名。此輩乃是荊州。今湖北及

四川舊遵義重慶二府貴州舊思南銅仁思州石阡等府及廣西之全縣廣東之連縣皆其地地方饑民。中有二

人。一名王匡。一名王鳳。皆新市。故京城在今湖北人。此二人算是強

盜中頭目。他二人何以獨能作了頭目。只因當日饑民掘取田中

皂莢。名即今俗度饑。彼此爭奪此物。起了釁端。王匡王鳳二人爲之

判斷此事。甚覺公平。衆皆服從。及衆人爲盜。遂推二人爲頭目。

二人作了頭目之後。又有南陽。今河陽二府之地人馬武。潁川。今河南

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是人王常成丹等。皆前來入夥。真是如

虎添翼。一霎時盜衆竟聚有七八千人。但是此一起盜衆。若無巢

穴。何處容身。恰好附近有一座大山。名爲綠林山。在湖北當陽縣後世稱盜爲綠

此林木生得形勢險峻。林木深密。盜衆遂依據此山。專事打劫。雖經

官吏聞知。前來查捕。無如他們盜衆。出沒無常。官吏也無法擒獲。

只得聽之。於是各處之人。聞得官吏不能治盜。皆聞風效尤。一時

南郡湖北舊荆州安陸漢陽之南境皆其地人張霸江夏今湖北雲

人羊牧東海在揚州及江口蘇南之海岸皆其區人力子都。又

有琅邪一作瑯琊今山東膠州之沂人樊崇。皆聚衆萬餘人。搶掠

於青州今山東之膠東及濟南道徐州今山東舊徐州府及邳

縣之宿其地泗一帶。王莽聞訊。急遣官兵往勦。偏是此輩官兵。只能平

日殘害良民。及遇着盜賊。卻無一毫本領擒獲。反被他打敗。盜賊

遂愈加橫行無忌。

王莽因官兵不能擒盜。無可奈何。遂下了一詔。命使者持詔往赦

羣盜之罪。許其自新。羣盜聞赦。雖稍稍解散。然不過數月。又苦法

令繁苛。無計生活。依然出來爲盜。王莽見羣盜散而復聚。自知恩威皆不足結服人心。遂又想出一法。令太史名官推算三萬六千歲曆紀。每六歲一改元。將此事布告天下。並說自己當如黃帝成了神仙。升登天界。讀者須知王莽此種做作。是說自己傳國久遠。有三萬六千歲之久。後來又能成仙。欲以此誇耀百姓。銷解盜賊。誰知盜賊聞之。並不解散。卻被百姓傳作一種笑柄。

當日王莽正在設法解散盜賊。忽報匈奴侵入邊界。原來匈奴自呼韓邪單于以來。皆與漢朝親密。平帝時匈奴王囊知牙斯曾遣王昭君所生二女須卜居次當于居次。入侍太后。太后因查二女係與其壻同來。不久卽遣令回國。及王莽專政。欲示威匈奴。屢與爲難。匈奴遂多侵犯漢界。至是呼都而尸道皋單于立。因貪得漢朝賞賜。又欲與漢和好。遂備齊禮物。命右骨都侯名官須卜當名匈奴

之居次之子大且渠奢。及當于居次之子醯犢王同到漢朝進獻。二

人進獻之時。恰值王莽因聞須卜居次與其夫須卜當常勸匈奴

與漢和親。欲立須卜當爲單于。又恐須卜當不從。正思設計強立。

及聞大且渠奢與醯犢王前來進貢。王莽卽授計與和親侯

王莽所封

王欵。命其隨帶兵馬。與大且渠奢醯犢王等同到虎猛

縣在

內新左直翼前榆林北界制虜塞猛在下。與須卜當相會。王欵依計而行。來

到塞下。卽請須卜當前來相見。須卜當不知何事。急忙來見。王欵

卽指揮兵馬。將須卜當圍住。強迫其來漢。須卜當被迫不過。乃與

王欵及大且渠奢一同前往長安。王莽聞得須卜當前來。立拜須

卜當爲須卜單于。須卜當無法。只得依從。

當王欵用兵強迫須卜當之時。醯犢王見勢不佳。急從塞下逃回

匈奴。將此事報知匈奴王。匈奴王聞報大怒。立時起兵侵入漢朝。

邊界。守邊官吏。見匈奴大隊來攻。急向長安告急。王莽乃大募天下成丁男子。及死罪囚人。皆令充當兵士。並抽天下吏民家產助餉。又命公卿以及縣令。皆要承認養蓄馬匹。以備軍用。一面又下令招募凡有奇技異術之人。皆來投效。

此令既下。遂有多人前來應募。個個自稱其能。有一個說是能不用船隻渡水。只用馬匹接連排在水面。可以渡過百萬之兵。又有一個說是能使兵士不帶斗米。但服食一種藥物。可以腹中不饑。更有一個說是能於一日之內。飛行千里。可以窺探匈奴軍情。王莽聞說。暗想不料天下果有許多異人。可惜不曾早日知得。但如此異能。生平並未見過。不可不先令他試演一番。遂命諸人以次獻技。是時能飛之人聞說。便欲顯他能幹。即取出大鳥羽翅。作爲兩翼。又從頭至身用毛黏着。中間安着機紐。此人布置既畢。將機

紐一攀。果然能從
 平地飛起。但他飛
 到數百步場地。卽
 墜落下來。再也不
 能飛遠。王莽見此
 人如此飛法。知不
 中用。又將餘人也
 一一試驗。皆無實
 在功效。王莽至此
 方知諸人盡是虛
 言欺騙。原想將他
 辦罪。忽又轉念道。



此一班人既揚言各有異能。何妨姑且留用。使匈奴聞知。以爲我軍有能人扶助。必然畏懼。遂將諸人皆授以理軍之職。

王莽將諸人授職之後。又有夙夜

故卽東萊不夜山東文登縣此名

連帥

韓博。聞王莽招募奇士。也思趁勢博取。王莽歡心。遂上奏說道。今

有奇士一人。來臣府中。自稱巨毋霸。此人出在蓬萊

今縣名屬山東登州府

治東南五城西北。昭如名海海邊。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軺車

輕車

也不能載。三馬不能馱。睡時用鼓作枕。食時用鐵爲箸。真是古今

罕見。此乃皇天遣之以助新朝。願陛下作大甲高車。接他前來。可
以示服百蠻。鎮安天下。韓博此奏既上。王莽見了也暗暗稱奇。忽
又沉下臉色。命人召到韓博。立將韓博下獄。斬首治罪。左右之人
皆不解何故。原來王莽因自己小字巨君。今韓博所說奇人。竟取
名巨毋霸。心疑韓博有意欺慢於他。故藉此人名稱。犯他尊號。說

他勿行霸道。因此發怒。將韓博下獄殺死。

王莽既殺了韓博。仍令人將巨毋霸留在新豐。

故城在今陝西
臨潼縣東北

用。王莽雖然留了巨毋霸。終嫌其名字犯他忌諱。欲將其更改。因記起王太后號爲新室文母。遂改名巨毋霸爲巨母氏。取文母助己爲霸王之意。此事過了一年。王莽一日在宮。忽然查出一事。欲將其子王臨殺死。未知王莽何故欲殺王臨。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八回 私侍女王臨謀逆 討赤眉廉丹敗亡

話說王莽娶妻王氏。生有四個兒子。長名字次名獲。三名安。四名臨。王獲在新都時。因殺死侍婢。被王莽責令自殺。王宇因使呂寬裝作鬼神之事。恐嚇王莽。被王莽查出。下獄殺死。此時王莽夫妻膝下。只有王臨王安二人。王安爲人。生得心地不明。終日恍恍惚惚。惟王臨人頗乖覺。甚爲王莽所愛。立之爲太子。但生性好色。因

此卻鬧出一場大禍。

先是王莽殺死王獲王宇之時。其妻王氏見四個兒子。竟被王莽殺死兩個。不免痛子情切。終日啼哭。遂至兩眼失明。因此得了一病。王莽見其妻得病。乃命王臨住在內宮。奉侍其母。王臨既住宮中。遂與其母侍女原碧暗中私通。後來查知原碧已經受過王莽寵幸。恐王莽察知此事。不肯饒恕。遂與原碧背地共議一計。欲殺王莽。又心恐此計不成。性命難保。正在心頭七上八下。小鹿亂撞。恰好其妻劉愔前來告訴道。妾猜宮中將有白衣會。臨聞之不覺大喜。原來王臨之妻。乃是國師劉歆之女。能通星學。因夜觀天象。見木星與金星會在一處。是名爲白衣會。主有喪服。特來告知王臨。王臨以爲此種凶兆。當應在王莽身上。謀弑之事。必能成功。故不覺大喜。讀者試思王臨因與侍女私通。竟至欲弑其父。此真是

奸臣生賊子。天道昭彰。報應不爽了。

當日王臨既聞其妻所說。正欲與原碧實行謀弒之事。誰知不久

天上忽然起了大風。刮得王路堂

即未央殿
非改爲此名殿

屋瓦皆飛。大木盡

被拔起。王莽遭此風災。無可解說。乃下了一道詔書。說是陰陽不

和。風雨爲災。此其咎在王臨有兄而立爲太子。名稱不正之故。王

莽下了此詔。遂將王臨貶爲統義陽王。遷出宮外。王臨出宮之後。

自思我旣被遷出宮外。與原碧不能見面。謀弒一事。不消說得是

無從下手。且恐原碧洩露陰謀。自己難逃死罪。因此心中十分憂

懼。是時恰值其母病重。臨遂暗中作了一書。寄與其母。說王莽待

子孫極嚴。恐自己也難保全。其母接到此書。因病重未曾將書收

藏。及王莽入宮問病。看見此書。順手取來一閱。閱畢暗思王臨竟

敢說我虐待子孫。又說自己恐難保全。他若不是心懷惡意。何故

憂懼如此。王莽想罷。心中甚覺憤怒。到得其妻死時。王莽遂不准王臨前來臨喪。一面將妻收殮清楚。葬於渭陵西邊一個場地。王莽何故將妻葬在此處。只因王太后於新建國五年死後。葬在渭陵。故王莽將妻葬在此地。以爲可以永遠侍奉王太后。在王莽此舉也無非欲欺騙外人。見他尙忠心於王太后。

王莽葬妻既畢。欲追究王臨寄書之事。因想王臨住在內宮。如有不法舉動。當瞞不過原碧。遂命執法官吏。將原碧拿去嚴刑考問。原碧受不過刑法。供出與王臨通姦。恐事發露。欲謀害王莽等情。問官得供。卽據情報告王莽。王莽聞說。恐此事被問官傳揚出去。惹人笑話。立時命人將審問此案官吏。殺死滅口。埋在獄中。可憐此一班問官。無辜被殺。家中尙不知其人死活。王莽殺了問官。卽賜藥與王臨。令其服藥自盡。王臨不肯依從。用刀自刺而死。

王臨死後。莽又下詔告知國師劉歆。說王臨本不明星學。因劉愷告他宮中有白衣會。以致犯罪。是此案實由劉愷而起。劉歆接到此詔。劉愷聞之。恐王莽要將他辦罪。也就自殺。當劉愷自殺之月。莽之第三子王安。及王宇之子公明公壽。皆得病相繼而死。一月之間。連出四個喪事。王莽至此妻亡子喪。孫兒又死。雖然篡得大位。只剩得孤寡一身。可見惡人到底總無好處。

閒言少叙。當日王匡王鳳及馬武王常成丹一幫賊衆。依據綠林山爲盜。官吏不能捕治。後來聲勢愈盛。荊州牧名官聞訊。恐其作亂。遂於地皇二年。年王莽號莽發下緊急命令。召集兵士二萬人。前往攻討綠林。王匡諸人。聞得官兵來討。急忙整隊出迎。恰好與官兵相遇於雲社地方。兩邊排開陣勢。鼓聲響處。兩軍各拚命奮戰。是時賊兵皆如狼似虎。官兵抵當不住。立被殺死數千人。奪去許多輜重。

荊州牧見賊勢兇猛。急引敗軍向北退去。正行間忽見一軍攔住去路。爲首之將乃是馬武。荊州牧被馬武攔路。正欲揮兵突圍而出。卻被馬武用鈎搭住坐車。拉入泥中。手起刀落。將驂乘一個將官殺死。馬武雖然殺死驂乘一將。心中仍畏懼荊州牧是個官長。不敢殺他。荊州牧遂得了性命逃去。

賊兵既打敗官軍。便乘勢攻入竟陵。

故城在天門縣。今湖北。

又轉擊雲社

安陸

故城在北安陸縣。今湖北。

等處。連戰皆捷。但賊衆雖屢獲勝仗。卻不貪得

城池。只將婦女搶掠多人。仍收隊退回綠林山中。此事過了一年。綠林山中忽然發生一種瘟疫。賊兵死去大半。諸賊將乃議分兵散夥。各據一方。於是王常成丹二人帶領一隊賊兵。西入南郡。號爲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諸人。率同餘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又有荊州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數千人。號稱平林兵。

出與王匡響應。由是賊勢復盛。王莽聞報。急遣嚴尤、陳茂二將引兵往勦。

莽遣二將去後。一日又報青州賊將樊崇率衆起事。太師屬官景尚帶兵往討。被殺。王莽得報。忙令更始將軍廉丹與太師王匡統領精兵十萬。尅日往擊樊崇。樊崇探知官軍將來攻打。恐自己兵隊與官軍相混。乃想出一法。令衆賊將臉上兩道眉毛用朱塗作赤色。以示與官軍有別。因此號爲赤眉。

廉丹王匡既奉命往討赤眉。立時帶同十萬大兵。向東方出發。沿途旌旗蔽日。刀劍如林。卻也十分威武。只是紀律不嚴。一任兵士騷擾地方。殘害百姓。弄得東方百姓人人怨恨。

當日官兵行近賊寨。不知何故。卻將人馬紮住。不與賊兵開仗。此事被王莽查知。卽下詔怒責廉丹。催其速戰。廉丹被責。非常惶恐。

待到夜間。廉丹便喚其屬吏馮衍。將王莽詔書。交與觀看。說起馮衍。乃漢左將軍馮奉世曾孫。平日常思盡忠於漢。因未得機會。故暫在廉丹部下爲屬吏。及廉丹將王莽詔書付閱。馮衍便想趁勢勸廉丹叛莽助漢。乃說廉丹道。昔張良五世相韓。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將軍先人爲漢大臣。謂廉褒後將宜當此人心思漢。不附新室。爲將軍計。莫如屯據大郡。收納豪傑。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如此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朽。豈不勝於一旦兵敗身死。辱及先祖哉。

馮衍說了此言。偏是廉丹甘心爲王莽盡職。不肯聽從。不久廉丹卽與王匡各率兵馬。與赤眉在成昌地方開戰。兩軍接戰多時。賊軍非常勇悍。官軍竟被殺敗。王匡嚇得膽戰心驚。欲與廉丹同逃。廉丹不肯。卽將兵符將印。交與王匡。口中說道。君等小兒可走。吾

不可走。說罷自去招集敗軍。與赤眉決戰。遂被赤眉殺死。廉丹死時。其部下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尚在別處與赤眉抗拒。及聞廉丹死耗。各人皆說道。今廉公已死。吾輩豈可獨生。遂一齊殺奔賊中。力戰而死。廉丹與汝雲諸人既死。此信傳到長安。王莽急命國將哀章。星夜領兵東下。與王匡并力平賊。誰知賊尚未平。又有漢朝宗室二人。欲舉兵起事。未知二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九回 劉縯興兵復帝室 王常率衆助漢兵

話說漢宗室有兄弟二人。一名縯。字伯升。一名秀。字文叔。南陽蔡

陽

故城在今湖北棗陽縣西南

人。乃漢高祖九世孫。長沙定王發後裔。劉欽之

子。劉欽娶樊氏。生三子。長劉縯。次劉仲。三劉秀。劉秀生到九歲。父母雙亡。與兄縯仲。皆依靠其叔劉良過日。及三人長成。劉縯素性慷慨。常懷大志。欲恢復漢室。因此在家不事生業。惟好結交天下

豪傑。劉秀爲人。與兄不同。並不交朋結友。終日只在田中勤理耕作。劉縯見其弟劉秀。只知料理田業。常出言取笑劉秀。說他爲人好似高祖之兄劉喜。後來劉秀也知耕田非遠大之計。遂向長安求學。及略通書中大義。劉秀依舊回到家中。

一日劉秀偶與其姊之夫鄧晨同到穰

故鄧城在今河南

人蔡少公家

閒談。少公見劉秀到來。卽招呼入座。恰值座中賓客甚多。少公卽

對衆說道。劉秀當爲天子。衆人聞說。心想不信劉秀此人。他會作

天子。遂有人向少公問道。少公此言。是說國師公劉秀

莽國師劉

乎。少公尙未回答。劉秀見此人看輕他不能爲天子。便向此人

戲道。君何由知非僕耶。座中諸人聞劉秀作此大言。莫不哄然大

笑。惟有鄧晨聞之。暗贊劉秀志趣不凡。心中甚喜。讀者欲知少公

何故說劉秀能爲天子。原來少公會習圖讖。自以爲能知未來之

事。故說出此言。同時尚有一人也通圖讖之學。此人姓李名守。係宛縣人。李守嘗對其子李通說道。我以圖讖之文卜之。將來劉氏當興。李氏爲之輔佐。李通聞說。便將此事記在心中。及地皇三年。新市平林各處兵起。李通有一個堂弟名軼。聞得各處亂耗。因向李通說道。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吾欲乘亂起兵助漢。但漢朝宗室。惟南陽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共謀大事。兄意以爲然否。李通聽了。正合其心。遂笑向李軼答道。吾亦常存此意。李通與李軼正在密談此事。恰好劉秀因南陽各縣鬧饑。自己田地卻獨得收成。積下米穀不少。遂將米攜向宛縣販賣。李通聞得劉秀前來賣米。暗想我正欲與他計議大事。他卻來得湊巧。忙遣李軼往接劉秀來家相見。及劉秀到得李通家中。李通便將其父所說讖文等事。告知劉秀。

遂與劉秀暗中交結。並議待到立秋考試騎士之日。往覓莽將甄
阜與梁丘賜。藉此號令大眾。計議既畢。李通即使李軼與劉秀同
回春陵。故城在今湖南寧遠縣西北舉兵接應。

劉秀回到春陵。將此事告訴劉縯。劉縯甚以爲然。即召集平日所
交諸豪傑。與之商議道。王莽暴虐。百姓離心。今又連年大旱。刀兵
並起。此正天亡王莽之時。愚意欲趁此時。恢復高祖帝業。平定萬
世。未知諸君以爲何如。衆人聞言。皆極贊成。劉縯遂分遣李軼及
心腹諸人。向各縣招募兵士。自己一面調集春陵各家子弟。一同
舉事。各家子弟問訊。以爲同劉縯謀叛。必有殺身之禍。皆恐懼躲
避。後來看見劉秀也打扮起軍裝。身披絳衣。頭戴大冠。各家子弟
方大驚道。不料劉秀此人。素來謹慎。今日也肯作此事。於是各家
子弟。心中稍安。不再如前躲避。遂被劉縯集得七八千人。部署既

定。專候機會出發。

當日李通自遣劉秀李軼去後。便暗中布置舉兵。誰知機事不密。被人發覺。李通連忙逃去。其父李守及家屬人等。逃避不及。盡被王莽命人拿去殺死。劉縯聞得李通洩露機密逃去。家屬被戮。心知李通所議之事。已經不成。乃命族人劉嘉往說新市平林諸賊帥。請其出兵幫助。諸賊帥皆應許。劉縯劉秀遂與賊帥王鳳陳牧諸人。各帶兵隊。西擊長聚。名村落又乘勢進勦唐子鄉。並用計誘殺湖陽。故城在河南縣南眾軍一路得勝。奪得財物甚多。於是大眾因爭財物。遂與劉氏諸人。起了釁端。欲反攻諸劉。劉秀查知此情。急將劉氏族人所得之物。盡數取出。給與眾人。眾人方纔歡喜。又隨劉秀前往攻打棘陽。故新城在河南縣棘陽遂被打破。劉秀打破棘陽之時。恰值李軼與鄧晨也帶同許多人前來相助。

劉縯見人馬聚集漸多。又連得勝仗。遂思進攻宛縣。到得十一月。劉縯與劉秀。卽督率各隊。一齊殺奔小長安。南在陽縣河南而來。王莽守將甄阜。梁丘賜。聞報。急忙引兵前往迎敵。兩軍正當接戰之時。忽然天降大霧。將兩邊人馬。遮得彼此不能見面。漢兵遂被莽兵殺得大敗。是時劉縯家屬。也在軍中。皆驚散亂逃。劉秀只剩單身匹馬。逃出營門。逃到不遠。恰遇其妹伯姬。也逃出避難。劉秀遂與其妹共騎一馬。加鞭前進。行到半路。又與其姊劉元相遇。劉秀因見其姊步行逃走。忙招其姊上馬同逃。其姊不肯。連連揮手向劉秀說道。汝可速行。勢已至此。不能相顧。若被追兵趕到。豈不大家一齊沒命。劉秀聞說。欲再苦勸。忽聽後面喊聲四起。烟塵冲天。追兵已如潮似浪。蜂擁而來。劉秀只得撇下其姊。拍馬前逃。其姊遂爲追兵所殺。同時死於亂軍之中者。尙有縯弟劉仲及宗族數十。

人。

劉縯既被甄阜梁丘賜二將殺敗。急收聚殘兵。退回棘陽。保守不

久。劉秀也。逃回聚在一處。甄阜梁丘賜。因打敗漢兵。欲思乘勝收

復棘陽。乃將輜重留在藍鄉。在野縣東南地方。即日帶領精兵十萬。

一路揚威耀武。來到泚水。在唐縣將人馬紮住。安營下寨。又將後路

橋梁撤斷。以示兵士無退還之意。探馬報入漢營。新市平林諸兵。

聞得阜賜二將親率大軍來打。又見漢兵新敗。諸賊兵皆無心出

戰。欲紛紛拔隊散去。劉縯聞知此事。心中十分焦急。正在無法可

想。忽報下江兵五千餘人。來到宜秋。在唐縣西南劉縯聞報。即與劉

秀及李通諸人。同赴下江軍營求救。把營兵士。見劉縯諸人前來。

忙詢明來意。劉縯即答道。欲見下江一位賢將。與議大事。兵士據

情入報。大眾聞知。齊推王常出去接見。劉縯即對王常細說合兵

攻莽之利。王常聽罷。十分佩服。願出身相助。續卽與常深相交結。然後帶着諸人告辭回去。

劉續去後。王常卽將劉續所說。入內告知成丹張卬諸將。諸將因恃下江兵衆。聞言不願依從。卽向王常說道。大丈夫旣然起事。當各自爲主。何故服從他人。受其牽制。常見諸將不服。又用言細勸道。王莽苛虐。漸失百姓之心。百姓思漢。已非一日。所以吾輩方得藉此起事。但起事必須下順民心。上合天意。方能成功。若徒負強恃勇。雖得天下。必然復失。試看秦皇項羽。何等勢力。只因自恃。遂至覆滅。何況我等皆布衣之人。相聚起義。若亦自恃強勇。此乃滅亡之道。今南陽諸將。舉族起兵。觀此次來議之人。皆深謀遠慮。有王公之才。我軍若與合并。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不可錯過。諸將見王常說得有理。又因平日敬重王常。乃皆感謝道。若無

王將軍一言。我等幾陷於不義。說罷各自回營引兵。隨同王常。前往與漢兵合併。

劉縯聞知大喜。便令軍中大排筵宴。與各將士痛飲立約。此時漢兵因得新軍來助。個個心膽皆壯。勇氣十倍。劉縯遂將各兵分爲六部。分派既畢。卽下令命各兵休息三日。預備出戰。及十二月晦日。之月晦劉縯便於夜半傳下軍令。命各營皆偃旗息鼓。乘夜襲取藍鄉。輜重諸軍奉令立向藍鄉進發。及到藍鄉。天尙未明。衆軍發一聲喊。一齊殺入。藍鄉守兵因無防備。皆被殺敗。阜賜二將所藏輜重。盡爲漢兵所得。

過了一月。劉縯欲進攻阜賜二將。遂約同下江各兵。同日出發。阜賜二將探知漢兵來攻。急命兵士備戰。及漢營各兵到來。兩邊接住廝殺。漢兵與下江兵無不并力死戰。只殺得阜賜各兵。人仰馬

翻尸橫遍地。死去二萬餘人。餘衆四散逃走。阜賜二將。皆被漢兵殺死。劉縯遂擊得勝鼓回營。劉縯得勝之後。忽又報莽將嚴尤陳茂欲率兵據宛。劉縯忙又遣兵迎敵。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百回 破滄陽劉玄稱帝 圍漸臺王莽伏誅

話說劉縯聞得莽將嚴尤陳茂率兵據宛。立時傳令起兵進攻。及行到滄陽。南故南城。在今河南縣。地方。嚴尤陳茂已領大隊前來迎敵。劉縯揮兵直進。嚴尤陳茂不能抵當。遂被殺得大敗。退入宛城。劉縯即乘勝進兵圍宛。是時滄陽既破。漢兵聲勢愈盛。人馬已有十數萬。於是軍中諸將因兵隊甚多。無人統一。欲立一人爲帝。號令全軍。大衆遂相聚商議此事。議時皆以劉氏最屬人望。欲就劉氏中選立一人。但衆人

雖決議立劉氏。惟應立何人。意見不一。南陽諸豪傑與王常等皆欲立劉縯。新市平林一班將帥。卻欲立劉玄。劉玄在平林軍中被任爲將軍。號更始將軍。爲人生性懦弱。不似劉縯精明。新市平林諸人。因貪劉玄懦弱可欺。故欲擁以爲帝。

新市平林諸人既欲立劉玄。便預先在背地計議一策。議定方纔將劉縯請來。告他大衆已決議立劉玄爲帝。劉縯聞之。卽對衆說道。諸將軍欲尊立宗室。足見厚意。惟是目下赤眉聚衆數十萬。方在青徐起事。若聞我處立宗室爲帝。恐赤眉也依樣仿行。將來兩帝不並立。勢必至宗室自相攻打。如此是使天下懷疑。且於威權有損。竊恐不能破得王莽。爲今之計。不如權立劉玄爲王。王號亦足以號令諸將。且看他日赤眉有無舉立。如有所立。其人果賢。我等可以率衆往從。如無所立。俟破莽降伏赤眉之後。再稱帝號。亦

未晚也。劉縯此一篇話，直說得衆人皆點頭稱善。偏是旁有下江將官張卬，不以爲然。立時拔起佩劍，在地上一擊，厲聲說道：「今日之事，早經大衆決議，不得再有更改。若反覆多疑，何以成得大功？」衆人聞說，不覺又被張卬說得心動，皆依張卬之言。

到了二月朔日，衆人便在滄水之上築起一壇，立劉玄爲皇帝。劉玄字聖公，乃劉縯族兄。劉玄被立爲帝之時，見許多將帥皆稱臣朝見。劉玄從未見過如此場面，只羞得汗流滿面，將兩手舉起，不能說出一言。劉玄既卽帝位，遂改國號爲更始。又頒定官職，封王匡、王鳳爲上公，又封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劉秀爲太常偏將軍。劉玄卽位封官既畢，王莽聞知此事，心中十分憂懼，苦得鬚髮皆白。又恐被人察覺，乃將鬚髮染黑。又將所聘杜陵宣帝南葬處在長安南五十里人史詡之女立爲皇后。皇后之外，又選立

一百二十人爲妃嬪。終日在宮取樂。但王莽雖然外示安樂。心中卻甚憂漢兵。遂又下了一令。說是有人能捕得劉縯諸人。皆封爲上公。食邑萬戶。王莽正在懸賞捕拿劉縯各人。不料劉秀已與王常諸將引兵攻入潁川。打破昆陽。今河南葉縣治南王莽聞之。愈加恐慌。急命司空王邑會同司徒王尋。調集各處大兵。一齊往討。並將從前韓博所薦奇士巨毋霸。用爲壘尉。官名中壘校尉也又尋得虎豹犀象。許多猛獸。驅令隨營。以助聲威。

王邑王尋奉命。立即帶同巨毋霸及衆猛獸。催兵前進。恰好行到

洛陽。

即今河南洛陽縣南

各處調兵亦到。計共四十二萬人。遂號稱百餘萬

人。沿途旌旗輜重。接連不絕。及更始元年三月。王邑等兵到潁川。嚴尤陳茂二將也。領軍前來。遂與之合兵會勦。探馬報入漢營。諸將聞訊。皆出營探看。及見莽兵勢浩大。莫不大驚失色。個個扭轉

身軀飛奔入昆陽。欲解隊散去。劉秀聞之。急出攔阻。勸其并力出敵。諸將不聽。皆怒道。劉將軍有何膽略。乃敢如此。劉秀聞言。大笑而起。諸將正與劉秀爭論。探馬又來報王莽大兵將至城北。其兵排列數百里。不能望見後隊。不知軍馬多少。諸將聞報。更加驚惶。忙請劉秀商議破敵之法。劉秀乃代諸將指劃成敗。諸將方纔安心。皆連聲稱是。於是皆聽從劉秀之言。

當日王莽遣王邑王尋往攻漢兵去後。心中以爲此次大兵東下。必能破得漢兵。誰知不久忽報王邑王尋已被漢兵打得大敗。王尋被殺。餘衆皆逃。王莽聞知大驚。正當此時。又有人來說將軍王涉國師劉歆及大司馬董忠欲謀劫駕降漢。王莽聽了大怒。卽命人將王涉劉歆董忠諸人拿問殺死。於是莽見大臣內叛。漢兵外迫。心中十分苦惱。三餐不能下咽。每日惟飲酒啖饅音電海魚遣

悶。或讀兵書。雖至困倦。不能睡在枕上。

過了一時。又報成紀故城在今甘肅北縣內有隗崔隗囂兄弟二人起

兵助漢。攻殺雍州今陝西甘肅二省及青安定今甘肅平涼府

各官長。又有人來報析故城在河南陽人鄧曄于匡也舉兵南鄉。

名縣令出降。現已進攻武關在陝西莽接連得着數處警報。嚇

得計無所出。朝臣崔發乃教王莽哭泣告天。以禳兵災。王莽依言。

即親率羣臣來到南郊祭天處對天自陳所受各種符命。又仰面向

天說道。皇天既將符命授與臣莽。何故不滅亡衆賊。如果是臣莽

不好。請遣雷霆下來。將臣莽擊死。亦是願意。王莽說到傷心。不禁

捶胸大哭。直哭到力竭氣盡。方纔止住。乃跪下叩頭。叩畢又作了

一道策文告天。說他平日功勞。並命諸生及百姓。朝夕皆前來聚

哭。如有人能哭得哀切。及能解誦策文之人。皆升他為郎官名。因此

得升爲郎者五千餘人。

莽旣命衆人聚哭。又拜將軍九人。皆以虎命名。號爲九虎。九虎拜將之後。莽卽命其領軍東討漢兵。賜九虎錢每人四千。九虎因查知王莽御庫之中。尙藏金玉財寶甚多。每人只賜錢四千。盡怨王莽鄙吝。心中不願出戰。及兵至華陰。卽今陝西華陰縣地界。與鄧曄相遇。遂被鄧曄殺敗。四虎逃得無踪。二虎奔回長安。被王莽怒責自殺。三虎重收敗兵。退入京師倉。置粟北渭口在華陰保守不出。

當日鄧曄旣殺敗九虎。乃開武關城門。迎接漢兵。恰好漢將李松引兵到來。鄧曄遂與李松并力。往攻京師倉。不料京師倉把守甚堅。急切不能打下。鄧曄乃遣校尉王憲。帶領數百人。北渡渭水。打入左馮翊。今陝西舊同州府商州之北地及頻陽。故平城在今陝西富平縣東北各地。自己一面收兵。退回華陰。等待劉玄大兵到來。同攻長安。當鄧曄退

兵之時。各處漢兵已經齊集。長安城下。個個磨拳擦掌。欲爭先破城。王莽聞訊。忙遣使者盡散城中牢獄囚人。各給兵器。殺牲設誓。誓畢。卽命將軍史譔帶領諸獄囚。前往抵敵。史譔行至渭橋。諸獄囚怕死。皆四散逃走。只剩史譔一人空身回去。時漢兵在城外。見城內並無一兵出來迎敵。乃在城外盡掘王莽父祖及妻子墳墓。燒其棺槨。又縱火燒王莽所起九廟與明堂辟雍。一霎時火光四起。烟燄冲天。照得全城通紅。漢兵又在城外連聲喊殺。王莽恐漢兵打破城門。急令各校尉分領騎士數百人。在各城門把守。

更始元年十月朔日。漢兵打破宣平門。長安城東門也王莽忙命王邑王林王巡諸將分兵駐紮北闕。與漢兵死命抵拒。此事過了一宵。次日城中忽有少年朱弟張魚各人。恐被漢兵擄掠。也假作外兵。結隊出行。沿街叫喊。又持斧砍破敬法名殿殿門。大呼道。反虜

王莽何不出降。呼畢，即放火燒作室門。之未便作室門被燒。火勢

遂延及黃皇室主。之平帝后所居之掖庭。舍宮中旁可憐一班宮女耳聞

外面喊殺連天。又見掖庭火起，皆嚇得啼哭驚呼，走頭無路。黃皇

室主見此情形，以為漢兵已入，口中自說道：何面目以見漢家！即

躡身跳入火中而死。此時火勢愈盛，王莽恐被火燒死，乃躲入宣

室前殿，取出璽綬帶在身上，手持虞帝匕首。短劍也命天文郎掌天之

官持拭星如今之立星在面前。時時令測斗名星柄所在，將坐席旋轉，隨

之而坐。坐時又自說道：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讀者試想王

莽到此地步，尚作欺人之言，真是可發一笑。

王莽避火在宣室前殿時，漢兵已殺入朝門。十月三日早晨，羣臣

乃扶王莽由前殿往漸臺。此未央宮之漸臺也漸臺躲避，百官隨行

者千餘人。惟王邑仍在外與漢兵苦戰。後因兵少敵不過漢兵，左

右被殺將盡。王邑見事勢不佳。又不知王莽死活。乃捨了漢兵。反身走入宮中。來尋王莽。及查知王莽躲在漸臺。卽往保護。王邑到得漸臺。漢兵已由朝門殺入殿中。皆大呼道。反虜王莽安在。漢兵正在殿中呼喝。房內忽



然走出一個宮女說道。王莽現在漸臺。衆兵聞言。卽追往漸臺。漸臺四面環水。衆兵不能卽登。乃將漸臺重重圍住。用箭亂射。臺上衆官。亦命弓弩手還射。只見兩邊箭如飛蝗往來。射了半日。兩邊箭皆射盡。各用短兵接戰。又戰了許久。天色已晚。王邑及王巡諸人皆戰死。衆兵遂一擁上臺。殺死莽臣王揖。趙博。唐尊。王盛諸人。惟不見了王莽。校尉公賓。卽四處尋覓王莽。忽見商人杜吳手中攜着王莽所佩天子璽綬。卽問杜吳道。佩此綬之人安在。杜吳答道。在室中西北角間。公賓急依言往尋。果見一人倒在室中。及近前細看。認是王莽。但已被人殺死。原來王莽見衆兵上臺。逃入室中。被杜吳殺死。取去璽綬。公賓見王莽已死。卽拔刀將王莽首級割下。公賓割了王莽首級。衆兵也一哄上前。將王莽尸身亂砍。不須一刻。已將尸身砍得七零八落。衆兵因欲搶尸獻功。彼此爭鬪。

殺死數十人。

公賓既得王莽首級。也不管衆兵爭殺。急將首級持向校尉王憲處報功。杜吳也將所得王莽璽綬獻上。王憲皆命留下。不久李松鄧曄。自華陰領兵前來。將軍趙萌申屠建也率隊而至。諸將既到。查得王憲將王莽璽綬匿藏不獻。又自稱大將軍。擅用天子旗鼓。立將王憲拿下斬首。諸將既斬了王憲。卽命人將王莽首級送與更始。更始命懸於宛縣街市示衆。百姓聞知。皆來觀看。百姓不看猶可。一看王莽首級。莫不恨其生前暴虐。立將王莽首級取下。持在手中。亂打一頓。又將其舌割下。細細切食。可歎王莽篡奪漢統。一十八年。苛政虐民。窮兇極惡。卒至中外怨憤。盜賊並起。劉縯兄弟舉義一呼。四方響應。不過數月之間。城池失守。肢體分裂。只落得千古罵名。王莽既死。漢朝又復中興。列位欲知漢朝如何中興。

請看後漢演義可也。

筆記小說

能博見聞、增智識、而為消閒妙品、雅俗共賞者、其惟筆記小說乎、本館所出版各種、定價極廉、茲將名目列下、以供諸君採購、

東坡逸事	同上續編	清稗類鈔	增智囊補	廣陽雜記	兩般秋雨盦隨筆	履園叢話	虞初新志	虞初續志	虞初支志	香祖筆記	春在堂隨筆	池北偶談	足本夜雨秋燈錄	庸庵筆記
一冊	一冊	八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角	二角	十四元	五角	二角	四角	六角	三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二角	五角	四角	二角
淞濱瑣記	夜談隨錄	聽雨軒筆記	茶餘客話	遣愁集	閱微草堂筆記	精刊觚賸	小說叢考	石頭記索隱	歐美小說叢談	武俠叢談	上海閒話	然犀錄	嘯亭雜錄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八冊	一冊	六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三冊	一冊	
三角	三角	二角	一角	一元	六角	四角	八角	五角	五角	六角	六角	六角	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印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宋 著 類 多 小 人 說 所
 文 記 事 證 亦 證 亦 證
 或 經 史 考 證 亦 證 亦 證
 詳 實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顯 足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增 長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聞 養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來 單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文 本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精 購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易 取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涵 芬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類 藏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均 爲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槩 舊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及 精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本 校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尤 付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精 加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勤 諸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問 有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註 特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文 於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不 之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改 更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出 現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如 下 亦 證 亦 證 亦 證

塵	默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聞	聞	南	南	渚	水	田	下
			志	筆	門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見	紀	紀	閒	閒
史	記	集	林	記	別	錄	志	語	志	記	錄	錄	錄	錄	聞	聞	錄	談
王	王	車	蘇	蘇	略	徐	王	周	費	陸	邵	邵	邵	何	司	司	歐	佚
得	錕	若	軾	軾	蘇	鉉	明	密	衰	游	博	溫	溫	蓮	馬	馬	陽	名
臣	銓	水	軾	軾	轍	鉉	清	四	衰	游	博	溫	溫	蓮	光	光	修	二
四	三	二	五	二	四	五	四	三	五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雲	夷	夷	夷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澠	石
麓	堅	堅	堅	蠶	肋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璜	水	林
漫	三	支	支	新	編	玉	雜	錄	漫	轅	子	新	燕	避
鈔	志	志	志	話	羅	露	記	龔	錄	錄	錄	論	談	暑
趙	洪	洪	洪	陳	大	羅	吳	鼎	陳	王	馬	孔	錄	錄
彥	邁	邁	邁	善	經	大	虞	鼎	世	明	永	平	王	葉
衛	邁	邁	邁	冊	經	經	虞	鼎	崇	清	卿	仲	闢	夢
				二	三	三	厚	臣	二	清	卿	仲	之	得
				六	二	二	厚	臣	角	清	卿	仲	之	二
				角	角	角	厚	臣	角	清	卿	仲	之	角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